旅行雜誌



HUNG YING LIBRARY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十一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11 - November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國營招商局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電報掛號 〇〇〇一
電話 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業務：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客報關
代理保險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Head office:—
20 Kwang Tung Road, Shanghai (○)
Cable Address "Merchants"
Telephone 19600 (Extension to All Dept.)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總局
分局
代理處
營口 YINGKOW
葫蘆島 HULUTAO
秦皇島 CHINWANGTAO
大連 DAIREN
天津 TIENTSIN
青島 TSINGTAO
海州 HAICHOW
南京 NANKING
鎮江 CHINKING
漢口 HANKOW
宜昌 ICHANG
萬縣 WANHSIEN
沙市 SHASI
安慶 ANKING
蕪湖 WUHU
上海 SHANGHAI
寧波 NINGPO
重慶 CHUNGKING
九江 KIUKIANG
溫州 WENCHOW
長沙 CHANGSHA
福州 FOOCHOW
基隆 KEELUNG
廈門 AMOY
台北 TAIPEH
廣州 CANTON
汕頭 SWATOW
加爾各答 CALCUTTA
海防 HAIPHONG
高雄 KAOHSIUNG
香港 HONGKONG
海口 HAIKOW
仰光 RANGOON
馬尼拉 MANILA
盤谷 BANGKOK
新嘉坡 SINGAPORE

資源委員會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國光牌

汽油　燃料油

煤油　潤滑油

柴油　潤滑脂

副產品

炭煙　丙酮　丁醇　石蠟　蠟燭

◀各項產品均符合國際標準▶

◀定價低廉服務社會爲宗旨▶

各地營業所及分所

上海　南京　杭州　青島　漢口　天津　北平　廣州　台北　高雄　重慶　蘭州　瀋陽　西安　酒泉

總公司：上海江西中路一三一號

電話　一八一一〇接各線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十一月號目次

上海的深秋〔三色封面〕……陳其英……封面
首都初旅……王仲鄂……一
〔冰天雪地話南極〕……叔謙……五
世外桃源樂秀縵……丁惠康……一一
松林露宿……王銳……一一
從上海到巴黎……吳蓀……一五
橫渡太平洋……鍾寶炎……二一
南湖烟雨樓台……陳劍雄……二五
走訪台灣〔下篇〕……郭祝崧……二九
五里湖……朱偰……三六
南海游展……銅駝……三七
香港的奇異法律……程志政……四〇
美洲遊展〔美術圖景〕……丁惠康……四三
竹筇寺羅漢〔美術圖景〕……趙德厚……四四
筇竹寺的羅漢和元碑……趙德厚……四五
戰後的芬蘭〔下篇〕……伍墨衢……四七
世界的屋脊——帕米爾……薛甡生……五一
豪華勢利的棕櫚灘……伍必熙……五七
沙漠裏的金山——阿爾泰……陳澄之……六三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六九
交通消息……七五
中央航空公司定期航行表……七七
十一月份到埠離滬輪船一覽表……七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拾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槪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槪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貳萬伍仟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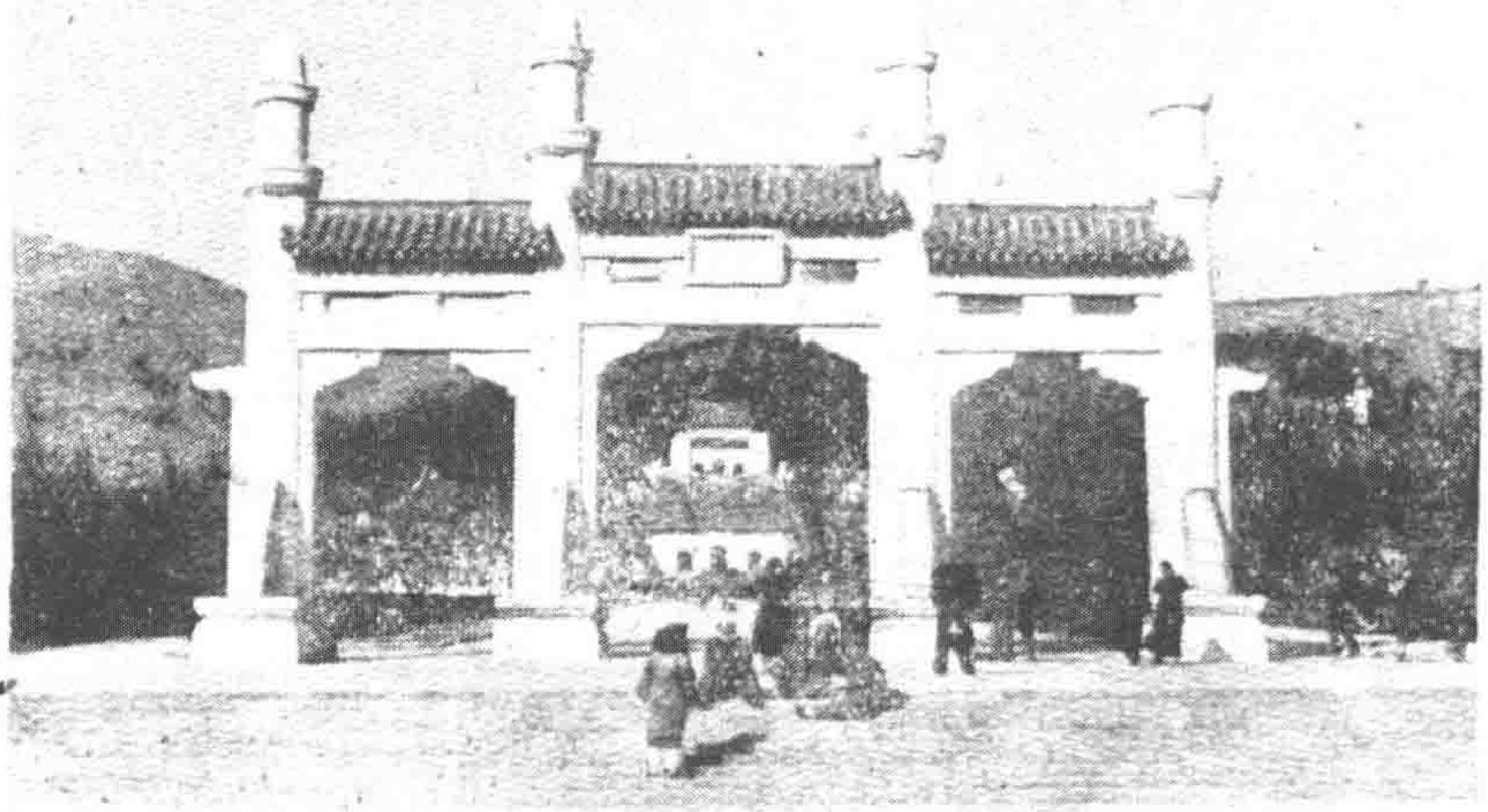
傢具部 皮箱部

首·都·初·旅

王仲鄂

這一次到南京去，完全是意外的。在臨行前三小時還不曾有出去旅行的意思，晚上八時，大哥急足請人送來了一張臥車票，這才匆匆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行裝，驅赴車站。

我對於旅行，主張施緩從容的；走馬看花，匆促來去，徒然使身體增加疲勞的一種旅行方法，在我以爲大謬不然，情願放棄。所以近年來旅行團體風起雲湧，在一天之中趕着玩多處名勝，我總覺得不够咀嚼，而甘願蟄居都市之中，不作旅行之想。但事實上不得不使你用「趕」的方式去旅行，以近日公共假期之難得，人事之紛雜，能够有閑身體專作探勝歷幽的人，能有幾位？所以如其機會來了，便不得不去「趕」一下，你要「竹院僧話」，就不能不「偷得浮生」，我便是這樣拋棄了平素的意向，匆匆跨上征程的。



·中山陵·

臥車是第一次嘗試。京滬路的設施，不能不說較之戰前進步。按着車票號次，被侍者領到了一節車上的一間「房間」裏。裏面分設上下臥舖四只，左右分開。我們一行四人，恰巧平分四隻臥舖。房間裏有一盞吊燈，每一隻臥舖的枕畔，還裝置着一只小型的壁燈。壁燈亮着，其光綫足以照明你的周圍，而不致刺激他人的視綫。房間中央，有一隻裝在地板上的痰盂，可以讓你自由倒茶脚，吐痰。每一隻舖位上有三條毛氈，一條放在下面是褥墊，二條在上面，是襯被，與被頭。被頭與褥墊的毛氈，二切身相關，另有潔白的單被覆罩，祇剩一條襯被，並不直接覆蓋身體，白羊毛氈上留着清楚地US Navy幾個字，假如完善的京滬綫頭等臥車上還有什麼缺點的話，那便是落在這幾同蛇足的英文字上吧。

十一時正，車輛開始蠕動，由徐而疾，開始向暗黑的曠野爬行。每個旅客都躺上了自己的臥舖，預備睡覺。我走出房間，向自己一節車中視察：有的房門掩上，房間裏的燈火已經熄滅，嘗試眞正的「臥游」的況味；有的房門敞開，還在高談闊論，對於一次奇特的睡眠方式，惟恐在闔上眼皮之後有稍縱即逝的危險，所以情願坐着談論終宵。有的門虛掩一半，一對少男少女倚偎在下舖一角，預備爲他們青春的生命冊上，寫下一頁瑰艷的詩篇。每一間小室裏的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夢境，而對於一次偶然的臥車旅行各人有着同樣的震顫，這震顫匯集成爲一種宏大的聲音，依附於輪軸的抽搐而發出隆隆的音響——車輛正在加速率地往西飛馳。

夜快車在蘇州站停靠時，還沒有睡着。一半是天氣悶熱，車窗緊閉着，小門也關上，空氣不流通，而羊毛氈的溫度，當然還勝於家中的破棉絮；此外，有幾個大蚊子從上海站免票乘車，混上臥車，一直在我們的房間裏打轉，在手臂和面部猛猛的被牠吸榨了一些血液，使我不時感到要抓癢；又兼不習慣於車輛隆隆作聲，雖然其幌動有如搖籃，使我能重溫一下三十年前童蒙時代浸潤於母愛中間的淡漠印象，然而眼睛對着天花板，對着連手也可以撫摸得到的天花板，無論如何找不到睡鄉在何處。

車輛停下來了，我坐起來探望，車窗上給水蒸氣迷住，顯得裏外的溫度相差極大。車站明亮的燈光，照出有人影匆匆來去，想起這些趕路的人，未必都是駕言出游，爲了時間經濟，只能不舍晝夜的來去了。

火車再度向原野奔馳，我在搖幌中朦朧睡去，這一次迷迷糊糊睡了三小時，車靠常州站時又醒來。這回被我剿滅蚊蟲三隻，周遭安靜多多。起身到清潔室去的時候，車僮擁着厚呢大衣，縮成一團，靠在小室窗口，向黑暗探望。聽到脚步聲，回過頭來，望見了我，咕嚕着：「還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呢！」言外之意，「你還不想睡一會麼。」我應該睡一會了，由於天明到了南京，便是一天的奔波，如其不好好地休息一下，游玩的興緻要大大減少的。

·下關站印象·

七時，被同室中的游伴驚醒，窗外的一片晨曦，顯示着今天國慶日的天氣很不差。車輛在山脈連綿的平坡上行進，風景與蘇錫區域的沃野千里完全異趣。胡亂在車上盥洗完畢，車已停在下關站——南京到了。領導游覽的陳君，拿住一面淡藍色

旗子，向各人招呼着早安，並說：「眞開心，今天天氣好，可以玩一個暢快！」這種應景的話，在此適宜的時間講給適宜的人聽，眞會被鼓起三分興緻來的。可見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並不完全是辭費也。

下關車站並不怎樣大，同上海不能相比。氣度上則不及蘇州車站的優美，也許因為大門正在建築之中，凌亂的水泥袋與構造中的木架予我以一種粗糙的感覺。便是車站前面的廣場，也是高低不平，需要重建。

這時肚子覺得有些空洞洞了，領隊去找汽車，一羣游客簇聚在一起，有茫茫大地，不知道從何處起步的感覺。買了一張新民報，印着巨大的紅色雙十字，今年的國慶在戰火中的首都，便是報紙也是露出一種沒精打彩的樣子。看了一條頭條新聞，汽車已在廣場對面駛來，大家要緊跳上去，好一睹南京的新鮮印象。

汽車進挹江門，就可以看出南京城的偉大。城墻並不十分高，城門洞特別的深厚闊大。中央一門是封閉的，留着左右二門以供出入。汽車在廣闊的路上行駛，行政院、外交部、鐵道部，許多政府的建築物都在兩旁飛過。第一個印象是南京的曠地眞多，不像上海這樣是密密層層的市房。也許經過戰火的摧殘，有許多建築物已經衰落廢燬了，但至少有給你建築的餘地，問題是這龐大的費用落在何處。汽車在中正路停下，在一家麵館吃了一碗麵，二個飽子，重行上車，直駛中山東路，到陵園去游覽。

・雄渾的紫金山・

車輛駛到離中山陵不到一哩之處，為憲兵喝止，很和氣地要求你們下車步行謁陵，並指示一條小徑可以抄近路到陵園去。

南京的憲兵，在禮貌上是受過訓練的，隨時以和靄的臉容對人，似乎與我們平時想像中的「望之生畏」的態度不同。服裝與上海美國憲兵一樣：白色的鋼盔，草綠呢制服，粗革製的高統靴。

紫金山氣勢浩瀚，鬱㘸氣象，雖非堪輿家的觀察，也可斷定這裏是牛眠佳城。總理陵墓，建於半山之腰，近看建築，一道一道石級由下而上，固然巍峨，但就全體形勝而言，靈堂的建築，顯得和綿延的山脈大不協調。私見以為如其像明孝陵一般，有雉堞築在山上，即可比較相稱。墓道由下而上，歷盡數百石級，氣勢是夠偉大了，一到上面，却是這樣的侷促與狹仄，使國慶日來陵園參觀的數萬民衆，因為擁擠與地方狹小，不得不被擯於靈堂之外，進退維谷，有的甚至被潮水般退下來的游人擁軋傾倒，就可以想到靈堂前面迴旋餘地不多了。



・明孝陵・



・譚延闓墓亭・

我們跑到上面，仍舊退了下來，謁陵未成，祇能望衡宇致敬而已。回下來，看到半路上的一座碑亭裏，豎着一方正宗顏體的擘窠大字的石碑，文曰：

中國國民黨葬
總理孫先生於此

結體嚴整，筆酣墨飽（下一句是想像），大概是譚茶陵氏手筆。石碑上的這幾個大字，確可與名山同壽。勒諸金石，植在山坡，是這樣的平穩而貼切。如其你發現了紫金山的偉大處，你就覺得非要

有這樣偉大的楷書才能相配。

這裏我要倒敍明孝陵的秋色。汽車先駛到明孝陵停下，爲的游覽南京，非要瞻仰中山陵，所以先把陵園的印象寫在前面。明孝陵在明爽的秋色之中自有其樸茂的色彩。石階的平薄粗糙，當然不能與中山陵相比。但是杈椏老樹，羅列兩旁，斜深甬道，貫穿中央，也有其不平凡的氣象。穿過涵洞式的隧道，登祭壇遠眺，大半個南京城給你望到了。同行某君，工花臉銅錘，如以黃鐘大呂的聲音，用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該是大丈夫平生得意之秋。可惜此君携有儔侶同行，一份矜持心阻止了他的豪興，不然在祭壇上引吭高歌，倒是人地相宜的。

從明孝陵到中山陵，汽車駛過去，只有十分鐘光景。中山陵前面東側，有一處茶亭賣茶，我們爲了等候汽車回去加油，就在茶亭裏小憇品茗。有一個買糖炒栗子的，跑上來兜生意，實在不要買，借着說，「你的栗子太大，不要。」眞的，南京栗子特別大，上海買栗子，唯小爲貴，因此我借端拒絕了。小販聽說大的不要，硬是要把小的拿出來，我急中生智，忽然想起袋中還存着幾顆栗子，是隔夜在車上沒有吃完的，拿出來給他看：「這種小栗子，你有嗎？」他笑着跑開了。

從中山陵到靈谷寺，一路上浴着深秋的陽光，周圍淡淡的青山，高大的松林，偶然望見一潭止水，極少田地與茅舍，是眞正曠野。南京的鄉下人以驢子作爲交通工具，牲畜的背上，左右面揹着兩隻相同的竹筐，裏面盛着各色東西在趕路。偶然有一二枝楊柳，在秋風裏搖曳，顯得很寥落的樣子。公路極好，不知是否新修，至少可以表示首都的陵園區是管理得非常完善。

汽車在靈谷寺旁的國民革命陣亡將士紀念墓旁邊停下來。墓址原來是無量殿，完全用磚砌成的穹形建築物。墻壁上羅列着一塊塊黑碑，刻的是陣亡將士的名字，千秋碧血，以供後人的憑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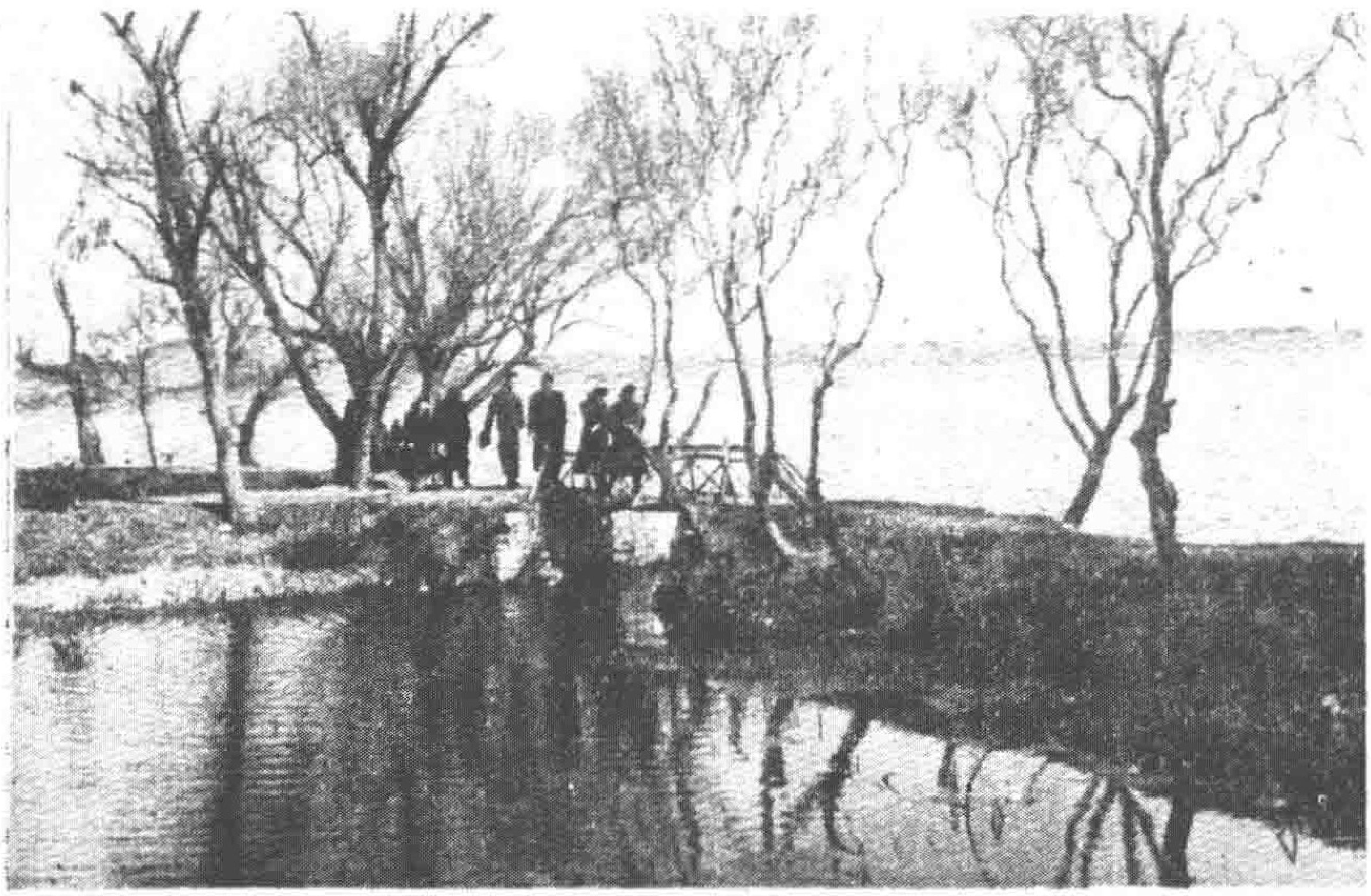
墓後的一座紀念塔，外表整潔新鮮，使人一望而知是刻意造成的紀念物，跑進去看，裏面是空的，一根鋼骨圓柱，直貫塔頂，有供單人上下的水泥盤梯，除了登高可以望遠之外，簡直沒有跑上去的必要。這種名勝，僅能稱之爲「預展」，等待五百年的後人去欣賞憑弔。

靈谷寺就在陣亡將士塔東旁，那面的軒昂與這面的陳舊恰好成爲對比，然而也有吸引你的地方，就是跑進去有大桂樹着花正盛，一股清幽的香味據同去的游客說，比諸梅花還要芬芳。此言不免誇張，但因一路來秋光雖然明艷，花樹實在少見，這一陣清香確乎是値得欣喜的。

內堂裏挂着的佛像，不知是否即是寶誌禪師，旁邊懸着茶陵一聯：文曰：「偈翻海水何曾竭，錫卓名山不更飛」，按語氣說，指的或許是寶誌禪師了。

出靈谷寺，走到譚墓的一段路程，並不十分長，碎石舖路，古木參天，陵園區沿路的景色，要以此地最勝。瞻仰譚墓，其本身是一個水泥包頂的土饅頭，並無足以留戀之處，倒是沿路秋林滴翠，足够你細細咀嚼。

十二時回到新街口市區，在曲園午餐。午後汽



·玄武湖長堤·



·玄武湖水樹·

·偉大與秀麗的對比·

車循中央路出中山門，一路高低不平，坐在車上就够你感到顛簸了。汽車循着公路一直開到長江邊上，先參觀三台洞。數百年前長江蜿蜒東來，此地三台洞地方原先盡是澤國，浪潮衝擊山巖，浸淫而爲大洞，其後沙灘淤積，江面縮小二里許，成爲田野，我們遂有今日參觀此自然所造成奇蹟的機會。清乾隆帝游燕子磯，在山巔立了一座御碑亭，有一首並不十分好的詩：「當年聞說繞江瀾，撼地洪濤足下看，却喜漲沙成綠野，烟村耕鑿久相安。」是紀實的詩句。三台洞的岩穴非常曲折，在黝黑的洞裏爬進去，登木梯而上，彷彿若有光，再經過一道轉灣的石級，豁然開朗，明亮的江水滔滔地橫在前面，更上石級，有一角危樓，供老祖像，登樓遠眺，你才可以辨味出「大江東去，浪滔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詞句是怎樣地雄渾姿肆！

南京的景色就是呈顯着一片偉大在你眼底，紫金山是如此，三台洞和燕子磯也是如此。頭台洞與二台洞同樣是具體而微的自然所造成的奇象，不過玩了三台洞，自檜以下，便不足論了。自頭台洞到燕子磯，路途不遠。

現在是稱爲「燕子磯公園」了。有一道粉墙的入口處，上面就寫着以上五個大字。石級嶒嶝，淩亂陡峭，但並不十分高，爬上去不大要化什麽氣力。燕子磯上設有茶亭，游客在此接力喝茶的很多。沿江的一面，已用鐵蒺藜攔住，且有「危險」字樣的圓牌示警，畫了骷髏白骨，促使企圖自殺者之懸崖勒馬。我望着滾滾濁浪，設想當年在此跳江自盡的人，該有一種英雄氣概，沒有勇氣自殺的人，決不會投身到這樣洪流裏去的吧。燕子磯的另一面有漁舟成羣，歇在沙洲邊。再過幾百年，沙洲的範圍擴大，江面更其狹小了，恐怕燕子磯的形勝要減色不少矣。

回程折往玄武門。僱了小舟在玄武湖裏蕩漾着，游湖最好的時節當然是夏季晚風送涼的時候，此時坐在一無掩蔽的小舟中，不免覺得有些涼意。玄武湖有一處地方極像嘉興南湖，有一處地方像裏西湖，因爲時間匆促，我們沒有上岸游覽，只是領略薄暮時的湖光，夕陽倒映在湖面上，作金碧輝皇的色彩，如其此時攜有彩色照相機，該可以利用此二十世紀的科學產物，爲玄武夕照留一瑰麗的畫面。

舍舟登陸，一直駛到貢院街，路過國府大門，只見裏面紅燈映帶，門前燈彩如畫，國慶日的裝飾，國慶日的嚮往，只是在車經國府的一刹時感到而已。

夫子廟在燈火中蹓躂一過，秦淮河衰老得不堪，六朝金粉，風流全歇。不要說古昔了，便是十年前紅遍秦淮的歌女，今日又到何處去尋覓她們的輕歌曼舞呢？正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的感喟，也是歷史的感喟！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合記教育用品社

學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發

總社　上海河南路一八八・一九〇號　電話 15818
門市部　上海河南路一八五號　電話 97800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香港分社　雲咸街四〇號

冰天雪地話南極

——堡德少將五次南征的片段紀錄——

叔謙

美國海軍少將李却．堡德(Richard E. Byrd)，是世界聞名的南北兩極探險家。這兩處所謂「世界之底」的地方，只有他以「前無古人」的曠世奇才，運用了堅苦卓絕的精神，終於解決了這個「謎底」。堡德的成就，狹義的，從美國國防來講，完成了一種軍事上的使命；廣義的，從人類的文明來說，他的工作，對於科學界却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貢獻。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之交，堡德少將率領了美國海軍部所組織的南極探險隊，五度南征。這一次所有的設備，和人事上的佈置，其週密精細和範圍之大，都是超越以往，遠非昔比。因之其收獲之多，結果之佳，在科學上開闢了新紀元，造成探險史中的輝煌地位。

本篇取材自堡德氏所著的：「我們爲何南航，」和「我海軍南極探險記」兩文，所述均係非專門而極有興趣者。堡德氏自己說：他這次從南極回來，假定要詳細的把經過情形寫出來，可成巨著數帙，所以這里不過是其紀錄材料中的片段之一頁而已。

萬籟無聲的南極區

在這個超速度，一萬一千英里不停頓飛航的時代，我們總以爲世界上任何角落裏，都成爲人跡可到之區了。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地球面的廣大區域中，還有許多地方，連我們的眼睛看都沒有看到哩。南極，就是這個地區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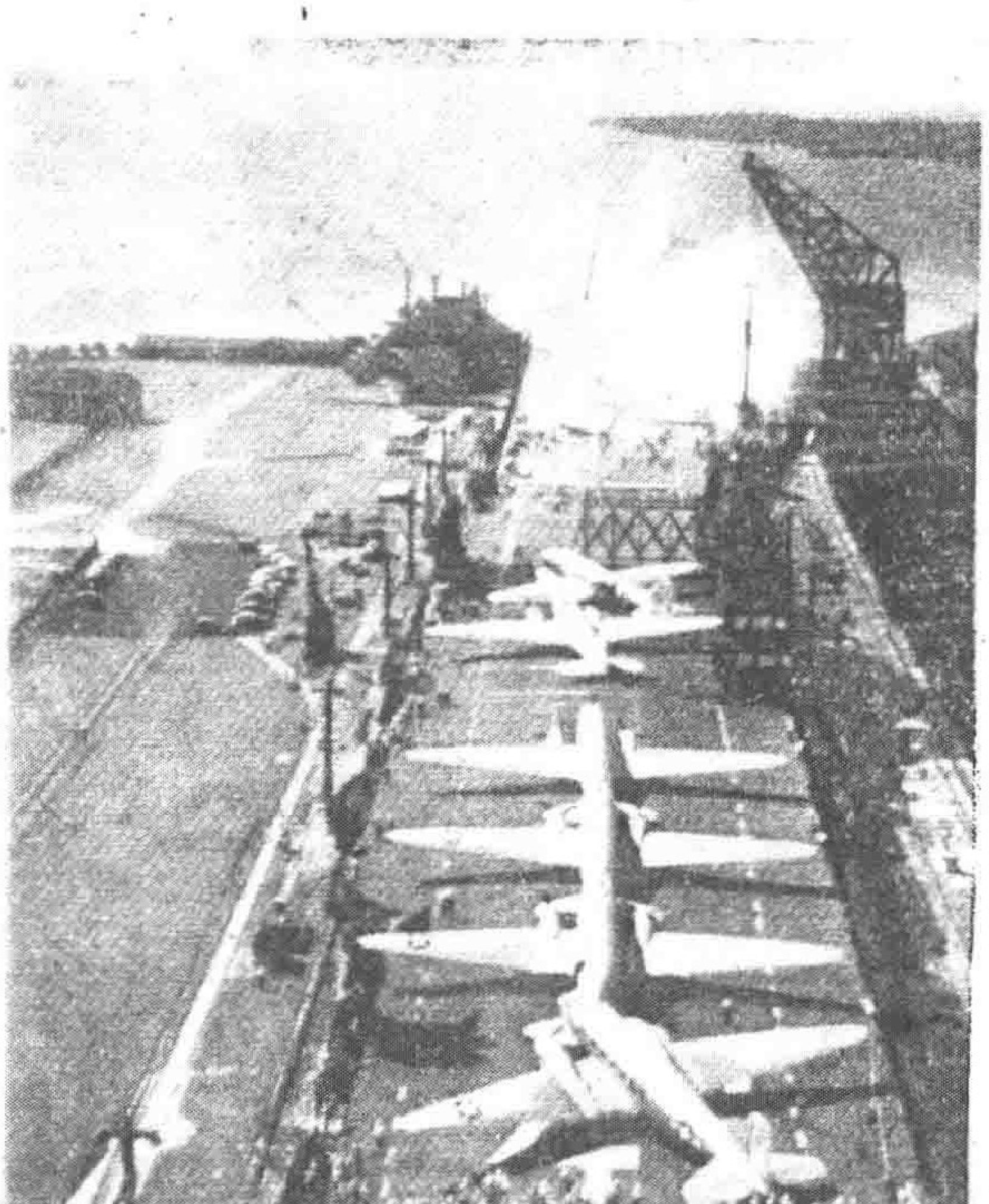
包藏在冰天雪地中的南極區大陸，幾乎佔到地球的面積六百萬英方哩，相等於南美洲大小。自從這廣漠的大陸，爲人類發現以來的一世紀中，在這個大陸海邊居住過的人，其總數還不到六百之數哩。

這個冰天雪地的南極區，據科學家的考據，在數百萬年之前，却是個蒸汽騰騰的叢林地帶。在這個熱帶的沼澤地區，我們的祖先原始人，也許曾和恐龍掙扎，度過他們的恐惶生活。科學家這種說法，並非沒有根據的，由於南極地區岩壁下的鉅大煤床看來，太古時代一定很熱，而且生長着叢林。可是大自然的變遷，終於把極熱之區變爲極冷，冷至一個方趾圓顱的人都沒有。

目下，這個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中，只有極少數的生物存在着。那就是幾種鳥類，其中企鵝是常年可見的；厚毛茸茸的海豹，和若干類低等蟲豸而已。一般人理想中的北極白熊，和戴皮帽子的愛斯基木人，並不生長在這個地方。除了海豹之外，僅有的哺乳動物就是整天整夜在海中呼嘯的鯨魚了。至植物方面，所找到的只有苔蘚一種。

一到了南極的內地，所感覺到的就是一片沉靜，萬籟無聲，那一種寂寞和孤獨，不由得不叫人起一種莫名的反感。在南極除了偶然的風嘯，和海鷗帶來一些聲音之外，自然界的一切，眞有「充耳不聞」之感。南極大陸，實際上是爲冰雪所埋沒的運河爲界的兩片大陸地，堪說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帶了。

南極區的海岸線計有一萬四千英里之長，多數地方被冰山圍繞着，簡實沒有方法可以接近。至於內地方面幾乎全部給冰河所湮沒埋藏。好像格林蘭一般，大陸的幹部顯然是高峻的高原，平均有六千英尺，高出海面。至於這大陸的地層，科學家相信，藏有無量數的煤斤礦產。南極的氣候，不言而喻是非常的酷寒，實在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所謂南極的夏季，溫度在零點與解凍點之間。一到黑暗期的冬季，平均在零下三十至四十度，若在內地，最冷可達零下



「菲律賓海」號航空母艦，上載鉅型之陶格拉斯式飛機六架，預備駛南極。



南極簡略圖

一百度哩。

美海軍探險的課題

美國海軍爲何要往南極去探險呢？第一，決不是因爲從來沒有人去過，而想去做個先鋒；第二，即使到了南極，也是空無所得，因爲在堡德少將飛臨南極之前，其他探險隊老早就到過南極區了。

從科學的觀點來說，這次探險工作中的重心之一，爲研究南極磁和電力。此外關於科學方面的研究題目，大大小小不下數十百項，大至原子，小至襯衣，各種問題，都在搜尋材料和實地試驗的課題之中。這並不是一種笑談，美海軍對於一切有關寒冷生活的用具，無不寄以極大的興趣，因爲那砭入骨髓，使人痲木的寒冷，並不僅僅限於南北極地區，在地面上，到東到西，人跡來往之處，它無不存在着，故而要設法征服之。

有一班人傳說，美海軍探險南極，其目的在找尋製造原子炸彈的鈾金屬，據堡德少將宣佈道，這種推測是絕無根據的，而在另一方面，倒是很覺耐人尋味呢。

其實，在軍事方面，美海軍派遣大隊人馬往南極，也自有其作用。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從空中攝製南極大陸的軍用地圖。這在目前來講，對於美國本身是鞏固國防，而將來呢，也許在商業上能產生特殊的價值。

海軍上所利用的標準船、飛機、衣着、和其他一切動用東西，在南極零度下的酷寒氣溫中，究竟能抵抗到何種程度，和發生若何的變化，這也是美海軍部所渴欲知道，而希望解決的問題。總而言之，他們想把科學上的成就，來完成國防和軍事的最強大的力量，這是無可諱言的一個最大的目標。

人力和組織

偉大的美海軍南極探險隊，一起動員了四千多人，其中又包括美海軍方面的若干宿將，和著名的科學家，眞是科學界上一個組織最龐大的南極探險隊了。

從歷史上看，歷來南極探險家中最著名人物，有柯克大佐、羅斯爵士、和斯高塔大佐等，他們都是英國的皇家海軍，還有薩克爾登爵士是海軍後備將校。美國海軍方面，以往有潛萊、威爾克斯、凱恩、德隆等氏。培林霍森是俄國海軍軍官，杜維是法國的海軍大佐。因之兩極探險的偉績，幾乎都爲海軍所一手創造。

堡德少將說過，他的歷次往南極探險，而差有成就者，無非出自他所身受的海軍訓練和經驗之賜。他以爲海軍的精神，平正無私，勇敢有爲，都是探險家的必要素質。尤其海軍搏鬭的對象爲浪濤、遼遠、寒冷、孤寂、和饑餓等等的痛苦，經過了長時期的海軍訓練，他生命中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力量，去征服一切普通人所難以忍耐的環境了。

一九四六—四七年的美海軍南極探險隊，全部人力爲四千員，大小艦船十三艘，飛機十數架，其他輜重物件無數。這次因爲有鉅大的軍艦爲後盾，接濟和運輸方面，都較前幾次爲完備。

堡德少將以艦隊主將身份，率領全隊人馬，克羅仁大佐（其後晉級爲少將）爲指揮。爲完成測量一萬六千英里的南極大陸海岸起見，除了最主要的中央隊，全部五艘船，由克羅仁少將指揮外，東西兩隊各有三條船，東艦隊由杜弗大佐率領，西隊以龐特爲指揮。其形勢爲中央隊從斯高塔島，東隊從彼德島，西隊從巴雷尼羣島，向南極大陸三面進攻，完成一個大包圍圈。每一隊各攜有PMB式飛機三架，隋時飛向大陸工作。

除了海軍人員之外，美陸軍也派了中校薛潑爾博士爲代表，他也是南極探險的老手，一九二八年即加入堡德少將的探險隊，嗣後每次南征，都有他在內。對於南極的一切，大有如數家珍，熟悉透了。

此外，除了具有探險經驗的老手之外，這個龐大組織的南極探險隊中，又有九個新聞記者，代表美國三家最大的通訊社，和若干大報館。兩個廣播無線電播音員，總數是十一人。堡德對於這些新聞記者，倒是相處甚得。他們在小美洲發佈新聞時，堡德從來沒有檢查過底稿，美國言論自由，雖在冰天雪地的所在，也是如此，眞是值得欽羨的呀。

利用秘密新武器

世界二次大戰中，美國新發明的許多軍事利器，在南極探險隊中採用了不少。最著者爲一九三九年以來，空軍所用的空中三角投影攝影測量術，在南極的廣漠地帶儘量使用，獲得最優越的成績。這種空中測繪方法，美空軍曾在南非及西歐一再使用過，由這種方法所翻製成的地圖，其比例的精確，迥非舊法可以望其項背。

美國在戰時，曾發明過一種秘密武器，能探尋水底潛水艇的空中磁性測量器。這儀器能在空氣中

測量地中的磁性力量。潛艇雖在深水之中，不爲人見，但一用此器推測，便能瞭如指掌了。地質測量家一聞此器的發明，不覺大喜，因爲任何地下的礦藏，藉此就可測量得到。此器的性能，可名之爲愛克斯光雷達，實當之而無愧。南極探險隊利用這儀器，發現了不少埋藏在冰雪之下的岩石性質，和其所蘊涵的礦產。

南極地區的冰川冰邱，都是航行上的絕大障礙。戰時期中。美國曾造過强有力的軍用碎冰船，效用卓著，這次探險時的一艘海防碎冰船「北風」號，載重六千六百噸，具有一萬匹馬力。還有海軍所造的新型碎冰船「百頓」號，也是力大無朋的一艘神武艦。有了這兩艘開路船，差不多任何冰川海上，一路上前進，見冰即開，衝擊撞打，所向無敵，八九尺厚的大塊浮冰，可以毫不介意。因之航行上的困難，解决了一大半。在早前幾次的探險中，堡德用二百匹至六百匹馬力的木頭船航行，他覺得非常奇怪，不知怎樣也能衝過這些可怕的冰的「圍牆。」


堡德少將以企鵝示海軍部長福萊斯脫爾氏

航空時代的利器飛機，在這次大規模的探險中，其功亦不可沒。而飛機的海上基地航空母艦，尤見得力。總之一切的一切，皆受科學發達之賜，使得人類終於把神秘的南極之幕，漸漸揭開了。

從斯高塔島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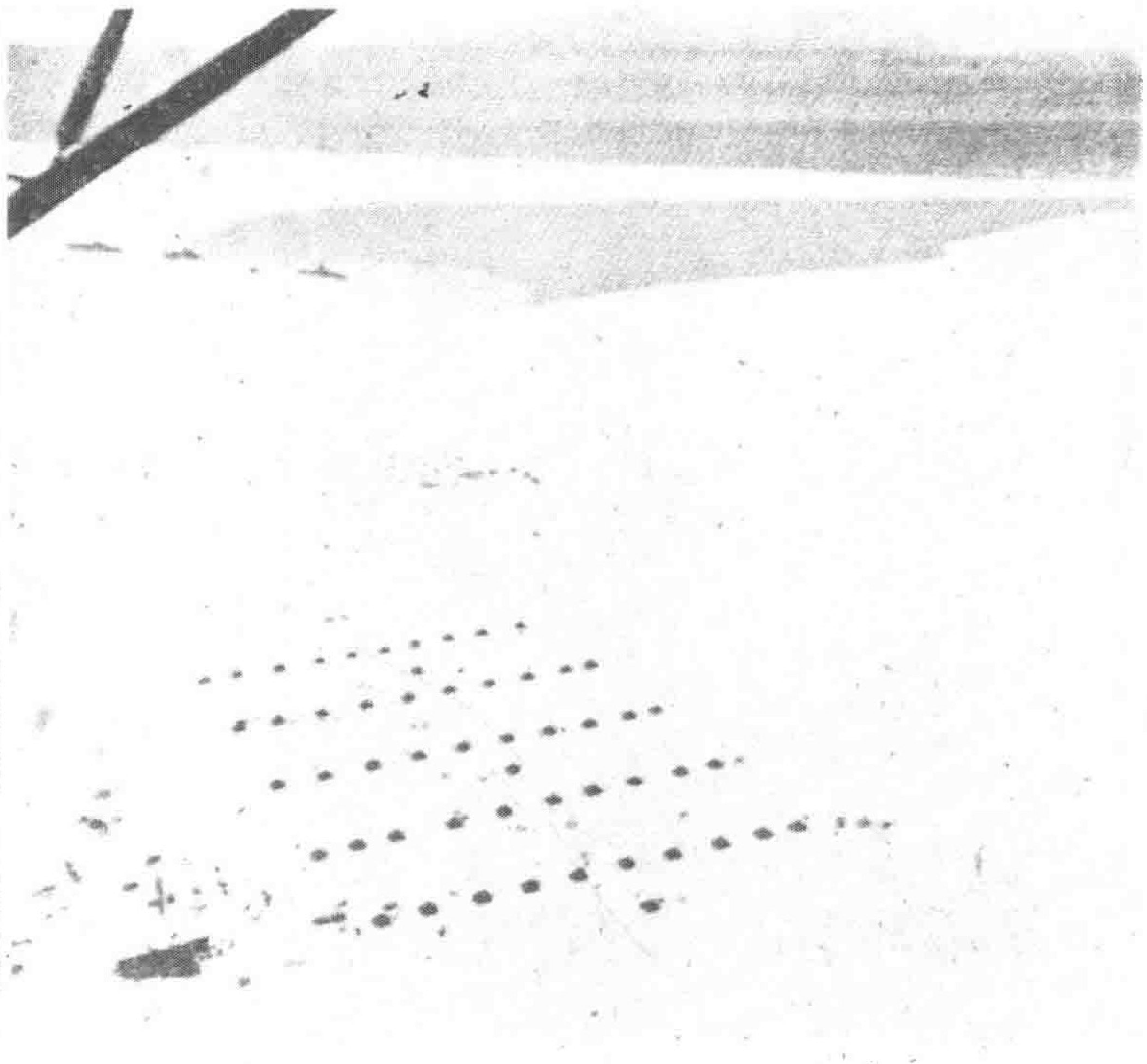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除夕，以中央隊爲先鋒，全體向羅斯海南方進發。出發的地點叫做斯高塔島，爲南極圈之南一個最顯著的陸地目標，在三百英里的半徑之內，除了它之外，看不到任何陸地，據霍甫及美特卡夫兩博士的測量結果，斷定這斯高塔島是海底裏的一個平頂山峯，一共有兩個山，各高約兩英里。第二個山峯，前此從沒有人知道的，出現在水面二百尺左右。這是探險隊在地理學上，出馬第一功的新發現。

中央隊由下列五艘船組成：巡防碎冰船「北風」號，指揮艦「夏林俾士」號，運輸艦「楊賽」和「茂立克」號，以及開路的潛艇「凄諾德」號。浩浩蕩蕩，駛入了到處浮冰如邱的羅斯海。

足足有兩星期的時間，大小船隻航行在浮冰羣中。此去鯨魚灣約有八百英里路程，而每天前進的速度，有時候不過兩三英里。曾經有三天，冰塊反而把他們每天送回去六英里的路程！

航行了幾天之後，覺得這段路程眞是艱險非凡。自從維斯爵士於一八四一年航行於南極圈以來，這一百零六年中，這里的浮冰羣，總是最叫人提心吊胆的。「北風」號碎冰船，逞其雄姿，以一萬匹馬力的神威，衝撞邁進。在每小時十海里的速率下，她對付三四尺厚的冰，猶之摧


碎冰船「北風」號在鯨魚灣內，來往駛行，打開冰凍



由空中眺望第四小美洲之營幕，左上角爲運輸艦三艘，中央爲飛機倉。

朽拉枯，迎刃而解。一次，一座三丈厚的冰牆阻擋在前，不消一小時工夫，她便把它打得粉碎了。

一路上有飛機做眼線，每隔一小時，在前飛航二三十英里，窺測航程，報告艦隊。從出發之後，幾天中不是冰羣擋駕，便是雪山塞路，直到第五天才見較闊大的海面，並有不少噴水的殺人鯨呈現在眼前。

最後到達目的地鯨魚灣了。遠遠望去，僅僅是冰牆中一條狹狹的罅隙。入口處大約只有三百碼闊。七年之前，這里是一個很大的罅口，其遼闊達一英里又半哩。飛機勘測的結果，全灣僅一英里闊，二英里半深。這灣雖然面積不大，但在南極圈裏倒是一個數一數二的良港，船隻可以下碇，飛機可以作爲飛航南極的基地。

鯨魚灣內有十五至廿處地方，堅冰厚凍，五至八尺不等。除了「北風」號還有辦法移動之外，別的船眞是不能越雷池一步了。在三天之內，碎冰船完成了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一連撞破了一千五百萬噸的堅冰，於是其他船隻才能隨便駛入，四條船上的貨物便一一卸在海灣裏的冰面上。

小美洲移動了

從鯨魚灣南望，大約兩英里之外，可以看到小美洲（前數次探險隊的基地）冰面上矗簇着的無線電鋼架，和通風設備的桿柱。從測量的結果，這小美洲比了一九四一年時，已向西北移動了八千三百六十一尺或一英里半了。

薛潑爾博士，卜德上校等，都是上次到過南極，而在小美洲基地勾留過的，他們結隊去考察以前住過的營房。先從地上掘去了四尺深的雪，從天窗裏爬進埋在雪堆中的房子。這時他們感覺四週墨黑，溫度降至零點，房子外面的雪堆中還只降達冰點。他們好像走進了水晶宮，四週都是琳琅發光的冰纓珞，煞是好看。六年廢棄的南極營舍，竟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了。

從電炬的光射中看來，四壁蒙着一層晶光閃爍的冰幕，上面有各種寶星、鑽石、和羽毛等等式樣的結晶體。一九四一年他們離去這里時，裏面是空無一物的。他們再看看油燈裏，倒還剩留着煤油，一直穿着隧道，視察別的房子。從結晶透明的冰層裏，還看到牆上一張電影招貼，那是一九四〇—四一冬季的漫漫長夜中，最受人歡迎的一齣電影。探險家們還看到自己的姓名簽畫在這個招貼上，表示對於這電影的女主角一種欽仰哩。

六年陳的牛排

在那冰雪凍結的屋子裏，他們找到了牛排、麵包、牛油、和糖果等，都是一九四一年所剩餘的東西，經過了六個年頭，這些食物還是保持了原來的鮮潔，堪供食用。薛潑爾博士等，就把這些東西吃起來，權充野餐。

到這次爲止，小美洲的建設，前後已有四次。第一小美洲建設於一九二九年一月，離開現在的羅斯冰堡北端約十五英里。一九三四年，堡德等一行重返小美洲，看見他們以前所建設的無線電塔，矗立在白色一片的曠野裏，只有三十尺高，當初卻有六十尺高呢。到一九四七年，愈弄愈低，所看得見的高度只有十八尺，平均每年有高數尺的雪把這鋼塔埋藏起來了。

第二個小美洲建設於原址的冰塊上；方位未變；第三小美洲，離開水邊約四英里，在第一個之北約六英里。探險隊就在第三小美洲之北大約兩英里之處，建立了可容三百人的營幕。

在第二個小美洲的木屋裏（建於一九三三—三五年，）堡德少將曾找到十二年前所用的一只用玉蜀黍穗軸所雕成的烟斗，和剩餘的一些烟草，據說由於年代久遠，和冷藏的關係，氣味格外的芬芳和潤了。

在冰天雪地的南極區，好像任何東西都不會變老的，四十三年前（一九〇一—〇四）英人斯高塔氏所剩留下來的營幕木板繩索等等，一切還是很新很堅緻，一些沒有毀壞的樣子。幾張海豹皮也是色澤鮮艷，四十多年陳的幾盒餅干，依然可供食用，雖然味道是一些也沒有了。死了四十餘年的狗，還是四隻脚直立在雪堆裏，好像活着的一樣。最奇怪的，有一盒自來火，還是很容易的一擦就燃起來呢。

照堡德少將的意思，南極地區高原裏的凹穴部份，將來很可以利用爲全世界的冷藏庫，把各國所有的剩餘糧食，保藏在那里，以備不時之需。照這

樣子，不壞不腐的一直藏放下去，簡實可保存至永無窮盡的時期呢。

空中攝影製圖

堡德少將率領的南極探險隊，利用飛機從空中測繪地圖，是他們此行的最重要工作之一，航空母艦中的一艘「菲律賓海」，攜有六架R4D（即陶格拉斯DC—3型）雙發動機運輸飛機，每架飛機下面都裝有雪橇，以便在雪地上降落。飛機的艙裏裝有各種科學儀器，尤其是攝影的儀器。

這種飛機預計這次能飛到南極內地，大約八百五十英里的航程，連帶安全地回來，故須帶足充份的汽油。「菲律賓海」號上一起載上六架飛機，由於指揮者康威爾上校的熟練精巧，飛機升降，都能盡如人意。

由小美洲的陸上飛機基地起飛，前後攝影飛航計二十九次；從航空母艦「派恩島」起飛的海上飛機，作內地測繪航行三十五次。

在二月份的天氣中，一切都要「靠天行事。」南極區中根本沒有氣象站，因此起飛的天時，和回程的降落等，一切沒有把握。如果仍照老法子儘是在小美洲等待，那末成功的機會十成中只有一成。因此除了先期派遣飛機作氣候探測外，別無他法，但是這方法，在回程的飛航中是毫無保障的。

假定天氣明朗，適宜於攝影的話，那末全部工作，預計有二十五次的單機飛航便可完成了。結果，中央隊的飛機共作二十九次測繪航行，十七次是成功的，三次局部有效。九次所得甚少，這是由於氣候和機械障礙的關係。幾架飛機在空中共航行二百二十小時，途程約爲二萬七千五百英里。

每一架飛機上裝有幾只三角攝影製圖器，一只鏡頭完全向下，其餘兩只向下對地面作三十度斜角，這樣飛航時掃掠而過，所有地平景像，可以包括無遺了。此外還有計時算高度等種種儀器和攝影機，在這種全部裝配之下，如果條件相當的話，大約來往一程，可以攝取一萬方英里以內的景物。

一九四六—四七年南極探險隊，在航空攝影工作方面，兩星期中，有如下數點的成就：（一）埋藏在羅斯海冰壁下的幾個島，從未被人注意的，這次給發現了。（二）羅斯海東岸，起伏靡定，一片白茫，究竟海陸接銜之處何在，向爲一個啞謎，這次勘測的結果，決定了幾處正確的岸線點。（三）完成了鯨魚灣的製圖工作。（四）一九四十年羅斯海堡全景，完全攝入鏡中。這個冰堡年年改變其方位，拿前數次探險隊的地圖，來和現在所攝製的比較，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方四百英里長，四百英里闊的鉅大冰塊的移動程度了。（五）幾處新的海灣，海口，冰堡上幾處危險的罅隙，和缺口，都給發現而攝製成圖，中東部的冰塊流動方向，也經考查出來。（六）至少有三個主要的山脈，前此完全不爲人知的，給發現了。同時高出海面一萬六千尺至二萬尺的高山，也發現了幾個。這些高山也許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所在哩。（七）目下地圖上從未見到的幾處冰河，在這次攝影時發現了。（八）在一萬尺的高度下，考察南極二十萬方英里的冰盔狀地域，從此而在羅斯海西岸山嶺地帶，發現了幾處相當大的平地和岩面。

堡德二度飛臨南極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夜十一時後準備一切，堡德少將率領飛機兩架，作超南極的飛航探險。爲首的一只飛機，即堡德所座者，由安德生中尉及麥考埃少校駕駛，因爲應用的東西太多，兩只飛機都是載重逾量。照規定毛重載量爲二萬五千磅，在此情形之下，每只飛機只好攜帶一千加侖的汽油，實際上要到南極去是萬萬不夠的。因之不得不超量帶了一千四百加侖汽油，其他個人用件及儀器等共爲三萬二千磅之重。所幸翌晨天氣良好，在一百五十英尺的視線內，明淨無雲。

一路飛過好幾個冰河，和南極高原，最高的地方達一萬零六百尺。堡德二度飛臨南極的經過，據其自紀云：希金（航員）不時的在觀察，差不多剛到上午五點鐘時，他做了一個信號。我們正在經過算學上的世界之底（南極）了。我向希金示意。在歷史上，這是人類第四次涖臨南極，而我呢，是第二度的向南極注視。

所謂南極，不過是地理上的極南。從形體上講，和其他高原地方一些也沒有不同之處。除了空中攝影紀錄之外，由羅斯海的一邊，飛航過來，簡直是毫無所得。

南極象徵大自然界的堡壘，超越乎人的毅力和智能。在航空時代的今日，這個象徵漸漸地要消失了。除了詳細情形之外，從羅斯海邊羣山，一直到世界之底，那地域的性質和輪廓，可用直接觀察，或毫無疑問的演繹法，很正確地描摹了。不過無論從陸地或空中的所有成功的南極探險，都是依着這個相同的方向。其他方向那些高原地帶的形性如何，還是完全未爲人知。

除開羅斯海堡的區域之外，所謂南極地區，直到現在一向認爲無法可以達到的。事實上，相近南緯七十八度，和東子午線七十度的交叉點地域，久稱爲「不可到達的極區」，似乎是世界上人類最難以接近的地方。

海軍方面在這次探險中，想超過南極，衝破這個廣漠的地界，是他們主要目的之一。普通人說「超過南極」云云，並不是完全是形容的。南極說起來總是可以到達的最南極端，但是並不是這次探險的目標，——人類肉眼所從未見到的，數百萬英里廣漠地區——之途中的一個中點。

當我們超過了南極數分鐘，兩架飛機都向左轉，向極地環繞航行。這在我倒是第三次環繞地球飛航了。在南極看下去，好像雪地上風所吹成的凹溝，比別的地方爲小而淺，（這當然是一種須待校正的印象而已。）也許就這一點，可以說南極不像其他南極地區的有顯著的大風。

在我們下面，雪地上起了一層微微的金屬燦爛，太陽從各種角度照射着，發爲閃爍的黃金色彩，我把內盛五彩聯合國旗的紙盒拋下去。這個象徵應該很明顯——就是以無我英雄主義的挪威人和英人所企求的目標，奉獻給四海皆弟兄的主義者。

於是再在我的航圖背面，寫上一道給華盛頓尼米滋海軍上將的電報。我的手實在太冷，幾乎連鉛筆都搦不起了。我後來又會奇怪過，是不是這些字跡能看得很清楚，而在審察這地圖時，是否存有好

奇的心。我也曾奇怪過，是不是能從這航臨上體會出，因缺乏養氣而生暈眩，以及防止駕駛座旁窗上結冰而灑的火酒氣味呢。

所寫的，"我想都是很合理的，雖然字跡歪斜，好像小孩子才會學寫的塗鴉。我寫道：「這是一三·四七GAT（格林威標準時間）。我在寫的時候，我們正繞着南極飛航。溫度在零下四十度（也許不準確，）高度為一萬二千英尺。南極在我們之下約二千五百尺。在南極的那一邊，就是我們想盡方法要去的未知的所在。我們在這里把聯合國旗拋下去了。青年們和我聯合向足下及海軍部長敬致謝意，能給我們這個機會，使在地理上有所發現，和體會到鉅大的嘗試。在這電訊完畢之時，我們已向超過了南極的未知地區進發了。從這寒冷的地方敬以熱忱祝君，杜克（拉姆賽上將），和福萊斯脫（休門代將）艙中溫氣全無，不勝寒慄。」

堡德少將在二度飛臨南極，拋下了聯合國旗之後，便超過極端前飛。這時候雖屬一直向前，而實際上已從朝南變了朝北，從一百八十度的子午線變為零度。第二點西方已變為東方，而東方則成為西方了。換句話說，當你在飛機窗口裏向東瞭望的時候，一過南極，你已在同樣的窗口裏變為向西望了。他們飛越南極，在一萬方英里的上空，巡視攝影了一番，然後右轉向東飛返小美洲基地。

堡德少將等一行，在南極兩個月的探險成就，和各種新發現，誠如堡德自己所說，可以寫成幾本書，這里也無從敍述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們離開小美洲北返，所有的船隻於三月初駛別南極海洋，這是因為南極的冬季已在開始，不適宜於飛航的緣故。

最後堡德曾說，假如有人要問起這次南極探險在經濟上的價值如何，那末他可以很坦白的回答說在目前和最近的將來都是沒有的。不過他相信，總有一天，因為世界上需要的原因，那里廣漠地區所埋藏着無量數的煤，一定可以給人利用。還有在冰層底下一定還有許多油，也可以採用。像這樣一個廣漠的地區裏，地下埋藏的礦產之豐富，眞是可說難以想像哩。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世外桃源樂秀緦

丁惠康

世人之遊美，莫不嘆黃石公園之雄偉奇麗，用是炙噲人口，蔚爲世界名勝之一，不知樂秀緦Yosemete之奇特，實爲宇宙間之奇觀。今歲暮春，由洛杉磯行，雖僅五日遊，而夢魂爲繞，不可無記。

在二萬萬年以前，地球上忽而火山爆發，忽而爲冰山時期，忽爲大漠，忽爲大海，滄海桑田，變幻無已。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洲一帶沙漠之區，即由此時期漸漸形成，如舊金山、洛杉磯兩城，今日蔚爲世界之大都市，在百年之前，僅爲濱海之漁村，一片沙漠之區而已，而美人經之營之，不特頓改舊觀，行將爲世界文化交通之樞紐。其建設之盛，實深堪驚嘆。而樂秀緦山谷者，約在舊金山之東約一百五十英里。余等由洛杉磯向北行，約二百四十英里而達，蓋加洲之中部，胥爲高原，樂秀緦尤爲高原中之高谷，在二萬年以前，經大冰雪之後，後因地震而改觀，蔚成今日之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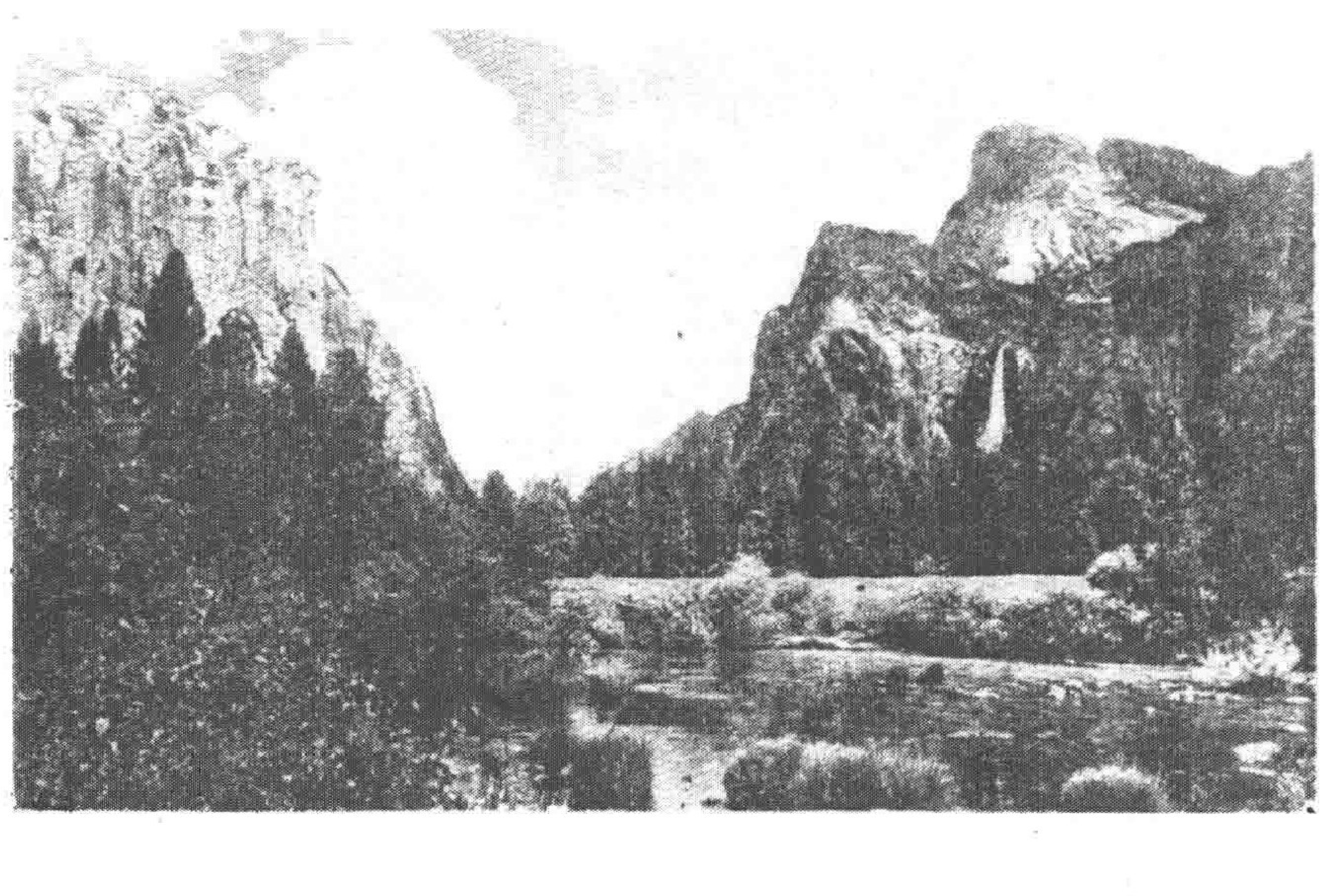
在未述正文以前，容余略記洛杉磯城。此城歷史，雖僅百年，但今日已躍爲美國第五大城。市內有居民一百五十萬人，鄉間亦如之，幾乎人盡汽車，總數達一百餘萬輛。洛城之南北直徑，約卅餘英里，東西亦如之，其面積之廣，約如比利時。其地氣候常溫，四季不變。余等以一月八日乘戈登將軍號離滬，二十一日抵舊金山登陸，三十日即抵此間，時我國方值隆冬，農曆歲云暮矣，而洛城如在初春，綠草如茵，繁華如錦，美洲各地之此來避寒者，實繁有徒。以電影業著名之好萊塢即在洛城之北部，爲全美三大工業之一。總之，洛城四週皆山，又在大西洋之濱，故不爲嚴寒所侵襲，而蔚爲世界之常春樂園。風物之美，全美無與倫比。余等來此，瞬已三月，於觀察之餘，輒覩樂秀緦風景之勝絕，因摒擋一切，於四月二十九日晨六時，由洛杉城經九十九號國道北行，同遊者名導演孫瑜，法律家王季遷，美術家張碧寒。

公路之建設，在美堪稱極盛，所謂國道，大抵平坦非常，故車行如矢，潔無纖塵，即每小時達六七十里之速度，亦無意外之虞。公路中間輒有白色界線，以便行者各守本分，雖車行極速，故無相撞之慮，至在黑夜行車，則白線更爲車行之前導，聞全美需用於公路之白漆，年達六百萬介侖之巨。有一湖一山之勝景，即有公路之建設，讀者試思洛城之北部即爲山脈，公路蜿蜒其上，高達四五千尺，竟能風馳電掣以過，時曉霧未收，大地初醒，陽光時露時隱，空氣清新，尤足沁人心脾，約行三四十英里後，卒達平地。美洲平原之景物，尤具一種偉大而纖潔之致，一望無垠，草坡起伏，叢樹點點，牛隊馬羣，輒在千頭以上。行行復行行，不覺路之遠近，經一百九十三英里抵Fresno城。午飯既竟，改由四十一號公路行，路漸高，景愈勝，約五十七里而達世界著名之大樹 Big Tree。

此世界著名之大樹林，位於樂秀緦山谷之南部。樹之最大者，共約二百株，高度達二百〇九英尺，大者可十餘抱。據植物學者之研究，其壽命約達三千八百年，其地濃蔭蔽日，蒼翠撲人。巨樹每作赭赤色，矗立如塔，頹然若老僧之入定，其最大之一樹，中可通汽車一輛，此造物之逞奇，乃使宇宙間有此偉觀。漫步移時，夕陽漸下，不敢多事留戀，亟馳車入谷焉。

樂秀緦山谷者，加洲之名勝，亦世界之桃源也。其入谷必經一山洞，凡四千尺，乃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羣峯屏立，中有懸瀑，蒼松繞之，而麋鹿出沒，時與遊人相狎。時已垂暮，羣峯凝紫，變幻不可名狀，而峯巔積雪皚然，潔白無塵，身處此境，若復作名利之想，誠世之愚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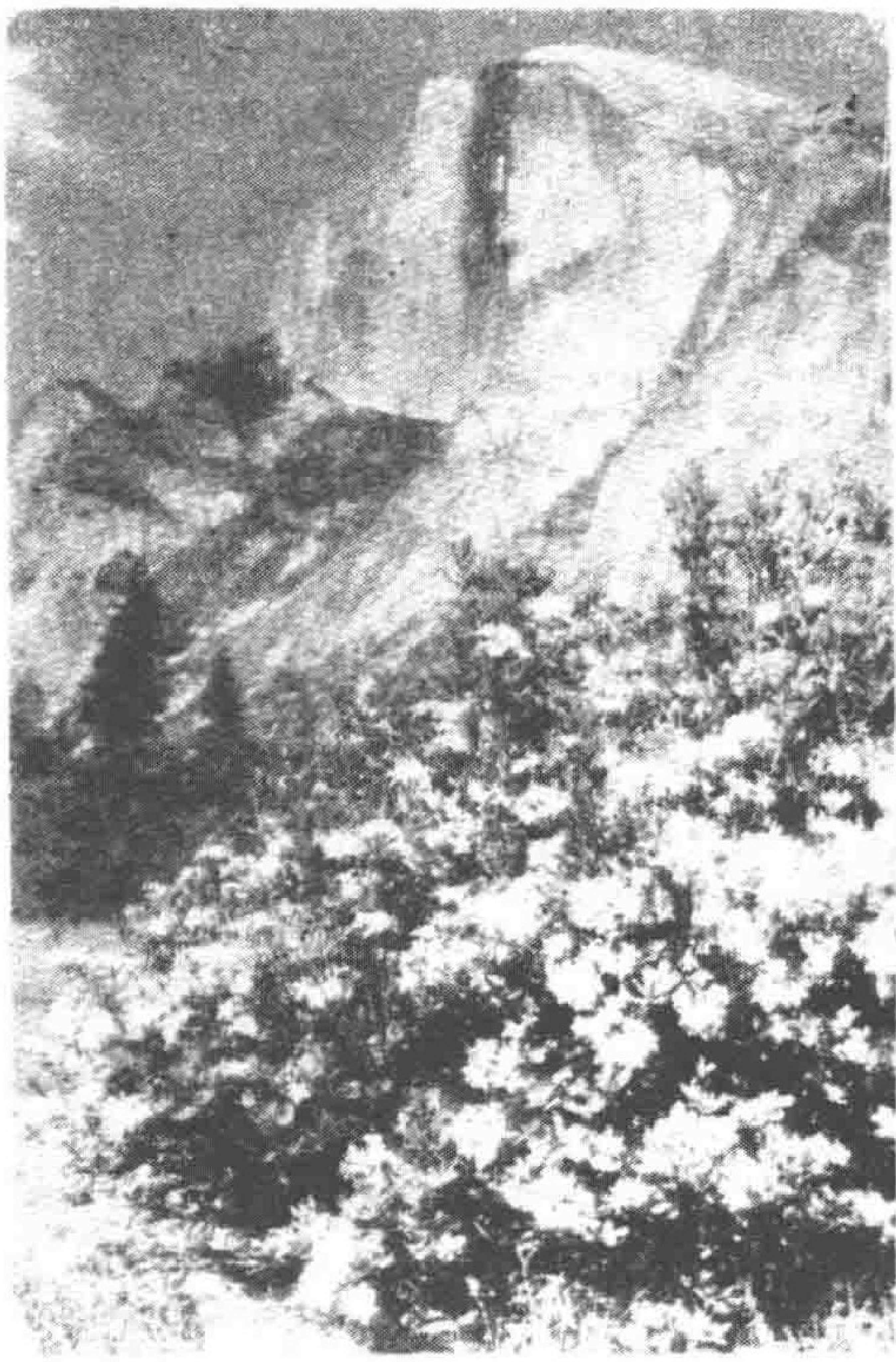
循公路而行，凡四五里，得投宿處，蓋在山谷之中心，有飯廳，可容食客五六百人，其偉大可知，凡郵電均備。其旅舍均爲一小木屋，每屋可容



樂秀緦山谷



大樹下可容汽車行進



半圖峯

二人，中有爐具，可自行烹煮，或取火以禦寒氣。山中多木，勿用煤也。此種小木屋，約可百數，四週皆蒼松高立，翠色迎人。沿途落葉滿徑，輕軟如茵，晚餐既畢，明月穿林，披衣竟起，循途而行，不知遠近，忽聞飛瀑如雷，仰視之高可千尺，（瀑高一千〇四百餘尺爲世界最高之瀑布）如天馬行空，神龍飛騰，自愧拙筆，莫能形容其萬一。山風吹處，不覺衣單，時萬慮都消，心若止水，私念若得幽閒歲月，長此消磨，豈非至樂？

樂秀縵山谷，已超出水平綫三四千尺以上，而四週皆山，盡爲懸崖絕壁，高復二三千尺，故峯巓皚然皆雪。春夏之交，雪融而爲瀑，乃蔚爲奇觀。全山約有瀑布六七，各有專名，此樂秀縵瀑布，特其中之最高者。谷中氣候至溫，蓋無暴風侵入故也。全谷南北長約七英里，東西相距一英里又半，有明湖如鏡，因名焉。湖濱蒼松凝翠，倒影如畫，風光恬靜，非有丹青妙手莫可狀其萬一。

余等驅車登山，凡二十餘里，至最高峯，名爲冰峯 Glacier point 沿途積雪盈尺，長年不化。仰首谷外，羣峯圍繞，所謂山外有山，峯上有峯，非身歷其境者，不信有此奇觀也。遙望半圓峯 Half Dom 如大將軍方披重甲，威鎮一方，谷中事物，悉纖小不足道矣。讀者須知吾儕驅車上下，共計五十英里，若以華里計之，凡一百五十里矣。則此冰峯之偉槪可想見，昔魏武帝有「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虎豹對我啼，車輪爲之摧」之句，若一旦身臨此間，則魏武所吟，髣髴似之。

余儕此行，均以摩托車，故處不能盡是山之勝，及聞登樂秀縵瀑布之巔者，九英里可達，乃鼓勇疾登，而余攜攝影機及電影機凡三事，沉重累贅，雖體力勿勝，初不計也。山徑高下，輒有濃蔭，忽

松林露宿

王銳

白樓馬飯後，雖已薄暮時分，我騎騾動身到羅壽樹地方閒遊。眼前展開的道路，崎嶇不平，大約有六輪牛車正自林中緩緩下坡前來，車上載滿松木塊，供冬日生爐用者。瞬近一座不高的山脈，頂上樹林密佈，我轉身向左，沿松樹路，向青草芊芊的谿谷行進，那兒有條小溪，澄清綠波，在亂石間迴旋流動。清幽的溝壑，閒靜神聖，但沒有山鬼，也沒有女神，涉足其間。松樹并不古老，然而枝葉繁茂，蔭蔽住整個山谷，只東北方有一綫空隙，望得見遠處的崇巒叠嶂；或者當頂仰望，一眼碧淨的雲空；谷中有堅穩的營帳，看來像是私人的居室。剛近黃昏時分，我安排好露宿的用具，給我的騾子莫黛絲定那，餵食飼料。於是我兩脚伸入篷帳，進我心願的晚殮；太陽西沉以後，把帽子遮蔽雙眼，打算酣然入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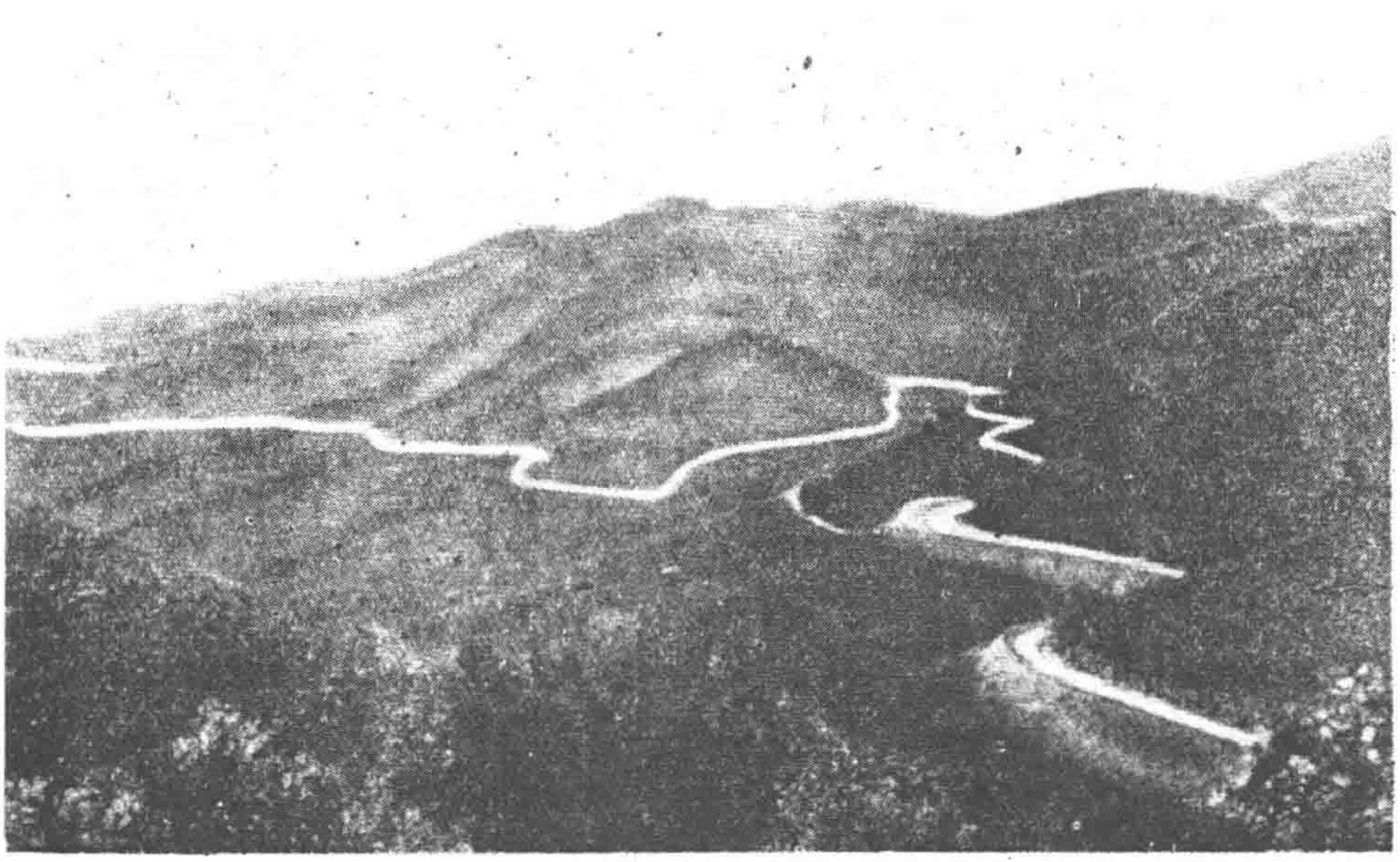
在屋子裏度夜多麼單調可怕；但是身處山野，夠多麼輕鬆，目擊繁星閃耀，快挹林中清芬，大自然可以說隨時在嬗變她美麗的容顏。可不是，在厚壁環擁，幃帳重重間睡一晚，你曾覺得暫時死過一遭，在山野中一宵，那眞如同打了個甜適的瞌睡。一整夜他聽到大自然自由自在舒暢呼吸；甚至她休憩時，也在搔首弄姿，微微而笑；在萬籟俱寂時，自然的一種突然震顫，也是在室內度夜的人，體驗不到的。這時天未黎明，一草一木，却在睡鄉中徐徐復蘇，於是雄雞喔喔初啼，彷彿一個忠心的司閽人，叫夜幕漸漸降下，旭日快要東昇。草地上的牛醒了轉來，羊羣在丘阜上進早餐，然後又臥倒在羊齒叢中；浪跡山林的人們，原先與野禽同時入眠，現在睜開朦朧睡眼，窺望美麗之夜的漸漸消逝。

蒙田說得好：「感覺靈敏者，享受愈爲豐富。」我們凝視星星片刻，內心的搏跳，與隣近山野中的生靈，息息相關，目覩此情此景，那能不心曠神怡；又轉想到我們從文化的巴士底牢，越獄而出，暫時成爲大自然羊羣當中的一個，眞是說不出的快樂。

在松林中，天將黎明時，我蘇醒轉來，口有點渴。昨夕吃空的罐頭，這時已積了不少露水。我舉罐一飲而盡，內心經這一道冷流沁潤，神志更清醒不少。我坐起身，吸煙。星星燦爛如彩色寶石，但沒有寒冷的感覺。天漢之

而黃沙遍地，中有豔花如紫羅蘭，蓋沙漠之遺跡也。飲料既涸，羣就山泉狂飲，時進時憩，凡四小時，乾糧亦盡，聞水聲如雷，蓋已達瀑布之盡處。時細雨溟濛，衣履盡濕，俄而水濱忽現有虹，五色繽紛，作半圓形，時隱時現，嬌羞如不欲世人多見者。仰望山巔，則余等此行，僅及全程之二三，深覺宇宙之奇偉，有非吾人所能窮其究竟者，氣為之餒，乃不復進，稍憩循故道而下，已疲乏不堪矣。

惠康曰：余等此行，雖前後共六日，行程僅一千二百五十英里，而感想無窮，一曰公路之偉大，蓋不論其為何處，為何山，而公路貫之，忽而平地，忽而高達九千尺以上，皆絕無各種危險。余等在利拿 Reno 城中，宵熱不成寐，忽發奇興，駕車訪佛琴尼亞 Virginia 城，車行每小時在六十里以上，風馳電掣，盤旋而上，明月空山，夜景清絕，幾疑非復人境，車止，始知此身已在八千尺以上矣。設車覆者，何堪設想，然車行平坦，初不煩吾人作此設想也。二曰逆旅之清靜，沿公路之小城，其旅館大抵清靜整潔，取費廉而設備周，有motel者，臥室之外，可置自駕之汽車，形形色色，無不予旅客以便利。三曰飲食之標準化，全美不論何處，自窮鄉僻壤，以至通都大邑，大小店肆，其所供之食物，無論為咖啡、冰淇淋、蛋糕、三明治，以至牛排，炸鷄，輒能維持其質量，莫不鮮潔可口，而價目之標準化，全國初無二致，實令人為之驚嘆。四曰互助之精神，身處社會，固須自力更生，然設無人類間之互相協助，則輒感孤掌難鳴，在美不論何地，在在均發現彼邦人士最高之互助精神。如在大樹林間，吾儕攝影至頻，時斜陽將下，亟覓宿處，臨行匆匆，竟遺一電影機於道旁。顧在吾等車後，適另有車一，中有老婦，覩此遺物，亟喚吾儕拾取，設無此舉，吾儕一去且數十里，何能重返，則煞風景為何如！故此行彌覺美滿而無遺憾，蓋美國一切設施，與所遇所見，莫不深感其能利用天然，發揮人力，而復參以人類最高之美德，使人一履其地，精神為之一振，回首家國，百事頹廢，道德陵夷，能毋黯然！



美國山間公路之一般

上，這時有片銀色雲層，微微閃光。從白色的鞍，我知道莫黛絲定那在緊鏈長度許可的範圍內前後走動，并且我聽到她還在高聲咀嚼穀類的殼子；其他我唯一能聽到的就是那難以形容的潺潺聲，流水在亂石間迴旋的潺潺聲。我懶洋洋躺着吸煙，并且研究空中的色彩，東北角那處隙，這時顯現一派棕紅，松林背後，雲色深藍，星光散綴其間。

徐徐的風，與其說它是空氣的流動，不如說它是一陣涼的感覺吧，在林野間迴旋，因此我的篷帳裏，空氣對流，整夜保持新鮮。在夏賽拉城旅舍中，睡帽櫛比，宛若輪船統艙；職工與學生，終夜比武；鄰近戲院，鑼鼓喧天；緊閉的房門前，鑰匙玲瓏作響；回憶起來，迄今大有餘悸。我久未享受寸衷的閑靜；生活亦每難脫離物質的利害而獨存。山野，一般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其實是賓至如歸，令人不勝依戀；這種宿處，上帝公公平平安排給任何願意享受它的人。心中靈機一動，想到荒野逸趣比政治經濟尤有意思：至少露宿對我是一種新感覺，新趣味。然而却于此時，意識到自己孑然一身，眞是不勝孤寂。在星光下，我願有個伴侶與我併躺在一塊兒，靜靜地遐思。因為友情較孤獨清靜，細想起來，在孤獨中始覺友情之可貴。也只有跟心愛的人在野外生活，是生命中最愈快最自由的事。

當我醒轉來時，（那是九月二十九日的禮拜天）星星全隱沒了；東方這時浮現魚肚白的光，其色與昨夜在頭頂銀河所見者相似。天漸漸亮了。我點燃提燈，它照着我的皮靴與綁腿套，發出螢火似的光。於是我擰碎麵包，餵給莫黛絲定那吃；又拿空罐到溪邊舀水，點亮酒精燈，煑朱古力茶。在暗藍色的林蔭裏，酣眠一夜；這時越過維瓦雷山頂，却射來一道由橙色轉成金黃色的光輝。黎明時的可愛景象，眞使人覺得在喜悅中夾着一點莊嚴之感。溪流的潺潺聲既愉人心扉，眼前的風光，其玫麗尤出人意出，只有陰森的松林，黯沉沉的山谷，磨動齒槽的騾子，未變其固有形狀；就是光綫完全改觀，它的一輝一映，充滿了生之喜悅，令我的內心，雀躍不已。

我急忙整理好行裝，心中却無端想起一件事來。這不過是個幻想，雖然一個幻想有時不能憶逞的話，也着實令人煩惱。可不是，綠蔭輝映的篷帳，柔軟可愛的草地，對我殷勤款待，靜度一夜。房間的空氣如此清新，飲水如此鮮美，夕輝朝暾，又如此令人心領神匯。我總覺得對于這個逍遙自在的享受，似有虧欠之處。於是我在離開草地的時候，放下一點度夜資，這似乎有點開玩笑，但這委實使我很開心。我相信無論有錢人或者粗橫的牛羊販，都不會伸手要它的。（英．史蒂芬生著）

從上海到巴黎

海上的二十一天

吳茶

自卅五年七月廿一日在重慶參與教育部的公費留學攷試，到卅六年七月廿五日自上海出國，整整經過了一年。因爲研習美術，巴黎夢差不多做了十年了，這次能實現，我帶了二件行李滿懷希望，和無限興奮上船。

故鄉雖在沿海，但先前我還從未見過海水，看過冰島漁夫的朋友們，對那蔚藍的海洋，總有無限的憧憬吧！在狹窄的，嘈雜的，彩色的，悶熱的上海奔忙了許多日子，忽然飄浮在這寬廣的，平靜的，單純的，涼爽的海面，感覺和感情的演變是多麼的顯然呵！我享受了十分輕鬆和愉快，雲，它是如此悠閒，上海的人們爲什麼又那樣紛亂呢？

Marine Lynx是條美國船，只一萬餘噸，這次主要任務是替聯總送僑居中國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回歐洲去，目的地爲拿不勒斯。因爲它無商業性質，所以除星加坡和蘇彝士外，沿途均不停，這樣，廿一天的海上行程便算不上一次美麗的旅行了，相反地，最初幾天新鮮的感覺過去後，便漸漸感到日子的漫長和苦悶，好在同船有五十餘位中國旅客，倒也不乏各種消遣的方法。這五十餘人中，四十餘名均爲本屆教部公費生，另三五名自費生，二位派去荷蘭參與世界動力會議的代表，更有一人，比我們都年青，剛剛高中畢業，是某院長的公子，也是出去留學的。

雖是公費留學生，比方窮家庭送子弟上城市念書，眞是寒傖得很，住三等艙是當然的，就是那二位代表先生，一位是經濟部司長，一位是水利部簡任技正，也住三等艙。不過同是三等艙也有着各樣的差別，我們中國人住的最末一層艙底，那算最糟的了，有一位德國人居然鶴立雞羣般住在我們艙內，而且終日不出艙，說是有病，爲什麼病人便送在我們艙內呢？有說此人在日本人手下做過間諜或走狗之類的工作，對同客上海的德國猶太人很不客氣過，都痛恨他，所以今日不敢露面，怕挨打。病人，日本人的間諜，無論屬於那一條件，都不該與我們住一起，於是派代表與船方交涉，請其遷出，結果雖成功了，但化了不少麻煩。

離開上海的第二天下午，船忽然停了，許多人往船尾跑去，我也擠去看熱鬧，人已經圍得密密的了，中間木板上躺着一個屍體，覆以美國國旗，神父們念念有詞，不時洒以聖水，最後，二位水手抬起木板，揭開國旗，屍體就被拋入大海，這是海葬，就是如此簡單，而且連着演了五天，於是人人自危，大有葬身魚腹之憂。屍體一經被拋入海，船便開了，圍攏的乘客走散了，海水有時是烏藍的，像黑玳瑁，隨着船尾的一條却永遠是翠綠的，飛濺着白色的浪花。

卅一日清晨，爬上甲板時，海水已是淺綠色，異樣地平靜，四面都是小島，島上綠樹蔭濃，椰子林處處，船也停了，星加坡就在對面，樓台臨水，烟輕霧薄，依稀情況，如夢如畫，立刻使我想起威尼斯來，雖然我當時尚未看到威尼斯是何面目，華僑發現此海外桃源，不知是否也爲避秦兵而來。前年在重慶，有一位小姐要我替她畫一幅椰子樹和一雙飛着的白鷗，我覺得她命題的庸俗可笑，沒有畫，同時當時也不知椰子樹是何模樣，如今才知那直直的一幹，僅僅頂上有葉一簇者便是，沙坪壩南開中學內便有數株，實在平時也太不留心身邊的事物，不過吃椰子倒確是第一回，在上海好像也未見過，小者如碗，大者如小西瓜，外被長毛，略似簑衣，肉厚二三分，色白，味之若含脂然，中空有汁，汁清如水，微甘，沒有什麼好吃，不過好奇而已，每隻售美金一角。船將離星加坡時，碼頭上出現了一羣少女，個個長衣長裙，頭戴披紗，花花綠綠與新娘子無異，膚色面貌也都與國人相同，我先以爲集團結婚之風已到海外，其實並非華僑，是土著——馬來人，她們是來送客的。

風平浪靜的海上，白天可守候那牛樣的大魚出沒，或玩味那細小的麻雀般成羣剪掠的飛魚。月夜星空，憑欄凝思，回憶母親妹妹們送別的瞬間，或與新相識的朋友細話往年的苦辛，互訴今後的心願，都也別有情味；但旅程並不能總是如此平靜，過星島後，印度洋的風浪日趨險惡，漫天波濤，如邱如山，滔滔而來，白浪遍野，像牧羊人逃散的羊羣。船，擺動得非常厲害，高低可達數丈，行路都須扶持，乘客們大半暈船了，尤其是中國同學，幾乎沒有倖免的，厲害的連暈七八天，躺着不能起來，不能吃，不斷嘔吐，眼看着瘦下去，眞是受洋罪。尚能勉强行動的，白天可爬上最高甲板，用毯子裹緊身子，閉上眼睛，聽憑那腥鹹的飛沫攻擊，夜晚下艙，頸間，耳內，處處藏滿了積鹽，成了鹹魚醃肉了。可是艙內的情況更是難受，悶熱，嘔吐的惡臭，就是原可不暈船的也不能不暈了，無怪乎那本看不起我們的黑人工役來掃地時，做出那種難堪的表情。剛上船時，我們對船上的伙食，都很滿意，比方早餐有牛奶、咖啡、雞蛋、火腿、餅干、麵包、黃油、果醬、麥片粥、大蘋果等等；中餐略次，晚餐更是豐美，每隔一天，還有一杯冰淇淋。一個吃慣苦飯的中國人對此眞是心滿意足的了，但日子一久，因每餐有一大半食物是甜的，便逐漸有些膩心了，尤其是暈船的那幾天，對船上的伙食眞是厭惡，誰都想嘗一嘗國內的醬菜和鹹菜，國內的調味眞是比美國廚子做的高明得太多了，以後坐船出國的同學們，千萬不要忘記帶醬菜，醬菜，要記住呀！

從星島到進紅海的九天中，是最苦痛，最無聊的日子了。似乎我們已被逐出陸地，被罰永遠度那動盪不定的，漫漫長夜般的水上生涯，曾經半夜裏爬起來眺望哥倫坡，希望能看到陸地上的一星燈火，但終於沒有能見着，所以進紅海時，看到遠遠的非洲大陸，都有說不盡的欣慰，雖然那一角非洲，只是一片荒山，斷崖而已。紅海不紅，無風波，暈船的同學們都得慶更生，忙着洗澡梳頭，登甲板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帆影漁舟，也逐漸出現，一切回復了生意，只是天氣突然變得更悶熱，旅人們眞有吃不完的辛苦。

八月十二日下午一時到了蘇彝士，晴空一色，萬里無雲，映着陽光的海水綠得像翡翠，白帆處處，桅檣林立，一番水鄉風味，單從情況看來，誰都知道是到了一個重要的所在了，可惜船停得離岸太遠，不准我們登陸，原定自蘇彝士下船乘車去開羅瞻仰金字塔，然後到塞得港上船的

計劃，也無法實現，眞是遺憾。無數小帆船都向我們圍了攏來，那是小販，幾乎青一色地出賣皮貨，旅行袋，皮夾，女人用的皮包最多了，每件售四五元美金，皮包質料手工都不算好，但上面印着埃及和阿拉伯的古代圖案，那是唯一能吸引旅客們的了。大船高，小船低，他們拋上一條繩子，便憑這一線作買賣，或者，他們之間有大胆的，爬上小船的桅尖，在搖搖欲墮中掙錢，爲了謀生，有什麼不能冒險的呢。最聰明的倒是猶太人，他們偷出船上的刀叉毛巾與土人易物，或者用煙，或者用上海帶來的廉價罐頭，他們都會佔到極大的便宜。他們吃飯排隊時永遠搶在前面，好像總是非常餓，取蘋果時，衣袖裏往往多藏了一隻，一面吃，黃油餅干就向口袋裏裝，他們大都算難民，由聯總送他們回去，不用自己買票，而我們是規規矩矩的旅客，但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住的艙位還不及他們，在他們的底下，人家是給予我們怎樣的青睞呵！

大家等着進蘇彝士運河，但空空等了一下午，到將近九點鐘，萬家燈火時，船方移動，蘇彝士街道都很整齊，臨河一帶是許多咖啡店，看到汽車在馬路上穿來穿去，眞是興奮，我們已半月多未見汽車了。運河並不寬，似乎兩隻較大的船便無法並行，船在河裏走得非常慢，慢慢地整整走了十二小時，我貪看風景，也幾乎一夜未睡，東面阿拉伯是黃土黃沙，一望無際，與大海彷彿；西面的埃及則時見村落，且高樹長堤，酷似昆明。唯土色灰白甚是瘠瘦，沿河有小型鐵道一，公路三，汽車往返不絕，每過休息站屋宇整齊，處處給人以規律的印象，阿拉伯種之埃及人，絡繹於途，身材矮小，膚色棕黃，髮短而鬈，鼻高而直，脚大，眼黑白分明，甚美，唯皆類多窮苦。

十三日上午十時抵塞得港，出港後便是地中海，重要性與蘇彝士同，船經此也不得不停留，土人前來售買皮貨情況也如出一轍。唯有一事令人驚賞者，卽兒童之游泳技術，船剛停，便有兒童三五成羣向船游來，仰首向旅客作嗷嗷待哺狀，於是有好奇者擲下銀角，童子立刻鑽入水底，將銀角取出後塞入口內，百無一失，旅客大嘩，爭相拋擲，這情形，與投肉訓練叭兒狗，或在杭州花港觀魚時拋以燒餅屑，是完全相同的。孩子們長得很可愛，在水裏是如此活潑，你投下燃着的紙煙，他們可在空中接住，將燃着的一頭納入口內，再入水撈出銀幣，然後取出依舊燃着的紙煙，他們在水裏浸上二三小時，就像青蛙般滿不在乎。

西西里在望時，告訴我們長長的水程就將結束，海風吹，烈日晒，乘客們的皮膚已焦黑，嘴唇已乾枯，實在急需踏上陸地了。維蘇威火山，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是怎樣在引得我們心跳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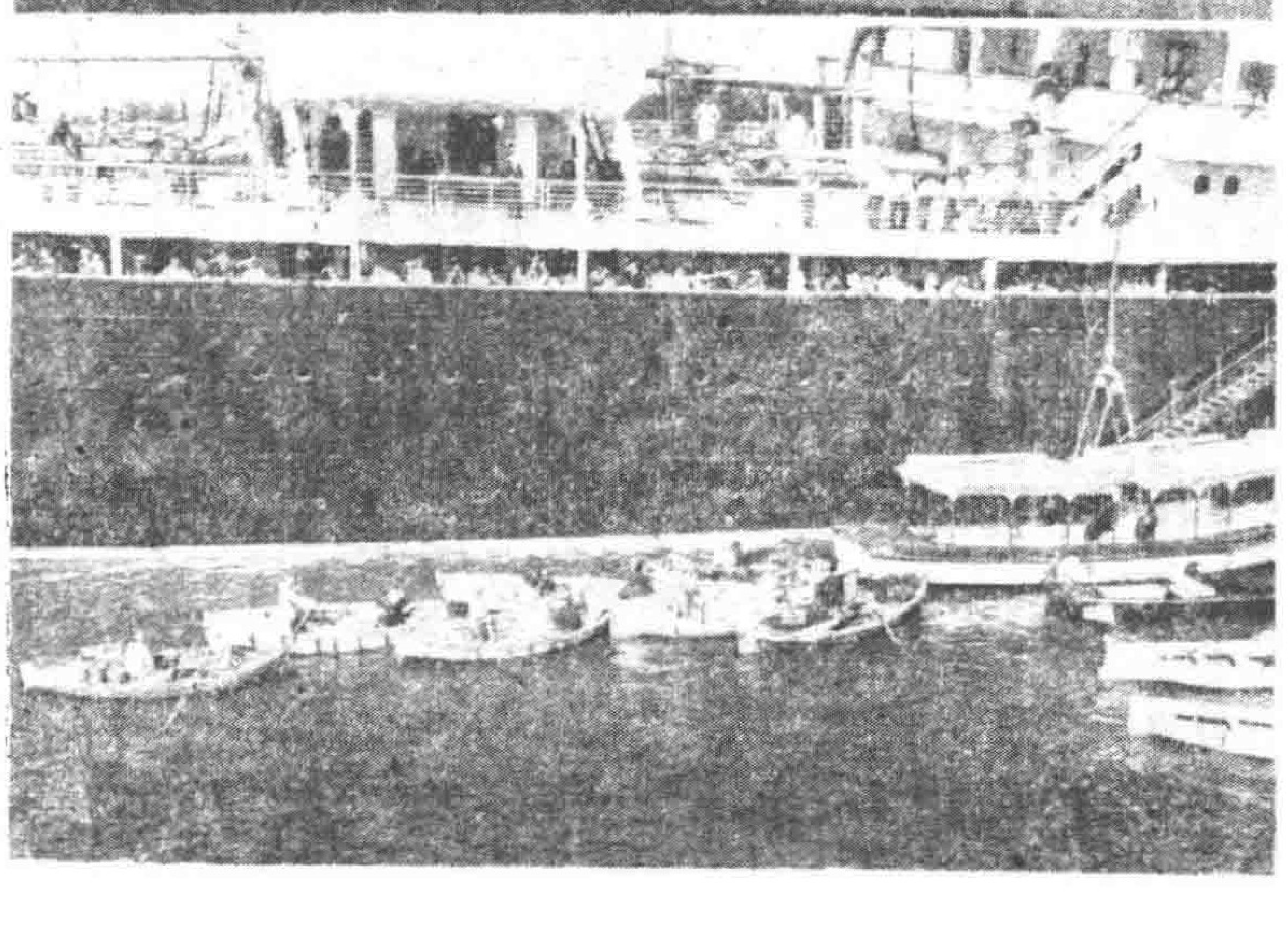
拿不勒斯和朋貝

貧窮阿！無邊無限的貧窮阿！恐怕除美國外，這世界眞窮得透不過氣來了。看慣了窮相的我們，第一次到歐洲港口的第一個印象還是「窮」。碼頭上脚夫們衣袖的破爛，實有過於上海，你拋下一隻煙蒂，立刻有人拾去抽吸，孩子們伸手向你討錢，修道女向你募捐，海關職員向你要煙，揹着首飾兜售的婦女們，求你買她一些東西，你不買她簡直不肯走，態度之卑屈，無以復加，你能相信這是當年風雲叱咤的墨索里尼治下的人民嗎？

「偷」與「搶」將拿不勒斯籠罩成一個恐怖的港口，旅客們久仰於意大利小偷技術之高明，都戰戰兢兢，不敢稍有疏忽，但當你放下皮包，站着燃一枝紙煙時，你的皮包就不見了，京滬小偷如四大名山之一的劉志航，不知是否是從此得到函授？這裏，誰都問你有沒有美國煙，美國鈔，在船上每條駱駝牌煙售一元五角美金，一下船便是三元，到羅馬就是四五元，我平時不抽煙，對此不留意，失掉了這個賺錢的小機會了，凡帶了煙的，可以以煙易物，與錢的作用完全相同。美金黑市在意大利是完全公開的，遠不如法國管理之嚴，並且也可以以美金直接購物，普通一元約合六百里拉。有一回在一個較冷靜的角落，有幾個意大利人願出八百到一千的價錢購買美金，我們的一位同學信以爲眞摸出皮夾，顯出美鈔，正待交易，說時遲，那時快，便連皮夾帶美鈔都被搶走了。

冷冷清清的，是拿不勒斯的街道，房屋建築雖多整齊，但多年失修，戰爭殘痕歷歷在目，路面寬廣，處處有廣場(Place)，廣場中盡是雕刻羣像，這幾乎是歐洲各城市的


蘇彝士運河東阿岸拉伯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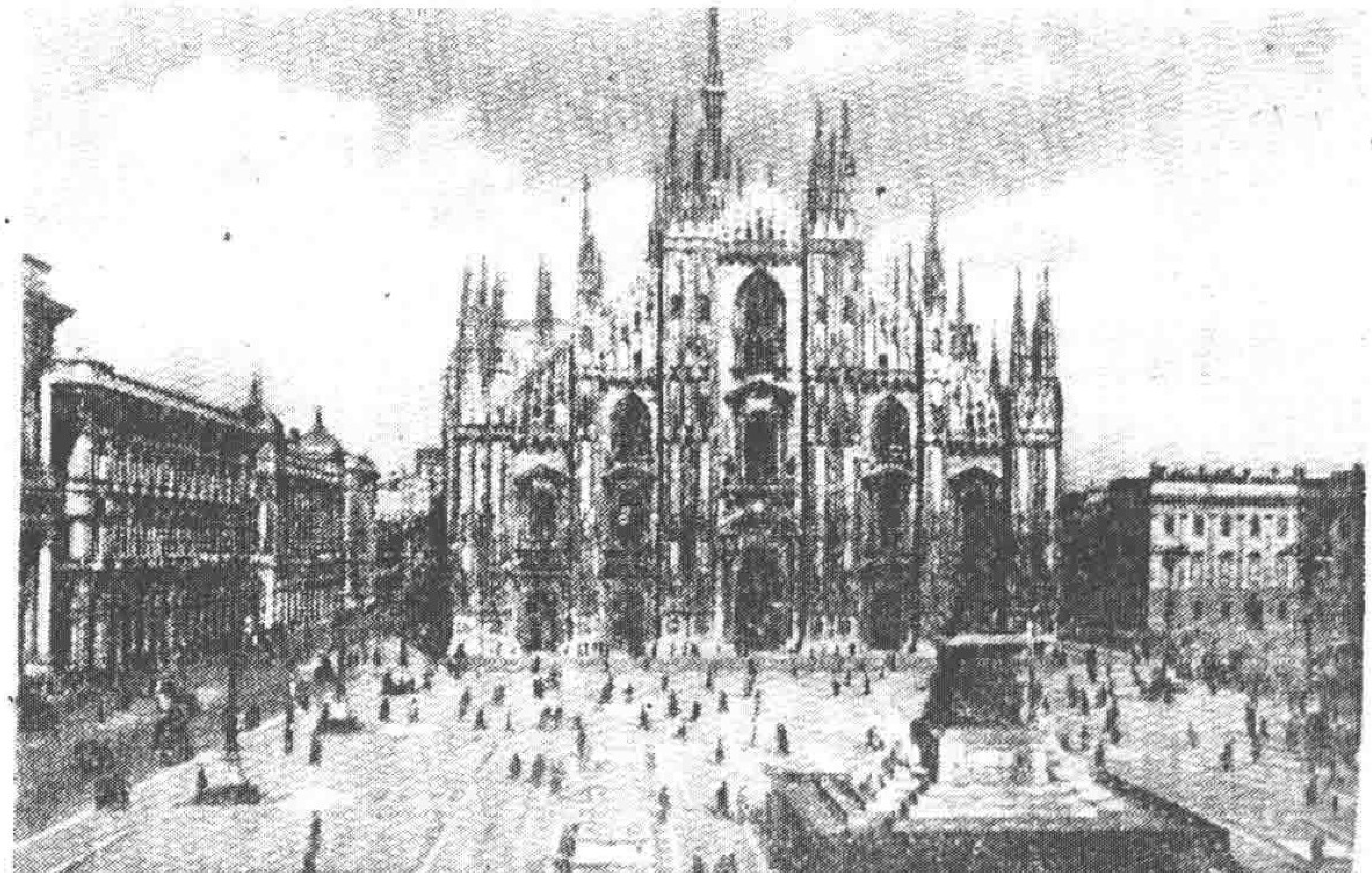

波賽港口埃及人售貨小舟蟻附大船之旁

共同特色。電車車多人少，決無擁擠情形，普通略有智識人士，均極有禮貌，能講法語，法語在此之普遍情況，一如英語之在上海。

碼頭上被竊，旅館裏上當，旅客們給這些餓荒了的半島人民敲了竹槓之後，倒底還是可收回極大的代價的，那便是朋貝之遊了。從拿不勒斯坐火車，一小時便達朋貝，朋貝是羅馬的一個二等城市，係富人們的享樂區域，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埋地底，十八世紀中葉被發現而開始發掘。當我買了門票。跑進近二千年前的羅馬古城時，心只是怦怦地跳，可恨自己對於歷史的智識太缺乏了，不能有新攷據和研究完全是以欣賞和憑弔的心情來瞻仰遺跡。初進的城門，約與南京中山門高低彷彿，門深十餘丈，左右被隔爲二，諒來寬者以行車，狹者以行人，城中馬路皆不甚寬，最多不過如常州無錫之街道，路面全以不等邊形石塊舖成，今已高低不平，斷垣殘壁，大都是灰赭或赭黃色，大廳大堂之Dorifue或Corinthien 柱頭依舊兀立無恙。城內遊人甚少，道路曲折，冷落寒心，且壁虎成羣，其狀可怖，偶遇牆角深淵，死水無聲處，蛛網重重，其上夾竹桃正燃開，紅顏與古蹟相映，令人生不解之凝思。

如今日體育場之圓形劇場有三四處，不如相片上所見之雄偉，我坐下去略嫌其高，不知是因我身材矮小還是羅馬人腿長之故。除公共建築，廟堂等外，最易識別的便是酒店與妓院了，酒櫃在門前，一如中國縣城裏的小酒店，櫃用花大理石鑲成，今猶完好如新，光亮可鑑，好飲朋友抵此，定當涎涎。妓院內廚房甚大，可留多人食，特具專爲交媾用之小室，室內壁上多畫男女曖昧之狀，羅馬的英雄們戰鬥之餘，便沉醉於美人醇酒之間了。所有完整而較重要之屋宇，均有鐵門擋駕，必須付錢給城內之嚮導始得進內，其內多半爲闊人住宅，庭園中都有噴泉，地面之嵌花(Mosaique)大半完好，或純係圖案花紋，或狀門牛，或黑白二色互爲遞變，或五色錯綜彼此呼應，精工別緻，嘆爲觀止，我從未到過北方，不知當時漢宮之室內裝飾是否能與之媲美。壁畫甚多，且輝煌，多用紅黃熱色，偶間粉藍粉綠，效果頗强，所圖多半爲人物，有甚幼稚者，有技巧甚成熟者，優劣相差頗爲懸殊。不知羅馬人白日點燈呢？還是喜歡把室內弄得暗暗地，似乎甚少窗戶，寢室內壁則多畫春宮，有的尚能描繪愛情，有的趣味十分低級，最惡劣不堪的，比方畫一隻極大的男子生殖器用秤稱，使我懷疑也許是嚮導們爲吸引遊客而假造的。如果說聰明的希臘人愛創造藝術，勇敢的羅馬人便貪享受肉慾了。

當火山爆發的前一刻，朋貝的人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所以一切的生活都照常在進行，吃飯的吃飯，洗澡的洗澡，梳頭的梳頭，掘出來的木乃伊仍保持着各種姿勢，不過大部木乃伊都被搬到各處博物館去了吧，在城內我只見到二個，放在玻璃櫃內，一個仰着，一個伏着，粗粗看來，你將以爲是石膏人呢，面部表情作極痛苦狀，可想見當時被火漿燙死的慘況，脚着草鞋，尚依稀可辨，那定是奴隸了。就在木乃伊室的旁邊，有二間大浴室，是羅馬人的公共澡堂。



米蘭大教堂



羅馬梵諦崗聖彼得教堂全景

忘記了疲倦，在城內足足逛了六小時，幾乎甚麼角角落落都鑽過了，偶然抬頭一望遠處，那羣青色的作爲這殘破古城的背景的約與歌樂山大小彷彿的維蘇威火山正靜靜地站在對面，四年來，它已沒有噴火了。這時，明朗的拿不勒斯的天空已逐漸掩上黑雲，山雨欲來，但我仍戀戀不能去，倒底還是爬上城邊的堡樓上躲着，不願出城去，只半小時，雨過天晴，黃黃的夕陽照着古城，照着遠處瓦紅樹綠的拿不勒斯和藍藍的地中海，美麗呵，我疑是做夢呢。

當我出城門時，方注意到城門口正在建築中的朋貝博物院，用以收藏城內掘得的一切瓶瓶罐罐，發掘的工作直到現在仍在繼續進行，拋開朋貝的價值不談，單這發掘的工程，就夠咋舌，可惜天色已晚，不得不匆匆離去，不能仔細看看發掘的方法。只一牆之隔，我立刻又回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路旁三五成羣地出現了納晚涼的黑衣姑娘們，漂亮呵，這些羅馬人的女兒！

古羅馬的觀光

羅馬，古蹟和雕刻之城，我們在此玩了一星期，簡

直忙壞了，幾乎天天到深夜二點才就寢，多謝大使館招待的週到，我們得了不少方便，大使館的楊先生領着我們遊羅馬城，簡直是說不盡的故事，這裏是豈撒被刺的地方，那裏是宮庭演樂的樂台，鬥獸場，Trajan 記功柱，甚至尋索里尼的講演處，我們都豎着耳朵聽，睜着眼睛看，大家同到歷史裏去了，楊先生是專治羅馬史的，講來娓娓動聽。偉大的羅馬建築，今已多半殘破，決不像相片上所見的美麗了，羅馬的房屋也幾乎千篇一律地是土黃色，很少紅綠的屋頂，形成一種古樸素靜的風格。

梵蒂崗博物院在梵蒂崗城中，厚厚的城牆，黑黑的鐵門，到得太早了，還沒有開門。那就像森嚴的監獄，每天只開四小時，我一連去了三天一共不過十二小時，那能看到些甚麼呢，油畫館一進門，便是文藝復興初期的作品，大大小小，掛得零零亂亂，張張都是金碧輝煌，有的像最摩登的作品，有的酷似李思訓的風格，如果你細看看標籤。Cimabe, Giotto，盡是振耳欲聾的大作家。但還沒有看到八九張，看看錶，四十分鐘過去了，眞把我駭壞了，於是趕快跑，不小心踏了一位老太太的脚，我們是難得一個機會來此瞻仰的，但來此參觀的遊客又爲甚麼天天如此擁擠呢？

倒底古代作品看得太少了，原作又從未見過，我認定了一張，表現着Madonna，色、形、綫、處處像Botticelli，畫面眞是緊湊極了，但一看標籤：Lorenzo Di Cred。在此之西僅有一張，用銅欄圍着使人不能十分正視，我對宗教的故事太不熟悉，儘知畫面表現一個老人和一隻伏着的獅子，以斷垣作背景，幾乎全用赭黃色，設色甚薄，人體偏重解剖表現，看來此畫理智重於感情，像是滿幅學問。有一張長長的人體，被反綁着手，身上有幾處被箭穿入，人體灰白，背景藍黑，完美的人體比例很能引人駐足，雖然作者是想給人以慘淡的印象，但用色實在不高明，而這張偏是 Botticelli的了。

Titien的 Lamadonna Con Santi和 Veronese的一張巨幅肖像並列着，金與銀的對比眞是明顯極了，前者給人以生意，後者使人起幽怨之思，也許如此欣賞藝術品而起聯想，我已失掉欣賞的能力了。最大的一室，陳列着拉飛耳的三張巨幅宗教畫，高約二三丈，闊丈餘，畫面充滿和諧與優美，空氣的表現最是充份，那是另一個世界，可望不可攀，我們的身子太重太笨，跑不進去，畫前數十步有一排椅子，總是被坐得滿滿的，無論將軍、修士、妓女、到此都低頭了，蔡子民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是有着怎樣的卓見啊。出色的作品和出名的作家太多了，Sarto, Reni, Barocci, Rubens, 等等都有精彩之作在此，尤其Barocci作品之含蓄朦朧，花非花霧非霧般不可捉摸，是完全當我先前只看其印刷品時所不曾想到的。但這樣寫來，既非系統的報告，又非旅行的印象，好在巴黎魯佛爾宮所藏的作品遠比這裏多且精，日後可給愛好藝術的朋友們作詳細的敘述，如今趕快去看看名震古今的西思廷教堂吧。

西思廷教堂與梵蒂崗博物院相通，不用另買門票，教堂並不大，狹而高，毫無出色，完全因米開朗的飾壁而成瑰寶。天花板上的偉大壁畫，已有些剝落了，抬頭一看，眞是眼花撩亂，必須定下神來，才發現每一角落都充滿着超人的精力，想像起來，當年滿身骯髒的米開朗爬在高高的梯子上仰頭製作時是何等的費力啊，壁畫用色都很單純，往往就是原色，因爲高，光線又不很充足，在顏色上用功夫一定是很失敗的，所以米開朗在上佈滿了雕刻性的人物，非常成功，最後的審判就在祭台的後面，整整佈滿了一壁，除掉赭色的人體，烏藍的水與較亮的天空外，幾乎不見其他的顏色了，下半幅且已被薰得黑黑地甚麼也看不出，倒是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裏看到一張彷彿同樣大小的臨摹之作比較清楚，但遠不及原作大方有力。其餘三壁，一共有十四幅壁畫，二邊各六幅，與最後審判遙遙相對者二幅，第一回進去時，我對這十四幅糊裏糊塗的壁畫根本就沒有留意，第二次去比較的心平氣靜了，在導遊錄上才發現那全是出於Gilandajio, Botticelli 等名手，可驚住了我，趕快括目而視。教堂在左面的高處開窗，光從那裏來，所以右面的壁畫便簡直看不清，左面的被光照着，很清楚，但畫面小，人物多，擠成一堆堆，與米開朗巨大的一個個獨立的人物相比，便簡直渺小得無地自容了。冬天該看拉飛耳的畫，因爲他畫得溫暖，夏天宜看米開朗的畫，因爲他畫得痛快。

從西思廷教堂穿過幾條走廊，爬上樓梯便是拉飛耳室了，大小有四五室，佈滿壁畫，全是出於拉飛耳的手，或者至少是全出於拉飛耳之設計，因我想不免有些是其學生幫忙的，雅典學派等等名作便統統在此了，但壁畫粉氣甚重，遠不及 Borghese 博物院中拉飛耳作品之精彩出色。出拉飛耳室，長廊甚長，兩旁佈滿雕刻，實在無法細看，一面走，一面嚼着帶進去的硬麵包，也管不得失態不失態了，因我實在忙透了，梵蒂崗二點鐘關門，Borghese四點關門，出了梵蒂崗，還可立刻叫小汽車到 Borghese看一個半小時，那裏充滿着拉飛耳，Titien和 Botticelli等的精心之作。

看過聖彼得教堂的偉大，你一定讚嘆基督教在歐洲的力量了，但教徒們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偷偷在地下傳教的精神和苦心，更是值得崇敬。Catacombe，或譯爲羅馬塋窟，先前念美術史，念到 Catacombe內的壁飾選聊可點綴其時黑暗時代的藝術時，我便總記住這個可怪的名詞，不知倒底是怎麼一回事。羅馬的大 Catacombe 在城外數十里，不便去，城內有個較小的，於是向楊先生打聽了地址，便暗自找去了。Catacombe的外面如今已是一座小小的教堂，入口處有位可憐的看門人守着鐵門，買過門票，他便點起二枝細瘦細瘦的蠟燭領你進去，這就像進入一個深深的防空洞，霉爛之氣衝鼻難忍，曲曲折折，完全記不住往來的道路，二壁佈滿了洞窟，枯骨累累，孩子的尤其多，也有夫婦合葬一窟的，有的尚完好，封着大理石，便看不見屍骨，大理石片薄而透明，看門人將燭光放到石片的後面給我證明，就在這些石片上，刻着些文字，圖畫，鴿子和魚最多了，偶而也有些人物，我全部的好奇就爲了這，慾望滿足了，再跟着走便逐漸生恐懼之心，如燭光一熄，簡直不堪設想，陰氣陣陣，我很想立刻出去，但看門人已將我帶到了一個祭台前，有十字架，有耶蘇像，這裏就是當年冒着殺頭之險的教徒們偷着做彌散的，但看門人的意大利腔法語實在講不清楚，我始終弄不明白是教徒們借這墳墓偷着傳教呢，還是先有了這個祕密傳教所而再將教徒的屍首埋葬於此。

吃，在羅馬眞是糟透了，又貴又壞，飯店裏除硬麵包和涼水外幾乎甚麼也沒有，似乎沒有爐灶也可開飯店，今日國內雖窮，但如果請一位意大利人在上午九十點鐘時來看看我們的小菜場，那可眞要把他駭壞了。從火車上眺望風光明媚的意大利鄉村，確是夠美麗，但除漫山遍野的葡萄園和果園外，甚少見稻麥之類的農作物，意大利將全國所有的出品送到外國換糧食，還不夠吃的。在這裏，毛織品算是十分便宜，十塊美金可買一套現成西裝，三十元左右定做一套是頂好的了，同學們紛紛忙着試新衣。

匆忙之中，還得提一提羅馬的露天歌劇，劇場是古羅馬人的大公共洗澡堂，客座看來可容萬人，演劇均在夜間，燈光變化神速，場面之大，出乎想像，似乎想羅整個宇宙於劇台之上，演員往往數百人同時登台，歌喉響徹雲霄，觀衆數千人，無一絲聲息，我們剛剛看到 Turandot 一劇，是西洋歌劇中唯一描寫中國故事者，佈置中國宮廷背景時，宮宦數千，宮女如雲，想來情況已算逼眞，西洋藝術往往偏重具體，與中國以一鞭代表馬，揮手就算啓門等等抽象意境其趣迴異。

名畫尋訪記

米蘭的火車站，是全世界最大的火車站，我們的車在此要停三小時，這對我眞是無上的幸運。文西的名作最後的晚餐就在米蘭聖馬利亞教堂，火車抵米蘭時是下午三點半，唯恐看昏了趕不上車，我先將行李票鑰匙等等都交給了朋友，拉着王君叫了小汽車直駛聖馬利亞去。米蘭是個小城，乾淨，清秀，宜乎大天才之在此誕生。教堂離車站頗遠，已是很偏靜的區域了，汽車約走了一刻鐘，普通情形之下，付他二百里拉夠了，我一興奮，付了三百五十里拉，車夫滿臉堆上笑容。看看四面冷靜，絕無車馬，我恐回去找不到車，所以告訴車夫我們還要回去，如願意的話，就請他等半小時，他滿意地點了頭。

古老的教堂並不偉大，樸素沉默而已，一進門，正在做晚禱，善男信女跪了一大堆，我們用脚尖輕輕格動，在二邊每一個神龕裏找文西的大作，都不是，於是向旁邊一位意大利遊客問最後晚餐的所在，他拉我出了教堂 指着教堂大門口右側的一個緊閉着的大門說，在那裏面，每天下午二點到四點開放，今天星期，不開放，冷水澆頭，我全身都涼了，摸摸門，硬硬的，上面有張佈告，的確寫着二點到四點等規定。不見黃河心不死，我們又回進教堂，等，等，好容易等到可惡的晚禱完了，我看看自己身上還穿得整整齊齊，於是向主教走去，人急了，眞有些不擇手段，便告訴他說我是中國的藝術家，政府派我來歐洲考察藝術，所以特意要看看文西的最後晚餐，因爲火車六點半就要開，又不能在米蘭停留，可否請予破例給我們開一開門，只十分鐘就夠了。白髮蒼蒼的老主教很客氣，但他說很抱歉，因那門不由他作主，是政府管理着的，他又領我們出了教堂，到那黑門跟前指着佈告說，明天，明天下午二點鐘！絕望與灰心籠罩了我們，王君已拉開汽車的門，催我回去了。

在米蘭，大概很不容易看見我們這樣的黃臉孔出現，當我與主教談話時，早圍攏了一大羣好奇的人們，主教進去後，有一位先生友誼地告訴我，指着旁邊一座小洋房的鐵柵門說，那裏往着看門人！我立刻跑去按電鈴，一位老頭子出來了，我低低頭，懇切地，哀求地向他說明來意，他不懂法語，幸好那位善意的先生也跟了來、幫了我一個極大的忙，老頭子開側門讓我們進去了之後，又進了二重門，灰灰的，暗淡的舉世名作是現在我們的眼前了，但原作已是如此模糊，只能當古蹟瞻仰了，耶蘇左面最末的三人幾乎已只剩一點輪廓的影子，經過炸彈的震動，畫上蓋了一層薄薄的像是石灰，二邊架着修理牆壁的梯子，所見盡於此了。

離米蘭後便直到瑞士邊境，中途不須下車，意大利錢便沒有用了，我留下五百里拉以作車資，其餘便連送帶買地全部向老頭子換了最後晚餐的種種印刷品。汽車回到車站時剛剛六點，還有半小時開車，我匆匆將五百里拉全部給了車夫，以爲又將看到他滿臉的笑容了，然而這回不，他兇兇地說還要一千，我與王君均出意外，彼此論理不清，弄得全站上的人都擠來看熱鬧，警察來了，也說我們錯，因等待期內，照樣要付錢，只怪自己窮酸，在國內根本少叫小汽車，不懂規矩，於是王君急急到車上，找同學借錢，我被押着，等到付掉錢，爬上車時，只兩分鐘車便開了。

巴黎像是舊了

八月廿五日上午九時到巴黎，整整一個月的旅程算是結束了。巴黎，它不如想像中的出色，街道房屋，處處都顯得舊了，鐵路也决沒有相片上的偉大崇高，塞納河的二岸那裏能比上 Seurat 畫裏的境界呢？

行裝甫卸，趕着要辦的事正多，我不得不暫時擱筆，日後再將此地的形形色色，尤其是美術作品，給友好們作詳細的介紹。此刻對法國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貪舒服，一星期只做五天工作，到商店買東西要像候機關上班一樣，星期六星期日博物館裏擠滿了人，星期日並不須門票，藝術，它提高了人們精神生活的平面，記得在南京當公務員時，星期日除掉玄武湖外便沒個去處了，憑什麼來冲淡調和一星期工作後的疲倦和煩燥呢，我想，一個沒有博物館的城市一定是打架事件最多的城市。

中央合作金庫

——信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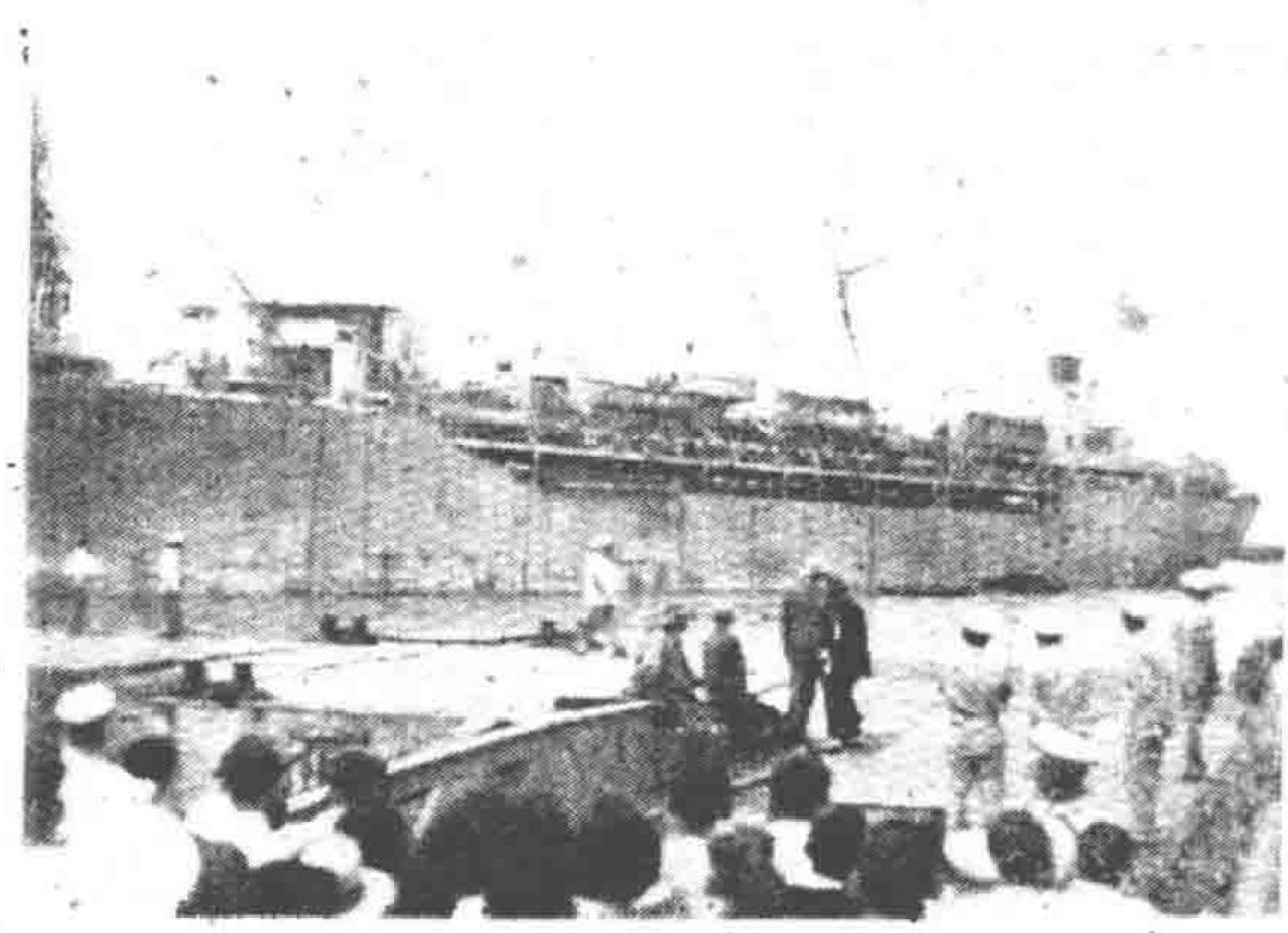
業務：合作供銷 代理保險 倉儲運輸 信託存放款 合作投資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二二三號 電報掛號：五四四〇 電話：一八八一四——八四三二三——一六四八三

分庫
瀋陽 上海 鄭州 北平
西安 天津 濟南 漢口 廣州

支庫
徐州 長春 許昌 安東 青島
錦州 淮陰 蚌埠 新鄉 樊城
開封 遼陽 泰縣 寧波 四平街
南通 無錫 營口 張家口 蕪湖

分理處
宿遷 嘉定 濟寧
揚州 禹縣 徐家匯 下關



橫渡太平洋

鍾寶炎

——這次筆者赴法京巴黎大學研究X光學。因爲最近沒有直接抵法的郵船，所以祇能取道美國，再渡大西洋而達目的地。乘舟車之暇，將沿途經過一一紀述于后，以留他日雪泥鴻爪。

海燕號上生活

筆者這次搭的是初次來滬的海燕號(S/S. Marine Swallow)，和戰後往來中美口岸的曼令愛達(Marine Adder)和曼令林克(Marine Lynx)是姊妹號，都是造成預備作戰時運輸艦之用，而現在僅拆去一切武裝的設備，在煙囪上漆了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標記而已。海燕號完成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水後，就勝利來臨，所以此輪根本就沒有經過作戰，在勝利後一直擔任撤退士兵的復員工作，最近始出讓與美國總統輪船公司，作爲賠償戰時徵調船隻之用。

該輪本應于九月十六日由滬駛美，但因在香港爲某種原因之故，遲了一天進口，至十七日上午十一時才離埠，因爲事前沒有早行通知，害得許多旅客和送客空跑了一次。

海燕號的構造和上述的幾只運輸艦無絲毫的分別，載重壹萬貳仟多噸，艙位的區分和以前的稍有不同，分成三種：頭等(Cabin Class)，貳等(Domitory Class)和叁等(Third Class)，不像以前僅有頭等(Cabin Class)和叁等(Emergencx Class)而已。因爲此類船只是在戰時爲運兵而造，一切的設備，當然比不上以前的總統號或皇后號，就是比一般的郵船也差得多了。

• 海燕號 •

初上船，每個乘客都感到頭痛的事，就是火災演習和吃飯問題。上船以後前幾天，每隔一日，總要舉行一次火災演習，無線電先行報告，叫每個乘客準備，一聽火災鈴大鳴，所有艙中旅客一律身穿如棉襖式的救生衣，聚集在甲板上。水手們紛紛下艙，將所有一切艙門盡行關閉，預備救火用之皮帶，演習情形，頗爲逼眞，此類火災演習，上船後，接連舉行三次之多，以後總算難得遇見了。

第二件就是吃飯問題。這當然對于叁等乘客而言，因爲船上規定頭貳等旅客進餐，有黑人在旁服侍，而叁等乘客必須自取刀叉盤杯，排了隊依次序而進餐廳，由黑人再行發給食物。所以戰後乘過三等艙的乘客們，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排隊吃飯」的一件事吧！有時遇到風平浪靜，或船靠碼頭的時候，數百叁等旅客，一起出動，其情况猶似上海戰時購戶口米一般。船上一切設備，都是戰時爲軍用而造，所以「排隊吃飯」一事亦由兵士們的生活中遺留給乘客了。

關于船上的食物，其質量，委實不壞，但是廚師們烹調方法實在太差了一點，鷄、肉、魚、都變成一類的滋味，就是咖啡和紅茶也難以辯得出來。牛奶和糖都堆在檯子上，任乘客去取，還有被上海視爲名貴物的花旗橘子，金蘋果，在每餐上也發給一二只，所以每次抵達碼頭時，旅客們往往都紛紛將吃剩的水果，廉價的捲煙，丟給碼頭上一般苦力和小孩，這也可算是一種尋樂式的賜與吧。

叁等艙中，除了早晨有一黑人來掃地外，就看不見一個茶房。不像中國輪船中替你取洗臉水，倒茶，所以船到岸時，每個乘客所給的小帳，僅美金伍角而已。有許多猶太人連一個銅子也不給。它們茶房都有一定的收入，所以對于小帳也就不重視了。

各式賭博都有

每個人都知道海上的生活是非常枯燥，整天瞧到的，是一片茫茫的海洋，聽到



火災演習乘客聚集甲板



乘客穿著救生衫，右第一人爲記者。


賽木馬前，船中侍者，正在出售彩票。

的，是船上不停的馬達聲音。十多天的航程，假使沒有消遣方法的話，每個乘客將要感到不耐煩起來，所以不論何條搭客的郵船中，總是儘量設備許多消遣的東西以娛衆旅客們。這條雖然不是正式的郵船，可是在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管轄下，一切娛樂設備尚不壞。

每晚七時後，照例在甲板上播送一小時的餐後音樂。這是被每個旅客認爲一天生活中最舒服的時候。當然沿着日本海岸行駛時，岸上燈火爍閃明暗不定，一輪明月普照在太平洋的海水上，風平浪靜，遠勝浦江夜游，播音器中放出一陣陣動人的夏威夷音樂，使人感到無限暢快。但見到日本漁家之安樂情况，回顧到我國一片烽火，兵災不寧的時局，不覺有些悵然。

船中每間隔二三天，至晚上八時總有一次電影，不分等級，每個乘客都可前往觀看，雖然每次映出的，都是些陳舊不堪，在上海已映過三四年的言情片，但在無聊中也頗受人歡迎。

船中賭博風氣甚重，連像BINGO一類的遊戲，也變成了賭博性。每天晚上在休息室中舉行，每人出資美金一角，第一可贏得貳叁元不等。但在三四拾人中去得到第一，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況且船上侍者，在每次遊戲中，須抽去十分之二的頭錢，所以到最後，每人都得要輸去幾元錢。還有一種賽木馬遊戲，頗能引人興趣。舉行前有顏色不同的木馬六匹，編成六個號碼，排列一行，叫乘客購票，每號美金五角，舉行時就用六粒骰子擲下，以骰子之點子來表示木馬之號碼及步數，譬如有二個相同的五點，意思五號木馬前進二格，到結果以誰購之木馬先達目的地，所售出之票價均歸此人。但船中侍者也須抽百分之五之頭錢，有時若幸運的話，一次可分到五六元之多。這類賭博式的遊戲，通常在甲板上天氣晴朗時舉行，四周圍住了一羣孩子，情緒非常緊張，筆者曾爲此攝影而留念。後來因爲天氣不佳，一直到抵美沒有舉行過。

除了以上二種團體公開式的賭博消遣外，其餘就是在休息室中打麻將，麻將牌出租每付每小時達美金壹元之鉅，頭等的闊客們有時整天在那裏消遣，輸贏也很大，因爲均用美金計算。一上船，猶如身居異國，已見不到法幣的蹤跡了。在三等艙中，則有一般赴美開店舖的華僑們，他們均在香港上岸，十之八九是廣東人，差不多每晚在走廊中推廣東牌九，四周擠滿了人，一次下注，少則一二元多則十數元，一個晚上可能輸去數百美金，數月之收入，將在一念之錯而斷送，故國人好賭之習氣，見之誠令人氣餒。至于我們出國求學的同學，則從未有人去參加過，不是在休息室中看書，寫信，聊天外，就是約幾個友人做打橋的遊戲，要知道我們留學的學生能得到一分一毫的外匯，是多麼一件不容易的事，豈能如此輕易浪費呢！


賽木馬時，五號最前。

觀光戰後日本

九月十九日一清早，船已緩緩地駛進神戶港口，甲板上都擠滿了乘客，每個人都想一睹過去曾稱霸太平洋的國家——日本——。可是因爲目前日本仍在美國軍事管制之下，除掉有特別許可證外，每個乘客都不能上岸。戰前去美的旅客們，都是在神戶上岸，當日搭車至東京，宿一晚後，次日在橫濱上船，如此可一睹日本首都之風光。而現在戰後日本還沒有開放前，當然沒有這個機會使旅客們去優遊了。

在船上眺望，神戶酷似香港之九龍，房屋住宅大半建築在半山上。一幢幢日本式的小洋房，點綴在青翠的樹林中，風景頗爲幽雅。戰後之神戶，在表面絲毫見不到一些戰事的遺跡。

次日（二十日）晨九時，船已駛進東京灣。是日，天氣晴朗，風和日暖，正是一個初秋的日子。船靠碼頭前筆者已在一羣中國軍官中，找到多年不見之施君，他手中持了望遠鏡，在甲板旅客羣中找尋我。這次筆者在滬購妥船票後，即去信施君處，希望他能在橫濱船上來看我，以作一聚，並提及在可能情形下，請他設法一張軍事許可上岸證，以便可以作一次日本觀光。施君是筆者中學裏的同學，戰時投筆從戎，往印緬各地作戰，勝利後回滬時，曾在滬上聚過數月，以後就任事中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之職，前往東京，已有二年左右，故此次能在碼頭相晤，眞使筆者雀躍。十分鐘後，船靠了碼頭，施君和幾位同事，匆匆上船，親熱地握手，多年不見之老友，別來依然無恙，唯稍感消瘦而已。他的幾位同事，是專誠來迎接幾位搭此船來日本的辦事員和家眷，他們都將在橫濱上岸，搭汽車去東京。承施君之情，在事前已替筆者辦妥上岸許可證，理由是相別多年之老友須上岸作一小聚。經過美軍長官的檢驗護照和美國入境許可證後，簽了一個字，即與施君欣欣然搭了軍用吉普卡赴市區一遊。同舟的幾位旅友和同學，都想臨時參加，然因事前不會得到允許，都不獲准，祗能在甲板上流露羨慕的眼光，目送我們上岸。

入市區時，已近中午，所以祗能走馬看花。在各馬路上巡視一遍，匆匆地赴事前約好的一位安德露 Andrews 上校家中進餐。橫濱市區，據施君云：不及滬上前法租界一區之大，但建築非常整齊，街道也甚寬闊和清潔，都是用水泥築成，在路上難得見到一二個日本人，滿街儘是許美國軍用吉普車和長官們駕駛的新型轎車。許多高大沒有經過戰爭遭刼的房屋，一律都被美軍徵用，掛上了星旗，成了各種不同的機關。日本車輛行駛，依舊靠左走，警察站在馬路中央的一塊木樁上，揮着二手，情形非常可笑，筆者會攝一影以留作紀念。

十二時半，抵達海濱邊上校之家。原來就在碼頭附近，海燕號即在眼前，我們不過兜了一圈子，又回到原處。安德露上校是施君從前在印度時之上司，會久居上海和北平，非常熟悉中國一般情形，席間談及我國目前的局勢和危機，聞之心中有無限之感觸。此次承上校和他的太太殷懃招待，心中甚感過意不去，回船後即託施君帶去蘇州糖果一罐相贈，以表謝意。飯後即在小洋房前，合攝一影，以留作紀念。二時左右又至市區日人居住處去觀光，其區域酷似虹口三角小菜場附近等地，建築均爲日本式的平屋，街面開設售雜貨之小店，路中有無軌電車行駛，往來行走之日人，面部均呈憂色，因在戰後，一般日本民衆其生活亦相當艱難和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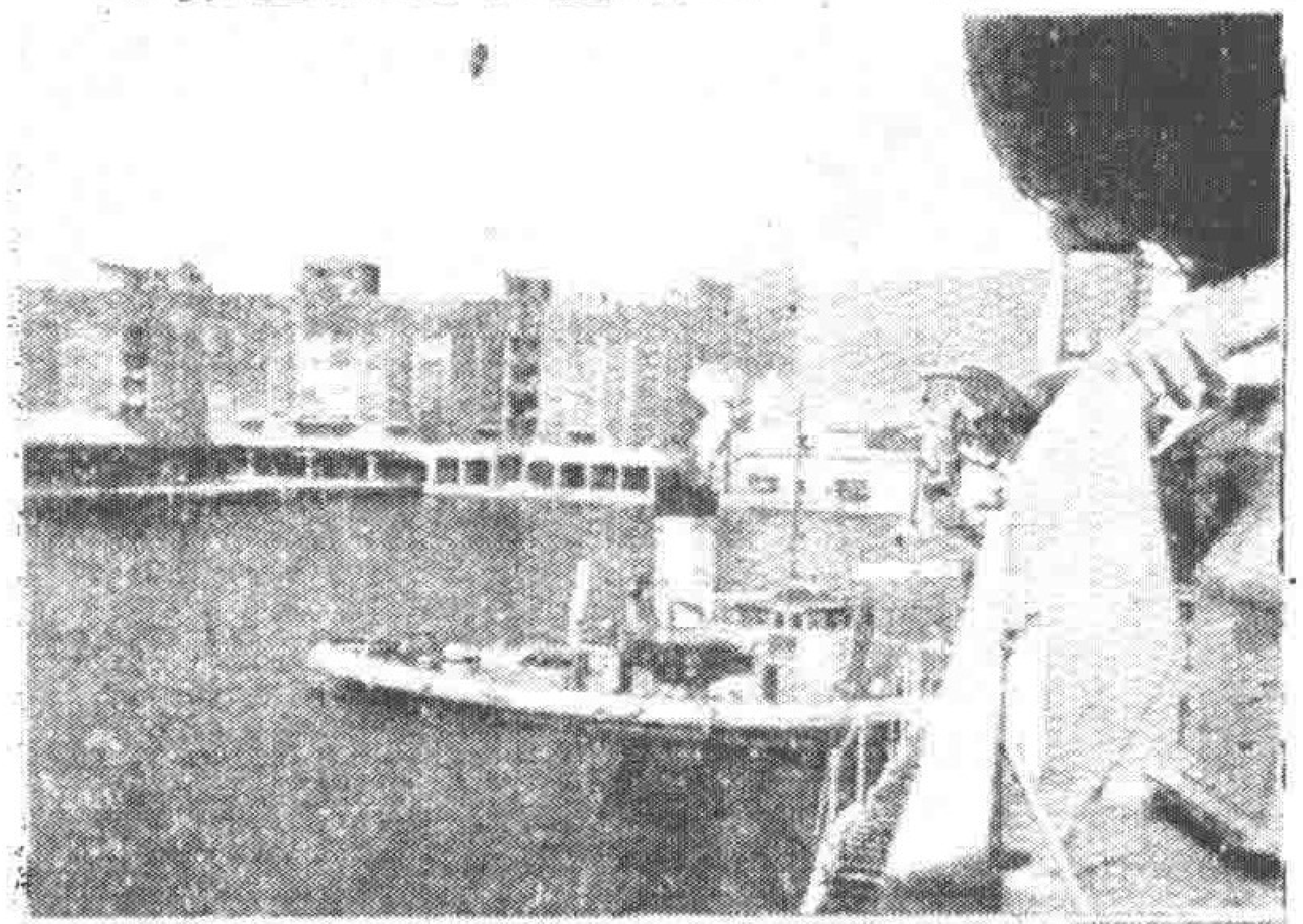
三時許，仍搭施君之吉普車回船，匆匆在碼頭握別，此次承施君招待，心中實覺無限感激。

繞過北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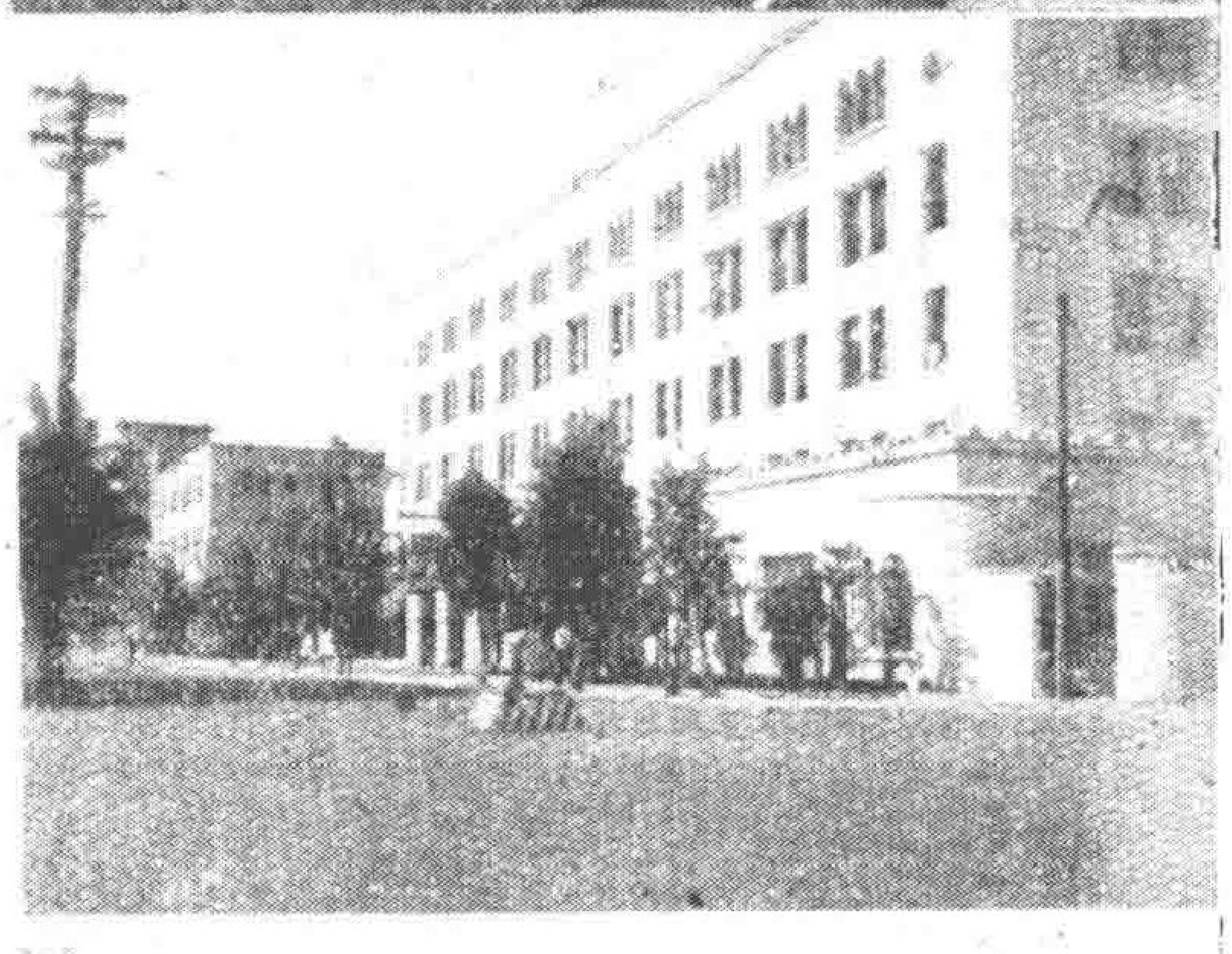
船過日本後，即直駛美國舊金山，筆者所搭之海燕號爲初次試行中美最短航程，離日本後二天即駛入北太平洋，沿阿留申羣島北進，五日後再重入南太平洋，故在這五天中，氣候非常惡劣和寒冷，加之風浪甚大，每個旅客都感不舒，紛紛出怨言。據說駛行此航綫，可縮短不少路程，十四天功夫即可抵達美國舊金山，爲中美航程間最迅速的路綫。

此次大部旅客均在香港和馬尼剌上船，去美留學的學生祗佔少數，大約一百人左右。我們也組織同學會，曾請清華教授何永佶君講述「舟中懷國」及于斌主教之祕書潘君演講「中國今後之局勢」語多勉勵，均爲在出國前應得之教訓。此次同舟學生人數雖不多，但旅途頗不寂寞，更巧在抵美前一天，適爲農曆之中秋節，船中學生會曾組織賞月聚餐會，並有不少餘興，是夜在船上甚爲熱鬧，使同學們可減去不少每逢佳節倍思親之鄉愁。

船中出佈告至卅日晨領取上陸證，船定卅日午夜駛進港口，十月一日清晨可靠岸待海關檢驗港及移民局詢問過後即可上岸。清晨醒來船已駛過金門大橋，舊金山全市已在眼望，曾與相處二週之海燕號，將告分離，此後將入美境，作大陸之旅行矣。



神戶港口及倉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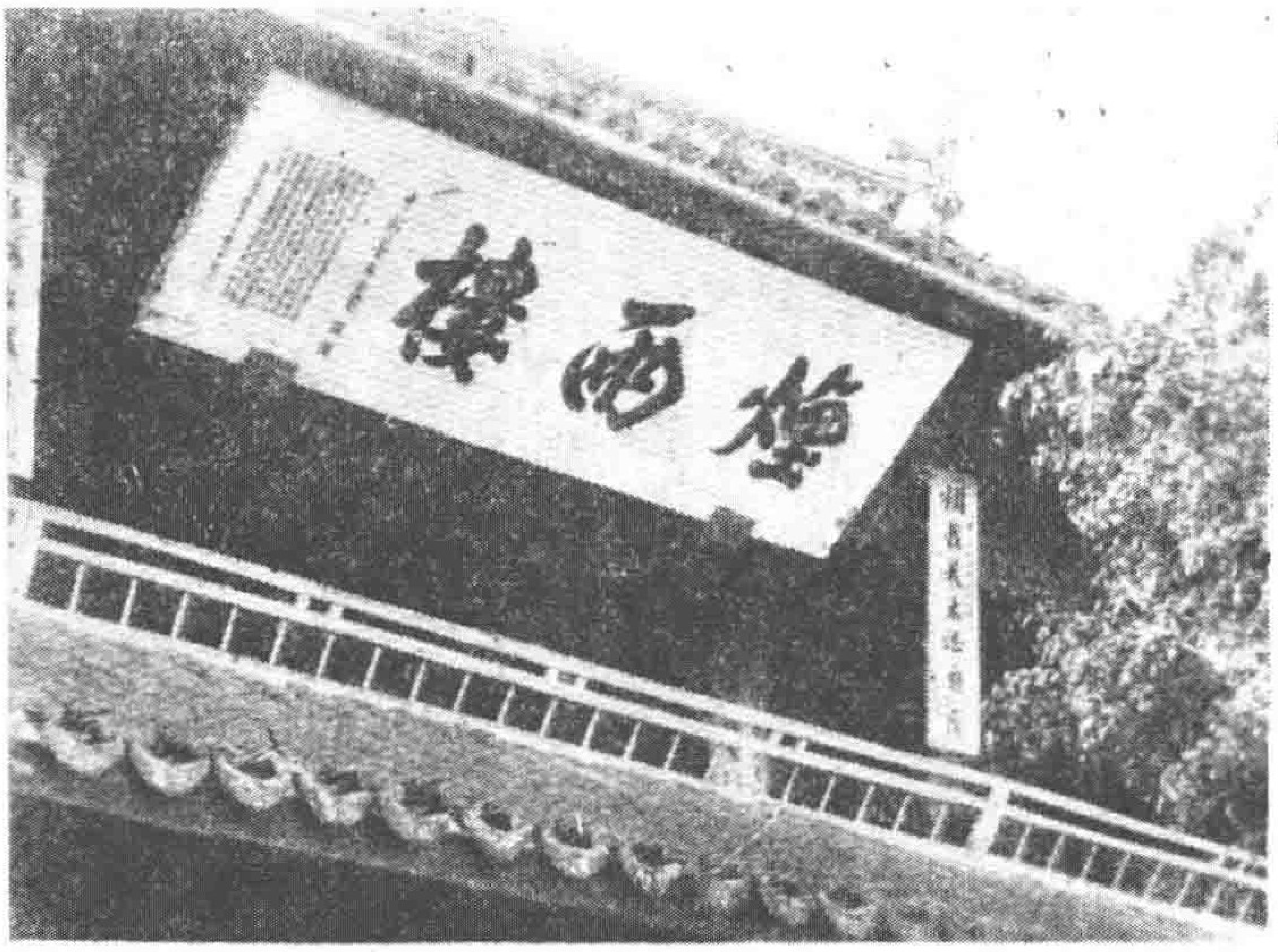
被美軍徵用之橫濱大廈



在安德露上校家攝影，左爲施君，中爲上校夫婦，右爲記者。

南湖烟雨樓台

陳劍雄



煙雨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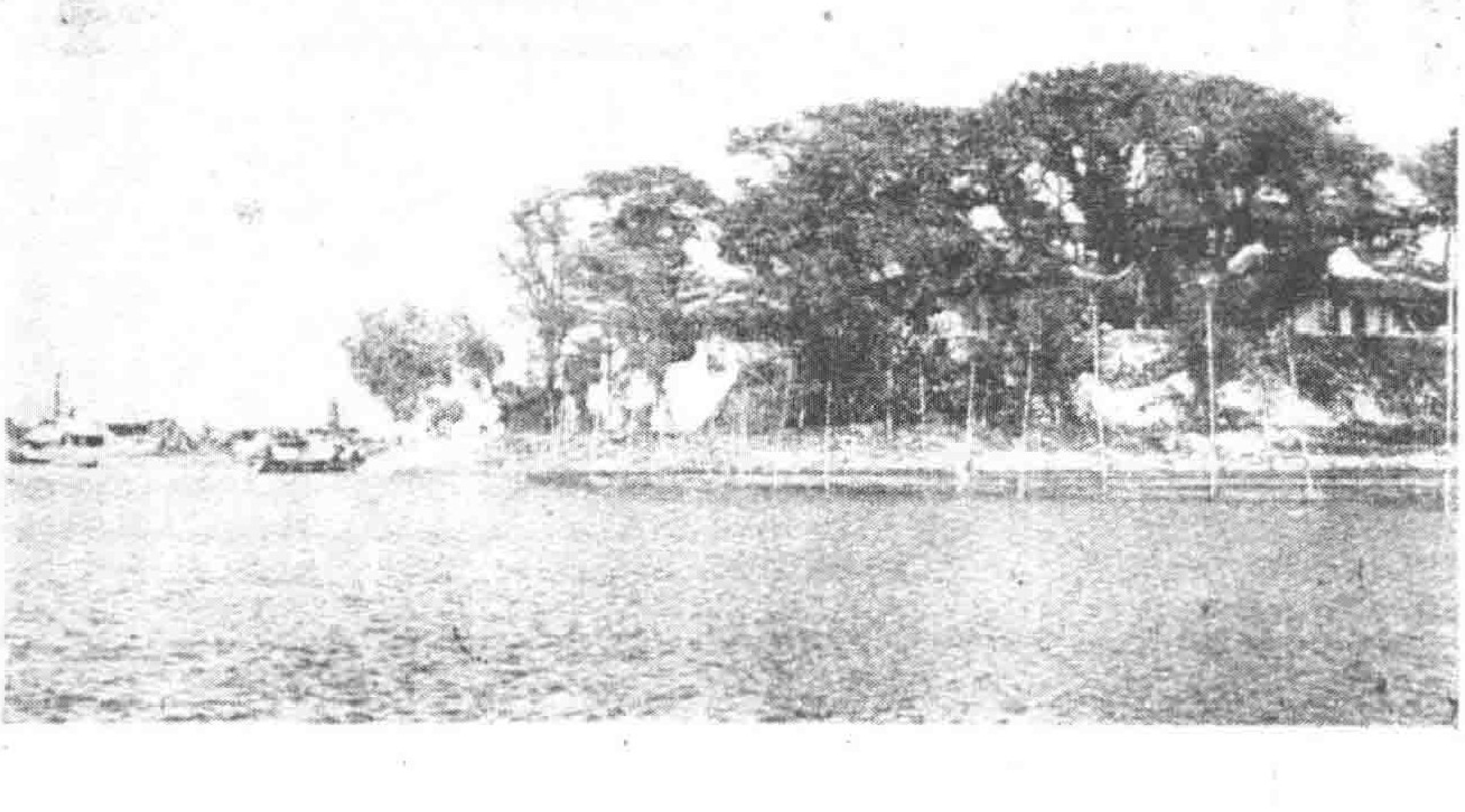
南湖煙雨樓的歷史

南湖，又名鴛鴦湖，以五龍橋一泓碧水，牛角紅亭（放鶴洲）叫它爲西南湖，遂把煙雨樓台的四圍湖面，叫它爲東南湖，以兩湖之麗水錦紋，比擬於鴛鴦，故名之鴛鴦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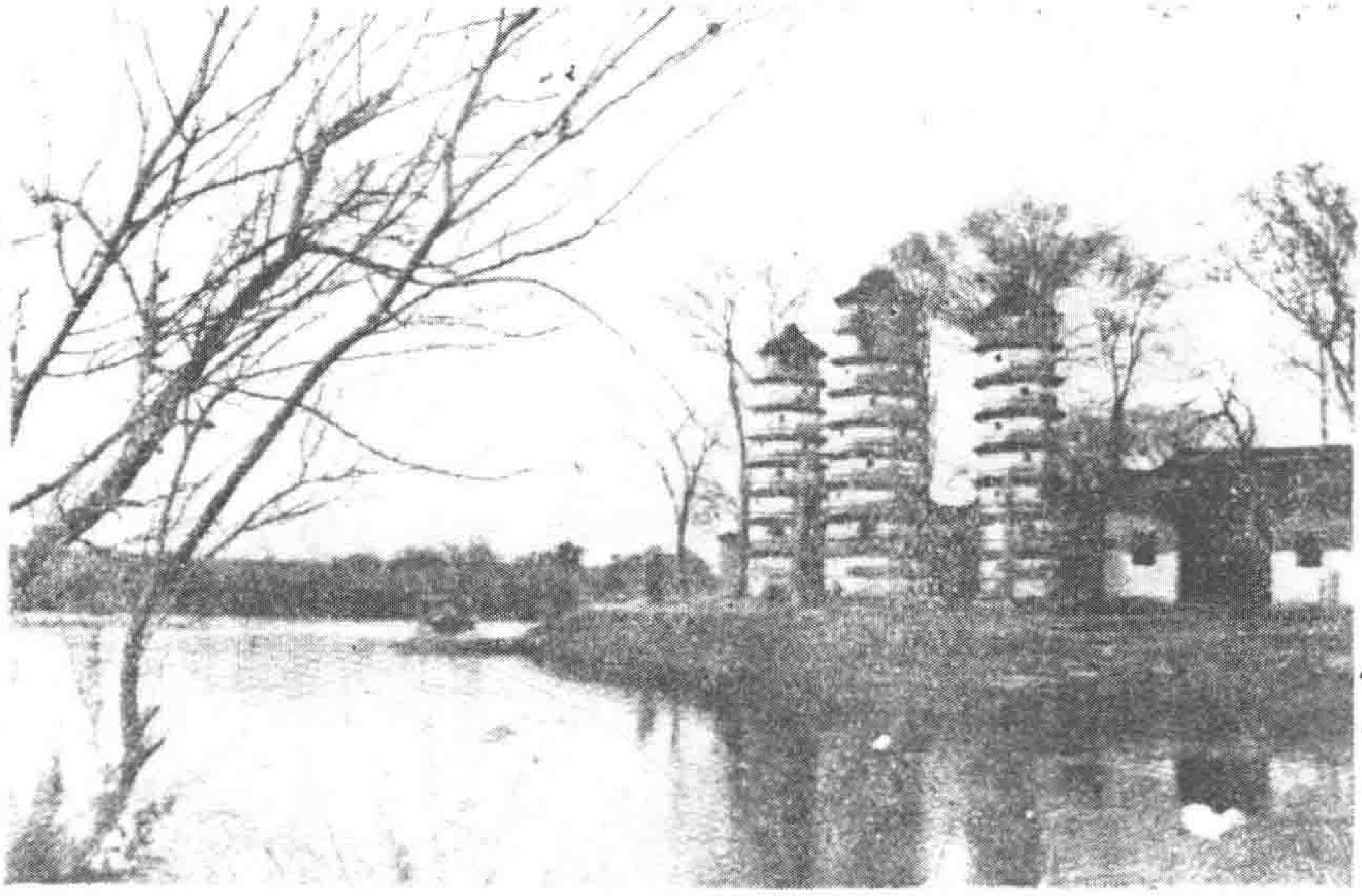
南湖的面積廣達五十丈，深有二丈，煙雨樓處於湖中，其地四面臨水，綠樹成林，高樓朱闌憑眺，心曠神怡，騷人遊士，流連忘返。春來花柳爭妍，鶯燕聲嬌；入夏沼沚苔肥，蓮葩釣垂，每於夕陽西下，或晨曦黎明之際，湖波滉泫，鬱律冥濛，樓台亭軒，巍巍突兀。又雨混沌而隱約，虛無縹渺，似輕煙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舸，微茫破霧，但聞櫓聲伊軋，此情此景，足爲遊人一舒胸襟。西則夜含翠堵，北則虹飲濠梁，倚水千家，背城百雉。遠自五代時，中吳節度使慶陵王錢元潦，築台爲登眺之所，建炎中廢，嘉定間，吏部尙書王希良，舊地建樓，有司相繼拓治，爲一方之勝。後爲柳氏園，繼廢爲三堂園，元即其地，爲宜公書院，迨元季揚苗之亂毀，移書院入城，又改爲三賢寺，元季燬，明嘉靖廿七年知府趙瀛修濬內河溢，運土塡墩湖中，廿八年建樓五楹其上，隆慶五年兵備道沈奎築石台於樓後，萬曆十年七月知府龔勉增葺亭軒築層台曰釣鼇磯，廿七年知府劉應軻修葺樓側凝碧玉二亭，以湖爲放生池。立碑曰魚樂國，淸明治十八年知府許煥重建，及康熙廿年同知李舜有，雍正八年總督李衛重建，樓旁更創亭軒傑閣，以復舊觀。乾隆十六年以後，淸高宗曾六次南遊，四十五年春曾駐蹕于此，賦詩寫圖，均銘石湖樓，咸豐十年兵燬，同治年知府許瑤光陸續重建淸暉堂，亦方壺，八詠亭，鑑亭于樓地四週。是年許瑤光任滿歸，邑人公建來許亭，觀音閣以爲紀念。光緒元年增建寶梅亭，壁嵌彭玉麟畫直梅花。杭嘉湖道何兆瀛烟雨樓詩泐石，民國七年煙雨樓重建，廿六年戰後倭寇侵佔，將觀音閣拆除，復將寶梅亭等闢爲旅舍，作爲藏汚之所。來許亭等所嵌之碑石，均被拆下。景況全非，直待卅四年勝利還城，縣長王梓良會召集地方組織名勝古蹟保管委員會，加以修葺。卅六年春又加重修碑石，重嵌原處，而復昔日舊觀至今日。

南湖成名於煙雨

這湖，雖不及天堂西湖之偉大，然而它却有比之西湖涼爽清雅的優處，西湖之好處，就因它有四圍山峯之襯托，假如南湖再添一兩座不凝風雲的青山，那當更增色不少，此所謂造物人生不最完全，生山水也就不易兩全。



煙雨樓遠景



嘉興三塔

南湖之能號召京滬杭一帶的名人雅士遊覽，其出名在於煙雨，遊覽南湖，最妙是細雨濛濛的天氣，滿湖如煙似霧，若登樓憑欄遠眺的確饒人奇趣！明嘉興知府龔勉詩云：

湖景鬱蒼茫，非煙亦非雨；
登樓披素襟，悠然渺塵宇。

由此詩中，對南湖煙雨之妙處，可見梗概。至於南湖之全貌，筆者仍援引名人書題之詩對，介紹於讀者。

出東郭門半里而遙，春水綠波，處處美人畫舫。
與南堰鎮隔湖相望，夕陽芳草，尋尋高士祠堂。（方錫川）

煙雨寫空濛，此地天然有圖畫。
樓台盧管領，捫心何以答昇平。（宗彭年）

楊柳磯邊繫畫舟，六年清蹕重來遊；素稱雨意復煙意，湯數處州還沔州。（乾隆丁丑春二月御筆）

如坐天上，有客皆僊，煙雨比南朝，多少樓台歸畫裏。
宛在水中，方舟取樂，湖波勝西子，無邊風月落尊前。（天台山農）

綜觀上題詩對，南湖之成爲名人雅士心目中的遊覽勝地，是靠着煙雨的神祕，和風景的秀麗而成名。

新陳代謝的船孃

除了上述的種種因素，而造成今日南湖名聞遐邇以外，還有着一層幫助南湖成名的神祕色彩存在着，那就是指一羣生活在水上的船家女——人們給她們的一個專有名詞，叫做「船孃」。「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一句話針對了忙裏抽閒到嘉興來遊南湖的各地朋友。因爲他們實在都是慕艷名探芳踪而來的居多，換句話說，純粹是爲了要見識見識嘉興的「船孃」，而作南湖之遊。

嘉興的船孃，由自何日始，詢之地方父老亦無以得，總之是有着悠久的歷史了。至於船孃的產生，相傳有這樣一段佳話；據說：「數十年前，蘇州有一個名妓，頗守貞操，鴇母迫其接客，雖鞭撻終不從，而偏逢嫖客重價欲求，因之促鴇母之恨而謀害，棄屍鄉間，爲一船戶祕密救活，妓感其恩，終身委之，遂兩人來嘉興南湖煙雨樓擺渡，船孃亦自今日始。」是耶非耶，已無從稽考。

她們用以招待遊客的工具，祇有一隻僅能容納一二人的小網船。但是却收拾得十分整潔，一條草蓆子，一牀小棉被，一雙繡花枕，好讓她們的主顧安閒地躺下來，於是她陪着你柔情蜜意地聊天兒。那時，一葉輕舟盪漾在南湖的中央，波光閃閃，涼風送爽，所謂「薄薄衣衫軟軟風」你眞會覺得似乎進入了世外桃源，溫柔仙境。

東門的獅子匯，是船孃們的大本營，可是你如果「此道不熟」，就沒有消受頭牌角兒的艷福，那些站在迎紫橋，宜公橋，火車站一帶的向路人嚷着「南湖里去哦？」的船孃，全是老的，小的，醜貌的，粗俗的，簡直叫你不敢領教，就不容易見到廬山眞面目了。

南湖船孃的全盛時代，是在抗戰前的幾年。那時候很有幾個特色的人材，燕瘦環肥，各極其美，每當菱子花開的季節，多少青年子弟，風流巨賈，買棹尋歡，眞叫人樂而忘返。

當時紅得發紫的船孃，如王四毛，大愛文，小愛文，有水上　姊妹之稱。至於後起者，以勝利後之出色人材，僅十人，故人稱之爲「十美圖」，她們的芳名，是阿二、阿三、阿四、阿五、阿九、財寶、秀珍、龍寶、埓金、杏弟。阿五貌甚美，有一好萊塢一作風，爲今日南湖遊船一皇后」，頗得遊客盛讚。

南湖的蟹與菱

「白露鰻魚霜降蟹」，初秋的鰻魚和深秋的蟹，同爲嘉興著名的特產，當西風起晚稻收穫時，蟹最肥美，九月重陽，秋菊怒放，持螯賞菊於竹籬叢畔，誠有無限欣感。「九月團臍十月尖」，雌蟹於九月中吃食稻殼後，黃滿臍凸，雄蟹則較遲，非至霜降，其尖臍內不會滿盛油脂，市上有一九雌十雄」之俗語，卽九月食雌蟹十月食雄蟹爲佳。

蟹喜橫行於激流中。攷嘉興府誌載係分湖出，下湖產「紫鬚蟹」，東西爛溪盛產，按爛溪自崇德縣流經桐鄉斈車溪，及湖州茗溪諸水西屬吳江，東屬嘉興，沿河設斷捕捉，尤以南湖口之南堰斷爲著，扼海鹽漢塘二水，盛產南湖大蟹，最大者每隻一斤有餘，旺盛年間，每晚最多可產一百斤左右。目前每斤售價約一萬六千元，南堰市上及嘉興城內均有售，頂大者必於當晚預先定購。憶中秋節前數日，滬杭商賈專程趨禾採購「南湖蟹」者不絕於

途，在城北門一帶，均被搜括一空。

除了蟹以外，還有一種是「南湖菱」。這一種極普通的水鄉土產，而在本地却有着它特殊的地位，這一股又甜又淸香的滋味，至少在杭嘉湖一帶是不會給人遺忘的。

嘉興南湖菱不但外表具有充分詩意的嫩綠的顏色，而更有一個和別處不同的特點，就是它那兩隻討厭而累贅的尖角已經退化了。

大家都是這樣想，南湖菱應該全生長在風景秀麗的南湖裏，但是事實上我們平時所吃到的菱，未必全是南湖裏的產品，而眞正的南湖菱，僅僅佔了十分之二三，其餘大多是塘匯鎭落鄉的北蕩菱。

關於南湖菱，據說還有着一段神話色彩的故事，傳說在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他也曾經到過煙雨樓，當他嘗過新鮮可口的南湖菱後，隨手把菱殼丢在湖裏，從此以後，南湖裏的菱，都有上一個乾隆皇帝剝菱時留下的指痕，所以在老年人漫談「山海經」的時候，總喜歡告訴孩子們，眞正的南湖菱，應該有一個淸晰的指痕。

南湖菱，在嘉興有三種吃法，嫩的生吃，老的熟吃，而最後還可以風乾了吃，這就是被稱爲「風菱」。風菱雖已失去了它的新鮮，但是甜，嫩，淸香，仍然毫不減色，它倒底還是爲人們所喜愛的菓品。

總之以上蟹和菱的特產，有經驗的吃法是，第一吃蟹得先到煙雨樓的西北角，「蟹舍漁邨」的漁家裏，向工人賣蟹，認淸黃毛闊脚，那纔是道地正產。第二，吃菱要向蕩在南湖上的圓形木桶，從菱蕩裏摘下來的鮮菱，也纔是道地正產。



嘉興南湖之船孃

南湖以外的風景線

遊覽嘉興南湖以外，還有許多的風景線，也值得遊客一飽眼福的，筆者在這裏也加以介紹。

當步出火車站，收入眼簾的就是「苗圃」，這裏是嘉興唯一的公園，花卉樹木林立，除了青年男女談情說愛外，亦可作爲旅客搭車前消磨時間的勝地。

「落帆亭」，亦是嘉興的風景線之一，它在北門杉青閘，處在蘇州至杭州，上海至杭州運河的中心點而且倚着這運河的邊緣，每到傍晚，蘇滬杭往來船隻，都在這裏下帆，正當亭前帆船齊集的時候，星星的燈火，就反映在水面上，若處身於亭中欣賞，確有不可思議的趣味。鴛鴦湖擢歌詩中，歌誦「落帆亭」，曾經有下面一絕詩歌：

「秋涇極望水平堤，歷歷杉青古閘西；
夜半嚶啞桑櫓撥，亭前燈火落帆齊。」

這四句七絕詩裏，把個落帆亭，已經刻劃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了。

除了上述的風景線外，還有值得介紹的是嘉興的塔，提起嘉興的塔，特別比其他的地方多，共有七座，數目上看來是足够自炫了。

三塔——遊覽南湖，必先一睹三塔，因爲三塔並列而建，爲他地所罕見，故嘉興的七塔，亦就讓三塔專美於前，提起三塔，筆者首先來介紹一個絕聯：「西麗橋西，三塔塘前三座塔，塔，塔，塔。」吻對下聯，迄今尙乏人應對，雖有人以「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台。」相續，可是用不上「台，台，台。」因此每遊三塔，遊客必提及此聯作戲。欣賞三塔的景色，跨上西麗橋全景就收入眼簾，遊三塔最宜在晚霞初降，暮色蒼茫的時候，恐比那「雷峯夕照」更能領略一下幽美的詩意。而且離塔箭步之地，一叢園林，那裏就是「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也即是近人所指稱的「大姚坟」，墓側建有亭閣，植花木幽菁宜人。

眞如塔——在南門外，鴛鴦湖西，宋慶元所建，凡七級，嘉興可以拾級而登的塔，捨此莫屬了。昔日更可在每一層憑欄遠眺，每逢歲首元宵，欄杆上掛燈結綵，鼓樂喧天，可是後因不愼失火，木欄付之一炬。而塔上產有「能言人語」的八哥，因爲有好多人爲捕捉而失足喪身，故已無人再敢一探鳥穴，塔旁尙有很多的古蹟。

東塔——在東門外，舊址爲漢朱買臣故宅，梁天監中建寺，隋仁壽辛酉年始建塔，而今塔頂已告傾圮，呈牛山濯濯之狀，塔後朱買臣墓，傳說如果有人於其坟上拾到骨牌，則可富比陶朱，不過，究竟無此事實。

豪姑塔——當火車出嘉興駛往杭州的路上去，車剛蠕動的當兒，如果你伸出頭來向右邊「鷺鴻一瞥」的時候，一個水墩矗立着的一座，這就稱爲「豪姑塔」。現在因爲公路把水面橫斷，就不便親來一下「豪姑」的倩影，所以更顯得「孤芳自賞」。

孩兒塔——也有人稱銅棺塔，提起了它，就引出一段什麼孫兒忤逆祖母，被一個知縣以「鹽糖」令嘗而定了罪，把一個不知世事的孩兒犧牲在封建的執行下，可是高年的祖母爲了要懷念她的愛孫，因此而建塔。這一段故事祇可說「命名」的由來。

走·訪·台·灣〔下篇〕

郭祝崧

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

天上的紅霞褪了顏色，湖中的虹柱，也收了頭尾，只在山巔處有那麼長一小節。艱難的走過積水的泥路，面前一個小池，池中植有白蓮，霞光照得她的臉發紅。木板搭成一座便橋，蓋在這池子上；橋把泥濘的路延續到山坡上去。山坡上的路，不是泥路，是石板鋪成的，石板鋪設不穩，每級間的高下也不一定，走起來也不甚好走，在台灣的山路大都如此，我在北投去看法藏寺所走的路亦是如此；走慣國內山地的人到此，跋涉同樣長徑的山嶺，至少得多花二分之一的時間。路盡頭，花樹叢中，一座低小的日本式房屋，吳說就是他們的試驗所；一到門首，就有下女出來迎接；脫了鞋，便被歡迎到一間小小的客室裏去，那屋裏有荒山中的特別享受——電扇，有兩幅日本山水畫，都是中國派畫，一幅畫的是富士山，畫不甚高明，裱工同裱錦都很好。泡來的紅茶，我們不敢恭維，在別處飲用的紅茶如做製福建的鐵觀音烏龍之類都很好，由此我們可以見到這試驗所同仁的儉約，自已所異出產的佳品也不願隨便耗費牠。

吳又爲我們介紹一位由閩侯來此工作的林孝昭君；林君告訴我們許多關於紅茶的知識，也從而知道除這一座小房子外，還有七八座一直伸展到兩公里外去，他們四五人在此作的是會計部門的事。當林滔滔不絕的講述紅茶時，我在一旁向吳提出了一些關於日本人在台灣所施行的教育政策。吳是新竹人，他由小學而中學，讀中學後進了專科學校；在台北我就問過不少的台胞，他們或她們都是這樣的，以專科學校爲就學的終點。當我問他們爲何不入大學時，他們答不出什麼理由來。我告訴他們，我從大學畢業之後，又讀了兩年，又一個人關在大學裏一間房子內翻了兩年書，又一面翻一面教了兩年時；他們表示空前未聞。我又以同樣的問題問吳，他爽快的回答我：「考過，考不起！」「日本人學制下的學程，每一學級間非常配合，程度啣接，能畢業中學的人何以會考不起大學，考不起的人多不多？」他回答說從日本統治台灣以來沒有十個人考入過大學文法科，只有三個人從台大畢業。他指出日本人雖不禁止台灣人考大學，但絕不要台灣人考取，尤其不讓台灣學生讀文法科，只准他們習讀專門技術方面的東西，如像農學醫學及商職。

爲什麼如此？這完全日本侵略政策的一部門，日本人要把我們的同胞錮閉在一個很小的技術學問中去，不讓他們自由思想，不讓他們懂得專科常識以外的東西。

日本人在台灣施行的强迫教育制，除開番人每個台胞都必須讀六年的國民學校。這些國民學校建築得很堅實美麗，地址很廣闊；目的在引誘日本本國內的教員來教書（官邸之華麗也具同一作用，事實的確，不待繁贅），引誘台胞離開自己的污穢的簡陋的家。進國民學校是不須繳費的，若是進學校的學生要負担家庭費用，還可能得到補貼。六年之中所學的是一切普通常識，同起碼的技能，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歪曲事實的侵略哲學系統下編成的歷史地理與乎其他書籍。於是台胞在六年學校生活中，求得了普通常識，糊口技能同一套背叛祖國的思想。這後者的表現就是「二二八」事變暴民的主力——穿日本軍裝說日本話用日本武器殺中國人的學徒軍。國民學校畢業之後，願繼續而又有力深造的可以投考專科學校——只限於醫、農、工、商，休想進大學；不願深造的，因爲政府計劃的周密，立時就有適合你的能力的職業給你。

國民教育如此普遍的結果，給我們不懂閩南話的旅行者很大的方便（台胞說閩南話同客家話，日語在大都市通行，國語則會講的如鳳毛麟角；他們稱日本語爲國語，我們的國語爲北京話），一遇言辭不能達意時，就用筆談，黃包車夫，工人，下女，苦力，無有不識字的，還有寫得一手好字的。一天我由新營乘火車回台北，在新營到彰化那一段路上，見到有一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女人，站立在兩輛車廂之間，顯是無錢購票的搭車人，在車行的全程內，她手持一本厚厚的日文書在看，我曾經故意走去瞥一眼，那書是由英文轉譯成日文的「匹克威克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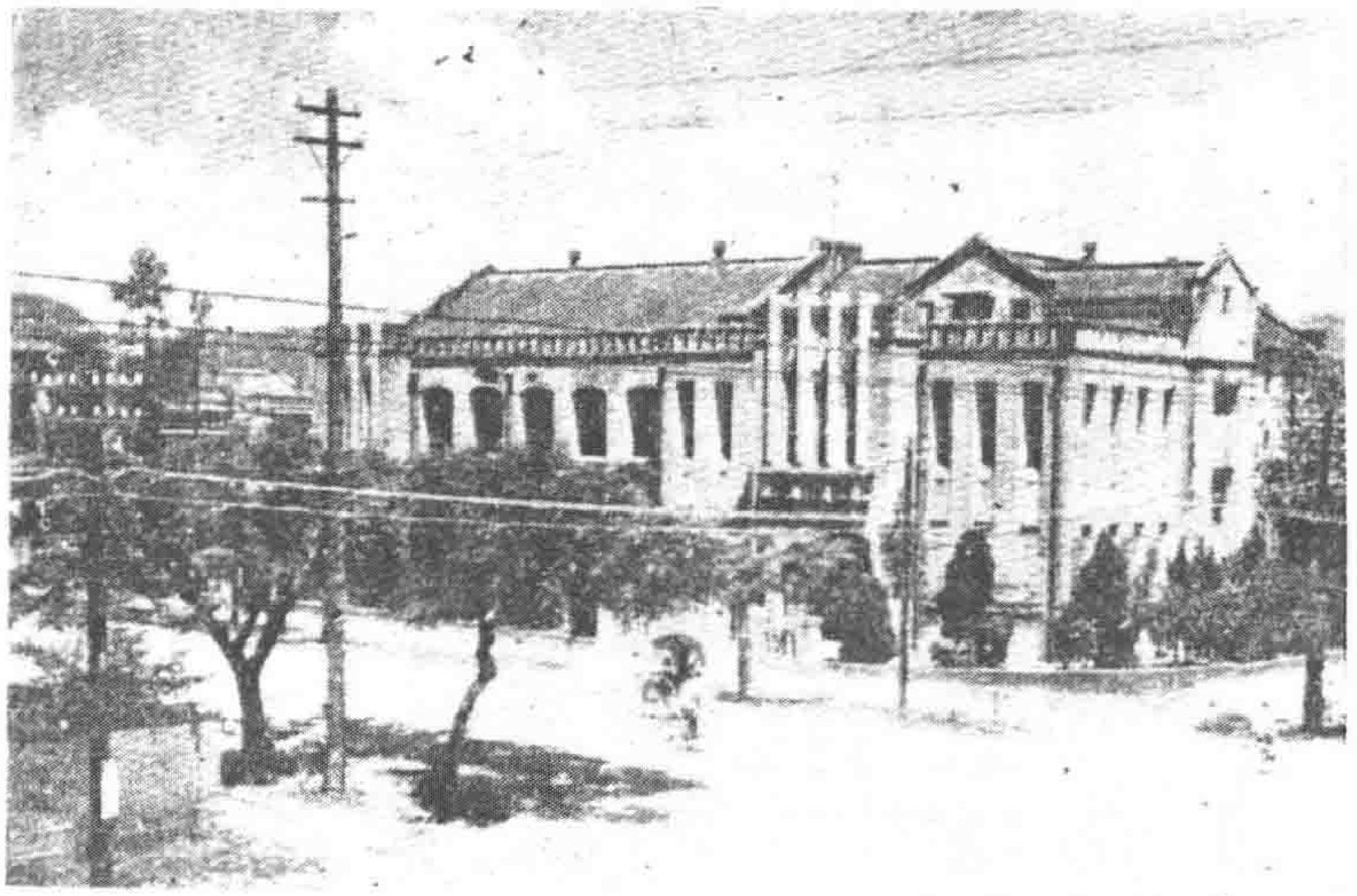
假如台胞是文盲，我們只須從頭作起，教他們認字，讀書，灌輸國家民族意識，指摘日本人的暴政毒計。實際上呢，台胞並不是文盲，他們的教育程度平均比國內各省的同胞都高，只是裝在他們腦子裏的有一大部份是與現實環境有害的。所以我們必須先拔掉那毒針，去除毒汁，然後纔能投以良藥；必須先淸除日本人强迫灌進去的詭譎險惡的東西，方可使他們接受新的與從前相反的意見。事實是很難的，「先入爲主」，全世界都得承認這句成語；惟一本正經努力的去作，也必定可以達到目的。不幸我們的政府也許是求治心切過於急燥，惹出了「二二八事件」，這一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給台胞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二二八事件」不是內地人的錯，也不是台灣人的錯，完全是兩種不同思想與不同願望的矛盾。也不是內地或台灣人挑起的，也不是共產黨搗國民黨的亂或是國民黨員自己起來革自己黨的命，而是時勢演變的必然結果；謝雪紅同那些作司令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們，只不過是適逢其會參加在中間，沒有他們，也會有別人來代替的。日本人在中間鼓動是可信的，不僅是鼓動於一時，五十年來，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鼓動。他們爲台胞留下那樣多的軍服與軍械，也留下那樣多的願意披上日本軍裝，拿日本武器，用日本話咒罵着，去殺日本人的敵人的台灣人。

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日月潭，當我們在贊美台省公共汽車竟是如此的嶄新的福特車時，另一輛公共汽車的司機走上來說這車子不好，以前日本的車子連最小的缺點都沒有。我們認爲他當是經驗之談。他逡巡在我們的左右；過了一會，他走進我身旁恭敬的向我作一鞠九十度也是八十五度的鞠躬，他問我：「國內有沒有汽車？」這一問問得很奇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我也笑着告訴他：「單在上海就有新舊車子二十萬輛。」他毫不思索的說：「上海不是中國的呀，那是世界知名的，屬於國際的呀。」這話有一半對，有一半不對，他說的正是那不對的一半，日本人的教育在他身上生了毒效。我立卽揑造一個紀錄對付他，我說：「車子多少不說，我們就拿會開車的人數來比一比吧！台省同胞恐怕每十個人中不見得有一個人能開汽車吧；（他點了一下頭，）在內地就不同了，主要的省份，每十個人中就有八個人會開車的。」他大吃了一驚，但是從表情上看來，他完全接受了我的謊語，因爲他腦子一定記得起日本人的强迫教育，在那種强迫教育制度之下，十個人定有八個會開車。

台胞一般的生活狀態

台胞對祖國和內地人懷着惡意的，僅是最少數的最少



台中市風光

數，廣大的人羣，依然是很愛好，就我個人舉例如下．

八月六日去基隆，參觀海港後，打算到蕃字洞，也爲尋不着路去請敎別人；東問西問都問不到一點眉目出來。後來到一家茶店裏去喝茶，店主只二十多歲，商專畢業，名叫葉鴻卿；他說他願同我們去，那地方是他十年前舊遊之地，十年來因爲經營生理，除五年前曾到澳門一趟外，未出過門，就連社寮島也無暇去；不過今日有要事，不能奉陪，約好七日上午十時去。次日，我們十時由台北又到了基隆，他就放下生意不作，陪我東一趟西一趟跑了大半天，直把我們送上回台北的公共汽車，他纔歡歡喜喜的打着口哨走了。最有趣的是他店裏的下女告訴我們，他昨天並沒有事，等我走了，他忙着換了衣衫，跑到那社寮島去重遊了一次，以免我們問到那裏的情形，而他回答不上來。

爲甚麽有這樣多的好心腸的人們，他們冒着生死的危險，保護內地人，白花很寶貴的時間與鏡財，幫內地人的忙——如出租車爲我們領路，關了店舖與我們同遊？五十年了，爲甚麽還有這樣的熱情？一位台胞告訴我；「我們是一家人呀！」

不錯，我們是一家人！

除開遠親高山族外，台胞全是閩南人同客家人。國人移居台灣的，是「自古有之」，因爲漢代對台灣已有記載；唐宋以後，移往的想必更多，典籍上對台灣的記載很詳盡；明代以迄清中葉，大規模的移殖已成爲鐵定的歷史事蹟。台灣人既是我們福建廣東的同胞移去的，他們的生活形態，自然與我們相同，有時會突然覺得在某一件事物方面，我們彼此間有着不同，但我們追溯過去，會發覺，那事物早些年前曾在我們的祖先中奉行過，如今消逝了，而台灣同胞尙奉行不失。筆者願在日月潭就擱的空暇，把台胞的生活形態告訴給讀者。

台胞的身體形態與我們廣東同胞差不多，矮小，黝黑，皮膚粗糙。

台灣不出產蠶絲、羊毛、棉花，所以無有棉織品毛織品絲織品，因此台胞無大量綢緞呢絨棉布可穿，大都穿蔴製品蔴布人造絲之類。日本統治時期，外貨不能進口，光復以後綢緞呢絨雖來，又以售價昂貴，多數台胞無錢享受，這是事實上的困難，並不關乎其他。台胞無國人那樣穿長衫馬掛的，也無國人那樣着畢挺洋服的，現今也很少看到穿和服的；他們穿的是短衣短褲，其形狀在中西之間，公職人員與青年人光復後多穿香港衫同西式長短褲，雖赴盛大宴會亦無兩樣。以上說的是男人。女人須分爲兩類，鄉下的中年以上的婦女同城市的老太婆，着中國清代古裝，五十歲以上的間有包小脚；年輕的少婦少女，皆穿西式長服，光復至今，漸漸有人製備華服了。男女頭上很少戴帽；有戴的，則戴的是中西式大甲帽。赤足，不穿鞋襪，偶爾穿穿木屐，我問過幾個二十歲左右的下女，她們告訴我，自她有「知」的那天起，就沒有穿着過鞋襪。男子可以赤足作足球比賽，女學生也可以赤足在炭渣所鋪的路上賽跑。農村生活的貧苦，女人在夏天有半裸的，男子則終年一套衣褲，夜晚入被，就是清洗衣服的時間。



·極富熱帶風光之台省市街·

住宅中日式都有，都市中分日人住區台人住區，日區房屋日式，台區房屋中式，鄉間中式多於日式，城市中式少於日式。中式房屋與內地建築的完全相同。室內陳設很古雅，完全中國舊時作風；門前喜歡貼喜聯，係折古詩詩句或摘俗語用紅紙寫成，門額也是七言詩一句。城市鄉鎮街房，都有寬及一丈的街簷，其目的在給行路人避雨避烈日的方便。

台省醫藥事業發達，死亡率也不大；二十年來，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卽是由四百萬人增爲六百萬人。婚禮也是中國舊禮，與內地各省大同小異。不論是自由戀愛或是包辦婚姻，都須經請媒說合。若是自由戀愛，兩情繾綣，認爲有定婚的必要時，便可告訴自己的家長；家長聞悉，不同意則引起糾紛，同意則當家長的就立卽請親友，作「媒人」，出來表演一番「說親」。接下去便是「送定」，男家送給女家一些錢財（數千元數萬元不等，通常爲台幣萬元），訂婚手續如此簡單的就算完成。定金是事先由男女家以討價還價的方式講好的。隨着禮金，男家還要送龍

鳳禮餅若干（也是講定的），形質皆像內地食用的月餅）不是粵式的）；外戒指二隻，一隻必須是銅的，取同心的意志，訂婚那天由男子的母親去女家爲女子戴上。以上是特別一點的，男女兩家送衣料食物則與內地完全相同。也須在婚前「過禮」——送嫁粧，他們的專名叫「送月頭」，嫁粧中有一口棺材，凡富人嫁女都要預備，意志是女家自傲我的女兒雖然出嫁，但從出嫁之日起直到入殮，都是使用娘家的，顯有看不起男家的意志。惟獨床，無分貴賤，皆由男家自備。結婚那天，男子親去接新娘，到新娘家時，要受種種作弄；新娘必須流「好命淚」，不能被一「天」看見；新郎帶來少女向新娘獻花。由女家到男家時，新郎新娘的弟弟皆須同車。上車時，新娘必將手中的扇子扔出車外。

喪禮與國內一絲兒也無分別。墳墓與長江黃河流域及北平等地的型式不同，至於與否閩粵一樣則筆者未去過福建廣東，不知道；墳多用水泥築成，形如長條土司，大約棺木不入土，所以墳很高，墳前端有一短垣，作半月形環抱，中間圍有石桌石凳。也有日本化的，燒成屍灰，放在神社或者日本式的寺廟中。

台胞很迷信神道，幾乎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隨時隨地皆相信神的存在，認爲人生一切都是受神所支配，人的命運完全由神主宰。凡在國內流行的佛教道教基督教（新舊教及日本式的耶教），道教的勢力最大，這是因爲道教有一位了不起的神叫「媽祖」，正名是「天上聖母」，四川稱此神爲「林姑婆」，道教的本名爲「天后娘娘」（農曆書上印得有）；聖誕期爲農曆三月廿三日，相傳媽祖是福建莆田的林姓女兒，父親叫林愿，五代時作都巡檢，母親姓王，媽祖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行九，小名默娘，幼而好佛，二十八歲時（雍熙四年）成了正果，時時乘雲傲遊各島，拯溺救命；所以航海人多要敬禮她。鄭和下南洋，每次都要在福建天后宮祭她。四川傳說航海遇暴風，大喊「林姑婆」幾聲，就可以免災難，若喊「天后娘娘」就每每不能得救，其原因在於喊姑婆時，她自然以家人之禮相見，若喊娘娘就算動起公事來，她必得回宮，查着一番，自然多花時間。佛教也與內地不大同，供的神主要是觀音，其次是如來地藏，再次是文殊普賢彌勒胖哥。此外關聖最出風頭；城隍每縣皆有；水神廟供的大禹，配祀屈原伍原王勃李白。台胞的天神信仰，不及內地之神衆多，妙在佛道都信的是女神（觀音在道教及先期佛教中爲男神，今日佛教作爲女神），而且都與航海有關。

道教流行的結果，人們多以五行字取名，如張火土李金水（確有其人）。其他的名字也有許多很奇怪的，茲抄出一些姓林的姓名如下：林乞食，林氏和妹、林氏亂妹、林火旺、木生、生水、學老、大哉、小哉、祖水、林灶、林林女等等。（見新竹頭份鎮公所公告。）

台胞的娛樂也與內地人一樣。戲劇分新舊劇：新劇包括舞踊，來自日本（舞踊以梅芳玉劇團最有名）；舊劇我沒看過，只在火車上瞥見過兩次，服飾與內地舊劇同，也開花臉，在新竹參觀媽祖廟，正當會戲開鑼，我費了六七分鐘，聽完他們的演奏，所打「將軍令」，與國劇鑼鼓牌一點不差。

台胞男女都很勤苦，老弱也不例外，這純全是由於日本統治政策限制私有財產的結果。日本人不准許台胞有五百元以上的動產，同時也限制台胞置備不動產，台胞建築房屋只限於草房竹房，都市纔有木房，高樓大廈根本不能建立。於是多餘的錢花在購買金銀珠玉上去，如今車夫也可滿口金牙，女工也帶珠鍊。也花在酒菜上去，大小城鎮，酒家林立。不能儲蓄，台胞就必須人人有職業，日本人也强使台胞人人有職業。一家人中，父母子女祖孫每日皆有所事事，不然就要餓飯。現在台胞認爲有一個嚴重的危機，就是光復後，六百三十三萬人中有「四萬人失業」，而失業者的家庭並不一定是全家，大率是某一份子失業，故失業者一時尙不會感到凍餒。失業問題方面嚴重的倒是女子就業的普遍威脅到男子的就業。在戰爭期中，台胞男的有五六十萬服了日本的兵役，部份到海外作戰去了，還有若干做着與軍隊有關的工作；他們的平時工作擱了下去，由女子接替了。於是女子就業程度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凡是昔日男子所能作的工作——連負重都在內，她們都能作：我在台北到台中之間，看到過女台胞犂田、蓋房、築牆、採礦、推台車，有一家銀行中，除一個男職員外，全是女職員。戰爭



•日月潭嵐光波影•



•新竹竹塹城北門遺址•

終止後，前爲日本服兵役的男子皆解甲歸田，海外的也遣送歸來；歸來後發現他們的職業已爲女子所奪，大夥兒便宣告失業了。現今女子就業的機會不斷增加，因爲女子任事勤勞、薪津低、服從性强，易於管理。男子失業人數逐漸增加；失業男子每因而憤懣怨懟，兼以衣食維艱，遂挺而走險，「二二八事件」此輩爲一部主力，盜匪也日漸猖獗。

法院無風化案件，並不就是當地無有關風化的事件發生，相反的，此種事件在台灣反非常之多，一般人家所發生的，我們不必去管牠，我們單看看下女吧。台省下女分三類：一類是公務機關的下女，自視甚高，譬如是台北縣府的下女，自縣長以下的職員，必須稱呼她們爲「先生」爲「樣」。一類是家庭下女。一類是酒館旅店的下女，旅店下女的行爲視店主的所定的規例而定，酒館的下女就無所不爲了。很多担任公職同作工的台胞，在日本壓制之下，因怨憤無處發洩養成一種不良的習慣，他們於工作一畢，就將一日所得拿到酒館中去花費。他們單獨或約起幾個人到酒館中去，叫上一樣或三五樣菜，擁着下女飲很容易令人沉醉的果子酒，坐上一兩點鐘，又換一家去鬧，如是走了幾家，他們一個個濫醉如泥，就抱着下女倒在地上，酒館也就權充旅店。

台灣的醫藥衛生非常發達，環境衛生也因天時關係尚稱可以（風大乾燥，雨大污水很少能停聚）。醫院與醫生之多，簡直使內地去的人覺得奇怪；據統計每四千人平均有醫生一人，牙醫師則全台共有一萬多。診斷費更廉得嚇人，掛號一次爲三元，可以診病三月，頭等病房（有特別護士）每日三十元，照一次X光爲八千元，割治盲腸炎全部醫療費只八百元。醫生分科很精細，醫眼者不醫鼻，醫鼻者不醫耳。私人醫院多以姓氏作院名，如「張耳科醫院」「王內科醫院」「李婦科醫院」「趙孩科醫院」。貧富取費一律，決不看人作價，敲磕渺視的事情。

一株記載善惡忠奸的樹子

因爲酬酢過繁，在台中留下的時日較原來擬定的多了兩天，宴會又多在午後同晚上，每天上午都閒着，遂打定主意，把原定到別處參觀的工廠，改在台中參觀同類的。如像糖廠吧，省府朱文伯委員原介紹參觀屏東台省最大的糖廠，也就改在此地參觀第二流的台中糖廠；參觀時承於升峯廠長及同鄉黃平楷技師詳明指示。

台中糖廠除製糖外，還設有酒精廠及「滞莉斯」（Derris）殺蟲藥劑工廠各一所。員工五百七十四人。鐵道一百餘公里（可搭乘客），還有台車線在外；機車十一輛，汽油機車二輛。共有土地一千三百六十五萬餘甲，建築物一萬五千餘坪。廠本是日本人松岡富雄的，一九一〇年由日本帝國株式會社收買，作爲本社；因此本廠今日雖非最大糖廠，但規模最完密。民國廿九年，發展到最大極限，日榨甘蔗一千五百公噸，酒精二千竔；酒精廠附帶出產日軍用補品乾酵母。三十二年增設殺蟲藥劑廠。

新法製蔗糖，甚爲簡單迅速；台中糖廠係用亞硫酸法製造。製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計算明確甘蔗從刈割到入廠的時間：甘蔗被割後二十四小時內必須入廠壓榨，一過二十四小時，蔗中糖分會失去二分之一以至五分之四；不能趕及入廠，機器空閒，所耗動力成本及折舊等損失也大。甘蔗乘火車入廠。先磅體重；送此荷運機，拉上斷頭台，腰斬成四五寸短節；進壓碎機；次第送入四組壓榨機，全身血汗精髓點滴皆盡。所剩殘渣，可充肥料，可以製成紙漿造紙。蔗汁被唧筒吸入加熱器；加熱後，送到亞硫酸作用槽，去除雜質及雜色；再加熱，入沉澱槽，沉澱、篩濾；壓濾後，濾渣作肥料，清汁進蒸籠（四重效用蒸發器）；得到糖漿。糖漿漂白；在眞空鍋內熬成糖膏，由助晶器，使其充份結晶；最後經離心分蜜機。台灣所稱砂糖，內地所稱晶糖就成功了。由甘蔗變糖只要六小時。

經一而再，再而三，離心機已無法分開砂糖來的糖蜜，就去作酒精原料。製酒精的第一步工作是培養酵母。一面將糖蜜用蒸氣殺菌，在一百度的蒸氣中一小時，加溫水稀釋成六十度（濃度）冷却後加水使溫度成三十度濃度二十度。再通過空氣濾過機，加入酵母，移入醱酵槽，任其醱酵，保持溫度三十五度，經過三十小時，酵母吃飽糖蜜，在其體內發酵，以致醉死。於是送入醪塔，在塔內一層一層的輾轉流下，再加入水蒸氣，水與殘渣沈下排出，成爲含百分之四十的酒精；送入濃縮塔，冷却，排出炭酸氣，酒精成爲液狀；進入脫水酒精塔，亦藉水蒸氣力，使水分排出；經檢定後，再經精溜塔，分離器，而成爲九十五度之帶水酒精。經三元共沸原理脫水後成九九點八度的無水酒精。乾酵母的製造，即在酒精廠中酵母發酵室製造。醪塔到分離器各階段，在一座廠房內進行，各部佔樓房四層，但機器則聯爲直立一座。日產酒精，二千加侖，酵母停製。

滞莉斯是一種多年生蔓莖灌木狀的豆科植物，（讀者勿誤會爲豌豆胡豆，在植物學上洋槐紅豆木都是豆科植物。）原產東南亞牛島（馬來暹邏安南）人工繁殖在日本亞熱帶屬地同爪哇等處。成品製造很簡單；可溶於水，酒精，汽油。主要是殺甘蔗害蟲，還有助肥的副作用；至於其他方面也應用很廣；效力與用除蟲菊爲主作成的D.D.T.大同小異，牠比後者「遲效」（最遲發生作用爲害蟲接觸六小時後），殺死力較後者爲强。

蔗糖工業是台灣最大工業，蔗糖的輸出，佔台灣總輸出額的二分之一，歷若十年不變。產量的宏富，也已是四百年來即已著名；鄭成功去台之前，台省即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年產三十萬擔。光緒六年產量達最高峯一百五十萬担，銷場及於歐洲美洲。在日本人統治時期，以二十七年爲最多，數達二千三百萬担。根據日本人的統計，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三十五年間增產二十多倍。總計台灣目前共有四十二個廠，年產只及三十萬噸，比日本人時代的一百五十萬噸要少五倍。台灣糖業有一個大缺點同一個大危機：缺點在於成本大，甘蔗要十八個月方成熟，（四川糖蔗只六七個月），機器設備的成本也大，（一個糖廠製糖機的一部份可抵四川全省製糖業的全部資本總和），非我們國家同國民所能担負，此點必須設法改良。危機則在蔗農之放棄種蔗，改種穀稻與雜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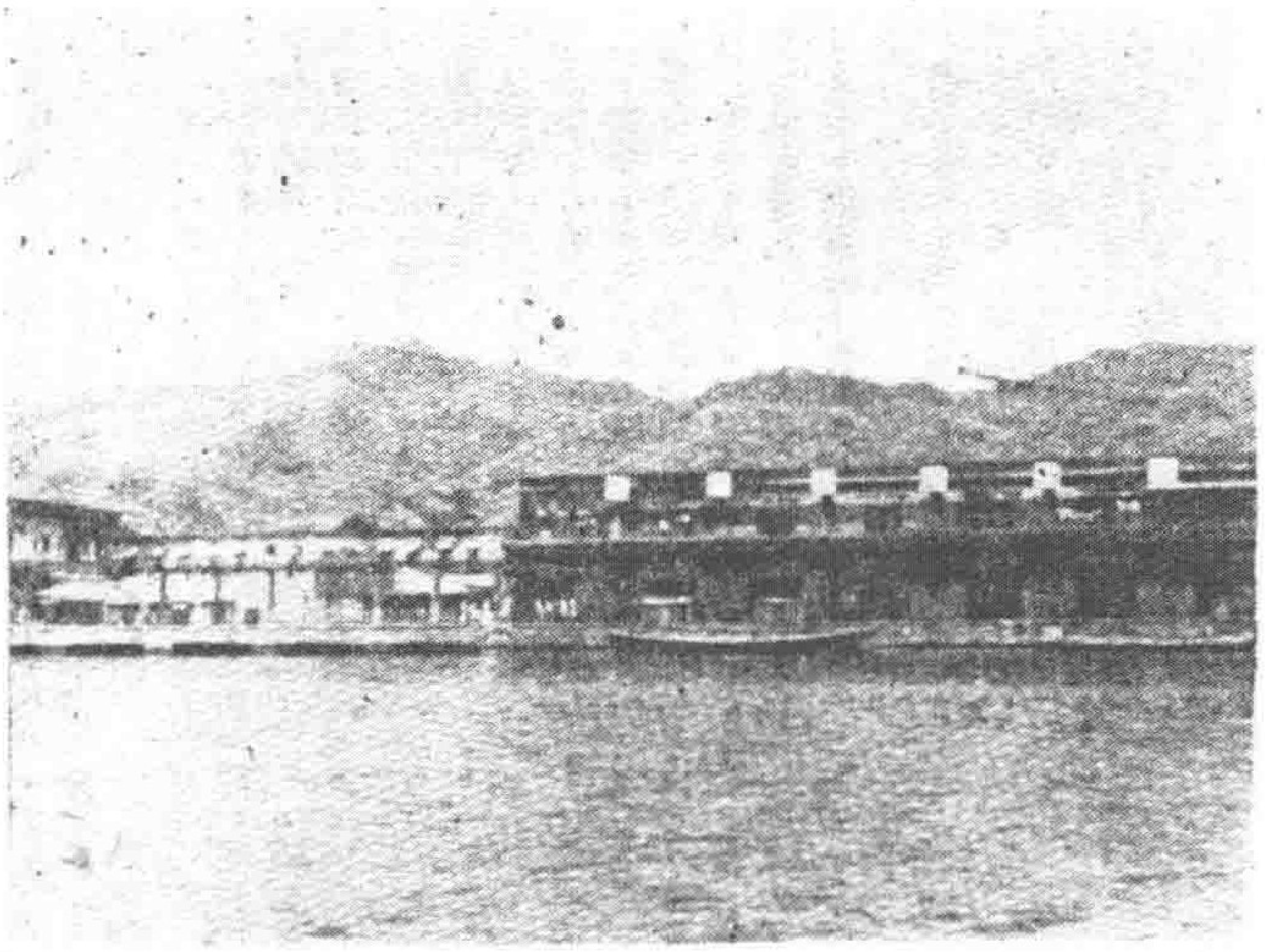
蔗農的改種穀稻這一個問題牽得很廣泛，完全是基於中日治台基本政策設施的不同。日本人統治台灣一切施政皆有嚴密的計劃，並且彼此極度配合，以遂其剝削奴役的目的。他們對台灣的物價及物產區域數量皆作嚴格而有效的管制；台胞在那種政策，種稻種蔗沒有多大自由，利潤上也沒有多大差別，何況種稻種蔗勞逸又大相懸殊。光復後，政府對糖的統制很嚴，限價很低，收買蔗農的糖蔗出資也很低。另一方面，糧食放棄配給，買賣放任，糧價就日日暴漲。收穫糖蔗一次，所花的時間，可收穫穀稻四次牛外雜糧或菜蔬一次；兩兩相較，利益懸殊過甚，蔗農自然眼紅；未種糖蔗的，則改種穀稻，已種的也拔起蔗苗，改種穀稻。

蔗渣本爲製紙重要原料，惟製出之紙質脆，不耐用，並以糖廠須用大量燃料，就以蔗渣抵充，因此台灣紙很少是用蔗渣製造，而是用木材製漿造成的。台省產紙不足全省用，紙漿又不足紙廠用；紙的成品同紙漿都須仰給美國。現在日產量十多噸，日本人時代爲四十多噸，日耗量三十多噸，故日人時代有餘品輸出，今日則須輸入二倍於本省產量的紙張。台省最大的紙廠在台北縣羅東附近的二結，在我國現居首位（最大的安東廠機械爲蘇軍偷走）；光復前是日本人民營廠，光復後由台省府收作省營。本廠分製漿製紙兩部門；製漿工業與國防工業有着「二而一」的關係，不須改裝，立即可製火藥原料。製漿分化學與機械

五八—四二〇

製漿兩大類：前者製出的紙漿作道林紙銅版紙，輔助原料是硫黃石灰漂粉；後者用石磨加水層成的，成品在台省用作新聞紙。羅東紙廠的原料是太平山的木材。

台省木材有三個最大的產場，太平山、八仙山同阿里山；產地則包括阿里山脈中央山脈，自北迄南成一條森林帶。三產場以阿里山最大；太平山是用吊索運材下山，由土場用火車運到羅東。阿里山則是用火車從伐木地經過叢山峻嶺送到嘉義。阿里山林場陳龍譽場長唐拾維副場長楊志偉分場長都是金陵大學林學士，唐楊二君與筆者同時在華西壩讀書，唐場長且係同年畢業的。我們到嘉義那天正値颱風進襲台南，狂風暴雨，路斷人稀；由駐軍李宜團長在警察局借得汽車一輛，陪同去林場參觀，事後又承設宴招待，後來又轉請一位連長陪往參觀嘉南大圳。


·基隆海港碼頭·

嘉義正當台省西部南北中點，交通便利，日本人以之爲軍略要地，軍火大多儲藏此地，戰時因此遭受轟炸最烈，與台中（文化中心）之毫不受損恰成對照。有一次轟炸，値日本人搬運砲彈，推積在車站中，待車起運；幾枚炸彈正中車站，一場大火就燒掉了全市五分之四的房屋。「二二八事件」此處又是暴動最劇烈的中心。現今全市一片荒涼。阿里山林場的嘉義製材所就在此荒涼地區的一個邊緣上（林森路）。

製材所的規模在台省算是最大最有名的了，但與我們在電影上所見的美國與加拿大的鋸木廠一比較，又如小巫見大巫了。在山下的除此製材所外還有一座鐵工廠，修造各種伐木鋸木及鐵道器材。阿里山林場的精華不在山下，而在山上；不是伐木，乃是山上的風景同運木材下山的火車。阿里山風光以春天最好，雲海同櫻花吸引不少的遊人。山上的櫻花是緋色的，有兩百多株；當年之種此櫻花與修那一座建築美觀設備皆全的貴賓館，全是爲昭和作太子時巡遊來此住的。山上共住有工人五六百戶，二千人。

阿里山林場是四十八年前發現的，民國紀元前二年完成各項準備，開始施工；每年生產木材十五萬石。先爲日本官營，後改民營，光復後由台省府官營；現年計劃出材十一萬石。林場佔地達三萬二千公頃，因地勢陡峻山嶺重叠，可砍伐地區只一千一百公頃，實際作業區爲一萬二千公頃；砍伐木材爲柏、紅檜、松、亞杉、鐵杉、楠仔、烏心石等。其中紅檜生長年齡最大，山上發現兩株，一株已有三千多歲，一般人稱爲神樹；一株則在日本人時代已將牠砍伐，現有一片陳列在台北博物館，木材砍伐之後，即由林場自有之火車送下山去，鐵路盤旋在懸岩峭壁隨坡密林中間，穿過五十五個隧道，行七十二公里。火車是特製的，拉桿不是平行的，是直立的，輪軸有活扣，這樣轉急灣時纔不會出軌。台南夏秋之交是雨季，我們到林場那天又颱風，鐵路全在水面下。

阿里山林業的前途已很短促，木材已被砍伐三十七八年，現餘可伐者只及十年之量。而且經費短少，連日本人以前砍找堆積在山的木材，也還須四五年的時間纔能運完。台省雖是著名的林產區，可是本省出產的木材尚不足自用，譬如枕木吧。據省府公告說出產四十萬石只「足」夠省內外應用，但同時新生報（台省當局機關報）則說本省本年需六十萬石枕木，出產只三十萬石，「不足」一半。因爲不足，於是乎政府下令禁止出口；我在宜蘭附近見及一位上海商人，他說因此他買的木料大蝕其本。

嘉義除開阿里山林場外，還有一個農林實驗所可以參觀，其價値不下於阿里山高山森林博物館，那裏除了熱帶林木外，還有亞熱帶林溫帶林。我們是經台省農業實驗所朱鴻書先生介紹去參觀的；去那天雨大得很，但是我們仍然在雨中見到不少種類椰子，有高到七八丈的，有矮到一二尺的，有叢生的，有獨挺的，最美的是巴巴大王椰子，印度孔雀椰子。相思樹的種類也不少。果樹更有不少奇特的蓮霧，樹番茄，蛋樹，刺番荔枝，猴面果，螢寶蓮，昆士蘭栗，人心果，爪哇橄欖，麵包樹，山陀兒，介壽果，人面果以及數年前旅行雜誌介紹過的流連（果肉像乳酪，甘酸，皮不易剖開）。

本所共有四項產品最著名。鳳果（原來產在馬來，本名Mangesteen；果實成球形，果皮棠褐色；剖開，現出白瓤，果肉共六片；有乳酪同味。鳳梨，有三十四品種，自己育成的有八種，其中最好一種，在李園長處嚐過二枚，好處在無纖維很甜，毫無酸味。光復一號稻種，是六種蓬萊稻雜交而成的抗稻熱病的新種，據說效果非常顯著。甘藷，就是四川通稱的紅苕，還是台胞的主要食物，


·赤崁樓　即文昌閣及海神樓，爲鄭延平郡王受荷人遞降書之所在地·

在吃不起米的人就吃這東西，這一點也與四川一樣。甘藷的品種共一四五，佔全所品種的五分之一强，差不多全是外國種，自己育成的有二十五種，台農二十二十三兩新種最好，肉紅味甜。按該所甘藷改良係開始於民國十一年，在日本統治時期，曾發表重要研究論文五六十篇。根據日本紀錄，在民國廿六年已增至二十九萬萬斤，每年運往日本提煉酒精的數目共達五千萬斤。所方認爲有幾種果樹在台灣很有前途，就是咖啡、可可、人心果、馬拉巴栗、麻豆文旦、大西番果、鳳果、檬果、酪果。

我們這次到台灣來，主要是震於本省高度輕工業化的大名而來的，全省最重要的工廠同農林機構，我們都去參觀過，只除開造船廠同尚未開工的鍊鉛廠；所以工廠的情形就佔去本遊記的多量篇幅，現在筆者決定將稍次一等的重要工業如水泥工業製革工業製帽工業樟腦工業等等略過不提；其中肥料工業，最新式的無過於空氣提取硫酸錏，此在我另一篇遊記中要記述南京永利錏廠，本篇中也不記及。

對於台灣的整個工業情況，我抱着一個與衆不同的觀感：我們在報紙雜誌上所看到的達官貴人的「感想」，與乎私人的遊記，都對台省工業表示極度的贊美並寄以很大的希望；我則不然。我認爲台省工業在目前除東北外，爲國內任何一省，所不能及，連有名的京滬區紡織工業對之，也在小大之間。據說全省有九千所工廠，資委會有一千四百所，建設廳有五百所單以新竹一地而論就有一百多。但是不幸得很，這繁茂的奇葩，在日本是一種享受，在我們却是一種負担，而且葩不能開得更大更美麗。就整個台灣的工業來說，牠沒有多大的前途，因爲原料同動力兩皆不足，交通也是一個困難的因素，重工業殆無建立的可能。在日本人惡毒統治大計下，現在台灣主要的十二類工業部門，幾乎完全離不開日本而獨立，除機械與技術外，有九類都須要省外的輔助原料，不須要省外原料的只有樟腦水泥製鋁三工業。還有機械的耗損，修補同折舊都是一筆大得很的負担。從前日本統治時代，台省工業須依靠日本，才能活動；如今呢，我們無力負担這項任務，必須仰求於美國。日月潭電力廠的修復，除人力外，整個需要美國供給；製紙工業的主要原料——紙漿，需要美國供給；酒精油脂藥品等工業的輔助原料甚，三氯乙烯等等也要美國供給；製糖工業中甘蔗的肥料也是美國來的；所以由日本手中到我們手中的成本是在飛躍的增加。許多人看到的美麗，是表面上的美麗，隱藏在美麗後面的是什麼，他們沒見及，將來的情形如何，他們也沒有想到。

北回歸線成了南回歸線

嘉義應該稍稍遷到南面一點，那豈不更有意思，至少可使嘉義在地圖上佔一個很顯著的位置，那就是北緯二三度二七分四秒五一，東經一二〇度二四分四六秒五的北回歸線上的一個點子，在那點子上建有一座指標塔，牠距嘉義不足十華里。每年太陽由赤道向北半球旅行，到此南返，也要從這此以南，纔有西廂上寫的日午當庭塔影圓的景象。當我初見此標塔時，覺得相當的有趣，等到前走不遠，路途不通返回新竹時，不免有南北相互易的悵惘。我們是由新營乘車北返的，是因爲颱風破壞了鐵路同公路交通，破壞的程度很嚴重，由嘉義到屏東的鐵路，經六日的趕修（七月廿九日到八月三日），纔重通無阻。當時本擬到可能達到的終點新市去看一看，可是遇見一個二十一師的連長，他告訴我們，他由屏東到台南走了一天，由台南到新市又走了一天；我們就不得不放棄南下的念頭，返回台北方面去，準備一週後以一日兩夜的時間，走遍台南高雄同屏東，同時又因此而紊亂了其他的旅行計劃，誤了三次預訂的飛機航班（台滬，滬渝，渝蓉），增加了不少麻煩，尤其給潘太風兄數日不甯靜。

在新營有一個嘉南大圳的辦事處，嘉南大圳是台省第一大水利工程，在番子田附近的烏山頭，從新營可包公共汽車去，需五千元台幣。台省農田數約爲八十八萬六千餘甲，佔總面積三萬五千餘方公里（一方公里約四百甲）的百分之二十四（日本一九四一年統計）業農人口總共約三百萬人（弱），約爲人口總額六百五十萬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日本統計一九三七年戶數比例爲百分之四十二點五二。）生產價額也恰合總額百分之四十五；次於農業佔第二位的工業（四十二），由統計數字上看出，也是依賴於農業的，其比額至少爲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八十八萬六千甲耕地，大部集中在新竹（十五萬甲）台中（十七萬甲）台南（二十七萬甲）高雄（十三萬甲）其中台南幾佔全地耕種地區三分之一（弱）。嘉南大圳築成以前，台南縣以嘉義市爲界分爲東西兩部，西部佔五分之二，大都爲高山；東部佔五分之三，大都爲平原可耕地區，此等可耕地區又有五分之三是「看天田」（四川川北有此種田，重慶附近的田似是而非，因是梯田可關水灌漑。）同强鹽分田（當地附近有之），兩項共佔十五萬甲。台南縣雖名爲佔有全省三分之一的農田，實則只七分之一可靠，不可靠的田佔全縣百分之五十五，全省的六分之一强。嘉南大圳同牠的幹支流就是針對此十五萬甲田土而設。

嘉南大圳興建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完成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建築費爲五千四百萬日元。從曾文溪及濁水溪取水；實際灌漑十八萬甲使收穫量從一千四百萬日元增加到一億日元（一九四四年），土地價格由四千九百萬增到二萬一千萬日元（一九四四年）。大圳的貯水池是烏山頭的珊瑚潭，築堤堵住官田溪水流，用天然谿谷貯水，取名珊瑚潭，其情形與日月潭略似。在貯水池東近大甲官田鄉交界處（就是從前官田溪河道）堤堰下鑿三條隧道，引水進渠，輸往灌漑地區。若是不下雨，大圳的天然風景一定也很美麗；在針形閥發電間的南側，有一帶人造風景，還有一座噴水塔。

受人尊敬的人與神

在台灣只有三個歷史上的人物，受着普遍而自然的尊崇，除開劉銘傳外，還有兩位是清代初年的人，一位是逐去荷蘭人抵拒滿族的鄭成功，一位是吳鳳；在台灣他們都享有着永久紀念的建築。

吳鳳廟在嘉義市東南面三十多華里地方，寺廟並不甚大，是台灣式的，殿前有一個廣場，沿邊植有翠柏，綠得有光澤，很像絲絨，高矮同總理陵側的大約相等。殿前有伸出一座亭台樣式的坐場，殿也是用磚石砌成，上蓋黃綠藍色琉璃瓦，並有浮雕，脊瓴上也是塑製有龍，比較特別的正殿中樑頂上托起一座小小的寶塔。

吳鳳的事蹟據台灣通史所記略爲：「吳鳳；諸羅打貓東堡番仔潭莊人。……少讀書，知大義，以任俠聞里中。……當阿里山通事；（按通史考證在乾隆中，）阿里山者，諸羅之大山也，……（山番）性凶猛，射獵爲生，嗜殺人；漢人無敢至者。前時通事與番約；歲以漢人男女二人與番，番秋收時，殺以祭，謂之作饗，猶報賽也。……官軍未敢討。鳳至，聞其事；嘆曰：彼番也，吾漢族也，吾必使彼不敢殺我人。或曰：有約在，彼不從奈何？且歲與二人，公固無害也。鳳怒叱曰：而何卑耶！夫無罪而殺人，不仁也；殺同胞以求利，不義也；彼欲殺我，而我則與之，不智也；且我輩皆漢族之健者，不能威而制之，已非男子，而又奴顏婢膝，以媚彼番人，不武也：有一於是，乃公不爲也。其年番至，請如約；鳳饗之，告曰：今歲大熱，人難購，吾且與若牛，明年償之。番諾而去。明年至，又給之。如是五年，番知鳳之終給已也，羣聚謀曰：今歲不與人，則殺鳳以祭。聞者告鳳；鳳曰：吾固不得去，且吾公等將奈何，彼番果敢殺我，吾死爲厲鬼，必殲之無遺！鳳居固近山，伐木抽籐之輩百數十人，皆矯健

有力者，編爲四隊，伏隘待；戒曰：番逃時，則起擊。又作紙人肖已狀，拏目散髮，提長刀，騎怒馬，面山立。約家人曰：番至，吾必决鬥，若聞大呼，則亦呼。趣火相攻爆竹以佐威。越數日，番酋至，從數十人，奔鳳家。鳳危坐堂上，神氣飛越。酋告曰：公許我以人，何背約，今不與，我等不歸矣！鳳叱曰：蠢奴！吾死亦不與若人！番怒刃鳳：鳳亦格之；終被殘。大呼曰：吳鳳殺番去矣：聲者亦呼曰：吳鳳殺番去矣！鳴金代鼓，聲震山谷；番驚竄，鳳所部起擊之；死傷略盡；一二走入山者、又見鳳逐之，多悸死。婦女懼，匿室中，無所得食，亦槁餓死。已而疫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見鳳之馳逐山中也；於是羣聚語曰：此必吾族殺鳳之罪，今當求鳳恕我！……（誓不殺漢人），尊鳳爲阿里山神，立祠禋祀」。吳鳳死時是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七日，年七十一歲。

台南現在雖是台灣第二大都會，但是他在歷史方面所佔的地位，却遠比台北爲大，牠完全是一座充滿古蹟的城市，也就是可供我們欣賞的，只是一些往蹟。這些古蹟可分爲兩類，一是從前荷蘭留下的，一是鄭成功留下的。荷蘭人留下的，有赤嵌樓與赤嵌城；赤嵌城在安平運河兩岸，在安平市街內的就是當年荷蘭人築來住居的，在運河南岸的乃是一座衞城似的堡壘經改築後的億載金城。赤嵌樓在台南市內赤嵌街近民族路處，由東站下車，經直向光復路前去，左面第三大街口就是。此樓是當年荷蘭人官府辦公地，房屋是中式的，分正中同左右二樓，二層樓房，磚石建成，石柱木棟。棟樑門扇都有很精細的浮雕，鴟尾等都與寺宇相同。樓房走廊欄杆是帶釉的瓶狀陶器。有雕龍石陛；帶釉花磚石欄。樓基很高，與普通民家屋頂相齊。

荷蘭人到台灣，是天啓四年的事；中國人則早已來此，大規模的移民，也已於一五九〇年開始。明代末年，福建發生大饑荒，巡撫熊文燦又鼓勵民衆從來；當時華人與荷人各不相干涉，荷蘭人住城內同海港，從事商業，華人則在城外郊野從事農耕。永歷時代，荷蘭人嚴厲的虐待華人，纔引起鄭成功進攻台灣，逐走荷蘭人。鄭成功是一個中日混血兒。父親叫鄭芝龍，在日本經商，後來因反抗日本人的壓迫作了海盜。明末，清兵與明隆武皇帝對戰的時候，鄭芝龍作了明朝的軍官，只是不久，他便投降了清兵；累得他的日本太太切腹自殺，他的兒子鄭成功一面痛母親的自殺，一面感明朝皇帝的大恩——隆武封他忠孝伯，賜姓名爲朱成功，跑到孔廟去祝告一番，同着一百位好朋友逃到海上去了。他們在海上，艱苦謀國，組織起大軍，進攻南京，不幸佔領目的地後，突然遭遇一次大敗；纔同師攻取台灣。如今鄭氏經營遺蹟已換成崇樓巨廈，紀念他的有一所延平郡王廟，台灣叫牠開山寺，日本人改作開山神社。乃是台灣式同日本式的兩所殿合成的，在台灣算是大廟宇了。目前正在計劃改建，台南市參議會呼籲以三十萬台幣去整理牠。

在台南還有五妃墓、關帝廟、開元寺（鄭武功長子鄭經爲祀母建的）、天后宮、水仙宮同法華寺。

我們在前面說到台胞的宗教信仰時，曾提到他們所崇奉的是媽祖觀音關公城隍水仙，無論城市鄉鎮都有廟宇供祀他們；最大的廟宇是台北萬華龍山寺（祀觀音）、是全台第一大寺，雕刻的美麗，國內亦甚罕見。北港朝天宮（祀媽祖），祀水仙的則以台南水仙宮最大。所有大廟中只北港朝天宮，我未去過；可是大廟寺並不足以代表台灣一般廟宇的型式，台灣廟宇都是一些很小的房子；我認爲新竹的幾個小廟子倒還能代表一般台式的廟宇。在新竹市南端，有一所天母宮，是用磚石建成的，屋頂也是琉璃瓦（黃綠藍三色），也有龍在脊上。內部則是水門汀合瓷磚鑲嵌，門側有金剛，赤臂瞪目，通常是兩人，與內地的多爲四大天王者不同。有一小小天井，正殿供的就是媽祖，黑面紅緞袍；香龕上安着不少小媽祖，面貌同服飾都與本像一樣。小像是備善男信女，請回家去供養的，其他的神像也有同樣的；我在各地車站同火車上，常常看見有人揹上這種神像，手裏拿着香。殿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內中還供有三霄娘娘等。與媽祖廟比鄰的就是水仙祠，其形製同媽祖廟一樣。城隍廟在建築上是相同的，塑像不同，城隍與內地的無大差別，面色是黑的（上海是紅的，四川的是金的），服飾是着寶冠紅袍（與四川的同，與上海的有點兩樣）；兩側鬼怪，共十多個（似十二個，參觀時是黑夜，未清數）；沒有雞足神，有白無常，其實都是穿的白衣，只有一個伸出紅舌頭的，戴帽的比不戴的多，高矮都有；城隍廟面孔長而且扁，凹凸不平，很像陳老蓮畫的人物。城隍廟隔壁就是觀音廟；觀音與內地的也不同，只在門口加有很高的披散髮的白衣女郎，一個個的也是由陳老蓮畫的，醜惡得很。所有廟宇都是三道門，中門難開，兩戶備出人。門上有門神；也有韋護。

隨時都有人到廟宇內去進香，我在各地看到有四五十人，都是二十至三十間的青年男子。他們用煮熟的鷄同肉（四川人稱爲刀頭）饗神。手中拈香，口中念念有詞；過了很久，跪了下去，然後又念念有詞；費時在半小時以上。台胞迷信神佛之深，簡直非常駭人，有一些廟子內面的籤筒，上面標着「眼科、鼻科、內科、外科……」，有病不必求醫，只求神問一問要不要緊就夠了。我至今還在想，假如那籤票上說得病的人該死時，不知他們準備怎樣去應付。

在台省還有一種日本式的廟宇，除開「獻燈」，就是一座神仙式的拜殿，木房子，高起地面三五尺；是倒凸形的。外面一圈走廊，內面正方形；入內，門右側有一帶長桌，是作持知客坐的；中間一面桌子，桌上陳列些花果糕餅，桌左有木卦，牛角形兩片對合的，桌前有拜墊。桌很大一香爐。香爐又一高台，台上是「塔塔米」；台前有一賽錢箱；台中一尊小如來，正中一尊大觀音，觀音兩側爲文殊（左），普賢（右）如來與觀音之間兩側是彌（左）與燈（右）；後面還有神龕，上陳花果；如來前有經卷。高台兩旁各有一神龕，右面一龕供地藏，左面放和尚及大施主骨灰。屋子兩側有木架，分格置放骨灰。日式神廟遠不及台式神廟香火旺盛。

我被一個兵士押起來了

「新竹風、基隆雨」是台灣人的口頭禪；兩地的風雨我都幸逢過，基隆的雨，每日午後三時必下，新竹的風則終日二十四小時都在吹。在台灣看海景，以恆春及鵝鑾鼻第一，有熱帶林同碩大無朋的燈塔；其次是在台東，負山臨海，眺望太平洋上，海天無際，波濤洶湧；再次我認爲新竹也好，因爲牠風大，雨就少，晴天很多，又可推波助瀾。新竹南寮有一個很大海水的浴場，現在已荒廢；在那兒我們經前新竹縣竹東區區長郭有才的嚮導，訪問過數家漁人的家庭。在此泊着不少的船，是帆船同機帆船，有專捕魚的，有載客的，載客去福建浙江廣東沿海各地。據漁人說近年來生活已大不易，工具的製備費很貴，淺海中又無值價的魚類可捕。（實際上全台的漁業都在衰敗中，卅五年度，澎湖獲水產物三百二十萬公斤，值台幣六十萬元。）在西台沿海，像南寮這樣的港灣多得很，有不少是走私的聖地，尤其政府對進出口貨物禁運品類的不斷增添數目時，走私的風氣更甚，大至巨木小至珍珠都是走私的對象。

由新竹回到台北，就以台北作爲基地，南一趟北一趟的打游擊，於是乎趣事來了。我去基隆兩次的最後一次，着迷於台灣旅行社印行的旅行指南中的社寮島番字洞，花了六百元雇了一輛小汽車去，汽車駛到造船廠附近，就無路可走了；只得下車步行。在路上問了五六次路，一次問着了不懂華語的琉球工人，其餘各次都不得要領。正行走間，後面有一聲很熟習的音調，問我是「做甚麼的？」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高大黑壯的軍人，手上提着一籃蕹菜，面上帶着歡欣。我告訴他是來旅行遊歷的。他問我手

上拿的甚麼；我說是雨衣同像機。他就說：「哈！天未下雨，你帶雨衣，還帶像機；前一個月，就有人來照像，我們未理會，結果受了上面一頓申斥。好！你跟我到隊上去說。」我知道有事來了；我問他爲什麼不可以帶像機與雨衣。他說要塞地區不能照像不能旅行。我當然不很奇怪，不是有不少人在來來往往嗎，不遠還有人家；何況一路又未見禁止通行的路牌同警戒兵；就問他這是什麼原因。他說前面兩里就是要塞，那裏有牌告。我想既在普通地區，有何理由可干涉我；就同他分辯。他說雖未到要塞，但有重大嫌疑，非扣押我去隊裏不可。無法，他只得隨着他去。路上，他告訴我，有一次，一個人也與我一樣的，被押到隊裏，後來人雖是放了，但是一切東西都與他沒收了。我未理他。一會兒，他又把那故事重述一遍，中間加上了一段，說是那人要送他一千元，要他把他放了，他說他怕那人是日本人是奸黨，沒有收他的。我也沒理他。這時要塞地區已可望及了，路側叢草中有一個中心紅色的牌子，上面旳字因爲太遠，看不清楚，也不見警戒兵。他又在說他那故事了，又加上一節尾巴，他說他懷疑那人是日本人是奸黨的原因，是由於彼此的言語不通，不像我與他都能懂得對方的言語。我依然未理他。紅牌子上的字看見了，上面寫的是要塞禁止通過；在牌子前我縱目四顧，除了我身旁邊兵外，不見另有一人。也在這牌前，我重獲自由，未到甚麼隊裏去。

寃枉跑了四里路，看到了無人的要塞，還算值得。疲乏已極，找到葉鳴卿君的店裏去休息。隨着又約他坐着小船，環遊內港，參觀仙洞岩。仙洞裏面供的是觀音，除了幾方有歷史價值的刻壁外，一無可觀。遊港却有趣，扁舟容與，葉君又用口琴吹奏着世界名曲（多是古典的），眼前一片轟炸殘蹟，港內處處聳矗着沉船的烟囱，失效的魚雷也在逐浪上下，港外的海浪不時從破敗的防波堤上打進來，不禁令人感慨萬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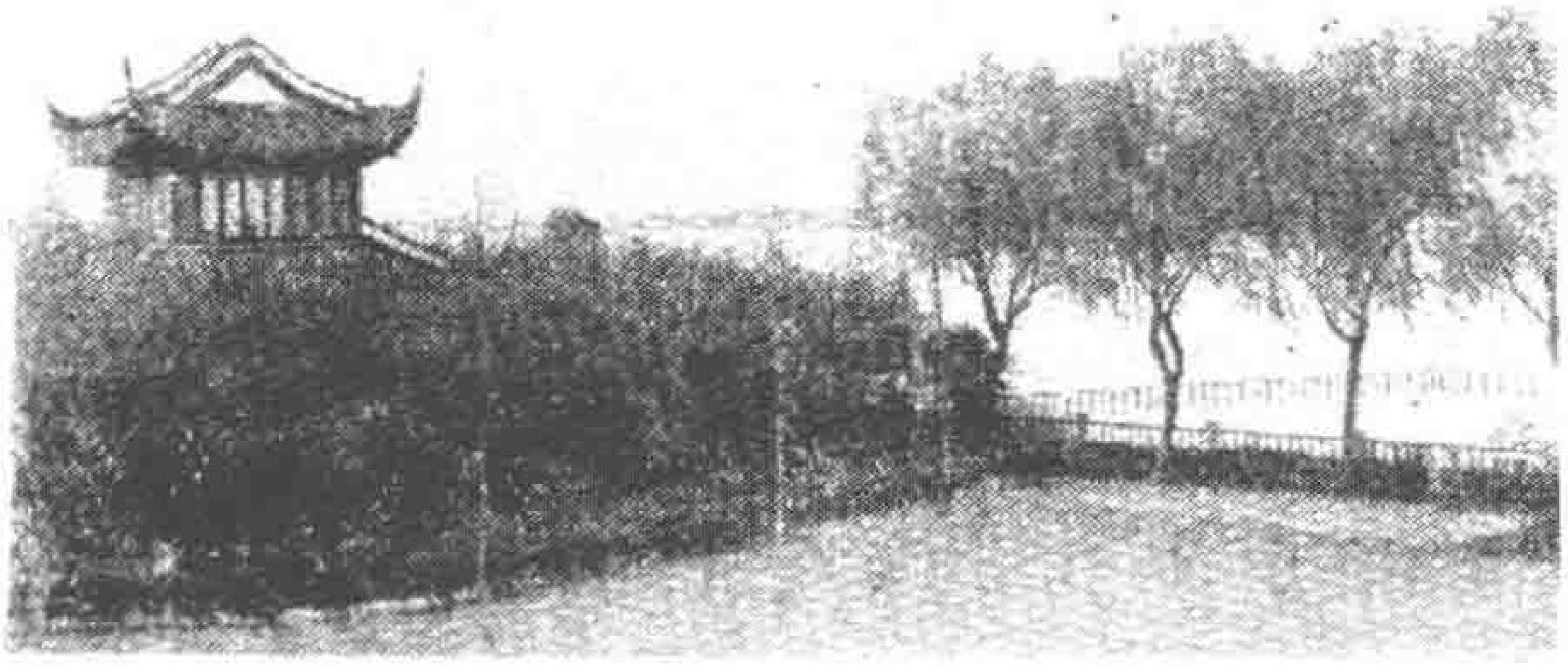
高雄港現爲我國駐台灣的海軍基地，港灣與基隆不同，基隆是個倒葫蘆形，高雄有點與紐約長島灣相似，港爲一長十二公里的半島拖住，港口北有壽山南有後旗。本港建設較基隆爲晚，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幾乎全是工程進行期耗日幣三千三百六十萬元，可停泊三千噸以上海輪二十九艘，年卸貨一百萬噸。據地質學等家梅縣徐鐵良先生（台省地質調查所技正）告訴筆者，高雄地質極佳，三十年後，若善加經營，可以成爲中國第一良港。（筆者曾與徐先生在火車上長談台省風物，承其詳加指教，所談皆非短時駐台所能體察。）——本文照片一部份係由陳其英君所攝。

——編者

中國國貨公司
上海南京路中　電話 九八四八四 轉接各部
統辦全國名廠出品
搜羅各地著名物產
國貨總匯。萬物咸備。
四十餘部
日常用品
意外低廉

五里湖

朱偰



由太湖入犢山門，山迴水展，則又一碧千頃。或云：昔范蠡載西施，放棹五湖，卽此，故名蠡湖。或云：自犢山門而入，屈曲五里，故一名五里湖。湖北通梁溪，南通長廣溪，西連太湖，東接馬蠡港。雖浩淼不及太湖，而窅曲幽遠過之。湖南倚寶界山，漆塘山，連嶺蒼翠，長十餘里。北爲平疇，惠山山系，遙在數十里外，煙籠黛抹，淡遠似畫。近湖則綠楊低垂，蘆荻縱橫，濃陰嫩綠，參差相間，一幅絕妙之圖畫也。江南水鄉，湖澤縱橫，大多澄靜明媚，渟泓演迤，五里湖其代表也。

自黿頭渚買棹，由犢山門屈曲而入，卽五里湖。同首西望，管社山，充山，黿頭渚，緊鎖湖口，羅列似屏。樓臺縹緲，傑閣相望。迎面風來，波濤澎湃，船身激盪，不弱太湖。蓋是日東風大作，滿天陰霾，頗有雨意，故風濤之猛，且遠過太湖泛舟時也。抵寶界橋，凡六十三環洞，通無錫與黿頭諸，堪稱巨構。過橋以後，湖身又展，湮波浩渺，渾無際涘。湖北岸爲蠡園，係近人所築。時風雨大作，煙霧四起，湖山樓臺盡隱煙雨之中。余有句云：『天地蒼茫外，樓臺煙雨中』，亦寫實也。

南海游屐

銅駝

香港．澳門．新加坡

S.J. Perelman文Hirschfeld畫 譯自假期雜誌十月號

美國貨船中最精美的一艘戰魚號 (S. S. Fighting Fish) 在仲冬的黃昏中，費了六星期時間，通過了中國海岸與新加坡的黃金門牆。一對穿了摺皺的麻布襯衫的旅客，從各方面看起來知道他們是自己洗濯的，兩個人從雲梯上走下來，搖搖幌幌走上九龍碼頭。在海灣對面，一座火山噴岩的山麓下，簇聚着不少殷富者的別墅，即是大英帝國遠東根據地，歷史上的直轄殖民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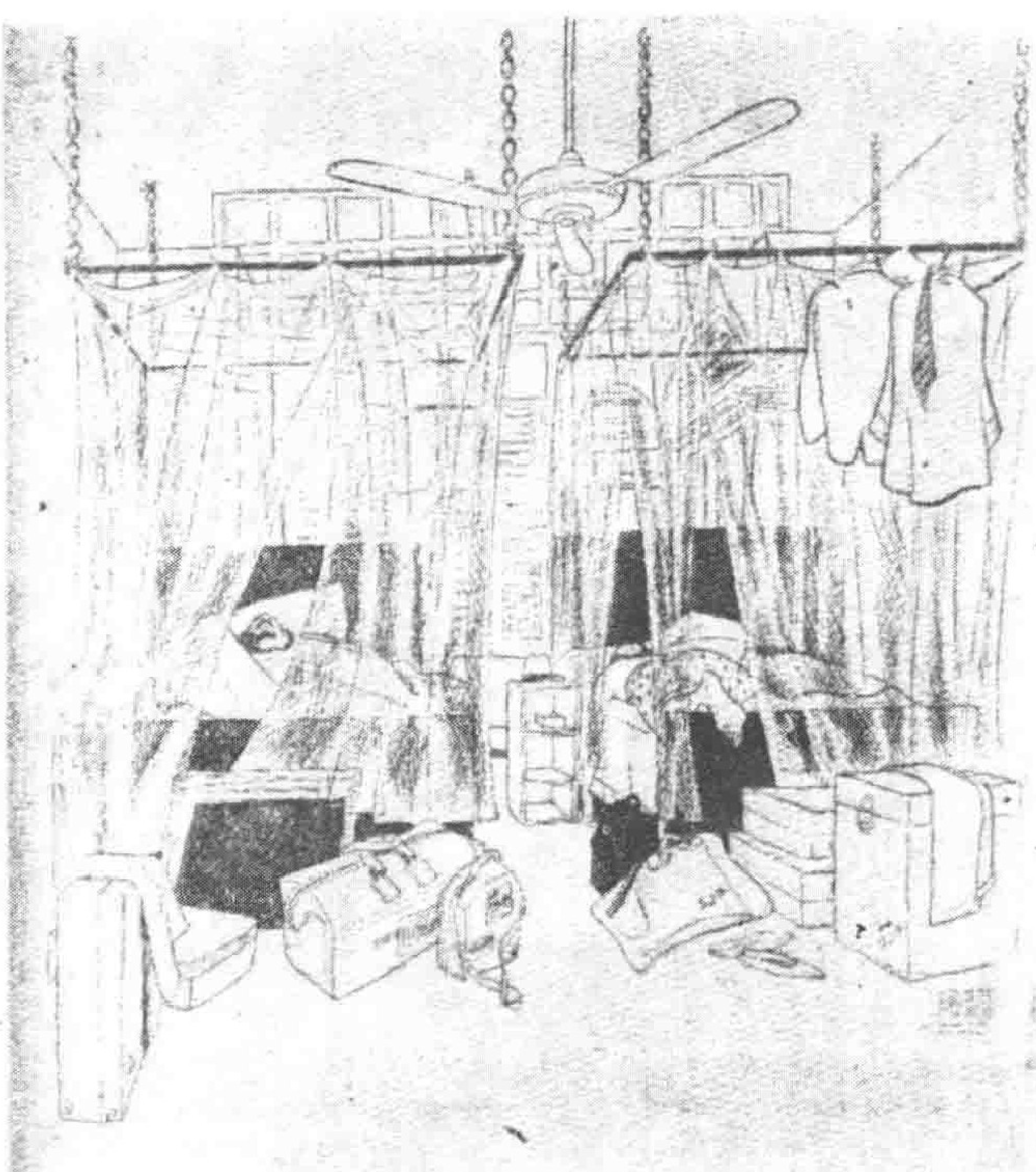
我們走到九龍市區閑蕩，這裏是香港郊外主要的區域，情形與香港一般無二。此地同樣有一排一排整齊的黃色灰泥公寓，有同樣的文具商店，陳列着賣剩的過期雜誌，有同樣的古董舖，滿列着薄質衣服、銅刀、香爐，刻着中文字的紀念枕頭等等。在九龍飯店吊扇下面，我們喝着啤酒，竊聽着隔壁四個皇家海軍在誇口他們的戀愛功績。我們在旅館裏遇到一位年輕好活動的美國海軍情報官威爾遜上尉，據他說曾在葡萄架下聽到我和漢斯凱非爾(Hirschfelb著者同行的友人)在亞洲游覽，並無什麼拘束，他是預備到香港去見安南遜皇寶大(譯音)，問我們是否肯同行。這個邀請正是適得其時，我們即赴碼頭，趁船到香港去。在船上聽到了關於遜王的幾件逸事。他是屬於世界上最老的統治階級家庭中的人物，今年三十三歲，謠傳有三十三個孩子，他的人民崇之若半神。皇宮在順化，建築富麗絕倫。過去十六個月中出亡香港，希望法國能够幫助他重登皇位，他在香港每天至少看一次電影，晚上則在跳舞廳消磨歲月。

和安南遜王對談

遜王晚上去的娛樂場所有些像百老匯的「玫瑰地」舞廳，不過較爲安靜一點。十六名華人樂隊怡然自若的敲着快狐步，有十對或十二對英國人與歐洲人舞着。寶大坐在一座舒適的凹椅中，周圍屏列着幾個瘦削的女人，她們尖銳的聲音像一窠春天才孵育出來的小鳥。這位出亡的皇族，身材矮胖，頭髮作波浪形，露出油腔的笑容時，相貌約略有三分龜形。這次訪晤，因爲他不大能講英語，不得不儘量的「洋涇浜」，且盡量利用我們記憶所及中法語初階的辭句。

「你爲什麼不問問他關於電影的事情呢？」威爾遜上尉建議道。這一個建議是好的，一個靈敏的詢問中透露出遜王最愛好的明星是珍妮．麥唐納。這裏獲得了一個共同的聯繫；我告訴他先前爲了飢餓的驅策，我曾爲她主演的「情侶」一片中計劃過置景和道具。寶大立刻感到興趣。談話之間，他說起某種人流傳着他是歡喜抽一二口板烟的人。他說這是一種誹謗；遜王其實極喜研究國際關係，對於最近世界的政局發展，瞭然於胸；而且對於經濟學，社會學，考古學，化石學，認識論，聖徒傳，樹木學具有深切興趣。中傷者又說遜王的沒有價值就因爲他每天下午非看一場電影不可。他之所以想看電影，乃是要努力改善他的英語會話之故。我正想請教他到百樂門舞廳裏來是增進點什麼，那知在尚未獲得回音之前，他發出一陣骨骼作響的呵欠，明白表示這次會談是要結束了。我們公式化地握一握手，付淸茶賬，起身告辭，對於此行之有助於國際親善，深感滿意。

「戰魚號」滯跡香島僅只二三天功夫，我們祇好走馬看花地往各處觀光，



新加坡「新籟」旅館中，鼾聲從珠羅紗帳子的每個小眼裏透出來。

但我們所見到的種種情況，恰與上海的混亂，以及因壓榨而受的貧困成爲强烈的對比。英政府當軸如其不能使一輩無家可歸的人獲得住所與糧食，當然無法使人有整潔與嚴守秩序的感覺。毀損的房屋仍舊表示着日本機轟炸時彈片落於何處，但被燒毀的房屋迅速重建，很明顯的，戰爭的黯影，已經在人民心理中消失矣。香港是一個可愛的島嶼，淺水灣與赤柱附近的景色，以及許多的小灣和山岬，令人留戀忘返。在這裏的日光下，過一個閑暇時期，無所作爲，也許是極爲適意的。但其時我們想到一更重要的地方去參觀，即是澳門，因此不作小駐香島的想法了。

像我這樣讀過了不少軟性小說的人，到了香港，而不上被稱爲東方最放浪形骸的城市澳門遊玩者，眞是「未之有也」，因此我快馬加鞭地去巡禮一番。澳門爲葡萄牙留在中國僅存的一些「榮耀」，由香港乘渡船擺海過去，約需時四小時半，這塊地方通常是太太們在離開了宴會餐桌之後，常被竊竊私語到的一處勝地。據最近期「老爺」雜誌名作家特黎胡 (Hindrik De Leeuw) 的小說：「罪惡城」，「血腥街的虹彩」(Cities of Sin. Rainbow in Blood Alley)，上面講，這一塊小地方是地球上罪惡之藪中間的一份子。無論殺人放火，賭博，蕩婦，雅片，應有盡有，只要你想像得到的，不論是雅片，番攤，歌女，澳門全都能供應。



安南遜王在香島有左擁右抱之樂。

澳門艷遇

因爲通宵遊歷，我覺得澳門的印象，正如在香港的旅館裏渡過一個雨天的星期日一樣。我到澳門大光明旅館是晚上九點半，發現脈搏跳得很快，寒熱有一百零二度，因此不能過夜生活了。

我在船上時遇見一個葡萄牙人，他告訴我此地的主要工業是醃魚和製造爆仗。我估計他還隱藏了什麽。從這位葡籍紳士的名片上看，他是一個圖書館家，掛牌會計師，當然不會知道那些藏垢納汚的去處。

澳門的中央大飯店是一所傾欹的建築物，廣告上號稱爲絕對舒服與精美的旅館。我在這裏吃得一餐代價極大，菜餚最劣的東西。一道雞是跟了達、伽馬 (Vasco da Gama) 早期航海時一起東來的；一道猪肉如同化石一般，大廚司努力想引起我的味覺，因此俏皮地把在烤肉時的一隻串肉針留落在菜餚裏面。餐室裏有三個昏睡不醒的伙計，一對同樣木然無情的，穿着寬敞外衣的姑娘侍應着，五個人都像患着夢游症似的，行動遲鈍，精神恍惚。爲了打破這種沉悶環境，我到屋場上混合賭博與飲酒的場所去觀光。此處有可愛而形容憔悴的女人，用孤注來翻最後一張底牌。六個睡眼惺忪的中國女郎管理着一隻番攤賭臺，對我毫無興趣地看了一眼，仍舊在翻讀紙角捲起的電影雜誌了。有一個熱烈的，揮金如土的美國人跑進來，原來鄰室裏的樂隊正在敲出一只代表美國的流行樂曲，「牧馬童子」(PonyBoy)。我聳一聳肩膀，走進了一間暗黑的舞廳，正如在南加羅列納州的哥倫比亞城第二流旅館中所見的舞廳一般，情調至爲惡劣。兩對中國主婦裝了奇特金牙齒，魯鈍地在跳舞。我把大部份時間消磨在一杯紅酒裏，其時來了一個舞女大班，後面跟着一個燙髮，面有雀斑的胖婦。

「讓我來介紹你一個最美麗的人物，林黛小姐。」他鞠躬示意。「她願以極低代價伴你遊玩。」這個美麗的人坐下來，要了一杯檸檬水，我們間歇地談了一小時關於澳門的情形。又是一次奇異的巧合，林黛小姐最歡喜的影星也是珍妮麥唐納，不過她帶着裝嬌承認常常要把別的女星纏作珍妮的。我告訴她這種差認是看得不仔細的緣故，我表示也是常要認錯考爾門。當我們的友誼剛要發展爲異日苦戀的記憶時，很不幸的樂隊敲出了告別的歌曲。她差怯地暗暗告訴我，如其我能自由行動，她願領我到她家中去看幾件罕見的古葡萄牙雕刻銅版。但我怕到了那裏不克自持，因此拒絕了。我們分手時彼此熱烈約定，每天寫一封信，隨即步經幾條暗黑的小巷，走回旅館。

當我重登戰魚號時，漢斯凱菲爾和其他幾個旅客都來查問此行的經驗，但我祇把手指放在鼻子上，狡猾地給與一個心照不宣的眨眼。走上前甲板時，聽

到有人在竊竊私語：「那個就是在澳門過夜的人。」



新加坡大街一景。

星洲觀感

離香港南行後二天，開始燠熱。後甲板與扇形建築部份都撐起了「遮陽」，房艙裏的風扇發出呼呼的聲音。生活變得遲緩而懶惰的樣子。白天金屬甲板燙得脚底發痲，有赤道帶特有的暴雨和夕照，晚上則有滿天的星斗。

於是在一個酷熱的早晨，被拋錨的金屬響聲所驚醒，新加坡到了，但同時感覺到一陣壓縮，因爲我們行過了旅程之一半了。坐在小划艇裏，漸漸駛離「戰魚號」，行李就堆在我們前面，我們以空虛的感覺向大船上的軍官和水手揮手。

我在新加坡所見的餐館排着雙行桌子，左側有跳舞地板，完全與普通地方一樣。圍繞在我們旁邊的也許是一羣苦力，他們皮色黃褐恐非由於可怕的赤道太陽，仍是狂喝燒酒與苦啤酒所致。正午的房間裏，開始像新吉賽（New Jersey）海灘旅館的景象。舒適的小資產階級帶了一家人在此消遣，討論着傭僕問題，他們的孩子在跳舞地板上滑來滑去，喊着，推着，扭做一團。這是非常現實的，是否因爲旅行的疲乏，或者是因爲我童年之夢已告結束而有此感想，總之眞使我要哭出來。



香港的奇異法律

——南國散記之六——

程志政

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所用的法律，也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是用的「成文」法，有民法，有刑法，每一種法裏，列有許許多多的條文，判決的時候，總是依據第幾百幾十幾條而裁定，香港和它的母國一樣，完全用的「不成文」法，既無民法，又無刑法，更談不到條文，法官判案，祇好衡情處理，所以主觀的成份比較多，有時也參攷陪審官的意見，這種辦法，如果不愼選法官，那麼，流弊不知伊於胡底，可是英國是一個守法的國家，至今並沒有發生什麼大毛病！

古語說得好：「入國問禁，入境問俗」，香港有許多法律，和中國大不相同，有許多事在中國並不犯法，在香港却要入苦獄數月，好些外來的同胞，對於香港的禁例未能詳悉，因而蹈入法網還是莫名其妙，現在想就記者所知的，簡單介紹一些給國內的朋友們。

不准隨地吐痰

在中國實行新生活運動，隨地吐痰本來也在禁止之列，可是這是勸導的而非强制的！換言之，在路上吐一口痰，最多也不過遭人一下白眼而已，沒有法律上的責任。在香港可不然了，隨地吐痰，是犯法的，被警察拘了去，先關上一夜，第二天再提堂，最普通的處分是罰金二十元，無鈔可繳的，便要坐三五日的苦工監。

禁止站立電車

電車在香港雖然踵趾相望，連綿不斷，可是在上下班的時候，也不免要擠得像沙丁魚一樣，法院認爲電車上人數過多，有礙觀瞻，便請警察局嚴厲取締，於是在上午九時下午五時左右，常有一輛囚車停在重要的電車路邊，一聲呼喝，電車停了，大批的警察也上車來了，凡是站立着的乘客，一律請君入甕，驅入囚車，第二天解上公堂，又是幾十元的罰欵；可是捉者自捉，擠者自擠，根本問題在於車輛不敷，人們到了無法可想的時候，總是想擠上電車再說，後來弄得警局捕不勝捕，也祇得不了了之，現在很少看見警察上車捉人了！

動物必須愛護

香港的法律，不但要保護人，還要保護飛禽走獸，有趣的事多呢，鷄鴨祇可用手捧着，或是輕輕的提着兩膀，如果提着脚，便是犯法，因爲「倒懸」是不人道的，香港的法律是不許可的！有一個工人捉到一頭老鼠，他恨極了，便用火油來燒死它，一位警員將他拘捕了，罪名是虐待老鼠，老鼠可以用迅速的方法將它擊斃，但燒死未免殘忍，所以這工人也吃了幾天的官司。一位風雅客在清早提着鳥籠在山上的空地上休息，旁邊放着一只空籠，一會兒籠中鳥唱出美麗的歌兒，引到許多的「鳥友」來了，風雅客便利用機會，捉了幾只放在空籠裏，正自洋洋有得色的時候，警察來了，捉將官裏去，這位雅客眞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爲什麼好好的會被拘呢？第二天庭訊，才知道這種「誘鳥」的行爲，是犯法的，少不了又是罰鈔完事！

應該路不拾遺

路不拾遺，本是郅治之邦的盛事，在民生日困的現在，那會有人看見地上花花綠綠的鈔票不去拾？何況又是港幣？你如果也這樣想，就難免牢獄之災了，有人在路上拾到港洋五百元一張的紙幣；歡喜得幾乎要發狂，以爲時來運來，財從天降了！那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把就被警察拖走，第二天審訊了，他認爲這是地上拾得的，並不犯罪，法官却說，拾遺不報，非辦不可，結果是二月苦工監。一個廿歲的青年，無意中在大道中拾得支票一張，票面六萬四千元，他發瘋的奔到匯豐銀行去領彩，豈知銀行付欵員看他得意忘形的樣子，不免有些狐疑起來，打電話一問出票人，才知道是遺失的支票，他還沒有發覺，所以沒有通知銀行掛失，銀行立刻通知警局，派人將這位未來的富翁捉去，開審了，這位青年說他是將支票送還銀行的，並沒有領欵的企圖，法官明察秋毫，豈容狡辯，於是判處他苦工監六個月，橫財未得，先遭橫禍，多麼可憐？所以在香港最要緊的是不要貪小，不要妄想發橫財。

運米也是犯禁

一個鄉下人挑了米到香港來賣，被警察看見了，認爲他私自運米，將他捉住，鄉下人看見警察，嚇得面色如土，以爲是要買路錢的，便掏出兩塊港洋，請求通過，豈知這樣一來，警察更非捉他見官不可，正在紛擾的當兒，回身一看，米却給歹徒順手牽羊的挑走了，第二天法官判他苦工監四月，因爲他的罪名一是私自運米，沒有領照，二是向公務人員行賄，可憐這位鄉下老，米被偷，人坐監，還不曉得他的罪在那裏？

不得高聲叫賣

九龍審判所捉到一個小販，他被控的罪名是怪聲叫賣，使得隣近的住戶，大受其擾，法官說：「我也聽過這種怪聲，實在是很討厭的。」於是小販便因爲這「怪聲」而被判徒刑。

金飾也要充公

一位巴達維亞的華僑婦人，在荷印辛苦了二十年，因爲印尼戰事，不得不遄回祖國，她一身所有，祇是些

金飾，大概還不足十兩，她緊緊的藏在身上，終於在由港赴粵的輪上被搜到了，香港是禁止黃金出口入口的，所以除了充公之外，還要犯罪，老婦人在法官面前淚涕交流，說如果眞的把金飾充公，她二十年的汗血是完了，而且回到鄉下，也要活活餓死！法官終究是慈悲爲懷的看了老婦人的哀哀苦求，便判將金飾發還，但仍要罰欵一百元，這祇是千百案中的例外罷了，因帶金而被沒收的，不知凡幾！

阻街也是罪名

香港政府嚴厲取締妓女，派了大隊警探沿街搜索，每天總有不少的妓女落網，可是用什麼罪名來控告她們呢，妓女既沒有標誌，行人道上又不是不准人走，怎能無端治罪，於是法院便想出一個「阻街」的罪名，凡是「阻街」的，都要受罰，最有趣的，是一妓女在被罰之後，高聲的質問法官，「你不許我當妓女，你就要給我工作做！」道貌岸然的法官，不禁大窘，祇好說：「介紹工作，不是我份內的事。」同時警察也把這位胆大的女郎拉走了！又有一次，法官竟被神女大罵，這位法官的脾氣眞好，也沒有和她計較！

好人是做不得

香港電車，頭等二角，三等一角，不論途程遠近，車價一律，因此賣票的便乘機收回短程車票，重複出賣，許多人因爲下車時賣票員伸手來索，不好意思拒絕，又因這事於人有益，於已無損，惠而不費的事，何樂不爲，於是輕輕的將車票交給了售票員。不巧的時候，査票員正在下面候着，一査無票，便認爲是坐「霸王」車的，捉到警局再說，任你如何申辯，也是枉然，第二天在法庭上少不得要被罰一百元，還要得一個「霸王」的雅號，試問寃不寃呢？所以在香港坐電車，萬萬不能在下車時將票交還售票員，好人做不得，外江老更不可不知！

小販也不易做

香港政府對於中國人來去，毫無限制，國內的富商巨賈，達官顯人，在國內過膩了，來香港做寓公的固然不少，而一貧如洗，謀生無術的普羅階級，也紛紛到香港來尋出路，自從國內征兵以來，香港又多了一批逃避兵役份子，這些普羅階級，到了香港之後，纔知道找尋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無路可走的時候，便做小販來勉維生計，可是香港政府對於小販管制得很嚴，任何小販，都要領執照，沒有執照的，都在取締之列，領執照，既難如登天，試問落魄香港的貧民，何處去找門路，况且許多人根本認爲小販人人可做，根本沒有想到要有領執照這回事，結果，衝鋒車來了，有警察如狼似虎的將這班流動小販，一一送入囚車，所有的貨物，也完全充公，解到法庭上，或則罰金，或則拘役，弄得許多小販，啼笑皆非，後悔不迭。

× × ×

除了上面所記的十種奇異法律外，還有幾件妙事，不可不附帶一記。在現代文明國家裏，體罰本已完全廢除，英國是老牌民主國，爲世界文明國家的先驅，在英國本國，根本就沒有體罰的規定，豈知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却還「保存古風」，法官對於作奸犯科的男子，除判苦獄以外，往往加判笞刑，換句話說，就是監禁之外，再加體罰，笞刑自二籐至十二籐不等，差不多會把犯人活活的打過半死，這實在是慘無人道的刑罰。可是立法局的委員們，竟沒有人提出反對，輿論界也不置一詞，似乎默認這是合乎人道的，豈非奇蹟？據說：獄吏在執行笞刑以前，先要檢查犯人的體格，如果體弱不勝重刑者，可以免除。這種法外施仁的辦法，是否確實，不得而知，然而笞刑無疑地是香港法治上的一個汚點。

第二件妙事是遞解出境，許多犯人，在刑期完了以後，還要遞解出境，可笑警察局將一批批的解出去，第二天一批批的又潛回來了，試想旅客來去既無稽考，遞解犯又無特別標記，他們私自潛回，從何知道，然而法庭上一貫的作風是我行我素的阿Q精神，回者自回，解者自解，有些遞解出境犯在香港二次犯法被拘，才被警局發覺，你道可笑不可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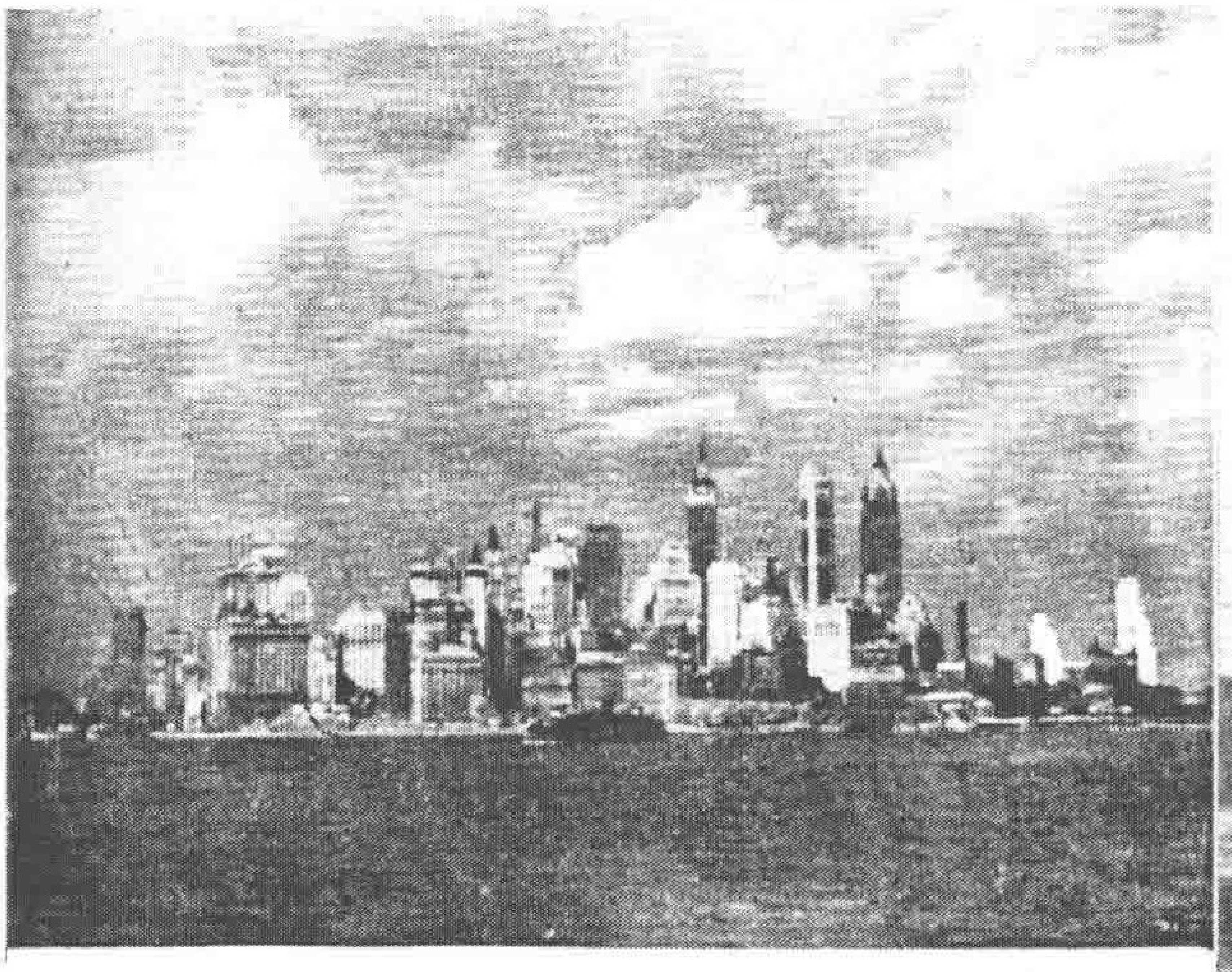
第三件妙事是宣判死刑的時候，法官照例要說：「現在我判你環首刑，就是用繩放在你的頸際，直絞到你氣絕爲止，死後會把你的屍首安葬，願上帝保佑你。」爲什麼要來這一套判詞呢？據說有一次一個犯人被絞後又復活，因爲在法律上說，他已被絞過了，不能再絞，所以這犯人便死裏逃生，無條件的被開釋。後來法官判刑，總要加一句「直到絞死爲止」，表示一次不死，二次還要補絞，習俗相沿，遂成定例。犯人死後，法官還要開庭研究是否「眞死」，死因何在，眞可謂「何許子之不憚煩」了！

遊名勝　嚐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美洲游屐

丁惠康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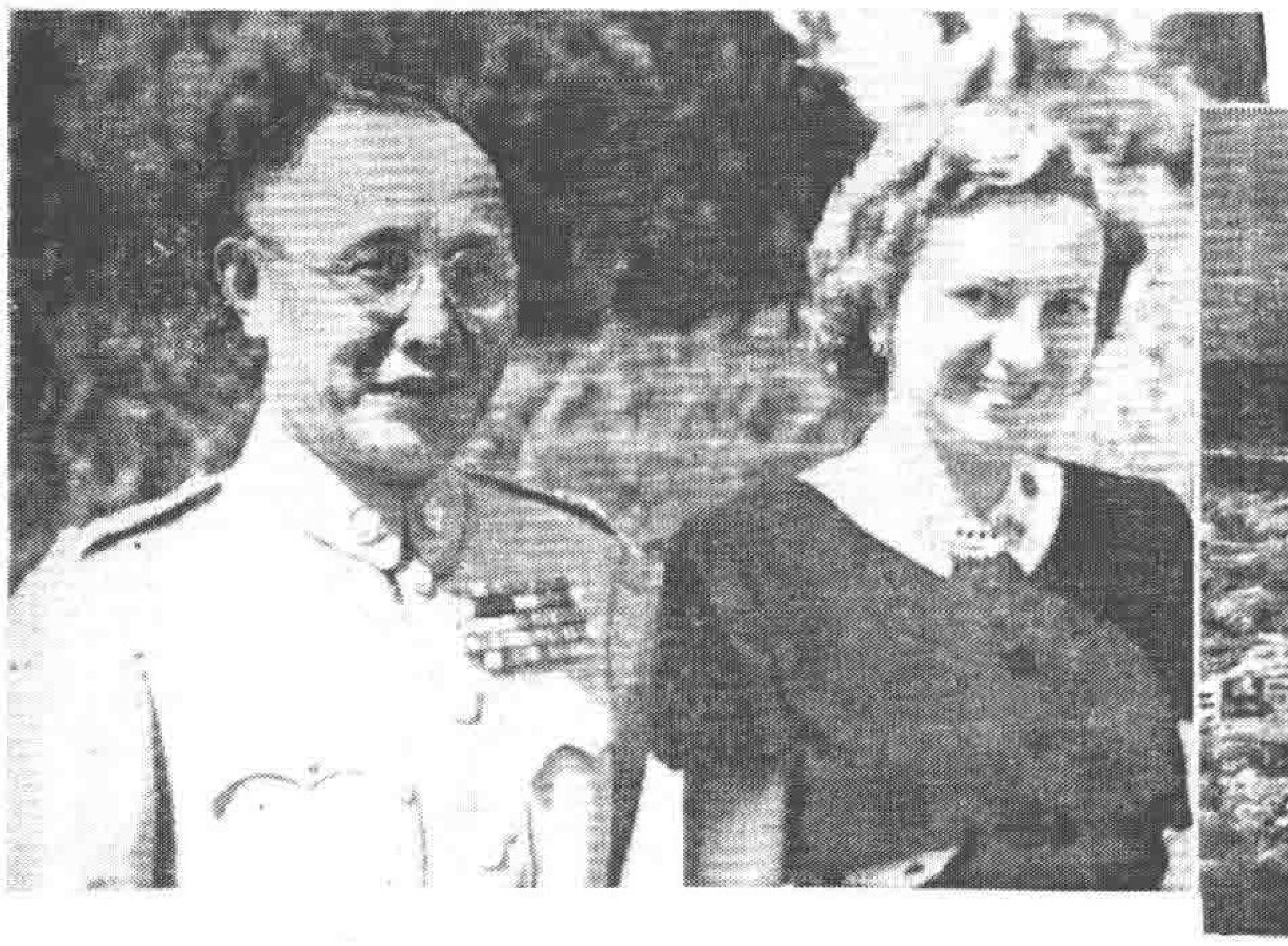
紐約港口之摩天樓高聳入漢，比肩林立，蔚為壯觀。





紐約港口之女自由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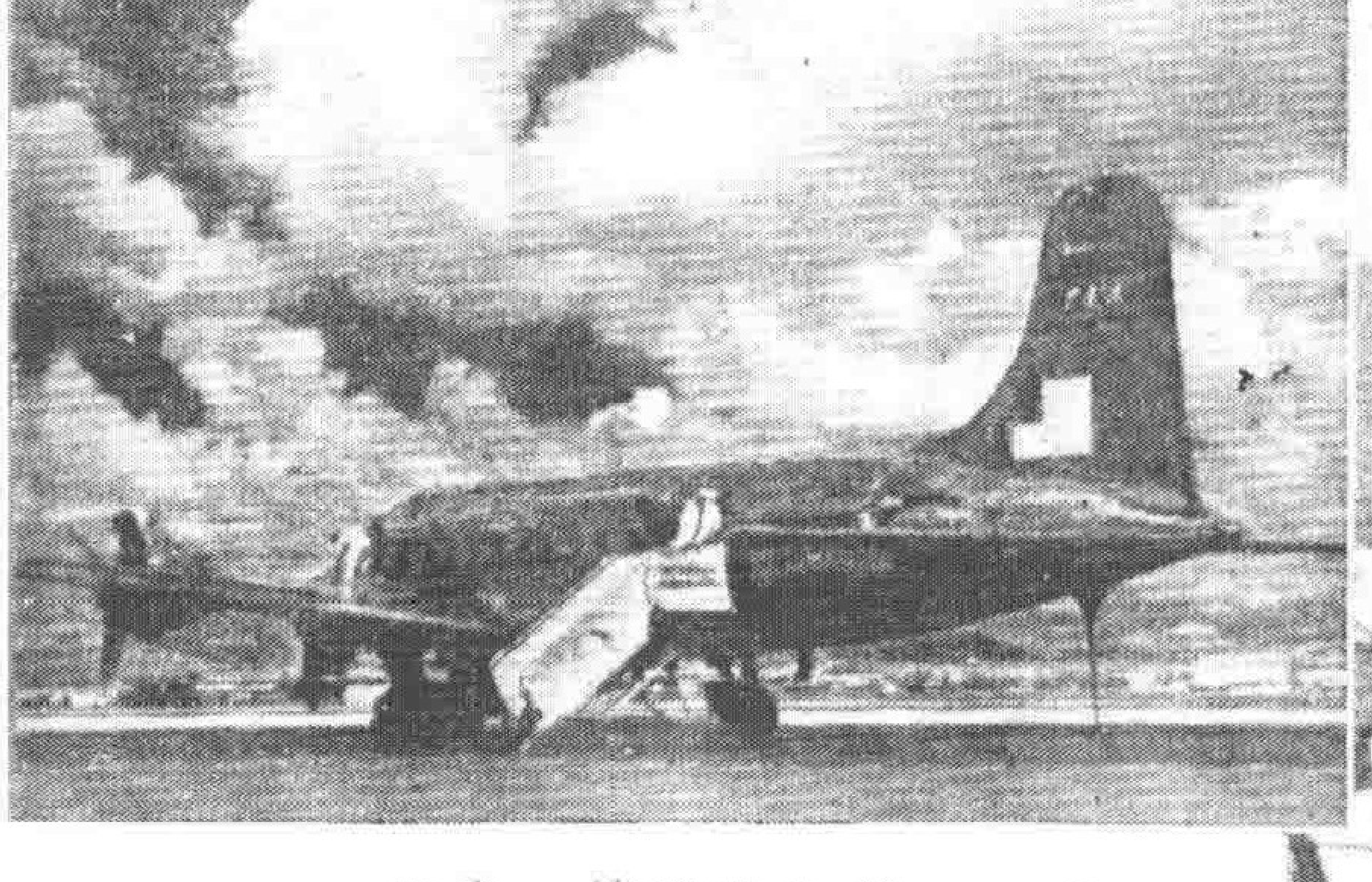
何應欽將軍在旅邸與美國鉛鑾大王之夫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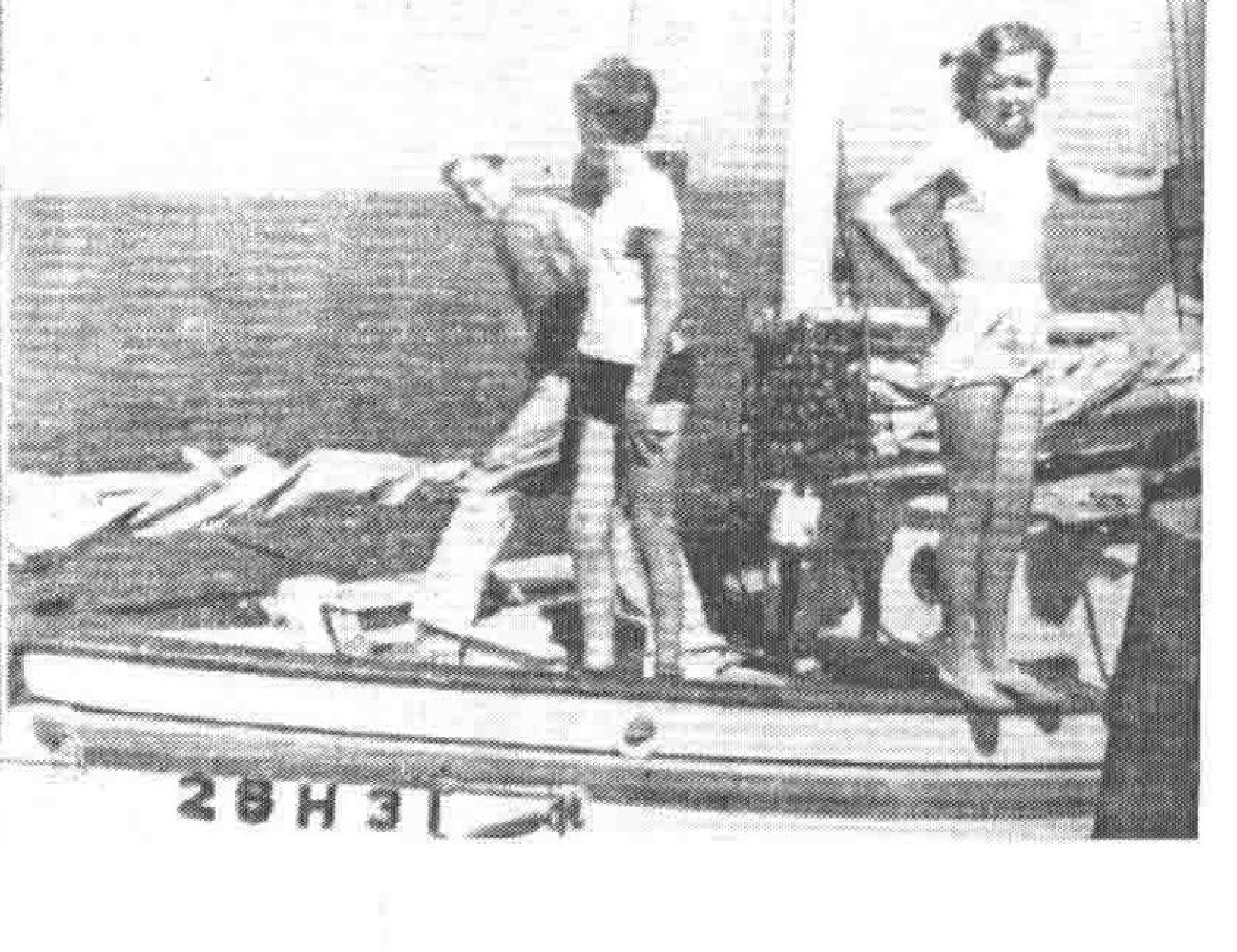




檀香山城鳥瞰

檀香山之飛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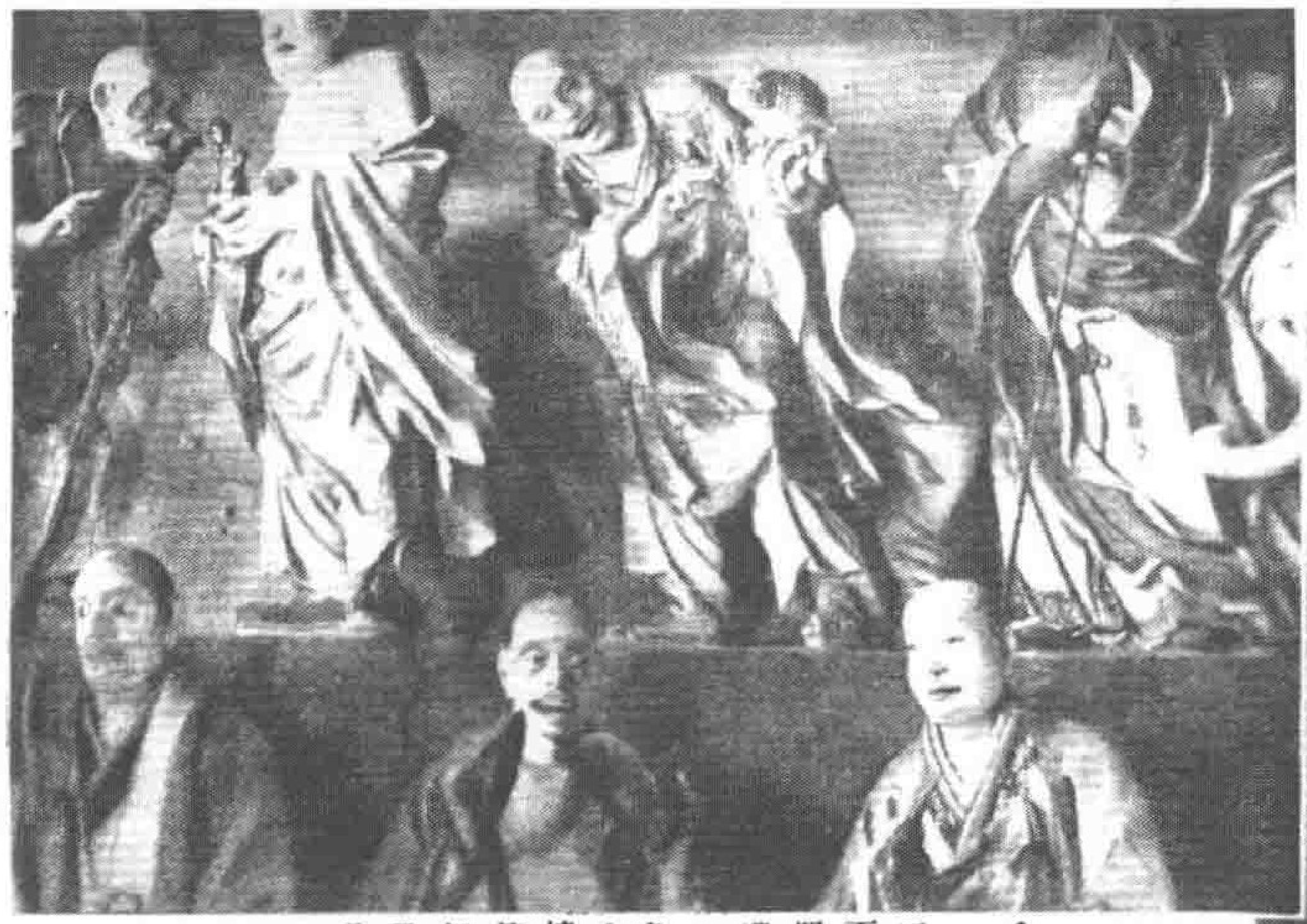




舊金山海濱一游艇

筇竹寺羅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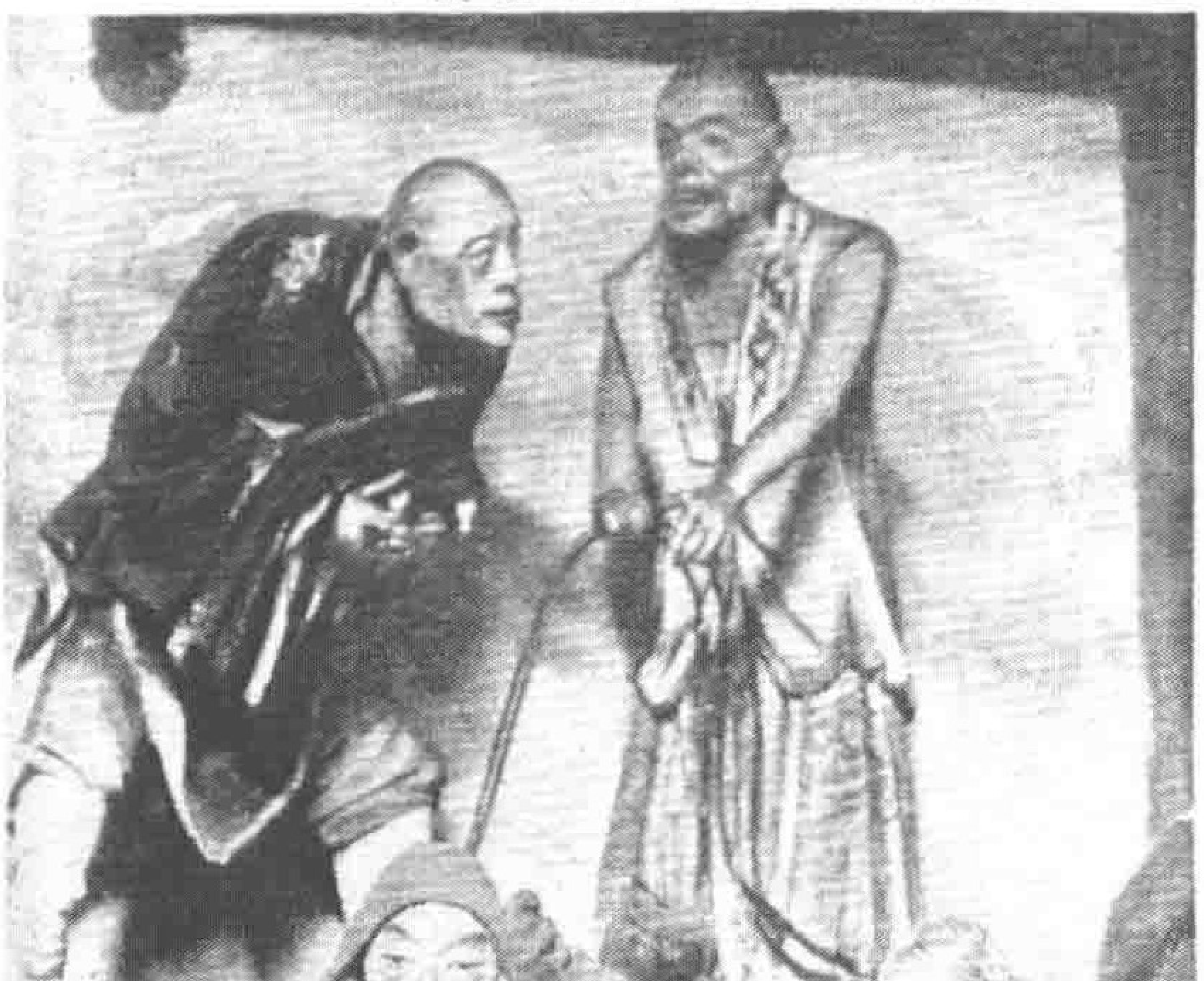
趙德厚攝



⇧五百羅漢一角『嬉笑怒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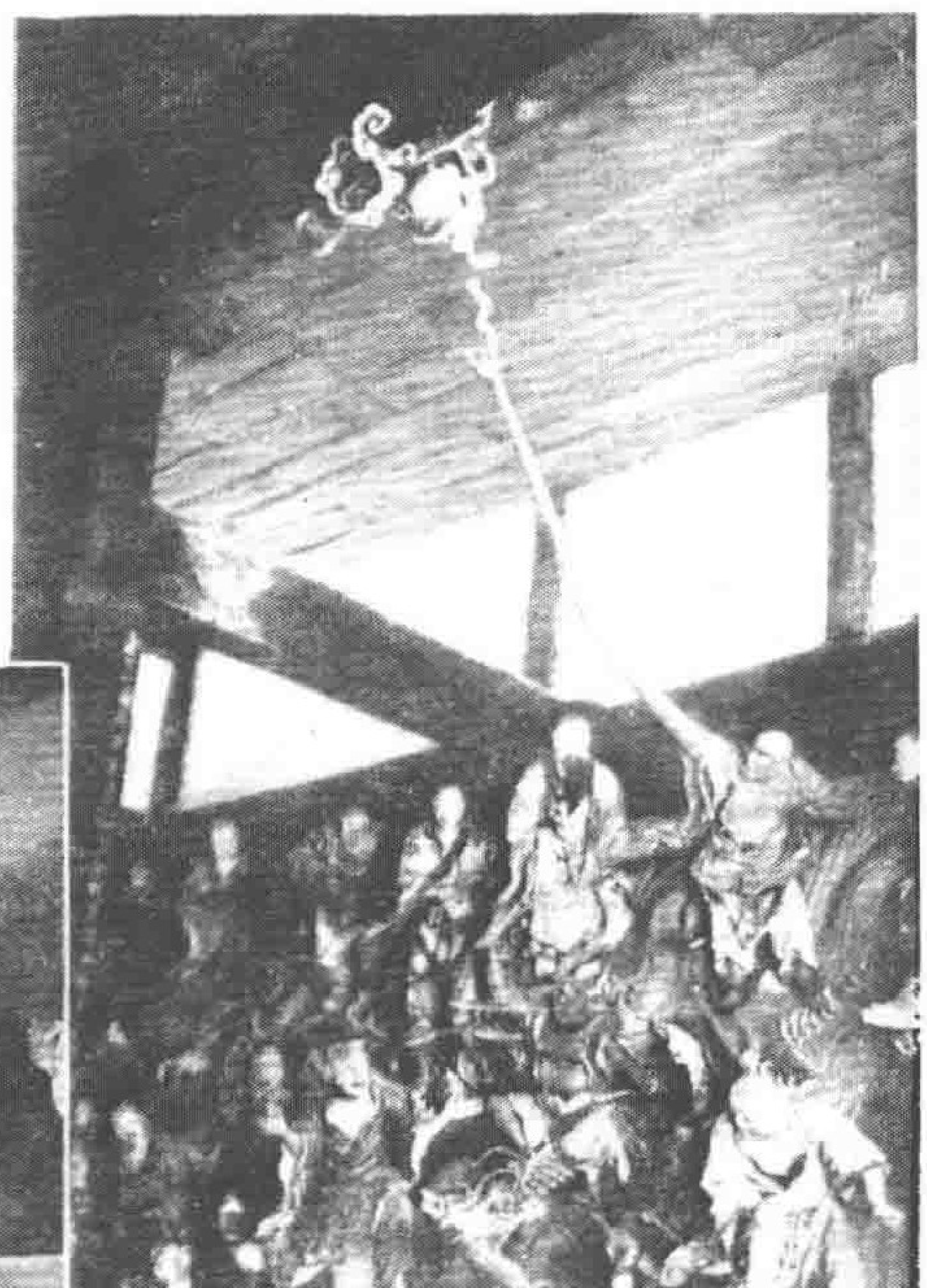


⇧『五子戲彌陀』神態逼肖、



⇦昆明筇竹寺羅漢，塑像精巧，活靈活現，栩栩如生，視之有若眞人，左圖爲塑像之一部，中坐老者，神態自然。

⇨右圖爲『長手指月亮』





⇦右圖爲『各顯神通』。



筇竹寺的羅漢和元碑

趙德厚

筇竹寺，距昆明西北廿餘里，伏崇山峻嶺間，有山水林泉，環境清幽，遊人至此，塵囂盡滌，且為唐代創建古剎，有羅漢與元碑，亦滇南一名勝也。國慶休假一日，偕妻往遊焉。

出昆明小西門半里許，到潘家灣乘馬車，沿滇緬公路四公里抵黑林舖，黑林舖為該寺之山麓，抵此則舍平疇而入轉灣抹角之山谷中。於谷口回顧昆明城市，城垣點點，汽車所駛之處，塵土飛揚，入谷內則小橋流水，茂林修竹，峯迴路轉，樵歌唱答，心情上又是一番新感受矣。

移時登山腹，雖時屆秋涼，而早汗流夾背，妻尤吁吁不止，忽聞鐘聲隱隱，係叢林深處傳來者，筇竹寺即在望，頓時喜悅之情，不言而喻。沿叢陰小道行，涼氣襲人，不刻間即抵寺門。四顧寺之前後左右，均為濃蔭密佈，而綿亙約數里，實出乎意料，蓋昆明八年抗戰以還，為國防重鎮，大軍雲集，四郊樹木，幾砍伐殆盡，護河堤樹亦所難免，此地尚能完好者，實沾保存古蹟名勝，無論軍民人等，嚴禁砍伐之大德。

寺裝修添染，煥然一新，據知客僧言，為某公獨資捐修，對外決不宣佈所姓云何，余深詰之亦笑而不答。余謂曰：此眞大善士也，不沾名釣譽，「有心為善，雖善不賞。」余深服聊齋誌異開宗明義之言。知客僧聞之，相與而笑。

寺之大殿兩側暨兩廂，塑有五百羅漢像，高與人齊，為吸引遊客之所在，塑工精巧，其衣着色調，神態表情，莫不栩栩如生，宛若眞人，入羅漢殿，見其喜笑怒罵，或坐或立，或說法，或耳語，或打鬥之狀，遊人必倍感親切，西南數省有慕筇竹羅漢之名不遠千里而來者大有人在。抗戰前余遊西湖靈隱及勝利後遊姑蘇西園，見其排列整齊偉大壯觀之全身羅漢，不發生如何欣賞之興趣，蓋不若素裝淡抹，恰如其出家人身份筇竹羅漢之與世人發生共感引人入勝也。余友廖君，現學藝巴黎，囊昔曾有拍攝羅漢單人相及會相出集印行問世之舉，為我國雕塑藝術放一光彩，以種種關係，均未實現。

數羅漢可斷每人一年之休咎，為滇人一特俗，例如余今年三十一歲，可隨便選擇一羅漢順序而數之，數至卅一位時，今年之休咎，視此羅漢之表情而定，妻戲為之，得一慈祥之髯客，不禁大笑！

寺創建之來源，有一神祕傳說。據雲南府志云：

「筇竹寺，滇之古剎也，爰自唐貞觀中，鄯闡人事先之所捌也，初，光偕弟獵於西山，有犀躍出，衆逐之，至寺之北，失犀所在，仰視山旁，見一異僧，往覓之，又無所睹，惟所持竹杖植於林下，衆弗能拔，翌日往視之，則枝葉森然，始建寺。」

寺中有一元代白話碑，為滇南絕無僅有之珍貴文獻，鮮為人經意者，余前往探詢，寺中僧衆泰半不知之，余終於大殿之角落下獲得之，深藏於大殿內，尚不為風雨所剝蝕，字跡斑斑可考。按元代為蒙古族之韃子主政，漢人地位甚為低落，所有文武官員，均由韃子充任，而韃子與漢人之比，不及百分之一，其行文佈告，不得不沿用漢文，但韃子對於漢文根底太差，所出佈告，不漢不韃，不文不白，讀之不僅令人費解，且俚俗不堪，令人噴飯，今錄如下，俾國人奇文共賞云爾：

「皇帝聖旨

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里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汗黃帝宗澤高黃帝聖旨里和尚里也要藏經與筇竹寺甚麽休當告祝壽者麽有來如今依先的體例致甚麽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者麽近雲南鴨城子玉案山筇竹寺住持暨官長當頭和尚每根底寺院的人口田地不揀什麽的是誰休奪要者休持氣力依例而當做呵他甚不怕非什麽聖旨

龍順年四月廿三日」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無錫導游	一萬元
杭州導游	八千元
廬山導游	七千元
南京導游	五千元
嘉興導游	四千元
北平導游	五千元
黃山手冊	二千元

戰後的芬蘭（下篇）

自拉特萊女士(La Verne Bradley)著　譯自地理雜誌
伍墨衢

大網捕取波羅的海的鯡魚，第二天我們坐了一輛裝有取暖器而耀光的雪佛蘭轎式汽車前往參看捕魚場。我們的汽車沿着漁民雪車所行的途徑向東南五哩一個最熱鬧的漁業場進發，不一會，便到達了目的地。

網取波羅的海的鯡魚是羣島中四季不斷的職業，不過鯡魚隨着時季移動聚集的地點，所以網取的場所四季不同，網取的方法也得變換。無論在活水或在冰面，網取鯡魚都需高等精練的技術。

班薩爾島漁民結成的捕魚組，可稱爲羣島中的典型組。全組由一個首領號稱「漁大王」的督率，共有組員男子十九人，女子兩人，各有應盡的特別職務。那「漁王」握有指揮全權，由他就地先作測驗，決定冰面下水流的方向，(鯡魚隨流游行)，並決定如何把魚網展播。他伸着巨掌，發出宏亮的呼喚，指揮各人工作。每人都知道自己的職務，默不作聲按步就班地行動着他們難得有一次行動違失秩序，一有錯誤，立刻換人代替，因爲白晝時間很短，氣候常在零度或零度以下，光陰可貴，片刻不能消失。

播網的地區一經擇定，卽在冰面開始一種專門化的建築。先在一方長近一哩，底闊約一千三百十呎的梨形地區的邊際鑿成數十個正確的洞，每洞相隔約一千三百十呎，洞的直徑或爲二呎，或爲三呎，底邊是把魚網放進之處，頸際是拉網之處，那裏開成八至十二呎的幾個大洞。一切佈置妥當，然後用兩根細長的松樹幹縛成長「針」(一一七呎)，從底邊的洞中塞入水中，向兩邊分頭前進，開始穿繩的步驟。

所謂「繩子」，是鉛絲做成的，被長「針」帶到兩邊相隔的每一個洞的下面。每一個洞口有一個人守候着，握着一個鐮刀形的工具，和一隻T字形的大鉤子，把長「針」向次一個洞口推進。每隔五個洞，由女子再在鉛絲「繩」上縛一個鉤子，推向其下的洞口。鉛絲「繩」繫在一根很粗的繩子上，這根粗繩是供拖那魚網之用的。在檢到粗繩子以後，便把它縛在滑車上，用馬匹轉動滑車，將繩子拉緊，繩子一緊，便將魚網拉進了水中。這種步驟在梨形地區的兩邊同時進行，所以魚網便逐漸地被向前拉動。

四小時拉網工作的開始，那碩大無比的魚網長達一千三百呎，闊達九百七十五呎，非用這種工作，不能使它由底邊洞中放下，而逐步推至前面。從穿「繩」開始，到播好魚網爲止，共需四小時的時間。魚網播好後，那在底邊的人們便束裝乘着雪車到頸邊來，而在這裏完成捕魚的最後也是最偉大的一幕，——拉魚網。

在準備拉起魚網時，雪車都停置在一旁，以待裝載網得的魚。拉車的馬匹則被驅在一旁休息道食。人們都穿上了皮的圍裙，和特製的長釘皮靴，開始拉這巨大的魚網。在魚網上面的「網」被拉出來了以後，漁夫們便兩個兩個地排成雙行，用巨大的鉤子鉤住這「網」，一端有皮帶繞在肩頭上，用力向前拉動。

他們一面唱着悅耳動聽的歌曲來使節拍一致，一面用力將釘鞋向冰裏踏下去，然後使勁的拉，於是滿載着魚的大網便一呎一呎地拉了上來，擱到了兩旁的雪車上。等到拉上三分之一時，便將這三分之一的網拆下，(他們的大網是由幾段連成的，中間用上蠟的皮帶連着，)再開始拉其餘的網，而旁邊空着的雪車便被推過來，承接後面的收獲品。

在這緊張的過程中，沒有一個男子或女子不在場中担任一種緊要忙碌的任務。女子們都在雪車上整理着拉上來的魚網，男子們不是拉魚網，便是在豫備稱魚的磅稱，或是在洗清松樹幹的長「針」，或是把纏繞成一堆繩索理開，或是司管着馬匹，豫備下一步的工作。

傑萊也忙着從這邊跑到那邊。我呢，在旁邊湊熱鬧，常常滑跌在冰上，有時因不提防踏着了活活潑潑的鯡魚，站不住身又滑跌一交，而當他工作時，還拉牢着他的手套跑步跟隨着他，一面還屢次向他建議應該這麼辦，或那麼辦，但他很少採用我的意見。

在魚網最大的一部分將要拉上時，無數的小魚從魚網的孔中落在冰上，被人們踐踏後，成以一條鮮紅的血流。漸漸的洞口四面都滿堆着魚，銀灰色的魚有的染着鮮紅的血，在冰面上跳躍舞動，蔚爲奇觀。在這裏作生命掙扎的小動物，正不知有幾千百萬。

這些魚都被送入較小的網中，放在車上，拉到近磅稱的那一邊去，然後便被傾在冰面上，成一閃爍發光的巨堆，先還溜動，後便慢慢地死去。

像這種大規模的捕魚，運氣好的時候，一天大約可捕得八千八百磅之多。倘若在同一地區連捕兩次，他們便在一天中連續不斷的照樣工作兩次。

捕魚的大隊在天亮前若干時便離家出發，天剛亮時，他們已到達目的地，準備開始工作，直到天色嚥黑，才坐上雪車，經過冰面兩小時的路程，回到班薩爾家中。無怪他們動作要這樣迅速和緊張。在工作中間，沒有一個人似想停止吃了一點東西，也沒有一個人在這樣冷的天氣中似乎感覺寒冷。

我問他們有沒有在拉起重魚網時失足跌落在寒冷澈骨的冰水中，他們說，「常常會的」。但是這種事情當然是不受歡迎的，因爲這樣要犧牲一輛雪車，裁送這人回家去，無形中便受了損失啦。至於因捕魚而受重傷的，他們說還沒有過，因爲每一個人對冰面的情形和他自己的工作都很熟悉的。

在參觀了他們的捕魚工作後，我們又回到了班薩爾，一路上對這班芬蘭男女不惜用巨大的氣力將他們國內的美味之一供給世界，心中暗暗欽佩不已。

在陽光中越過冰面

我們穿過羣島的路程，雖取近路，有時乘馬，有時乘雪車，這樣還費了幾天光陰，才告完成。但乘汽車歸時，費時不足十小時。我們現在不知道那一種覺得更形困苦。

在陽光中越過冰面回至維哥姆的行程中，入目的風景，美不勝收。整個世界裝飾着燦爛耀目的偉觀。舉目四望，潔白無塵，偶見遠處的島嶼雖被白雪封鎖，亦覺含笑迎人，這樣一哩一哩的馳過，毫未遇到意外的事端。我們在薄暮時到達了維哥姆。

我們在黑暗中由維哥姆回到土耳庫。這是第一個錯誤。我們還未到達半途時，凍雪四合，開始降雪。我們原欲觀看星的位置，或循看諸島的外緣前進，這是尋常簡單的方法，但這個希望却被放棄，而又無法折回。



芬蘭紅十字會的裝備，——美國紅十字會的贈品。美國紅十字會在兩年餘的時期中，曾以值美金四百三十萬元的卡車救傷車醫藥食衣着品，捐助給芬蘭。

寇特不但覺得苦惱，並且顯露憂慮的神態。每行數百碼，他必跳下汽車，走入黑處，察看冰面，或圖探視方向。後來他索性把汽車門開啓，一半時間站在踏脚板上，向着漆黑的前途瞭望一個島上的燈光，或希望得到些生活的形跡。

這是他當時告訴我們的。後來我們知道他開啓汽車門的原故，是恐怕遇到薄冰，使我們可以迅速從車中逃出。車中的取煖器熱力太弱，無濟於事，傑萊不時開啓一排電泡，供我們握着煖手。最後一個大島出現在我們途中，寇特立刻認識這島，而用他所受的步兵良好訓練，依算學的弧形引導我們到達了主要「大道」半沒的雪車途徑上。於是我們可以安然前進。

行了片刻，他忽然命駕車者暫時停下。他又跳下汽車，却不知不見了。我們大約已近海峽渡口，但相去多遠，却不知道。而茅屋的燈號在那裏呢？

一兩分鐘後，當我們緩緩地前進時，怪異的燈光出現在面前，寇特和駕汽車者都下車前往查視。

這時茅屋中並無一人，因為海峽業已凍冰，渡橋業已撤去。那燈光是由一艘船中發出，它正在破冰開路而進。我們必須趕快急進，否則讓那船先行，我們必須等到晨間橋夫回到茅屋時，駕上橋梁，才能前進。

我們加速前進，到了海峽旁邊。寇特叫我們都下汽車，讓駕冰者單獨開車倒退，然後開足速力，及時馳過較薄的冰面。我們趕緊搶了拍照機，及時奔到對面，因怕汽車的震動將使它前進方向的冰面破裂。當我們戰戰兢兢地遠望着時，那汽車飛也似的馳過高低不平的海峽冰面，然後駛至我們面前。

我們跳入汽車，又急向前進。那船上的燈火漸漸逼近。這裏又怕那船的震動將使我們汽車所駛行的冰面發生裂痕。

我們這時不再怕冷，神經的緊張已使我們忘却了寒威。但當我們經過標明上一日有汽車一輛陷於冰下的地點時，又不禁中心凜慄起來。數分鐘後，我們沿着海濱，駛抵了阿洛島(Alo)，而到了安全結實的土地，心頭才覺得一鬆。但隔不多時，那駕車者為節省時間起見，在駛過該島時，又在凍結的海峽上駛行。

那人曾在國內陸地或冰面開慣汽車，現在毫不經心地向前急進。他駕車像一個拉伯人，用飛快的速率，曲曲折折地駛越冰面。最後駛近了城市，只見各輪船都凍結在外港中，於是我們不得不叫他慢些駛行。我們讀到報上詳細的紀事，忽覺有許多地方令人莫名其妙，如有一條，標題為「芬蘭土耳庫港中有汽車一輛和輪船相撞受損」之類。



芬蘭政府醫務主任兼芬蘭紅十字會副會長萊尼凱倫教授（左面）接收美國駐芬蘭公使哈爾爾所贈發給芬蘭人民的救傷汽車六輛的文據。

我們經過三星期的極度生活。我們目視人民在極度缺乏之需要和極度寒冷氣候中，在世界最受戰爭糜爛區域之一經營最有進步的復興工作。

從拉伯蘭的木工到斯卡爾迦登的漁民，我們發覺他們都在以勇氣和毅力工作着，以圖克服戰爭所困擾他們的諸問題。他們正在用美國所濟助急需的工具，恢復他們的工業家庭和生活。他們除此以外，沒有旁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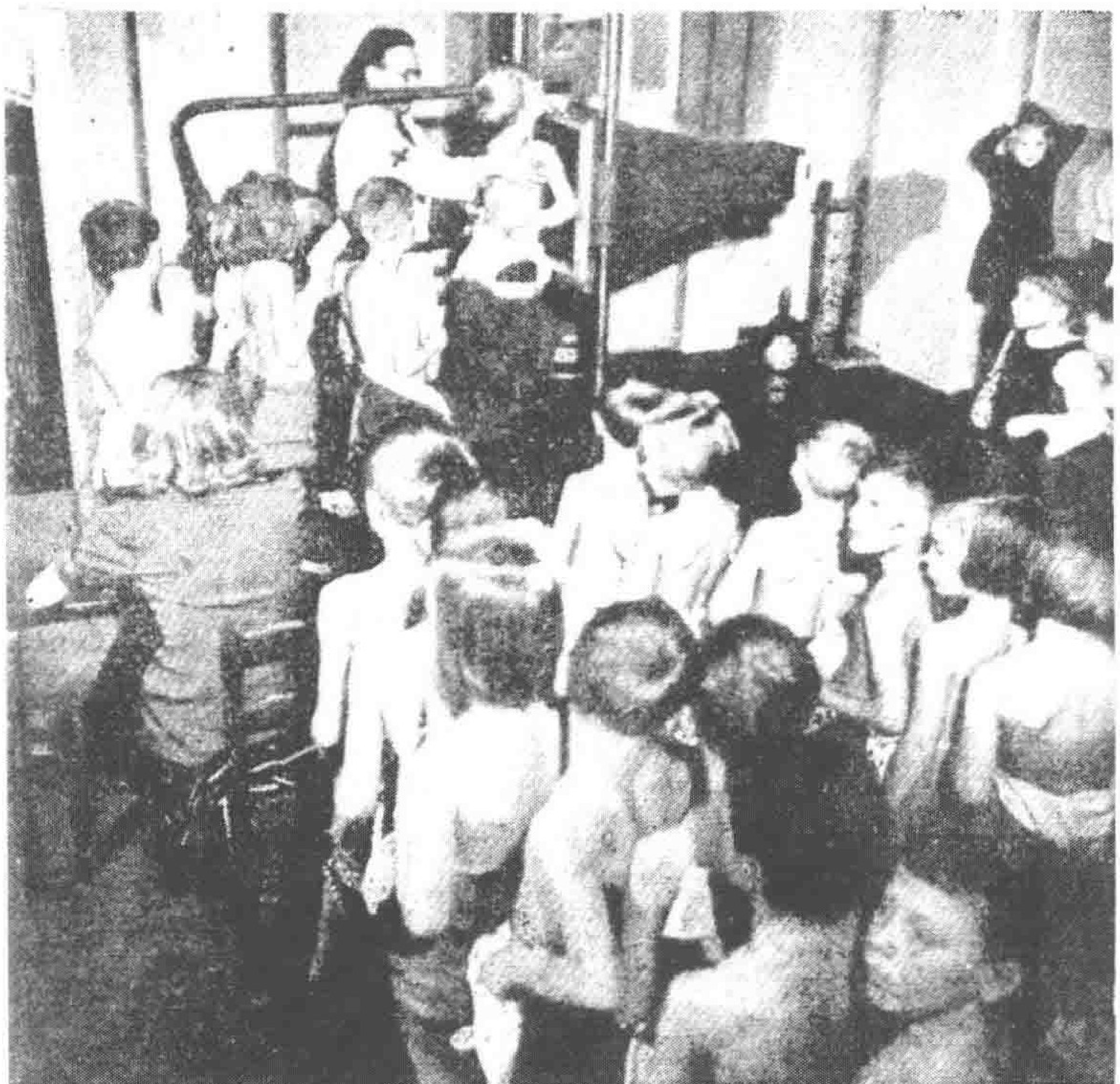
在這個小國中絕無自傷自憐之態。芬蘭在它的短短而變化不定的歷史中，曾以十足的精神應付每一挑戰。現在它又這麼地幹着了。

最近紐約的前鋒論壇報曾載有一文，紀述芬蘭於戰後努力從事經濟奮鬥的情形，足徵這個北國雖受大戰砲火的洗禮，而仍能以堅苦卓絕的犧牲精神保持她的獨立。茲節譯如左，以供讀者參閱，俾更明瞭芬蘭的現狀。

芬蘭五百和一千馬克的紙幣，價值約等於美國五元和十元的紙幣，上面所印的圖像，在美國看來，覺得有些兒不適當。論理，應該印上芬蘭的林肯或哈彌爾登的肖影，但它却改用美術化的芬蘭男女八人，或十人，站在一個巨潭旁邊。他們好像是初入世界，身上多不着些什麼，雖然其中有兩三個人肩上或臀部周圍不經意的鬆鬆繞着一幅薄紗。他們都像對海上呆望着。

在芬蘭和俄羅斯簽訂休戰協定以後，這種紙幣曾引起一種滑稽談，隨着紙幣的流行，傳播到各處。這種譏刺性的滑稽談，在任何民族覺得它的整個自由已被國內的暴君或外國奪去時，常常會發生的。這一個芬蘭滑稽談是什麼呢？就是紙幣上所印的裸體芬蘭男女，足爲芬蘭人民眼睜睜望着芬蘭賠償俄國的最後一條船駛離他們的海濱的豫兆。

在芬蘭人一方面，他們表示自己是精明的組織者，勤勞的工作者。他們似乎切欲儘速繳付賠償物，因爲他們要建立償還美國借款信實可靠的名譽。他們現在的工作，眞是萬分艱苦。一九四六年年底芬蘭的外債包括戰爭賠款在內，比戰爭中任何時期之數增多百分之七〇。這些更大的債務付款，現在必須出於被戰爭擾亂和被割地損失減弱的經濟中。



芬蘭學校用美國紅十字會所助的X光機檢視學童的身體，以防戰後因營養不足而患肺癆病等。

在一九四四年秋季，芬蘭須繳付蘇聯賠款三萬萬元（美金）。賠款須以實物折數，三分之一爲機器和設備品；四分之一爲海行和江行的船舶；十二分之一爲電纜製品；三分之一爲木料和森林工業的製品。這種支配很有關係，因爲這必須將芬蘭的經濟大大地改革，才能如數繳出。在戰爭之前，芬蘭的輸出貿易百分之八三是木料，以及森林製品，如紙漿和白報紙之類。但俄羅斯對於芬蘭這類最易供給的物品，只允接受三分之一，故芬蘭必須創建新金屬和機器工業，雖然她因缺乏煤鐵，不宜於製造這類物品。

芬蘭人相信倘若要保持他們現在所享受的獨立和自由制度，唯一的機會在履行賠償的規定。所以他們都以此事爲天字第一號任務，芬蘭今已設立特別賠償委員會，而將非常的經濟權援給委員會主任基維倫。委員會有徵用各項原料的第一優先權。入口出口的計劃力求和它的需要相配合。新工業已經創設，舊工業已經擴充，以期得以繳出各種賠償物。政治家對於賠償程序如何實行，絕少發言，或默不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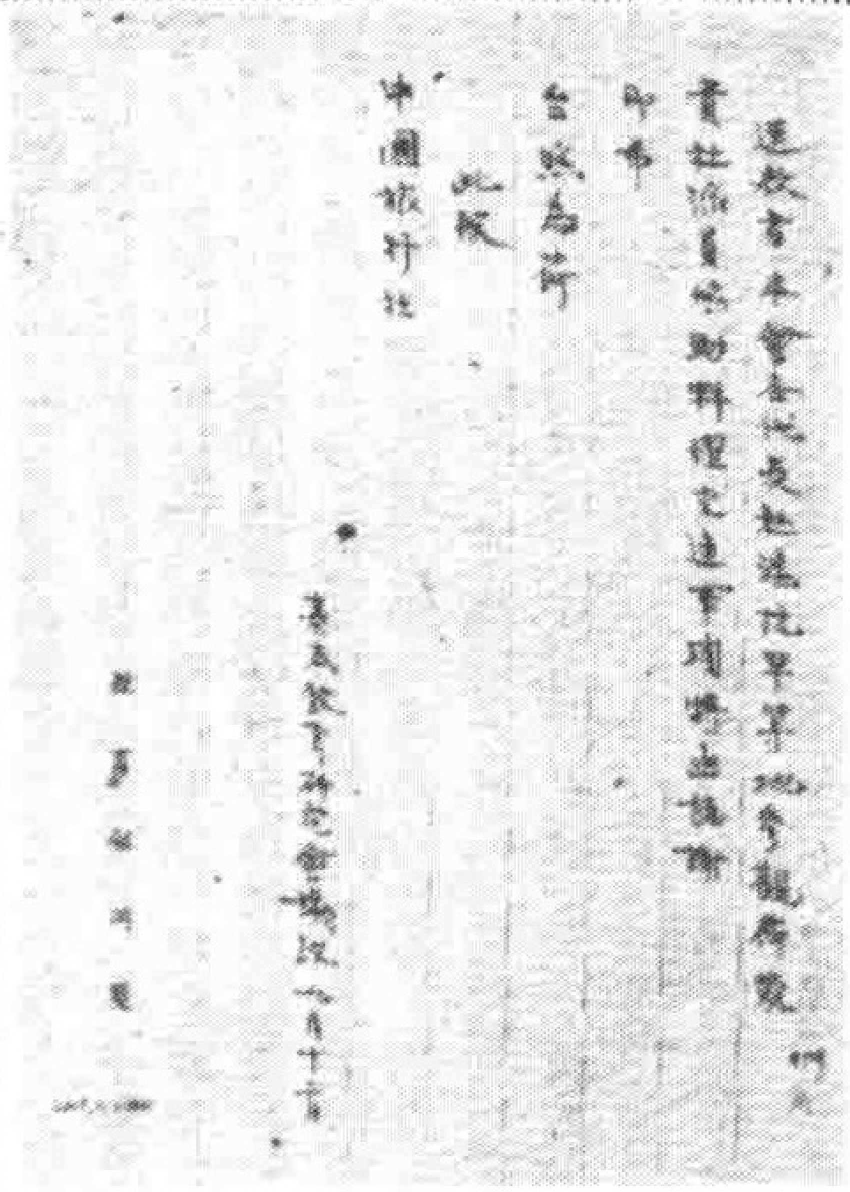
基維倫相信芬蘭若照戰爭以前維持自由企業的制度，定能獲得最佳的結果。雖然現在有管制，有優先權，有領照制度，但是並不較休戰協定簽訂時有更多的國營工業。俄羅斯人很關切芬蘭復興工業的結果，但芬蘭若能長此按期繳出賠償品，他們並不發生異議。倘若愆期交出，遲一個月須繳罰款百分之五，再加上每年百分之七五的複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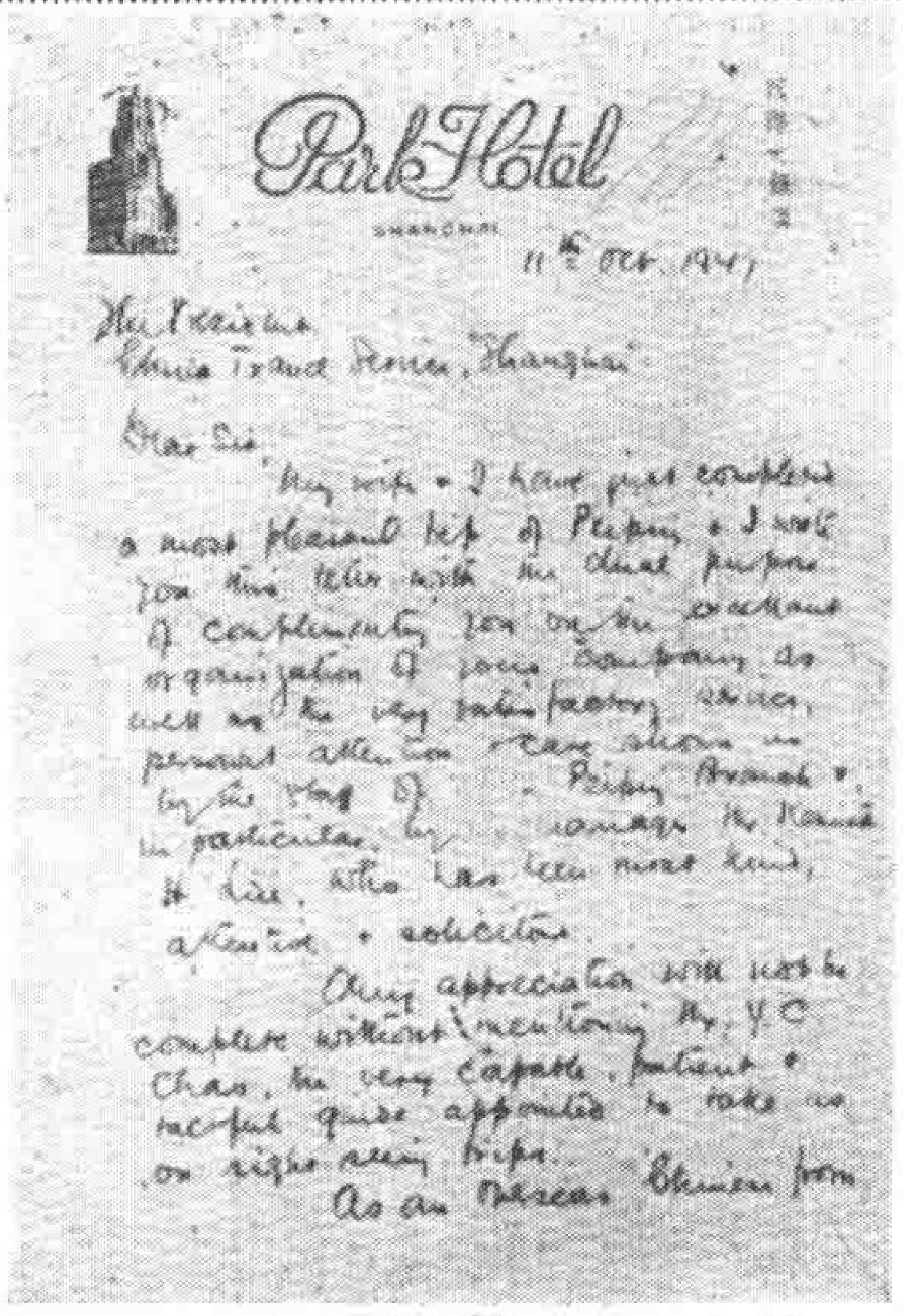
俄羅斯人對於這種罰款能夠嚴厲執行。卽使遇到超出芬蘭能力以外的事端，如美國罷工，因以不能運到原料之類，也不認爲遲繳賠償物的正當理由。芬蘭人因爲所餘這船用的鋼版爲數很少，故特別憂慮美國鋼版交貨的延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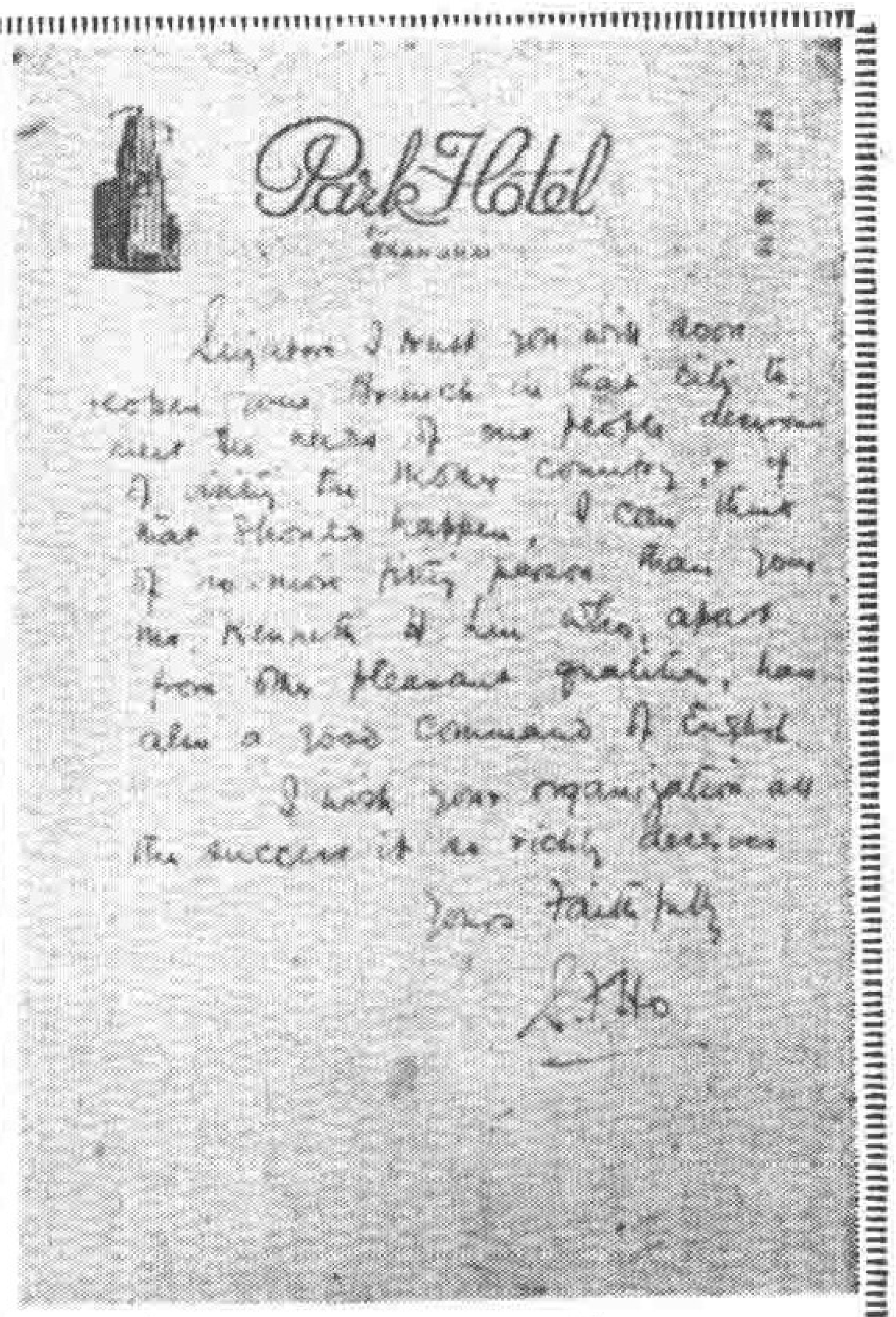


大魚網的粗繩每到每五個洞口拉起，由馬在一滑車旋轉，把它繞緊，並用一個巨鈎和一條粗鐵鈎在冰上，以免滑車倒退。

服務之葉







基本教育研究會來函

逕啓者：本會各代表赴滬，杭，平等地參觀，荷蒙貴社派員協助，料理交通事項，特函誌謝。即希台照，為荷 此致

中國旅行社

基本教育研究會議啓

九月十二日

星加坡僑領何世芬先生來函

社長先生台鑒：逕啓者：鄙人偕內子，甫自北平歸來，此行遍遊名勝，盡興而返，有堪為閣下欣賀者：則貴社組織健全，與夫北平分社人事優越，其一般人員服務之週到，經理劉杭生君之和悅謙恭，導遊員趙一權君之精細活潑，實使鄙人等深感滿意。鄙人僑居星加坡，至盼貴社早日南來復業，俾歸國僑胞知所問津，如獲有擅長應付精通英文如劉君者，主持其事，勝任愉快，尤可預卜焉。專箋申悃，並祝貴社事業日隆。順頌

籌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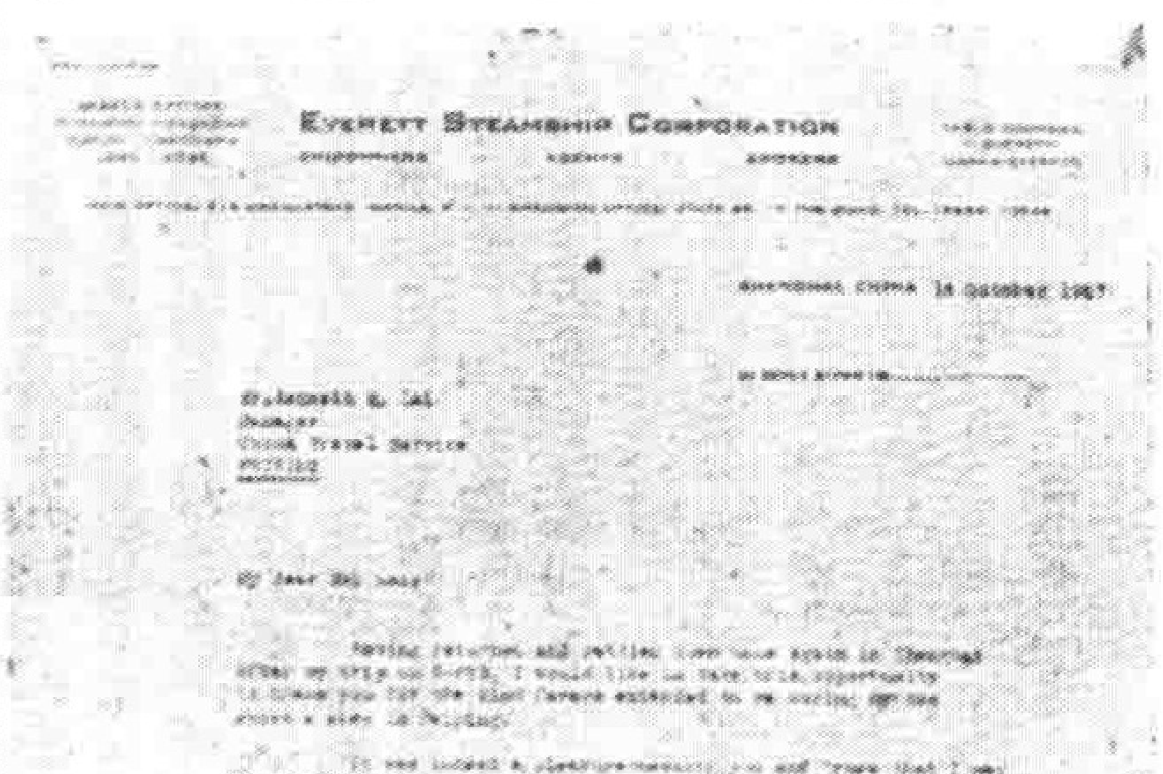
鄙人何世芬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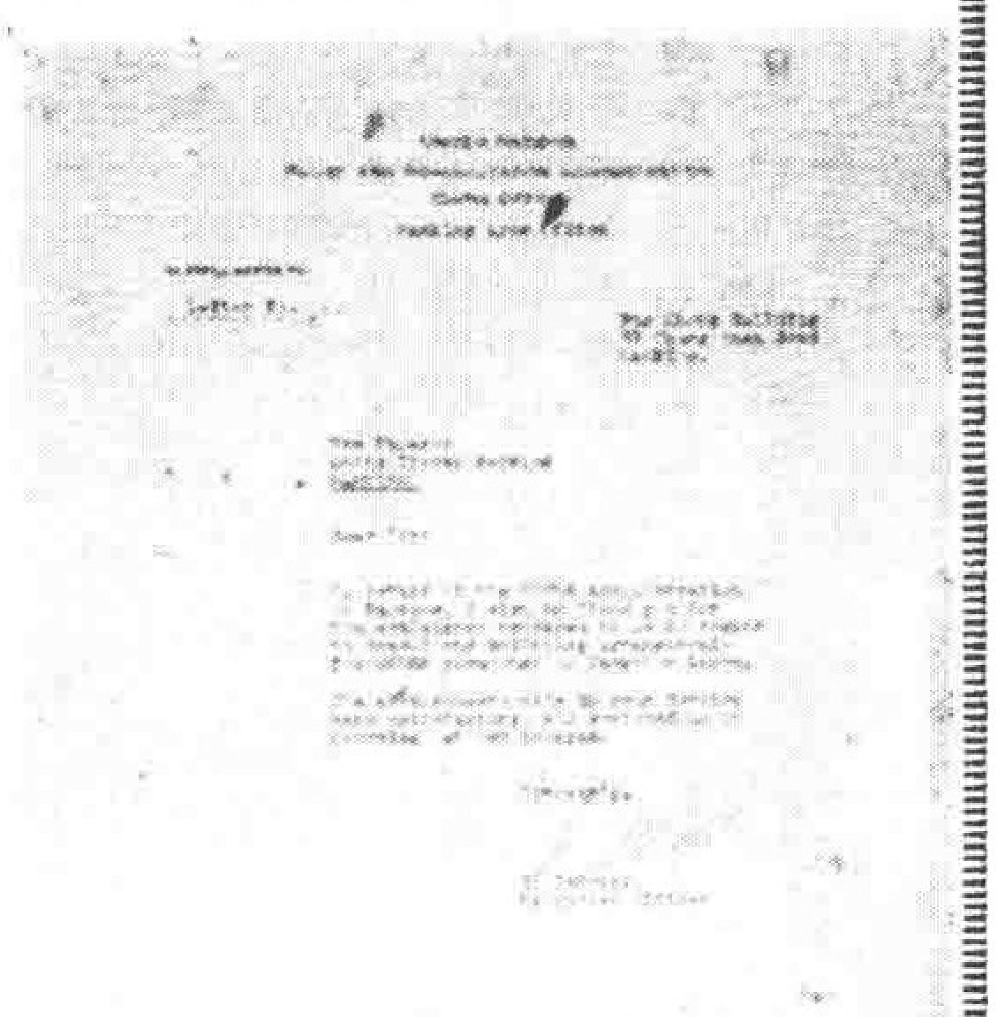
達斯納士先生來函

社長先生大鑒：南京聯總人員此次假期離京，承貴社代為佈置旅程，及宿處，一切殊感滿意，拜賜良多，鄙人謹為代表道謝。此致

中國旅行社

達斯納士謹啓





福來輪船公司戴樂先生來函

杭生先生台鑒：逕啓者：華北遊罷安抵滬濱，猶憶在平雅承閱愛，示我周行，雲誼疊稠，銘感無既，異日台旆南下，並盼有以答報隆情也。專此敬請台安

戴樂拜啓

假使遲交一月，造船程序也須延遲一月。

但俄羅斯人也不要求過份。當芬蘭顯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仍不能履行第二年的賠償程序時，俄羅斯人曾允將六年繳付的期限展長至八年。芬蘭在本年六月十日欠繳值美金四百萬元以上的輪船和機器。到那日止，共須繳付總值一萬一千七百餘萬元的物品，因為其他產品的剩餘，欠繳之數已減至九十一萬餘元。基維倫相信至九月十九日賠償年終止時，全部帳目可以平衡，雖然緊急的數類物品仍將短少。

芬蘭不借外債，永不能履行它的賠償程序。自休戰協定簽訂後，它已收到美國借款八千五百萬元以上，和同數的瑞典借款，又向巴西借到一千萬元。美元曾幫助振興芬蘭的經濟，而使芬蘭人民得到衣食，並修補他們的戰爭損失。芬蘭人並不用美元直接付給俄國。

除原料和半成的產品如鋼版之類外，芬蘭曾在美國共購進特別機器二百九十架，全數繳給俄國。這些物品的價款曾用芬蘭運往美國的物品抵付，——大都為木漿和白報紙，這兩種貨品市價很高，這是芬蘭的幸運。

美國的借款在間接上曾助芬蘭人繳付賠償品給俄國。因為美國在芬蘭的政策是以維持該國的獨立和自由制度為主旨，所以對此不致有任何異議。

芬蘭三萬萬元的賠償額，是照一九三八年美元價格。加上百分之一〇至一五折算的，芬蘭經濟家估計照一九四四年休戰協定簽訂時美元的價格，須增至四萬五千萬元。俄羅斯人所規定的高等品質的物品，又須續加賠償品的美元的實在價值。照目前的價格，芬蘭所繳的各項物品，價值或較名義上的美元數目，高上兩倍。第一賠償年芬蘭的國產繳給俄國的，佔全額百分之一七。這是一個高數額，結果曾影響通貨膨脹，（芬蘭貨幣的價值在以往兩年中曾減小一半，）並使生活標準降低。

雖然如此，芬蘭的經濟，自戰爭終止後，已有長足的進步，芬蘭人自信藉堅苦的工作，和一些兒幸運，可以按期繳付戰爭賠償品。他們希望在繳清之後，再清理其他的債務，並從事恢復戰前的生活標準。他們所擴充的工業出產能力，屆時或可供自己的應用，雖然工業多依俄國的需要而配合的情勢能夠引起新問題。

世界屋脊—帕米爾

（原載蘇聯俄文「週遊世界」一九四七年五月號，拉凱蚩作）

薛甡生譯

在蘇聯所有的山岳區域之內，帕米爾高原最高，最易吸引研究者的興趣。

帕米爾位於蘇聯的東南角，是世界的屋脊，是一個特殊的區域，東鄰中國，西接阿富汗，南部為印度所包圍。

帕米爾的面積約為一十五萬平方公里，全是由荒涼的横斷山脈和高於海平甚多的盆地構成的，在這兒可以觀察一層層的地殼的形狀，直至四千公尺高為止，再上去則為富于岩石的龐大山脈，最高峯達七千公尺。

帕米爾山區連接天山、崐崙、喜馬拉雅、興都庫什諸山脈，構成了一個廣袤的山岳地帶，與中亞高原打成了一片。

從飛機朝下俯視，帕米爾盡是些由齒形的尖峯構成的山脈，最高峯叫做史太林峯，是蘇聯境內的最高點。

山脈自下而上地終年被冰雪蓋覆着，從科學院山、彼得大帝山諸峯上流下了一條相當寬闊的費青科冰川（Lednik Feichenko），這條河長達七十六公里，幾萬年來積累的冰層厚達幾百公尺。

不僅帕米爾的容貌嚴肅而粗野，氣候亦復如此：夏天白晝炎熱，夜間寒冷，在炎熱的夏天往往忽然飄雪。

帕米爾的冬季幾幾乎不可親近，人們唯有躲於村莊內，動物不是冬眠，就是藏於岩隙內，山頂的雪更厚了，自然主宰了一切，飄雪時夾雜着狂風，嚴寒爆鳴，雪崩怒吼，常常自山的高處一次掉下幾十萬噸重的巨大雪塊。在八個月的悠長的冬季，居民區內的人們和世界隔絕，只有飛機偶爾掠過這個結凍的寒冷區域的上空。

春天（五月）開始後，冬雪迅速地溶化，一滴滴的水匯成了奔騰的湍流，它們注滿了湖泊，淹沒了峽谷及盆地，整個的夏季水日日都在增漲。

帕米爾的植物極其稀少，僅僅在河水所及之處長着野猪毛似的細草。

帕米爾的中部及東部完全沒有樹木，只有一種生長極慢的蒲籐（Terecken），它纏繞彎曲，不怕隆冬，是本地唯一的燃料。

動物界的情形也差不多，這兒有狼、野犬、狐狸、斑豹、小塊頭的野熊、若干種類的鷹鷲，都是些兇惡的禽獸，鼬鼠特別多，他們的皮結實，價格相當昂貴。

草食動物中挺多的是羚羊，岩隙內生活着山羊，本地人叫做「陶泰凱」（Tay-teke）。

跟動植物的情形完全相反，帕米爾的地腹裏埋藏着無限的礦產，稀有金屬，金、銀、鉛、石英、水晶、石鹽……就總量而言，這些還差得遠。

為了國家的利益，得勘測這些寶藏，所以我國（指蘇聯，因作者為蘇聯人——譯者）的研究人員不斷地在這兒堅忍地工作着。

首先發現帕米爾的歐洲人為大旅行家馬哥孛羅，當時還是第八世紀，此後的五個世紀內繼續有人拜訪帕米爾，但是皆未曾留下什麼特殊的功績，至十九世紀末葉它才被俄羅斯學者們大發現了一次，蘇聯成立後，對帕米爾的研究格外加緊。

如今經過重山峻嶺，連接了費耳剛盆地（Fergan）與荷洛格城（Horog），躺臥着一條美麗的帕米爾公路，荷洛格是巴達赫香（Badahchan）自治省的行政及經濟中心，這一個自治省幾幾乎包括了帕米爾全部。

帕米爾公路的一條支路連接了荷洛格與塔吉克（註一）共和國的首都斯大林拿巴德（Stalinabad），躺臥於石質的陡坡之上，越過了湍急的班栖河。

帕米尓高原



道路使得峽谷生氣勃勃，于是出現了擁有住宅、醫院、實驗室、俱樂部、科學研究站的居民區，如今居民們大半集中於通行道路的盆地內，在其餘的地方還有一百多個小村莊，每個村莊都相隔一百公里以上。

去年春天，對馬柯數晉和賴勃索夫匚位領導下的地形學家們提出了下列的課題：把中亞巨川阿姆河的上游繪成地圖。如衆所週知的，它有着好幾條大小幾乎相等的水源，都發源於帕米爾的中部及東部。經過了一個夏季，結果繪成了幾千平方公里的區域，那裏頭有若干地方一直未被研究過，地理學家稱之爲「白點」。

上述的任務迫得每一地形學家爬了三四十次的山，每次登高五六千公尺不等。

這種練習是值得任何登高研究者加以羡慕的。

在帕米爾上空

近年來，人們也從空中接近帕米爾，飛機往往在一萬公尺的高處攝影。飛行於山區上空，確乎潛伏着危險性，尤其是在帕米爾一般高的山區上空。

現在我來敍述一則如次的故事：

飛機指揮官杜脫夫、舵手阿魯秋醲蚩、通信員魯拉富賴夫穿着厚皮飛行衣、長靴，戴着鋼盔、手套，還未曾趕到飛機場：

「彷彿不是要升空，而是要下沉到海底，只是缺少潛水衣。」勉强微笑着，杜脫夫邊說，邊理理降落傘的繩索，戴起了養氣面具，拍拍艙蓋，他發出了準備完畢的表示。

升降指揮者揮動着旂子，機場的寬闊跑道上充滿了哄隆哄隆的音響，決定起飛，駕駛員最末一次檢查引擎，它們吼得格外高昂了。

機翼下輕吹着逆風，綠色的盆地被乾燥的山麓所代替了，之後顯露了齒狀的山脈，機器（指飛機——譯者）朝預定的方向前進着。

通信員魯拉富賴夫仝時也是照相師，攜着專門的照相機，飛過一定的距離，鏡頭關閉器就低低鳴叫，拍下了一連串的片子。

彷彿田裏的拖拉機，飛機耕着天空的田，劃下了兩條平行綫，抵達預定的地面目標後，它轉彎回頭，沿着來的方向朝前疾馳。

阿魯秋醲蚩控制着飛行，他仔細地注意，使得在大規模的連續照相中不留下「空窗」。好像快將凍死的巨大海怪的觸角，許多山脈睏睡着，中間交叉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冰川。

「史太林峯，」舵手在電話中放出了嗓音。

「有消息……我聽見……我要告訴你們……」通信員回答，同時發着電報。

「我們正在掠過聯邦的最高峯，帕米爾中部已被照了相，」他敍述。

「飛行的第四點鐘已開始，高度——九千二百公尺，地點——成層圈的下部……」

突兀地測高儀的指針急遽降落，喪失了六〇、一〇〇、一五〇……公尺的高度。

「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隻引擎損壞，」杜脫夫鎮靜地說。

高度繼續減低，每一秒鐘喪失六公尺，這樣下墜十分鐘，飛機便不可避免地要撞上岩石了。

機器像隻受傷的鳥，猛烈地向左方、向仍舊工作着的引擎那邊傾倒，駕駛員集中精力，平衡傾斜，剛剛使得飛機保有仰角，忽然飛機發生了尾旋，搖擺着朝下疾墜。經過了五六分鐘，高度已完全喪失，飛機已抵山頂，山頂像一道堅牢的環包圍着它，獲救的希望差不多沒有了，跳降落傘徒勞無益：地面皆高出海平甚多，並且在稀薄的空氣內，降落傘下墜的速率會比通常快三倍以上。

約有兩三分鐘，那辰光

……

「湖，我們底下是個湖！」舵手放出了嗓音。

不大的湖面在薄明的雲中微微閃光，有了獲救的希望了，可能着陸於它的岸上底。

飛機繼續下墜，應該在機腹先挨地的地方着陸。

「放不放出脚輪？——」杜脫夫沉思地詢問自己：——用機腹着陸，飛機準會碰得粉碎；放出脚輪？倘若着陸地點是斜坡，那怎麼辦呢？一定要毀滅，飛機只會留下些碎屑……用輪可着陸，——他最後決定：——或者能够救出飛機……」

脚輪伸出了……觸到了地面……翅膀正碰着斜坡……飛機滾動了起來……

「烏拉！獲救了！」

跼出座艙，杜脫夫感到劇烈的疼楚，他的手骨已給凍得麻木了，爲了靈活地控



帕米爾山麓間的探險隊

制飛機，在飛機失事的剎那間，他扔脫了手套，冒着零下卅度的嚴寒用裸着的手操縱着飛機。

感謝全伴們的協助，杜脫夫的手恢復了血液循環，重新恢復了感覺。

過了一天，失事飛機的全體人員在一個探險隊處找到了避難所，又過了幾天，換了引擎的飛機再度騰空了。

沙賴茲湖

在帕米爾的東南部，有一條發源於此的水勢浩大的穆洱佳伯河（Moorgab），它的下游叫做巴洱唐河（Bartang），這條河穿過了大部份的帕米爾區，許多受積雪及冰川供應水量的旁支小川都注入了它，而巴洱唐河本身則挾着混濁的水注入了班柄河，成功了中亞亘川阿姆河的主要水源之一。

一九一一年二月，由於劇烈的地震，帕米爾發生了迄今尚稱少見的驚人的山崩，形成了一道高大的石堰，閉塞了穆洱佳伯谷，從此而後，河乃變成了湖——沙賴茲湖，卅五年來積累的水量已達廿立方公里，淹沒了長八十公里的峽谷。

自穆洱佳伯谷分頭走向南北的山脈，顯示出來的是複雜的層岩，深邃的峽谷則挾着懸岩和陡急的冰川，這一地帶，自沙賴茲湖（Satez）出世後，成功了研究人員與旅行家最難了解的地方。

為了繪製精確的地圖，目前我國的若干地形學家正在這兒努力工作。

……猛烈的風吹入了仄隘的峽谷，揚起了怒濤，被梳子般的白浪淹蔽着的湖面，對于科學家的小舟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遠離岸邊，叫船迎着風——探險隊長謝侖諾克命令舵手，瞧瞧險峻的懸岩，他繼續道：——船立刻就要破碎了！」然也不要緊，他們鎮靜得很，還在射擊春天的野鴨呢。

水在深邃的峽谷底上騷動不止，谷壁垂直地向上升起，到對岸很近，差不多伸手就夠得着似底，向縱深處則看不見盡頭，波浪接二連三地湧到遙遠的岩角的背後去了，一碰岩石，它們馬上分成無數的細滴飛沫再行落下。

小舟吃力地前進着，似乎一片木屑，從這隻梳齒滑上了另一隻。

「用槳！——指揮下命令：——倘若汽油摩托開始窒息而無力克服怒濤的話。」那當兒兩對槳立刻滑入了水中，緊張地幫助摩托。

船上任何人都有任務：四個人坐着邊槳，一個人把舵兼管理摩托，兩個人不歇地刮出進來的水。

雖則大家不再忙碌，而船則繼續前進着，當它繞過了高聳的懸岩的時候，這兒峽谷大為開朗，狂暴的湖面上出現了一道矮矮的石堰，在浪峯後面，不大容易瞧得出來，抵達那兒不足五公里。

「烏索依堤！」本地生長的經驗豐富的老獵戶烏芝漢巴邊如此高喊，邊指着阻礙峽谷的石堰。

若干年前，在如今堆着大量灰石的那地方，有一座塔吉克人聚居的烏索依村，後來山倒了下來，未曾逃出一個人，全體統統死掉，被壓於山石底下了，……

小舟出了懸岩底下，人們興奮了不少，呼嘯的風在浪峯上疾馳，摩托還是那樣，由於遲滯而低泣着，船頭深深地插入水中。忽然摩托吼叫起來了，新的波浪，此刻船頭顯著地上昂，尾部深深地下垂，摩托挾着頻繁的間斷工作着，塔……塔……塔……突兀地它寂靜無聲了。

「用槳！」

但是業經遲了，似乎一片輕飄飄的羽毛，波浪捉住了削瘦的船，把它送到了岸邊。

「船幫別迎着風，瞧啊，風已轉變了！」不敢相信舵手，謝侖諾克親自坐到他的位置上去。

「從擱架上抽出木槳，——他命令槳手：——把它們準備好，划離岸邊！」結果並未發生什麼效力。

風吹得船尾前進，這樣準會碰上岩石底。

「淺灘！船將要擱上去的，」誰嚷了出來，噪音壓倒了怒濤的咆哮。

「不致於，只是波浪沖擊吧了……」

「哎嘿，船左邊有點傾側，不，波浪打成的……」

水中映出了一座小島，有一道矮矮的長堤聯着湖邊，波浪竟衝過了長堤。

此刻船已被波浪打到了右邊幾公尺的地方，當船尾跟長堤平行的時候，謝侖諾克趕快轉身，强迫船的右舷承風，風彷彿等不及這種動作，兇惡異常，搖提着小舟，之後更憤慨地把它推上淺灘。嘶嘶個不停，波浪竟從人的頂上奔了過去，這當兒，對于小舟業經無法做點什麼：船底已深陷在沙礫中了。

跪在冰冷的水裏，大家協力抓住船幫，把它拖上了岸。

拘來一堆乾樹枝，生起了火。



謝侖諾克探險隊員們在爬山時，用繩索將他們自己連成一串，攜砍冰斧，穿鐵鞋，戴防紫眼鏡。

「如今我們待於沙賴茲湖上了，——謝侖諸克發言：——它是世界上最年青的湖泊之一，在抵達這兒以前，我們差不多越過了整個的帕米爾，乘汽車馳過了五百公里的公路，乘馬馳過了一百多條北阿歷楚耳山(Severo- Aiitchoolr)中的羊腸小徑。烏芝漢巴所敍述的山崩發生於一九一一年二月五——六日，它閉塞了穆洱佳伯峽谷河的四公里寬的出口，不滿一晝夜，水就淹沒的峽谷，于是地球上產生了一座新湖，不久水淹沒了所有的村莊，居民逃亡，峽谷一年年地荒涼，後來連勇敢的獵戶也很少光臨這洪水爲患的小盆地。烏芝漢巴，講呵，沙賴茲村早先在哪兒？」

把臉轉向騷動的湖，烏芝漢巴指着剛才波浪强迫我們小舟的摩托失效的地方。

「那兒，——他說：——那兒的峽谷底早先有一個時期是碧綠的原野散佈着簡陋的小舍，而沿着峽谷的岸邊常常有來自布哈拉 (Buchara 註二) 及新疆的長途商隊……

此刻烏芝漢尼沉思地瞪着吞噬了他的故鄉的深淵。

×　　×　　×

波浪徹夜吼叫，黎明前它們才平息，初升的太陽照着甯靜的湖面，鏡子般的水面上倒映着白雪終年在高頭閃光的山峯。

摩托正常地工作着，船迅速地駛近了石堤。

「從前某一個時期這道石堤高八百公尺，由于許多的河川來歸，湖面每年平均升高兩公尺，」謝侖諸克說。

如今僅有一條長形的雜亂的花崗石堆顯露於湖畔，浸潤它的水每年增漲。

「將要發生什麼事，如果水漲到石堤的最高處的話？」

「我想，將要發生像雅歇敖庫耳湖相仝的情形的，那座湖，跟沙賴茲湖一般無二，也是由於山崩產生的，水佔據了整個的低窪之處，目前已淌過堤頂，但是並未冲壞堤身。沙賴茲湖有雅歇敖庫耳湖的兩倍大，長達八十公里，可是烏索依堤極其紮實，它支持得住。此刻我們正飄過最深處，這兒，靠近石堤，深達五百公尺，石堤必須抵抗廿億立方公尺水的冲擊……」

「這太多了，廿億立方公尺的水？」

「還有，在較南的乾燥地方，那兒倒下的石塊很少，人們好久前便開始了蓄水池的建築，打算用它容納冬春兩季過剩的水，至乾燥季節再灌漑田畝。在烏茲拜克（註三），靠近撒馬兒罕，(Samarhan 註四)，幾年前便已築成了一個著名的卡塲庫兒汗蓄水池，佔據了八千萬立方公尺的空間。然而沙賴茲湖差不多有它的三百倍大，按照戰後的新五年計劃，湖裏的巨大水量全部將要用以灌漑烏茲拜克和塔吉克的農田，將要令從土耳其斯坦沙漠爭取過來的幾千公頃的土地變成生機勃發的作地……」

小舟駛入了一座不大的避風港，沿岸茂生着蒲籐，這兒已決定興建房屋，自這兒起地形學家們業經着手于山地的勘測。

謝侖諸夫探險隊乘船駛入了沙賴茲湖的幽邃的港灣，爬上了山嶺，謝侖諸夫打數千公尺的高處拍了幾十張相片，根據它們卽將繪製第一部精確的沙賴茲湖與帕米爾中部的地圖。

折楠洞

參加地形勘測隊的旅行，把我帶入了帕米爾北部的阿拉伊盆地，它因夾于兩山之間擁有廣大的牧場而著名，山麓的小徑沿着深邃的峽谷河，盆地的對過高懸着白雪覆面的外阿拉伊山 (Zaalai)，從山頂流下了幾條冰川，冰川的白色跟兩旁的嫩綠草地的區別極其明顯。

打淸早起，這處就現出了高大的孤嶺，越接近它越陡，幾幾乎是筆直的，似乎沒有任何人能够爬上它的巔峯。

細起這覷眼，我們的領導者更加頻繁地瞧着石嶺，之後，毅然地帶轉馬頭，毫不躊躇地說：「一根杆子豎於那兒，誰豎起它的？」

「杆子在什麼地方，隊長？講的什麼荒唐話？」

「那兒，在折楠 (Zinnan，：聳立於阿拉依盆地中央的險峻的孤嶺)的最高處，看見了嗎？」

「沒有，」

我的雙目看不見任何杆子，必須求助於望遠鏡，它的稜形玻璃可以令目標近來八倍，此刻望得出了，是的，在岩頂上直立着一個測地的標識——高頭有十字的長杆，某一位勇敢的測地者大胆地決定了自己的基點。

但是他是怎樣爬上去的？隊長久久地思索，仝時注視着筆直的石嶺。「你要曉得，在許多許多年以前，爲這一邊陲爲來自遙遠的南方沙漠的征服者佔領了的時候，一位吉爾吉斯的軍人攀上了嶺巔，用石塊投擲征服者。敵人決心要捕捉這位無比的勇士，可是不到山半腰，便紛紛墜落，跌壞了骨頭……當外來者犧牲了幾個的時候，他們的首腦命令趕來許多隻牛，他惋惜什麼，牛是對方的。這位首腦比狐狸還狡滑，牛趕來了，那辰光他下令宰殺，用還帶熱氣的肉貼到冰冷的岩石上，它們立刻粘住了，手抓牛肉，外來者們愈爬愈高了。」

「抵達了嗎？」

「沒有，嶺巔有太陽照射，老狐狸的詭計無效了，新鮮的肉粘不上溫暖的岩石……」

……靠近孤嶺才覺察了出來，測地者是完全用另一種方法上去的，岩隙內插有不少的鐵勾，利用繩索及高度的攀登技術，他爬了上去。

嶺脚下有個深邃的洞穴，本地人叫做「折楠」(Zinnan，卽洞穴的意思)，據傳說：早先阿拉伊有個嚴酷的女王庫班朗塲赫特，她對待臣屬及自已所討厭的人民非常殘忍，她僅僅揮手表示命令，于是被綑着人們就給拖入了地下的折楠洞，那兒囚徒們總是死於飢寒，並且在喪身以前，給投進荒涼可怕的地下黑牢的囚徒們，總先得昏厥過去幾次。

我們繞着嶺麓久久地漫步，於未曾發現裂口裏的牛閉塞的深井之先，洞穴便開始於深井的底。

陰暗及特殊的地下甯靜包圍着我們，彷彿來自坟墓的冷氣盪漾着。

洞底鋪着一層碎石，傾斜得很，頂上有水滴下，毛毛雨洒着我們，我們垂縋而下了幾分鐘之久，穹窿愈來愈開朗了，火把的光微弱地照着高遠的洞頂。

脚下盡是些妨礙步行的亂石，它們的新鮮的表面證明從頂上掉下才不久。忽然傳出了兇惡的爆裂聲，隨即傳來了水的拍擊聲，強力的氣流襲擊火把，它墜地熄滅了。

在一團漆黑中週遭格外深沉了，我們佇立着，緊倚着潮溼的石壁，如仝請求它保護似底。

崩陷的巨響在洞穴的穹窿內動盪着，水仍同早先一般地發着拍擊聲。幾分鐘好像是幾點鐘。

過去了多少時間，很難肯定，火把在脚底下的水中既冒煙，又嗤嗤作響。這引得我們完全脫離了痲痺狀態。



巴洱唐河上游的塔吉克人



探險隊由水中迂迴自湖中突出的岬角

「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不幸的犯人總得昏厥過去，假使他們落入這個洞穴的話，」我們中的誰邊在發言，邊擦着火些，燃燒着的火把鮮明地驅散了地獄般的漆黑。

我們站於地下湖畔，吃了崩陷的驚嚇的湖面粗野地騷動着，喧嘩的波浪襲擊岸邊，湖的邊緣消逝於某一黑暗處。

當最後的濤聲消逝、水平息下來的時候，我們的眼前展開了一幅絕美的圖畫：透明的石質的洞壁閃着光，無數的各種彩色的結晶體吐着亮，在綺麗的湖的邊緣之中，似乎像面眞正的鏡子，流暢的水在吐黑，倒映着火光、石壁、洞的穹窿。

不曉得，除我之外，對于似乎會壓壞我們的可怕的陡岩或者地下湖的神話般的形狀，還有誰驚慌失措過沒有。

燃燒着的火把爆鳴個不停，應該趕快重回地面了。

到出口走得蠻久，我們跌了幾交，以及從滑石上溜倒幾次，「灰點」終于出現了，上得地面後已是夜間，繁星在天上吐輝，上升月照耀着白雪覆面的史太林峯。

冰海

遠古某一個時期帕米爾完全爲冰川所掩蔽，如同目前的格林蘭，在遼闊海的上聳立着斷裂了的冰山和孤獨的高峯，冰像巨川般地自高處注入低處，成功了水量豐富的河川的最上游。

之後在地球的生命史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部份的冰川溶化了，殘冰祇剩留在富于沉澱物的盆地內。

豐富的氣體沉澱物留在山岳地帶內，山頂彷彿是強力的磁石，吸引了雨雲挨着自已。

帕米爾有點像聳立於炎熱的中亞平原上的石島，假使沒有寬闊的冰川的話。然而事實還不如此，帕米爾的冰川是地球上挺堅牢的，多雲的帕米爾的巓峯，站於打遙遠的北方挾來沉澱物的强烈氣流的行進中途，氣流遭遇了高大的障礙，濃密的雲逐漸稀薄，于是迷漫了廣袤的冰川區域和帕米爾百分之十五的全部平地。

完成冰川區域圖是一件最複雜的任務，一兩位地形學家是無濟于事的，冰川上缺乏小徑，每一步驟皆需要可觀的勤勞，細微的疏忽往往構成失敗的威脅。

柯賴司涅克率領的隊伍在一個險峻的小山頂上打止了，仝伴們統統聚攏到他的身前，從這兒可以眺望注入峽谷的寬闊的冰川。

自山脈隆起之後，冰便愈積愈多，未曾減少過，沉

澱物經常地增加，從近旁的峽谷流來的水源帶來了巨量的冰。冰川似乎流動不息，波濤洶湧，富于瀑布及漩渦，但是實際上，强大的冰祇停留於原地，彷彿河流暫時結凍，直凍到河底似的。

全伴們覺察了冰川的這種特性，隨卽請求柯賴司涅克解釋。

「冰川運動的平均速率，一年僅僅五〇——六〇公尺，這種運動眼睛覺察不出，而目前我們望見的景色，是經過好幾千年才如此形成的。倘若一塊白熱的鐵被放入了容器，它就採取了容器的形狀，冰川的冰亦復如此，它有能力運動，這種能力決定於冰的形狀特徵。

河湖裏的冰由水結成，冰川裏的冰則稍有不仝。」

遠處有什麼東西在大聲呼喊，打斷了柯賴司涅克的敍述，接着發出了哄然巨響，好像是從山頂上下來的，一會兒安靜，一會兒爆發，聲音零零碎碎地傳入了耳朵，這是雪崩。經過兩分鐘，一切都歸于平息，巨量的雪落到了冰川上，厚厚的雪層封蓋了它的一部份表面。

「這便是冰川的冰怎樣形成的一個範例，——柯賴司涅克繼續道：——上層的沉重的雪壓迫下面的，因此下面的雪免掉了化水的過程，直接變成了冰。跟液體差不多，冰在斜面上運動，可是因爲冰是堅硬的結晶體，所以它在强力斷裂的地方分岔了開來，構成了深邃的裂口。

冰川兩旁泰半聳立着險峻的谷壁，壁上覆着古老的不溶的雪層，它由於太陽而吐亮，光輝像鏡子般地反射着，形成了陽光的湍澗。」

在高山及冰川的背景之前，待于小山上的人們顯得渺小異常，行進前他們慢慢地排成隊伍，背着重負上路，隊伍上了冰川，隨卽消逝于遼闊中了。

不久地形學家們抵達了風景如畫的湖畔，湖中深處都充滿了冰塊，湖面上漂浮着巨大的冰塊，似乎是來自遙遠的北方海洋的冰山。

走過了湖畔，他們繼續前進，規律地踏着沙沙作響的雪，在雪堆和兇惡的懸岩之間前進着，這樣步行了整整一天，人影長長的，山頂呈現出玫瑰色，自峽谷深處浮上了黑暗。

「快要宿夜了！」從肩上卸下重負，柯賴司涅克發出了必要的命令，不久之後，在荒涼的原野上搭起了三頂灰色的小帳蓬。

打早晨起，參加步行的全體人員，用繩索把他們自己聯成一串，前面是雪的原野，在刺目的雪層上走路潛伏着可怕的危險性，平滑與形狀雷同的表面使得眼睛覺察不出深邃的裂口和險峻的冰岩。

前進是艱辛的，陽光刺目，軟鬆鬆的雪紊亂步伐，重負壓人，心在猛跳，人們緩行着，跟幻影一般，不談話、不彎腰，規律地舉起又放下腿脚，在下有無限深的裂口的雪層上蠕動着。

移動卅分鐘，却休息了五次，移動——卅分鐘，休息——五次，就這樣無盡止地繼續着。

在這種傀儡式的機械動作之中，步伐堅强而有力，使得地形學家們穿過了麻痺的遼闊的冰海，接近了目標，使得他們迅速地完成了任務，克服無數障礙，踏上了硬地。

歸去

十一月過去了，嚴寒的雪在帕米爾高原的山脊和巔峯上噓氣，嚴寒和澈骨的風開始了，它們咆哮着急馳於荒涼的空間，鼬鼠的尖銳的叫聲再也聽不到了，他們早已躲入了深窟，羚羊走入了盆地，汽車的恐佈的急嚷驅散了他們，他們跳躍着向道路兩旁散開，老狼襲人更加頻繁，他們格外兇惡了。

牧人們趕着身前的成羣的牛羊及犂牛，迅速地躲入峽谷避風，一切的人和獸皆盡可能地準備度漫漫的寒冬，人們溫暖了住所，儲蓄了燃料，動物則綿密了自己的皮毛。

地形學家的隊伍從各處各地：從穆洱佳伯河、蘭庫黎、佐敖庫黎、沙賴茲、盧香隘路……噫集到公路上，四百廿里長的帕米爾公路變成了科學家的集中地，冬季將寒冷的幃幕撤上了山岳地帶，時間似乎已離開了荒涼的空間。

衣服感到不濟事了，它們顯得單薄，無法抗拒寒冷及風雪，凍得麻木了的人們談論着今後幾個月的沉重的困苦。

由騎馬者、載重的馬、兩馬並拉的車子組成的縱隊綿延了一公里多長，半途上又參加了新的人畜，縱隊越發壯大了。

繞過了高聳的阿克巴達耳山、奇冷的模玆科耳山和岸邊結凍的卡拉庫利湖，被龍捲風柱陪伴着，他們通過了馬敖肯索，超越了喀折亞耳山頂。

阿拉伊盆地上滿是白雪，潮溼而寒冷，濃密的烏雲遮着天壁。

現在帕米爾的最高的塌敖岱克山脈已落於背後了，大家自由地長噓了一口氣，前頭已沒有任何山脈，馬快捷地奔跑着，感到家就在附近了。

帕米爾業經落於他們背後了，地形學家們在峽谷裏整整待了半年，帕米爾並未毫無代價地屈伏，在通往險峯的小徑上犧牲了幾隻動物，跌死的或者是由於空氣稀薄而窒息死的。

過去爲了探討帕米爾的大自然而喪命的英雄，已有了好幾十位，他們的坟墓內得再加上伊旺．塔塔陵朵夫，不久之先於某一次登高時跌斃的。

然而工作及犧牲並非徒勞無益，半年來搜集的珍貴材料被密封入了堅牢的旅行箱，沿途警覺地加以保護，在觀察的報告、相片、圖樣與手稿之內，映出了一幅帕米爾的未來圖，在那高頭不會再留下什麼「白點」了。

……在十一月的一個黎明，把峽谷的隘路抛於背後，縱隊踏入了開朗的費耳剛盆地，盆地內有不少的花園，這兒還正是金黃遍野卽將收割的季節，茂生着珍貴的棉花、金黃的谷粒和多汁的水菓，原野上空張着可愛的湛藍的南方的天幕，它在歡迎征服帕米爾的勇士。

註一：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

註二：地區名，在阿姆河東，帕米爾西。

註三：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

註四：城名，在塔什干之西。

豪華勢利的棕櫚灘

伍必熙

齊奧度·柏雷脫 著

棕櫚灘(Palm Beach)是美國南部的一小塊土地，離弗羅里達州的海濱不遠，在地勢上和社會情形上，它和整個美國脫離而獨立。Palm Beach還含有神祕性的名字，可說舉世聞名，它代表財富，社交，享受，富麗堂皇的大廈，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珠光寶氣的交際名花，舒適的遊艇，溫暖的冬天，和漂亮的店舖。

在弗羅里達州東南沿海有一個普通的城市叫西棕櫚灘(West PalmBeach)隔了換斯湖(Lake Worth)便是這貴族化的棕櫚灘了。換斯湖其實是個寬四分之一哩的淺水海峽，是波士頓到凱恵斯(Key West)(美國極南端的城市)航線間的停歇處。棕櫚灘是一個大礁，全地闊不到四分之三哩，長十八哩，兩端都是海灣，所以是一個島嶼，通常所指的棕櫚灘，是十八哩中靠北面的十二哩，全地高出海面祇十呎，但是在低涯的弗羅里達，拔海十呎巳經是相當好了。當地人將換斯湖稱為「大分界」(The Great Divile)因為它不僅是土地上的分界線，它的兩岸的經濟情形和社會情形都有天壤之別。當你經過這裏的三條大橋之一而從美國達到棕櫚灘時，你便是入了禁地。這裏有全世界各地唯一的特點，那便是它的豪華富麗較好萊塢電影上看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棕櫚灘的豪華是在無意中形成的。在當地的人士說來，是「自然而然地發展成這境地」。但是棕櫚灘上實在沒有一樣自然的東西，這裏的一切都是人為的，連風景樹木也不能例外。島上本來沒有一株椰子樹，後來在一八七八年時，有一艘滿裝椰子的西班牙貨船經過而沉沒在當地的海灘邊，於是這些椰子便在海灘上繁殖滋長，以致今日的棕櫚灘長着許多椰子樹，可以大棵的移殖到每一塊土地上。在這樣的移植和種植下，棕櫚灘的樹木花草便逐漸繁盛，成了一個熱帶植物園。這裏的每一棵樹和每一根草都種在適當的地點，經常受到小心的看護，尤其美麗的是排列成行的棕櫚樹，著名的皇家棕櫚大道(Royal Palm Way)兩旁，矗立着兩行挺直秀麗的棕櫚樹，增加它的偉大氣氛。

棕櫚灘和美亞米(Miami)海灘不同，在美亞米你可以從路旁或游艇中看見許多較小的住宅，但是在棕櫚灘，倘若你是陌生人，那末便休想見到這些巨廈的眞面貌。歷年來這些住宅外面都築着高高的圍牆，或緊密地植着樹木，連俱樂部也神秘不公開的。他們從不歡迎外面的遊客來觀光，不是當地的人而能一見其豐采者可說鳳毛麟角。

大多數屋子和街道的名稱都含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風味，不像在美國。房屋的名字如Los Incas，El Solano，La Solona，Villa Charmae等，街道如 El Brillo Way，Via del Lago，ViaParigi和El Bravo Way等。

游客必須有財有勢

到棕櫚灘去遊玩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有些能使你獲得快樂和滿足，有些却能使你感覺懊喪。

最好的一種，當然是你能在經濟上和地位上屬於這裏的富貴社會。倘若你不能財勢兼具的話，那末少至也得具有「勢」這一項。單用經濟壓力或者可以使你暫時置身於這裏的社交場中，但是你的一舉一動，都要非常注意，不要露出馬脚顯示你缺乏「高貴」的「身份」，一旦如此，你便會遭受到歧視，使你覺得非常不快。因為棕櫚灘是專為一小部份「屬於」這裏的「高貴」人士所設的，是



棕櫚灘著名的換斯街，街道雖短，但店舖之考究是任何地方所不及。



「澤地總會」之修理工作，在夏季進行

他們的消寒所。這裏的主要特點是「獨享」。我們將這種行爲稱爲「勢利」，但是棕櫚灘的人士們最恨聽見「勢利」這名字，因爲他們不承認「獨享」。當地的一個名人說：「愛好一部份人甚於其他許多人是極普遍的事，每個人都如此的，所以我們的祇歡迎一小部份人來遊玩，不是最自然的事嗎？」其實這種極端保守秘密的慾望，不是勢利又是什麼呢？他們不願和一般普通人相處，認爲這些人是「可怕的」，「平庸的」，所以不惜化了巨大的代價來離開這些人。若是不幸和這些「可怕」的人們摩肩而過時，他們會顯示出不屑一顧的神氣，甚至可以當你面前輕輕地拍一拍衣袖。他們認爲一般人「可怕」，但讓我們看看他們如何，老少男女，從早到晚的生活便離不了「享受，情慾」四個字，他們的腦海中除此之外便空無所有，這種「臭皮囊」式的人，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可怕」？

總之，假使你要闊綽地欣賞一下棕櫚灘，那末你得在那裏有一方地產，而受當地的知名人士邀請去觀光。倘若你不是「澤地總會」（Everglades Club），「紅人總會」，(Seminole Country Club) 和「運動總會」(Bath and Tennis) 的會員，至少須是這裏某一會員的上賓，那末你可以享受這裏的一切，滿足你的虛榮心。

走馬看花未始不可

第二種是抱着「走馬看花」「我不在乎」的態度去遊玩，你可以從西棕櫚灘駕着汽車直駛棕櫚灘，你可以在大道上來去馳騁，或逐一仔細地看那些巨宅外面寫着主人姓名的小木牌，不因你的行動愚蠢而感覺自卑與羞慚；你可以凝神注視着巨大的 Breaker 和 Whitehall 旅館，甚至可以走進去觀光一下；你可以在著名的大賭窟「海灘俱樂部」(Beach Club) 門口探首望望，但不能進去；你也可以在這裏的商店裏購買一切，祇要你能付嚴人的高價。在這一切之後你便洒脫起離開，不作艷羨的返顧，因爲你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裏。

若是你懷着羨慕虛榮的心，在這裏租賃或購買一間屋子，或在這裏度你的假期，希望能身處重要人物之列，那是最笨拙而又最掃興的方法。要是你抱着這樣的慾望去，那末我敢担保你一定會感到極度的失望與難受，使你再也不想到這裏重來一次。

接近他們反覺煩惱

譬如說，當你要游泳時，你祇能到很短的那一段公共海灘去，這是劃給一般不屬於「上流社會」的人們的，其餘的大部份海灘都屬於那些豪富，若不受邀請，休想染指。你若要 Patio，Taboo 等最華貴的酒家中去進餐，便祇能獲得牆角旁的桌子，中間的桌子是供「要人」進餐的，有時你的坐位甚至隱在一株棕櫚樹後面，使那些貴賓不致因見到你這樣的「庸俗之輩」而不愜意，即使你能有機會坐在他們附近，你所看見的是他們的臭架子，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情，必使你懊悔要去接近他們。

你不能在「澤地總會」「運動總會」等俱樂部中享樂，祇能像前面那位遊客一樣地窺視一下便離開，不能作更進一步的妄想；你可以學時髦在星期日晚上到這裏最華麗的「派拉蒙」戲院去看戲，（星期日晚是這裏上流人士看電影的標準時間）出特別的代價買最好的座位，坐在戲院中間用繩索特別圈出的座位上和那班「名流」在黑暗中同席兩個鐘點；你可以加入「藝術學會」爲會員，在「欣賞」藝術展覽會時與他們摩肩而過；但是不要夢想你可以和他們交談，至於這裏出版的「棕櫚灘生活」和「每日新聞」上，當然絕不會見到你的大名或你的尊容。總而言之，若是你沒有相當的地位，金錢或背景，而想貿貿然地進入棕櫚灘的「上流」社會，那末你一定會嚐到痛苦，甚至使你氣得兩眼發黑！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人是終年長住在這裏，或在冬季住在這裏的，他們之來，是欣賞棕櫚灘的風景和溫暖的氣候，和他們到其他任何各地去遊玩一樣。他們在這裏過着質樸的生活，不染奢華的氣息，那班勢利的豪富和他們毫不相干。他們不亟亟置身於當地最華貴的酒家和俱樂部中，因爲這裏還有不少娛樂場所可供他們任意取樂。他們也不因乘坐二等車而感覺寒酸。有的人甚至還可以趁此機會發出幾封信件，寫着「某某寄自棕櫚灘」等字樣，使人見了還以爲他已飛黃騰達在棕櫚灘作寓公了。

早期土地每畝乙元

棕櫚灘的歷史和它的前途是很有趣的。在西班牙人佔有美洲的三百年中，他們從未涉足到這裏來過。第一人移殖到這裏來的是南北戰爭時一個名叫朗格的逃債者。戰爭結束後，朗格卽離此他去。此後不久便陸續有人移殖過來，在這裏購地置屋。這些最早的開發者，再也不會想到當時向政府購買祇要一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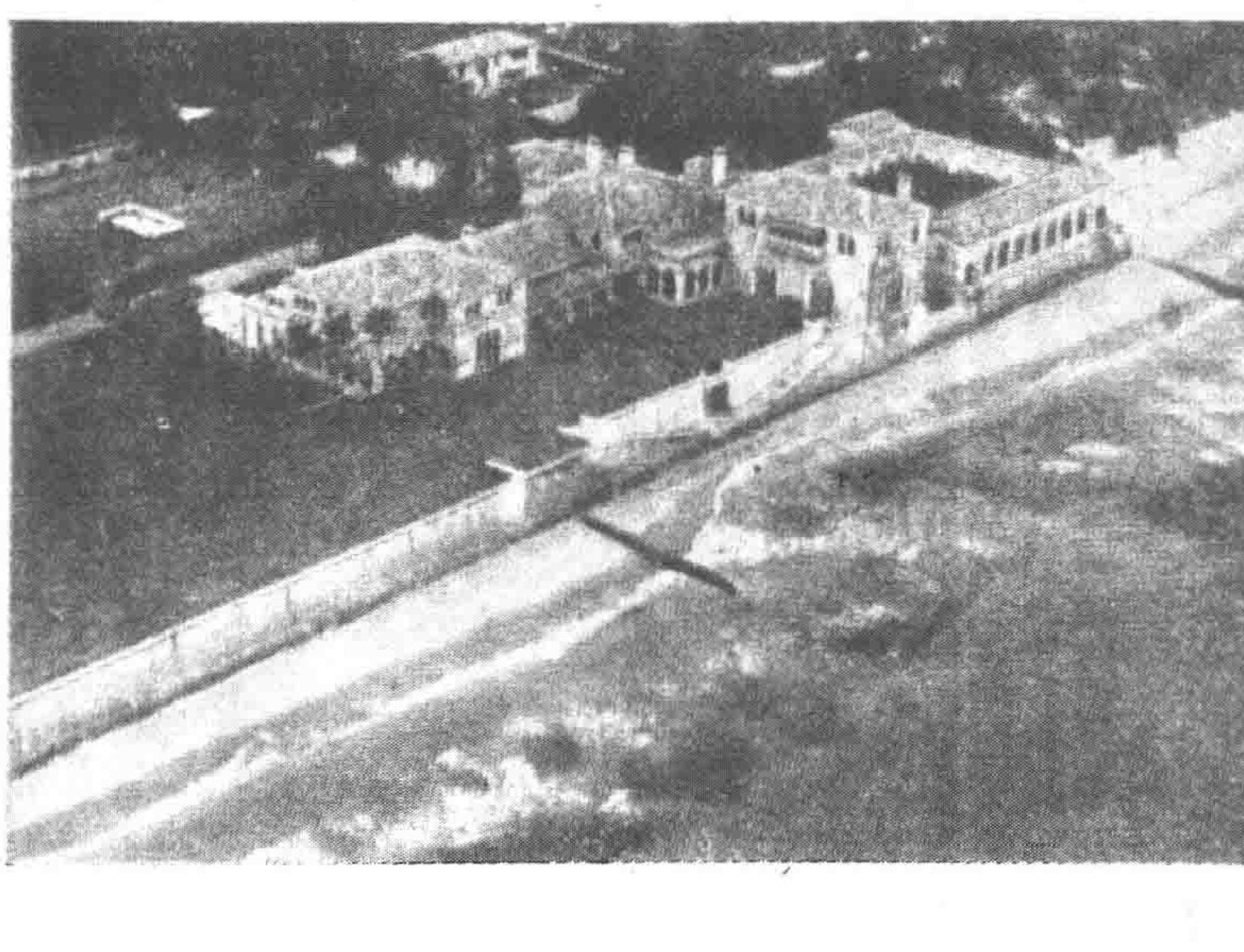
一畝的土地，在一九四七年時竟要值數百美金一呎！

一八八〇年時美國郵務部將這地方定名爲棕櫚城(Palm City)，後來發覺棕櫚城這名字已是另一個弗羅里達小鎮的地名，所以便改稱爲棕櫚灘(Palm Beach) 那時寄到棕櫚灘的信件是由帆船裝載後用人步行送達的，沒有一點交通工具。這時候在弗羅里達州北部的聖奧古斯丁城有一個叫亨利・弗萊格勒(Henry Flagler)的豪富，具有一個驚人的計劃，躍躍欲動。他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朋友，擁有數千萬元的財產，他抱着開發弗羅里達(尤其是棕櫚灘)的雄心，事實上祇有像他這樣的鉅富才能够辦得到。他一共化費了四千一百萬美元。他在換斯湖兩岸購買了許多土地，在一八九三年時從聖奧古斯丁築鐵路直達西棕櫚灘，更橫貫換斯湖而達到棕櫚灘島上。這時他又建築了棕櫚灘的第一所大旅館，稱爲 Royal Poivciana。這是那時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建築物，共有一千三百個房間，走廊長達十三哩！他將火車軌道直通到旅館旁邊，希望到這裏來的貴賓能够坐了他們的私人火車直到門口。不久之後他又造了另一所大旅館稱爲 Breakers，但被火焚燬了，他在原址上又重築了一所，但又被火燒掉，現在的一所已是第三次建造的了。弗萊格勒眞是個驚人的傢伙，他舖築了當地的街道，興起了市面，廣植樹木花草，而且裝置了水的供應設備，這一切工程完全是由他一人斥資造成的。


棕櫚灘的大賭窟『海灘俱樂部』豪華絕倫

費城巨族投資經費

在這開發期中到達棕櫚灘的富豪有溫納梅克(Wanamaker)，斯特洛斯波萊(Strotesbury)，和韋特納(Widener)。這些費城的巨族一來之後，便認爲這地方的確可取，於是棕櫚灘立刻身價百倍。數十萬元一幢的大廈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起來，在當地且稱爲「茅舍」。後來因爲在沿海一帶不能獲得大塊的土地，許多大廈中都開掘地道通到海灘邊的海濱別墅中，所以現在遊客們在駕車觀看時，便常常不知不覺地在這些地道上面馳過。在這種趨之若鶩的情形下，棕櫚灘轉瞬間便成爲世界上最奢華的所在，此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止，其間十餘年中是它的黃金時代。一般棕櫚灘的名流在說到那時候的情形時，無不縈縈懷念，若有所失。那時候能在棕櫚灘消磨寒冬的人士必須是知名之士，或至少有百萬以上的財產。那時島上不准有汽車，亦不准騎馬，出外時所坐的車子是兩隻輪子的籃車，用柳枝編成，後面連着半輛自由車，有一個黑種僕人踏動，(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三輪車，不過製造考究而已。——譯者)直到現在這種車子還是當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棕櫚灘的巨廈之一

俱樂部用白金鑲嵌

那時棕櫚灘上有一位傳奇式的「紅人」，那便是從坎特基(Keutucky)來的愛德華・白萊特雷上校，這位著名的騎師和豪

賭客會獲過四次坎特基大賽馬的錦標。他和他弟弟兩人在這裏開設了一家豪華絕倫的大賭窟，稱為「海灘俱樂部」，屋子用白金鑲嵌，其奢華之程度，可見一斑。這裏的限制甚嚴，在二十四歲以下的人一概不收，弗羅里達州的居民亦不能進去，入內賭博的人必須穿着夜禮服，而且有會員證，新進者則有當地「閒人」的介紹，才能入內。賭博的方式並無奇特處，餐品却是最精美的，清靜的氣氛，不差於島上任何富豪的公館。白萊特雷在這裏親自經營了近五十年，所以他對當地每一個鉅富都很熟悉。若是你偶而和弗羅里達州的人們談到這賭窟，而問他作何感想時，他們祇說：「我們對此不感興趣」。白萊特雷知道事實並不盡然，為避免輿論攻擊起見，他將西棕櫚灘的兩份報紙買下來自己經營，且在當地各慈善機關中廣事施捨，大約是想積一些功德。



巨廈外面種植着緊密的樹木，終年有花匠修理。

冒充妻子痛哭行騙

在白萊特雷死後傳出了一個關於這賭窟的故事。有一天上午一個女子到他的俱樂部來，自稱是隔夜來的某一位賭客的妻子，聲淚俱下地她告訴白萊特雷說，她丈夫昨夜所輸的五千塊錢是他們僅有的家產。白萊特雷給她這樣一來當然很窘，便叫出納員將五千塊錢全數還給她。那天晚上那位男客又照常前來，賭場當局當然婉言拒絕他，弄得那「丈夫」莫明其炒，要求他們說出拒絕他的理由。在白萊特雷告訴他那回事後，他堅決地說，那個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根本還在紐約，而他的財產當然不止這五千塊錢。那個女騙子大胆的作風和生動的表情，竟輕易地騙去了白萊特雷五千塊錢。

常綠色彩處處流行

最初時棕櫚灘的屋子大多是木屋，外面漆着淡黃和白色，因為這是弗萊格勒的火車所用的顏色。一九一八年時一個加利福尼亞的拳擊錦標愛迪生米茲納(Addison Mizner)到棕櫚灘來。米茲納是個多才多藝的人物，除了是拳擊家之外，他還是著名的黃金投機者，旅行家，且是名建築師。他到了棕櫚灘以後，將當地建築物的式樣完全改變了。他用石，瓦和鐵來代替木料，屋外的顏色亦改為常綠樹的色彩，他所創的式樣至今仍舊流行，而這常綠樹的顏色在當地的景色和天氣下實在是最合理想的。他的第一所建築物是「澤地總會」，這是棕櫚灘的公共社交的中心。

標準的棕櫚灘生活是在上午十一點鐘時到「運動總會」，或任何私人的游泳池去，在那裏談論當地的瑣事，如某人與某人最近鬧翻了，誰與誰正在鬧離婚，或是誰正在預備第四次的結婚等等，這是一日社交生活的開始，信不信由你！

這裏僅有一家銀行

棕櫚灘僅有的一家銀行亦是別創一格的。主人是稱為「聖誕面」的惠廉雷諾，他的臉酷像聖誕老人；就是少一撮鬍子，故有此名。他除了在這裏開設銀行之外，最近還收買了佛羅里達州的愛德浪夫系的銀行企業，成為該州中最大的銀行家。在棕櫚灘的那家「第一國家銀行」又被稱為「漂亮銀行」，大門上裝有「電眼」，屋內有調節空氣的設備，職員中一半是嬌艷的女郎，出納員則全部是女子，使一般到這裏來的顧客可以飽餐秀色。銀行中的辦公方式亦自由不拘，每天午後，主人在行內的露天大廳中用飲料欵宴顧客和職員。他這銀行在收受存欵之外還接受顧客們存名貴的酒，在銀行底下有特建的酒窖，專作貯藏之用，並且還接受酒商們拿酒來做押欵，外國酒尤其歡迎。起初時一般銀行家對「聖誕面」這種營業的方式都不屑一顧，但其中有不少現在也採用他這種方法了。

生活上的種種禁例

棕櫚灘的生活有種種禁例，如不准招貼，非商店不准懸招牌，黑種人在日落後祇有一部份屬於島上僱用的才能在街上行走。修理房屋和建造房屋都必須在夏季進行，一過十二月十五便絕對不准進行修理等工程，使主人們不致被敲打的聲音所攪擾。

棕櫚灘的警探人員是鄭重挑選出來的，他們將當地防禦得極好，罪犯簡直不能立足。每一家庭中所用的職工都要到警察局去經過詳細的調查，登記，檢查血液，留下指印。另一個使盜賊裹足的原因是當地的位置特殊，在搶刼或偷竊了以後不易逃走，因為棕櫚灘和外界的交通祇有三頂橋和一條道路，一經封鎖，竊賊便插翅難飛；除非用小舟划出去，或從海中游泳出去，這是絕難逃脫究捕的。

龐大開支難以維持

棕櫚灘的將來如何呢？它的命運雖不致十分暗淡，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決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的奢華。自從上次的不景氣後，這裏的許多大廈所需的開

支已極龐大，加上大批僕傭，更使屋主們不勝負担。大半的巨廈都用主人的財產在維持，不像以前那樣用利息，子金，或盈餘來維持。甚至有一個時期每一宅區巨廈都在不公開的出賣，但是却無人問津。一九三〇年時的某一時期中，有一宅屋子竟掛出一塊「出買」的牌子，但不多幾天便因當地人士認爲「丟臉」而勒令除去了。最使人爲這裏的命運太息的是正在拆毀的 El Mirasol 大廈，這宅巨廈是已故的斯特洛斯皮萊夫婦所有，有三十七個房間，一個玻璃頂的大廳，和一個可停放二十輛汽車的車間，佔地共四十二畝，每年維持這屋的開支達十五萬元。這是愛迪生米茲納的第二所建築，據說米茲納在完成了這宅屋子後，紅極一時，請他設計造屋的契約紛至沓來，他竟忘了向斯特洛斯皮萊夫婦取建築費！現在這屋子正在拆除中，以便在這四十二畝地上建造許多小型的屋子。斯特洛斯皮萊夫婦是當地社交生活的領袖，斯太太是當地各種社交問題的仲裁者，種種不能解决的問題都要請示她，她會立刻給你答案。譬如說，在看見來訪的亞塞隆伯爵夫婦時女子們是否需要行屈膝禮，在斯太太生前時她便會立刻告訴她們應當屈膝。

展望未來勢難獨享

最近造成的屋子，或正在建造中的屋子，都規模較小，使屋主能維持這裏的開支和捐稅。這些屋子雖然仍很奢華，但和以前的巨廈相比，已是小巫見大巫了。有一位巨廈的女主人因爲不能獲得材料來建築一宅新的屋子，所以將原有的「茅屋」拆掉，用拆除的木材來造一宅海濱住宅。

在巳往十二年中棕櫚灘一部份人士有逐漸遷往較北的 Hobe Sound 的趨勢，那地方比棕櫚灘還要清靜。惠廉雷諾亦越過「大分界」請西棕櫚灘的人們放欵給他的銀行；門禁森嚴的「澤地總會」和「運動總會」亦較爲寬容了。

棕櫚灘將仍舊是豪華的地點，交際花將仍舊是這裏的主要點綴，但各方面都顯示它的「獨享」的地位巳不很穩固，也許有一天棕櫚灘的人士們會從夢中醒來，發覺它仍是美國的一部份。



著名的夜總會之一



沙漠裏的金山—阿爾泰

陳澄之

阿爾泰山下，額爾齊斯河濱，這一片大地上始終就沒有平靜過，可是他們的不平靜都被雪峯和沙漠包圍住了。並不是他們忘記了世界，而是世界沒有閒暇顧念到他們。

但自十三世紀以後，人們都矚目到額爾齊斯。可是當時人們祗知道額爾齊斯河畔，有一塊黃金世界。這黃金世界究竟在那裏？沒有人到過，也沒有人敢冒這險。

有的人說，那黃金世界在額爾齊斯；也有的人說，在鄂爾斯。迷惑得大家惶惑莫測，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的躕踟，踟躕得人間對那黃金的世界，祗是耳聞，就從來沒有目見，因為關乎黃金世界的傳說太玄了，而且玄妙離奇得令人不敢斷定是在東，還是在西？就拿黃金世界所在的地方來說吧，有的說是額爾齊斯附近，這「額爾齊斯」是蒙古語文「緊狹」的音譯，又說是在鄂爾斯，「鄂爾斯」是蒙古語文「寬闊」的音譯，這兩個字的意義絕對相反，當然不是一個地方，誰也就不敢推斷黃金世界在那裏了。

到了後來，人們在額爾齊斯河畔的深山裏發現了大量的黃金，這才知道黃金世界在此！無以名此山，就名之曰金山，就是阿爾泰山！這是蒙古人為之命名的，直到元時，人們猶重河而不重山，額爾齊斯河畔元時曾置大河驛，大河就是指的額爾齊斯河，就是元史裏的也兒的石河，也就是光緒九（西元一八八三）年中俄科布多界約裏的黑伊爾特什河，即喀喇額爾齊斯河，又作伊爾帖石河，褚廷璋西域詩中韻額爾齊斯河曰：

西州直北勢憑陵
瀚海迢遙過白登
鈴澤風高奔怒馬
金山雪暗下飢鷹
會傳舊壤開都伯
僅見降王保策淩
四部虫沙成底事
好將忠謹化驍騰

〔鈴澤乃今宰桑淖爾，淖爾原名烘敦圖淖爾，「烘敦圖」乃蒙語「鈴」字音譯。都伯乃「杜爾伯特」的縮譯。〕



地富民悍

阿爾泰，這一座蘊藏着全世界金礦質最精、量最富的山脈，位在新疆的極西，邊外在東的是外蒙古，在西的是蘇聯。這一塊大地，這一座山頭，自從十三世紀以來，確實沒有平靜過。

為什麼這地方老是動亂的？自有其遠因，最近幾年來，由於伊犂問題，我們與其說牽涉到塔城和阿山的不靖，倒不如說根本是為了塔城和阿山的有作用的連綿不斷的動亂，而醞釀成伊犂問題。伊犂問題明朗化之後，阿爾泰的長此不靖並不因此而稍弭。這告訴我們：伊犂問題至今猶未獲得妥善適當的解決，這是無可隱諱的。

且不必提遠的，民國時代以來，新疆始終沒有眞正平靜過，左宗棠的論斷很有眼識，但在現時代的人類新意識裏，我們何必重提那無補於事的陳話，令人興嘆。這是事實：以阿爾泰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因果而論，阿爾泰是最容易發生問題和動亂的場合，何況地富民悍乎？

在盛世才主新時，筆者第一次飛赴承化前，阿爾泰和塔城已經潛伏有很沉重的隱憂，事實上早已有零星的不軌行動，我第一次是冬季飛赴承化的。搭乘的是新疆空軍隊的兩架教練機，因為氣候的關係，在冰天雪地裏飛得很低。地面上有人用步槍射擊飛機，但未見用機關槍掃射。最可笑的是竟有人騎在馬背上，拋擲繩索想套住飛機，不過在此行中，我很銘佩那一帶人民的勇悍，他們的手榴彈投得很正確。

第一次我在承化住了三天，這三天裏我竟未離開阿山區行政專員公署一步，所以那時候我雖然到過阿山，却未見到阿山的眞正面目！當時迪化方面知道阿爾泰已經發生了烽火的很少，同時筆者為了對招待我的友人遵守諾言，所以我沒有報導。回到內地，我宣佈了這消息，消息是被扣了，但政治的幕中人已經知其梗概，他們對此動亂，當時似乎無暇顧及。

西北邊地拾異之二〇

槍械何處來?

當時注意我的行動不是中國人，倒是外國人，第一個公開阿爾泰有事的消息是一家外國通訊社，他們那消息是獲自喀什，而發自加爾各答，中國報紙上採用的很少，倫敦和別處的報紙却很注重這消



阿爾泰山山麓

息。

在我第一次自新疆歸來不久，伊犂事件發生了，公開了；記得在我一回到內地，找我談論邊陲問題最勤的不是中國人，倒是一羣外國友人和同學，他們似乎很關心，也似乎很急切地要知道實情。我始終不談中國邊陲的政治和外交，直到今日爲止，我依舊不談，我一直祗談中國西北的史地和風土人情，非知而不言也，蓋言之亦未必中執政諸公之聽也！

記得我一回到內地，那時伊犂事件猶未發生，也可以說猶未公開，在一個政治學術性的集會上，我暗示了阿爾泰方面的動亂。

在當天的晚上，一位青年來找我，寒暄之後，他劈口便問我：

『阿爾泰一帶的人們的槍彈枝藥是從那裏來的？』自從我回來之後，可以說就沒有人向我提出過這一問題，而實際上這是一個問題。這問題乃是近半世紀以來，新疆始終在動亂中的主因。我們敢淺薄地說，假使中國能有妥當的辦法，解決此一問題，則中國邊陲上的一切動亂，均可得迎刃而解。

本來槍枝武器未必是要不得的東西，但要看那是揑在什麼人的手裏，更要看他是怎麼運用牠，關於阿爾泰人民手裏的槍枝，我們不必追究別的，但問他們的槍枝是怎麼到手的，就足够瞭解一切的了。

邊防疏漏

西北邊陲人民手裏的槍枝是怎麼到手的？且不論槍枝、彈藥、武器等違禁品，是從那裏來的，且先問那一帶若干外國製造的日用必需消耗品是從那裏來的？更有好些莫明其妙的人又是從那裏來的？我們的邊界上有的是關卡，有的是戍兵，然而關卡和戍兵是不是發生了作用？是一個問題；不經由關卡和戍兵的查驗，是不是可能？乃另一問題。

邊地上有很多的人和物不經由中國的邊卡，流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除非別人封鎖住我們，我們沒有封鎖過別人，事實上我們憑藉着甚麼封鎖別人？利用五步一兵，十兵一寨的辦法麼？不可能！邊界線太長了，且那一處邊界上的戍守者是精銳部隊？如此邊防，憑着什麼防止一切人和物的走私？西北邊地上，民悍於兵，邊內邊外任意來去；邊內外人民同種、同族，同語文，同生活；國籍之分，在別人未必有絲毫混淆，在我則戶籍本不嚴密週詳，且防不勝防，來來去去的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恐怕但憑一紙護照，決不足以辨別其國籍之眞僞！

況邊界線上還有許多離奇的、出乎意料、令人咬牙切齒的漏洞，流進來莫名的人物，各色的私貨，以及一切違禁物品！則槍枝彈藥怎麼到達邊民的手裏的此一問題，由此可窺，就犯不上多加解釋嘍！

邊界上既入境容易，出境則又有何難？因此，小焉者犯科違律，祗要一走出國境便可以逍遙法外；大焉者稱兵背叛，圈地作惡，一旦失勢，祗要拔營移寨於邊界線外，依然是好漢，仍舊是英雄，用不着「等待到二十年後。」

阿爾泰位在蘇聯與外蒙之間，在外蒙與中國外交關係猶未妥當順利存在之先，接壤地帶的情況，就更可以想像得到了。

無從交涉

我在北疆的一個和外國接壤的縣份裏，就碰到過這麼一件很普通的糾紛，從這糾紛裏可以想像得到若干可怕的紛擾。

這縣份裏有一個人民的姑娘失踪了。事實上並不是失踪，而是被人搶刧到對面去了。邊地上所謂「對面」，便是「出了國境，到了外國的境界！」也明明知道搶刧這姑娘的是那一個人，因爲他經常往來於中「外」之間，是個很有力量的人，附近一帶誰都知道他的大名，當然這姑娘被搶刧藏匿在邊外的什麼地方，什麼人家，也是盡人皆知的。可是刧者和被刧者雖近在咫尺，但爲了地有國界之分，人有國籍之別，結果祗落得可望而不可及！

邊民們遇到這一類事，毫無辦法，而這一類事偏偏是層出不窮於沿邊各地。由此可見的是國家的強弱。我們邊境上的同胞們在這半個世紀以來，多半是忍氣吞聲，息事甯人。

爲了一位姑娘的失踪，那姑娘的父母告到縣裏，縣太爺知道了原委，先是行文照會外國，繼則親自擺駕國境之外，這一點兒事，興不起問罪之師。但也未必能交涉得有圓滿的結果。

遇到這一類的事，外國人多半是置之不理，稍微客氣點兒，給一個支支吾吾不着邊際的口頭答復。

「那姑娘的確被藏匿在某處某某人家。」縣太爺打開窗子說亮話了。

「是的，我也知道……」

「那麼，這是有礙貴我兩國邦交的！」縣太爺愼重其事，一派外交口吻地提示了一句。

「一點兒也不！」

「爲什麼一點兒也不？」

「因爲搶劫那位姑娘的人，並不是敝國人民！請自向他們的政府去交涉。」

可是所謂「他們的政府」跟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別的政府都還沒有成立外交關係，當然就無從交涉嘍！即便硬着頭皮，在邊地上來個「私相談判，」結果亦復是沒有美滿的下文！



中蘇邊界一瞥

起伏不斷的不安和憂患

阿爾泰、塔城、伊犂一帶邊地上的不安和憂患這半世紀以來始終是在不斷地忽起忽伏，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到達過一天的甯靜和太平。

北塔山被侵事件在一九四七年的六月間，震撼了全國的人心，似乎覺得有點兒突乎其然，事實上在二月間便鬧成了僵局，並不是因爲道遠而阻隔了消息，倒是故意地想把新聞掩蓋成不足輕重的史實。不料掩蓋的力量抑壓不住事態的演變，所以才索性掀開蓋子，突然地轟起一把火，令人有中國西北角上有火燭焰天之感。殊不知此類事在西北邊地一直叠出不窮，苟以爲有焰天之勢，則其勢焰天已久。不過近年來，也可以說是這數十年來，被國內許多那好似陰霾滿佈的烏烟瘴氣掩蓋住了。

力不暇及，使這幾十年來中國邊陲之所以不靖，我們犯不上怪某一個人也犯不上責某一個時代的政府，更犯不着怨西北的天是「胡天」，邊外的人是「羌人」，我們如果明白中國西北邊陲若干隱憂形成之咎在已而在人，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邊民與內地人民認識了自已的錯，明白了自已的非之後，則鞏固整飭邊事，猶可有一線希望！

西北邊陲隱憂形成之咎，單以新疆一省來說，明知與新疆接壤的外國，不是一個外國，且有外交關係混沌的外國，擊析相聞，犬齒相銜，而自淸末以迄於今，毫不客氣地說一句：那一位治邊大員不是採取「割肉補瘡」的辦法？歷史上可以拿出無數的事實，目下又可以捧出好些實例。邊防如此，國勢如此，當然不可委其咎於治邊數員之身。

這就是全國上下還沒有體驗到邊陲隱憂的嚴重，其所以不引以爲嚴重者，蓋所補之瘡猶未潰及致死的要害，而所割之肉未痛及肺腑而致亡。

可望而不可及

單就北塔山事件言，與其說是因阿山區行政專員烏斯曼而起，莫不如說是因烏斯曼與伊犂方面人物發生齟齬而生。所以說北塔山事件乃因伊犂事件未得妥善解決必然要發生一種現象，北塔山事件是其顯著者之一，難保今後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至於伊犂事件更有其遠因，我們千萬不可以「偶然」視之，我敢說，今日邊陲問題莫不有其遠因。事到如今，我們也犯不上歸咎古人和前人，但願從現在始，我們不要再陷古人和前人的覆轍！

解決邊陲問題，我們要針對問題，不要遷就問題。遷就問題的結果，是自已爲自已埋伏下或播種下無數的隱憂和癥結！我們要澈底解決，不要敷衍將事。敷衍的結果是一任不如一任，政府和邊民之間的距離越處越遠；邊民的向心力將逐漸衰弱，而離心力日益增大！

說一句最痛心的話，苟新疆有異，嘉峪關內齒寒，河西走廊動搖，中原心怯，則濱海沿江河諸省將何所依？將何所屏？北塔山事件不過是邊陲無數動亂中比較顯著的一件，若不逐一妥善處置，西北邊陲恐不止「岌岌可危」而已矣。

請問今日新疆臨邊諸行政區是不是已經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不必諱言，更不必說謊，事實如何就是如何，這不是一個人的錯，也不是政府的錯，這結果乃是上一代人種因，今一代人疏忽所致，事實如此，問題如此，祗有按諸事實解決問題，才是辦法！醜媳婦總得見公婆。

如今伊犂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去得的國土了。伊犂如此，塔城和阿爾泰亦復如此！事實上，塔、阿兩區遠在伊犂事變之先，早已是「此道行不得也」了！塔城可愛，阿爾泰尤爲可愛。

阿爾泰的可愛是荒涼得可愛，蘊藏豐富得可愛，而且是聳立在兩個異邦之間，獨此一塊大地上的一座山乃是沙漠裏的金山，最爲可愛，最爲人所垂涎得可愛！

北塔山就是拜達克山

阿爾泰，這新疆的第六行政區，那麼大的一塊國土，連行政專員所駐的承化在內，才設置了七八個縣或比縣還要小的設置局。同時這七八個縣份的行政官吏是否都能很健全地行使他們的職權，還是一個問題，這問題早就存在了，現在就更連那不健全的職權，也竟因伊犂事變而名存實亡。

當然在目前，因爲北塔山事件的發生，你希望知道北塔山在什麼地方。

北塔山，新疆人祇知道牠的本名是拜達克山，普通的地圖上，既沒有北塔山，也沒有拜達克山，此山的高度是一，二五四公尺（根據蘇聯的測繪記錄）。在外蒙未獨立之前，這是由北疆經科布多，去庫倫的必經之地，同時自清末以迄於今，北塔山附近始終駐有重兵（未必每一個時代裏都駐有「重兵，」但從來就沒有不駐紮兵過！）在新疆，北塔山居控北疆咽喉之勢，如今外蒙獨立，北塔山成了邊地上一大國防據點。那麼北塔山究竟在什麼地方吓？

翻看五百萬分之一的地圖是絕對找不到北塔山的。祗有五萬分之一以下的地圖才會有北塔山，如果是外國地圖則一定標的是拜達（塔）克山 Badak Ula。

北塔山在奇台東北偏北一七四．八公里外，和哈希達克 Habodak 山相互毗鄰。北塔山的形勢是東西走向的。位在黃草湖之北稍偏東，在元湖之南微偏東。科布多新疆之間的台站道，經由北塔山南北截穿而行。這一條大道在外蒙獨立之先，原是最繁榮的商道。半個世紀前往來科布多和新疆之間的商隊，自奇台出發，經北道橋，至黃草湖，繞北塔山麓至元湖，過鄂倫布拉克、希伯圖台、抵察罕通古，而後走沙札蓋、越阿爾泰山的大貝斯台口，過伯多泊，便到了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國西部政治、經濟、軍事、工業、交通中心的科布多。北疆這一塊準噶爾內陸盆地，底地海拔不及五百公尺，而四周逐漸隆起，即奇台的海拔也不過是六一二公尺。所以外蒙在軍事上有居高臨下的優越地勢，所以北塔山的隆起是今日北疆邊地上最重要的屏障，這是顯而易見的了。

世人受了地圖的蒙蔽

如果說北疆的若干動亂，祇是爲了別人垂涎我們阿山的金、東山的鎢、和已經發現了蘊有的鈾，似乎把新疆的問題看得太單純了。固然經濟潛力爲今世各國所必爭，但未來的國際糾紛，又何止乎經濟的爭奪而已。

這一次北塔山事件震撼了全中國，但沒有感動整個的世界。甚至於有好些一向同情中國的國家，當他們的政府官員，獲得這項侵略的消息之後，打開地圖一看，反而覺得中國對北塔事件的呼籲近乎怪異：因爲今日全世界各國，除了中國，官方或民間所編繪的地圖上，非但北塔山不在中國版圖之內，即整個的阿爾泰也竟完全被擅繪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疆界以內，所以當我們警告世人：外蒙軍隊侵我北塔山時，他們自然就覺得怪異嘍！


蒙古包製造匠司特克

外蒙近半世紀以來與世隔絕，其實新疆何獨不然？所以這一帶的內情和實況，是世人久久不得要領，莫明其妙而急急要想得到分曉的。因此捕風捉影，借鏡觀色，道聽途說，一概不問青紅皂白，是非曲直。而他們對這一切資料的取捨和判斷，以何者爲準繩呢？他們在過去對中國的事不相信中國的說法，而以蘇聯的報道爲是，在他們認爲蘇聯與中國接壤，當然知之最深，識之最透。蘇聯對中國倒的確是知之深且識之透，但言之是否眞，表之是否實，這却是問題。我們認爲世人非未考慮及此，而是未予以考慮！各國的地圖便是以如此的態度，以蘇聯的地圖爲藍本而繪製的。獨中國的地圖與衆不同，似乎也祇能有中國的地圖獨異。

蘇聯地圖在過去的舛謬且不去論牠吧。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版的地圖，竟把新疆通達阿富汗的巴達克山穿廊地帶，公然地繪劃在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境裏。而聯合國家的各軍事當局，居然信以爲眞，就不以爲是受了蒙蔽，就不知道經由阿富汗可以直達中國的新疆！其實世界各國之受蒙蔽，何止乎此一端哉?!

大患或將來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疆沿邊各地似乎安逸了不少，由這暫時的安逸，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窺見到新疆邊地紛擾不已之故安在。同時在那個時期裏，中蒙接壤地帶也安逸了不少，足見這一帶的不得安逸，乃有異曲同工之妙！如今世界戰爭結束了，中國西北邊地的紛擾繼之而起，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一切紛擾動亂之因不在內，而在外；那一羣動亂份子的行動不是自動的，而是被動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爭中以及大戰結束之後，中國西北邊地無事達十年之久。這十年的無事並不是奇蹟，而是爲了我們西北邊外的緊鄰，先是忙於歐戰，無暇東顧；繼則爲了國內的革命，而自顧不暇。我們才得在此環境下安靖了十個年頭。由此益見新疆之所以長此不得安逸之故安在。

當然我們不可一味地嗔怪別人的陰謀和野心，且先自問一下：我們是不是拿得出反陰謀的妥善對策；再則我們一定是予人以機可乘，野心因之而生，相毗爲鄰而有覬覦之心，固非善鄰之道；而我雖有善鄰之道，但無防人覬覦之方；國之強弱懸殊，猶之乎人之貧富不若，自然休想公道。我們敢斷言，如果中國今後忽略治邊的話，則新疆以及其他邊地，必小亂頻頻如故，大患或將來臨！

五八—四五四

長篇小說

海屋劍客羣

（二十一）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衆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强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魎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鑑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剷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先後擊破日寇謠言製造所；擒獲宮崎貞夫。唐傑復得密報，夜探「同文書院」，獲悉「黑色恐怖」消息；翌日守一又獲正岩情報，及設計突擊大舉侵襲我虹橋飛機場之寇軍；因避日寇藉口啟釁，僅以催淚彈，半途擊毀其攻勢。當晚又獲倭寇襲擊江陰要塞之情報，莊內同志，方策劃應付方式間，不意警報突作……

（四）第二要塞（續）

警報鈴聲和報警電光同時發出以後，衆人當中，只見小弟弟唐傑，倏地離開坐位，往大廳後邊跑去。

這裏須要一點說明：百忍莊自從裝置了警報的設備以來，從未用過，在莊中負責管理警報的，原是守一和唐傑二人。這警報的總關鍵，設在二人的研究室內，也就是莊裏的總通訊處；所以這時一有警報，守一還沒有決定動作之前，唐傑認爲無需等待守一的命令。因守一本來已經起身有發言的意思，所以他獨自先跑到通訊室裏去了。

衆人在這緊張的局面之下，都有些神色不定，有的表示怳惚，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面雖說極其鎮靜，然而神色之間，也不免浮現了一些驚訝的影子。

「慧姐，我覺得心裏有些跳——可是我得預先聲明，絕對不是害怕的心跳。……」子珊打破了大廳內的沉寂。

「嗯……心跳，可又不是害怕，那麼該就是高興了？」子玉隔着慧君，偷偷地向她的令妹子珊，放了這麼一個冷炮。

「好姐姐，您這一猜，可猜錯了。除了害怕和高興之外，就沒有第三件事叫人心跳？」

子珊和子玉恰巧是一左一右，把慧君擠在當中坐着的。這兩姊妹一鬪口，慧君變成了一個自然的仲裁人了：

「有話，咱們回頭再說。」慧君一面悄聲說着，一面端正了身體，盤起兩隻玉臂，向桌面上一放，恰恰把兩姊妹的視線隔斷了。

同時，座上其他的人，像宜、馬、杜，三人，也在絮絮耳語；曉莊、羽白、華胄，三個人，也在竊竊低語；紹華和顧青，也在交耳嘁喳；我和紹裘，也彼此驚訝地互相對問：「小鬼們居然發動得這麼快嗎？」「發動」是指着進襲百忍莊而言。

大廳上的衆人，正在這麼緊張着，忽然聽得一陣急促的脚步從廳後傳來；原來是小弟弟唐傑，又匆匆跑了回來。剛一踏進大廳，就見他舉起一隻手來，向大家放了一個平安的手式；同時壓低了嗓子，向大家報告說：「您各位萬安，沒事一大堆！……」

「小傑哥，我怕不能吧！您說沒有事，這警報……？」子珊的話，被慧君用手掌向她嘴上一握，就被握回去了；因爲慧君知道小弟弟的報告，還有下文。

「剛才我到通訊間，發了電話，向東邊門房探問；」唐傑一面走到自己的坐位跟前，一面這麼朗聲說着：「東邊的管事說，他並未發出警報，同時也預備向莊裏打聽；因爲他那邊也得着了警報。當時我又接「西邊管門的電話，電話剛一接通，就聽得西邊的管事說，剛才有七八個不三不四的日本人，在廟門前，晃去晃來，晃了好一會，就有兩個人，逕自跑到廟裏面來，操着半生不熟的上海土話，問廟裏有沒有電話可以借用？他看見這些人形跡不對，時間這麼晚，地點這麼僻靜，又是些日本鬼子，所以他一口回絕：『咱們這個破廟，那裏來的電話？』可是兩個傢伙，不但沒有退出，門外的

幾個，却一湧而進，彼此用日本話，討論起來。他一害怕，便對他的下手，發出了手勢，叫他上廟後對莊內發出秘密警報；萬一有事，莊裏的人也好有一個準備。可是剛一發了警報，那般傢伙，却又自動退出了。」

唐傑剛說到這裏，箕浩舉起手來提議，他願意從東面出莊，繞到西面去看看情形。

「用不着！」曉莊冷笑着搖搖頭：「給他一個不理。我担保今晚不會發生變動，還是這『第二要塞』的問題，比較重要。」

「對了。」守一雖坐，自從警報發現以來，直到現在，一站在那裏，一直搔着頭髮，表示困擾。這個姿勢，一直維持到曉莊說完這句話，才放下搔着頭髮的手，精神一振似的，應聲說出「對了」這兩個字。這，表示守一心目中，唯一的問題，就是那個「第二要塞」。

他哥哥羽白，聽見守一這麼說，又看見守一如此的焦急，便瞧着他說：「剛才警報之前，管小姐紹華發表過他的意見；第一點，她主張咱們從這邊日本軍部，打聽日酋接到南京密令以後，有什麼動作：要是派人上江陰去，她的第二點就是讓我們也派人跟踪前去，暗中窺探他們的行動。這麼一來，就可把江陰那邊，從南京派來的敵人，也可辨認明白。剛才你站起來，似乎有意見發表，這時候不妨說出來罷？」

「我沒有什麼意見。」守一對他的老兄笑着：「剛才我站起來，就是因為紹華小姐的提議，非常高妙；我本來預備要去給正岩打電話，請他探聽這邊軍部的動作。要是這邊派遣的人已經走了，我們祇得別作打算。要是還沒有走，我就打算立刻動身，和正岩計議一下。」守一說到這裏，向他令兄，曉莊，和其餘的在座，投了一個探問的眼光；意思是說：「你們認為如何？」

這時，曉莊聽了守一的話，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用探詢的眼光，向每人掃射了一回，知道大家大概都同意守一的辦法，便瞧着守一，微微一笑，很幽默似的說：「你請再勞動一回罷！」這是表示守一今天這一天，造下了不少的成績；臨晚，還得再忙下去的意思。

百忍莊的同志們，既不當官，又不任職，究竟為了什麼，這麼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投東奔西？可見得凡是一個認清了時局，負有責任心，明瞭自己是國民一份子的人，在這國家多事之秋，無論如何有閒空，也閒空不了。

守一到研究室去了以後，大家提起了出發到江陰和分配職務的問題。各人都有一點意見。每人也乘機發表了幾句話。不多一會，守一重又回到了大廳內。看他滿臉的心事，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大廳的模樣，不約而同，大家的面上都現出了一副迫切焦急的神情；因為從守一的舉動上，已經看出消息似乎不怎麼佳妙。果然，守一一開口就是一個「唉，咱們晚了一步了！」

「沒有關係，守一哥；」子珊很靈敏地搶着開口，給守一一針興奮劑：「假如紹華姐姐沒有她那個高妙的提議，假定我們也沒有正岩這個朋友，也沒有其他的方法打聽上海這邊矮鬼們的舉動，咱們不也是一樣要上江陰走一趟嗎？不也是一樣的要在江陰搜索矮鬼的蹤跡？所以說，早一步晚一步，毫沒有分別。至少對於我個人，沒有絲毫的分別。您瞧江陰本地人是怎麼樣的模樣？矮鬼們無論他們的化裝怎樣巧妙，還能巧妙得和江陰人一般模樣，叫咱們一點也看不出來嗎？我有一點不相信……」

子珊因為有多少年的舞台經驗，又天然愛說話，口齒又極其玲瑚，清楚，上面的這段意見，說得那麼連貫不斷，如同濆珠濺玉似的，一口氣到底，就沒有給人一個插口的機會。

其他的人，如慧君、紹華、子玉、顧青，口齒本來也不差什麼，可就沒有子珊那麼利而且爽；而且又被她搶在頭裏開了口。這時，也許還有其他的人，要乘子珊的這幾句話，說得那麼流利圓熟，而且又附帶很高的鼓勵性之後，不妨也附和幾句，好把守一的精神鼓舞起來。可是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祇見守一伸起一只手，向子珊虛虛一按，面孔上露出了一絲的笑意，表示接受了她的鼓勵，然後對大家說：

「雖然是晚了，可正如子珊小姐說的話；『沒有什麼關係。』正岩在電話裏告訴我，矮鬼軍部不知道為了要邀功，或是要特別討好，除了接着南京的密令，派了一小隊，大約十五六個特務份子之外，還加上了七八個「黑色恐怖」的份子。特務份子們如何化裝，咱們沒有知道，也許到了江陰，無法探出；可是這幾個「黑色」的傢伙們，我敢斷定，至少跟傑弟和我，有幾分面善。所以說，他們雖然偷偷的早一步走了，既是有「黑色」的傢伙們在一起，還不就像掛了特別的招牌一樣嗎？……可是我現在担心一件事，要是我和傑弟都上江陰去了，這邊的消息電訊一項，就沒有人担任了。我說這話，也是因為本莊這兩天內，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剛才的警報，就是一個例。還有南京方面，建中說過，明日一早，也許就有長途電話，關係匡時的問題。電訊一項，這兩天內好像有點特別吃重。」

在普通的會議上，也許每逢碰到一個問題，不免你一段我一段的長篇大論，發揮意見：甚至於弄得七嘴八舌，辯論得一個沒有完結；還甚至於因為意見不合，大家唇槍舌劍，來一段王婆罵雞似的，曉曉不已。可是在百忍莊，就沒有這一套。只須曉莊主席，把問題分開輕重先後，逐一提出；該分撥的分撥下來，該決斷的決斷下來；該徵求意見的，讓大家發表幾句。所以這麼複雜的一個大問題，不到幾十分鐘，一切都解決了。餘下的問題，凡是留守的，打算留守的職務，出發的，打算出發的準備。守一的意見，本來還預備趕十二點零十分的最後一次客車，上無錫或常州轉赴江陰。後來還是箕浩提議，由他廠裏分撥兩部有長途通行執照的汽車，讓上江陰去的十幾位同志，走常熟直達江陰。動身的時刻，決定在第二天早晨四點到五點之間——那就是說，要是建中有電話來，也早就該來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四點還不到，建中的電話已經來了。他是兩點到的下關，三點不到，已經到了家裏。碰巧一位報館的同道，還在館裏，正看着最後一次大樣，收到了建中的電話。又碰巧這位同道，是南京的「百科全書」，南京的事，只要是新聞，沒有不知道的。所以建中一提匡時的話，那位新聞

界同道，就把這件事提綱挈領，去蕪存精，原原本本，說了一個一清二楚。

原來自從上次紹華、慧君、紹裘、建中、匡時等，用紹裘的計劃，狠狠的打擊了新青社一次之後，日本的間諜組織受了重創，因此重新召集了許多不安分的下流分子，擴張勢力。到了八月以後，日本軍部，因要實行「八的秘密」計劃，又從本土、東北，和華北，派遣了很多特務能手，幫助南京原有的特務集團，進行種種不利於我們政府的工作。

這裏還要提到一件事，那就是標準漢奸「汪家班」的爪牙黃家父子，與日本的特務，祕密往來，在外交大樓不遠的所在，一家小飯館子裏，被建中破獲了祕密的行動。因為當時我們不願意過分擴大事態，也不願過分激烈行動，所以僅僅對黃家的漢奸，下了一個警告；那也是希望他們痛改前非，勉勵做一個愛國的份子罷了。誰知就在這上面，給匡時埋下了一個禍根。

這次建中跑到上海來，也就是因為時局一天比一天惡劣，反間諜工作一天比一天的困難，連帶不在其位的匡時，處身一天比一天的危險；所以這才趕到上海來，向百忍莊要討一個辦法。如有必要的話，還希望我們分一半同志，到南京去幫同他和匡時工作。

無奈百忍莊，和整個的上海，這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局面一天比一天緊張。覺厂老人認為百忍莊全體，應該集中全力，對付上海的日本間諜及社會上不穩定的份子。全體同志，一共才二十一二個人，真正能夠犯險動武的，也不過十五六人；他如羽白太太伍氏，伍光照，章明女士、馮逸、遲希賢等等，都是不能上陣衝鋒對壘的；再要分出一半到南京去，當然把我們的戰鬥力，弄得過分薄弱起來。所以覺厂老人主張把南京方面的反間諜工作，暫時放棄；一心一意用全莊的能力，來對付上海。否則不僅是南京的工作不能發生效力，連上海這邊，也要顧不周全了。

誰知建中還逗留在上海的時候，匡時那邊早已陷入了魔掌。事情的起因，當然還是由於老牌黃家漢奸，受過一次警告，由顧忌而懷恨，由懷恨而實行了他的辣手。所謂辣手，也不過是向日本鬼子請求保護。這一請求，日本特務除了派人保護之外，當然更進一步，要搜索上次重創新青社的我們幾位同志了。但是除了建中和匡時以外，我們當晚都回到了上海。就在建中還沒有離開南京之前，日本特工的爪牙們，早已向每個可能的機關或社會組織裏，打聽我們的來踪去跡。那時建中和匡時的地位，已經夠危險了。自從建中離開南京之後，直到匡時被陷以前，其中一段時間裏，要算最危險的一個時期。匡時的寓所，本來就在藥店的後樓上。自從建中一動身，他風聞日本的特務爪牙，對他不利，而且逐見逼緊起來；有時候有三兩個莫明其妙的人，在他藥店前後，溜去溜來，探探張張；有時候有一二個似乎公務員打扮的傢伙，藉口某種調查，要跟藥店的經理談話。經理當然就是匡時。有時候還收到不具姓名的警告、信件；有時候通宵不斷地有莫明其妙的電話打來。這種種當然不能逃過匡時的注意；但為了避免麻煩，和無聊的刺激，所以跑到幾個朋友家裏，或相識的幾家大旅館裏，東特一天，西宿一夜，沒有一個準定的駐足地方。

匡時雖然有了這麼一點點的預防，但是很短的一個時期內，早被日本和漢奸的特工部下探明了他的踪跡。發現了他的踪跡之後，於是藉口某種「事件」，把匡時像綁票似的綁架了去。

在被綁之前，匡時冒險打過一次電話給他的藥店司賬，叫他趕緊掛長途電話到上海報警。這就是百忍莊昨天所接到的那個長途電話。沒有防到匡時在這一邊被日本特務分子擠住，同時藥店方面，早被特務的爪牙們封鎖起來了。

據後來藥店司賬員的報告，那些特務的爪牙們，是假借某種機關名義，把幾個高等職員們恐嚇了一下，把幾個下級職員拳打脚踢，儘量折辱了一頓；所以司賬員雖然掛了長途電話，還沒有接通之前，正碰着這般傢伙，一擁而入。等到電話接通之後，竟沒有人答話；因為整個藥店的高低兩級職員，有的被特務爪牙們帶着走了，不知去向；其餘的人，認為匡時招了大禍，都暫時躲開了。只剩下了一個老年廚子，一聽是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也沒有問清打電話的是誰，為了什麼事，就把電話聽筒扔下，預備去找一個能負責的人來接電話。

這一切都是建中到了南京以後，向報館的那位同道探出的消息。建中認為這個消息還不澈底，立刻又上匡時的藥房去，預備冒險查明一個究竟。好在其時才四點鐘模樣，天還未亮，危險較小。誰知建中把藥店的門敲開之後，才知道匡時已經突圍而出。這「突圍而出」四個字，根本用得不十分貼切，然而又不能算不確當；因為匡時正打算從特務的陷阱裏，拚着孤注一擲，突圍而出的時候，卻有人來把匡時放了出來；並且告訴匡時，說是一種「誤會」。其實是背後某個有力的份子，定下了計劃，也許其中含有更厲害的打算哩。

建中又在電話裏告訴我們，黃家父子漢奸，又把我們最高當局議而未決的一件國防祕密，給日矮吐露了；那就是封鎖長江的佈置。日本人獲到這個祕密，駐京的大使館及其特動份子，軍部特工份子等，於是忙亂起來，連夜開會，商討一個對策的方式。最後，決定急電長江上游各小型戰艦的艦長，及海軍負責人，命令他們，趕緊把所有逗遛在長江上游的日僑，裝上兵艦或商輪，用最高的速度運回上海集中。同時又動員別動隊和特務集團，從南京上海兩個地點，向江陰集中；一面幫助上游下來的艦隊，衝破封鎖，要是已經封鎖了的話。另外，還密令這輩活動份子，設若可能的話，乘勢把這個第二要塞毀壞。

建中報告了這個消息之後，同時又告訴我們，他和匡時都預備趕早車來滬。假若我們這邊對於江陰有所舉動的話，他們準定從常州下車，在一個指定的地方與我們會合。

我們當然立刻在電話裏，把我們已經議決的方式告訴他；請他和匡時在江陰公路終點揀一個旅館住下，等我們的人一到，自然有人上他們那兒去傳告消息。

早晨五點鐘，天剛破曉，管浩的廠裏已經來了電話，說明隔夜吩咐預備的長途通行小汽車，現在已經開到海格路底去了，也許十來分鐘就可達到地

點。我們這邊預備出發的人，如守一、唐傑、管氏兄妹、紹華、紹裘、慧君、顏氏姊妹子玉子珊，和顧青等，連我一行九衆，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在大廳會合，一同出發。

我們這一羣，男子當中，除了紹裘和守一，濟心寡慮，安睡了幾小時之外，女子當中，聽說只有慧君稍稍打了一個盹，其餘的不是連夜忙着拾掇傢伙用品，就是通宵的咕咕呱呱吵個不停。就如子珊，整夜都沒有住口；一時發表她的建國方略，一時又討論到了江陰以後，怎樣的殺敵。總括一句，自從昨夜議會完畢，直到這時候出發，每個人都與奮得厲害。比較沉着的，只有守一和紹裘兩個人。

關於我個人的話，我參加此行，簡直可以說，有了我不多，沒有我也不少；因為我對於武術上，最近雖然也天天練習，可是連一套太極拳，還沒有澈頭澈尾改正。管氏兄妹每天雖然也指點我一些擒拿的手法，可是僅僅懂了幾個手法，也不能實用；因為擒拿一門，也一定要手裏有了工夫，有了暗勁，才能應用。再說到鎗法，一則因為我練習的工夫太淺，一則又是一雙五百來度的近視眼，所以要想射擊得如何準確，恐怕還得一年半載，下苦功的練習，才說得上。所以說，這一次要想叫我衝鋒陷敵，大概辦不到。

我此行的目的，當然就是要見識見識；或是說，操練操練。曉莊其所以主張我去參加，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曾經和南京九江上海幾個地方的警備和反間諜工作人員，稍稍有點連絡的關係。我身邊惟一的法寶，就是以前在南京和九江所得兩張介紹名片，和一封公開介紹信。（李明的介紹信，為時間所限，不及辦理，）所以我此行的最大職務，就是去同江陰要塞司令官聯絡一次；預備一方面隱隱約約的告訴他，日寇軍部預定的計劃；一方面也把我們這一羣到江陰的目的，陳述明白。我所以說「隱隱約約」的道理，因為我們還不能十分肯定，日本東子秘密的究竟；萬一說得太肯定，日寇也許臨時改變計劃，對這第二要塞，並無舉動，江陰要塞的司令，也許要說我們是一羣捕風捉影的瘋子了。

沿路除了在常熟下車休息了十來分鐘之外，沒有其他可記的事。車子到了江陰，避免岔眼，離公路終點還有四五里，我們就停了下來。大部分的人，由公推的臨時指揮紹裘，指定了一個路邊的鄉村小茶館，作為集合的地點之後，都三三兩兩的散開了。其他，守一和唐傑，須得立時進城，分開兩路，搜索敵踪。約定在兩小時以內回到集合的地點，不問是否能够發現敵人。我的職務，第一步必須趕到要塞司令部，謁見司令或其他的主任，作一度談話。第二步，還得趕到錫江公路終點去探詢建中和臣時；也是以兩小時為限。可惜沒有知道建中所說的早車，究竟是七點鐘的客車，還是八點多的特別快。照理推想，無論他們趕的那一班車，大約都要到十點敲過，才能趕到江陰；因為從常州或無錫到江陰，還有一大段公路。好在現在還只有九點半鐘模樣，大概兩小時的限度，我也許可以把這兩件事，辦得勝任愉快。

我們這兩枝先頭行動部隊，由臨時指揮紹裘指定各用一部汽車。守一和唐傑因要節省時間，所以由汽車送達江陰城邊緣，停在那裏守候二人回來。至於我必須用車的理由，除了節省時間之外，還有一個副作用；那就是裝點門面的意思；因我此行的目的是晉見當地的要人，沒有這點裝璜，也許要多添無限麻煩。

我上車之後，本是往要塞司令部跑去。但我那潛意識的邏輯，忽地浮光掠影似的，給我來了一個暗示：「何必定要去見要塞司令？——根據我們這個集團的行動性質，似以接近警備司令部為合宜。」

這點潛意識暗示，一達腦中樞，我便立即告訴汽車司機，「先到警備司令部去！」

「噢，曉得哉！」這司機是個半吊子上海口音。他答應之後，立即停車，回身瞧着我：「先生，砲台司令部我是曉得的——但警備司令部，不曾去過，是不是在砲台營一起？」

這一問，可算合了俗話所說「問道於盲」了。

「沒有關係，」我不好意思直接說「不知道」，總算我還有些機變，僅僅略一沉吟，便對司機說：「沒有關係，暫且往城邊開去，只要碰到一個警崗，我們不妨請教一聲。」

事情要是不順利起來，接二連三都是疙瘩。果然我們碰到的第一位警員，就是一顆濕爆仗，就沒放響。更奇妙的，是那第二第三兩隻爆仗，不但是濕的，放不響倒也不成問題，並且還引出了麻煩來，因他們見我問得太客氣，起了猜疑，倒被他們盤詰了一大串，才放我們過去。

有了這點經驗，我也立即改變了方針；本是直接探問警備司令部的，我却先問警察局的所在；因我到警局，就不難問出警備司令部的地點來了。

費了不少週轉，這才知道這裏的警備，就在警務同一地區辦事，只要跑到總局，就可見到警備司令。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大概就是這個說法。

到了警備司令部裏，照例由一位科員或祕書之類的人接見。問明了我的來意之後，那位代見人搔着頭皮，吞吞吐吐地說，「問題太大，」等下午長官到部之後，當為代達，又叫我留下地址和我的那一套法寶——兩張介紹名片和一封介紹信。地址我沒有，我那法寶是隨身工具之一，兩者都不能辦到。想了一想，便對那位代見人，說了「下午再來參見」一句，就此溜出了衙門。

人地兩疎，辦事眞可說是步步荊棘。從「衙門」出來之後，本擬回到城外公路，找那部汽車，回到集合點，向坐鎮的臨時指揮紹裘請示辦法，可走了不兩步，忽地瞥見一個小報販，正與沖沖向我這裏走來。一見了「報紙」，立時想到我的本行，從本行又聯想到同道，從同道這才想到無冕皇帝的「四通八達」。

總算一小時左右的厄難過去，佳運臨頭。到了××報館裏，雖說不曾見到無冕皇帝，可見到了該館的總經理太上皇×君。經過十分鐘的談話之後，又攀了上海同業的一些淵源，經他把我的「口供」，審問明白，「證據」檢驗確實，只用了短短十分鐘的功夫，備下三封介紹信，又說明了辦法，我才算得到初步的收獲。至少他指給了我們一條進行的大道。

我的第一個職務辦到了這一步，雖說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總算還可以告一段落。緊接着匆匆趕

到城外，找到公路車站左近，跑了兩三家旅館，為的是要探詢建中匡時兩人的蹤跡。殊不知道，一步來遲，二人早被守一捷足先登，給他把建中和匡時撮到集台地點去了；只在旅館裏給我留下了一張字條：「心佛兄——貽誤公事，有犯天條，速回待罪！——建白」

接到這張滑稽字條，覺得建中精神不錯，仍舊一貫的滑稽作風；倒是把我的精神也連帶振刷了起來，於是立刻跑到汽車停候的所在，吩咐司機，趕速回到原出發點。車子一到，我瞧了瞧手錶，看看快近十二點了，這才知道我已經逾限了一小時之多；倒眞像建中字條所說的，有些「貽誤公事」了。

跨進了我們的大本營——那間鄉村式的小茶室——鑽到後進，才看見我們的這個小集團，都在那裏興高采烈地舉行宴會。「宴會」兩個字，當然有點過甚其辭；因為桌面上，每人面前，僅僅只有一只粗碗，盛着麵條；有的已經吃得只剩下一口清湯，有的還只剛剛動手。桌子當中，放着一只巨型的粗盆，裏面盛着十幾只黑麵饅頭。宴會的內容，如是而已。

衆人見我一到，同時歡呼了起來，嗓子最高的，男的就是建中，女的不用說，就是子珊小姐。我見他們這麼一聲歡叫，心下不由得起了慚愧；因為紹裘指定給我的兩件差事，竟連一件都沒有辦妥。先前還以為能夠勝任愉快，現在統計一下，簡直眞是貽誤不小。

「事情怎麼樣了？」守一笑着問。

「慚愧！」我瞧着大家搖了搖頭。

「您瞧，我的卦靈不靈？」子珊跳了起來，拍着手，好像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似的。

「還不是被你發壞了市，開壞了張！」子珊的姊姊子玉冷冷地說着。

「沒有關係，」建中傍聲傍氣的：「咱們這兒『童言無忌』，有我姜太公在此。……嘿嘿嘿……」

這一片聲，你一嘴，我一舌，把我弄得應接不暇，不知道對誰說話才好。但一想到我此行的職務，於是對大家招呼了一聲，便坐到紹裘身邊。大家見我好像有所報告似的，便都靜悄下來了。

未曾報告之先，我使了一個手勢，探問裘紹，是否可以說話；因為這裏雖然是一間鄉村茶室，倒底不怎麼嚴密。這時雖在中午，固然沒有茶客，安知沒有人來人往？紹裘得到我的手勢，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搖頭表示不必畏忌，點頭是告訴我可以大胆說話，沒有走露消息的危險。

我把經過的事，報告完了，子玉瞧着子珊，扮了一個鬼臉：「好靈的卦呀！」

子玉這句話，我有些聽不懂，然而猜得出，必是在我動身之後，子珊預料我準得失敗。正在琢磨的時候，慧君大概猜着我的心事，便笑着告訴我：「您剛才動身上車，這小鬼看見您跨上車，又遲疑了一下，退下一步，重新又跨上車去，她胡說八道，打了一個什麼鬼卦，說您這一趟，一定不會達到目的。要辦的事，準定落空；並且還有意外的危險。可是……」慧君說到這裏，瞧了瞧子珊，又把眼光移到紹華面上，接口說道：「倒是紹華的推想，很符事實。她猜到您雖然見不到那位要塞司令，也必定有一個相當的收穫。」

我聽了慧君這段說明，不由得也瞧了瞧子珊，又瞧了瞧紹華；禁不住問着紹華：「三小姐，您這一個結論，也是根據我上車時候的情形推想出來的？」

紹華笑着搖搖頭：「我可不會打卦，也不會推想；根本就是胡亂猜猜，不過不幸而言中罷了。」

這時候，建中忽然拿起筷子，敲着碗邊，同時對大家掃射了一眼，瞧着紹裘和守一兩個人說：「咱們往下應該辦點什麼？您二位正副指揮，快點發表罷。您知道我所畫的這道符，只有一時三刻的靈驗，再過半小時，靈性就要過去；我們的天機，就不免要洩漏了。」所謂「靈符」，後來才知道是建中搗鬼，用方法擺佈了茶室的老板一下，命那個老實的鄉下老頭兒，替我們佈下了一道防線。

建中發言之後，我認為紹裘必有話說。誰知倒是守一先開口了：「您大家注意；」守一帶着一半滑稽口吻：「本副司令已經徵求到總司令的同意，規定了我們今天下午的進行程序：一，要塞司令，或是警備司令方面的事，仍舊請心佛兄負責辦理。二，關於搜索敵踪的辦法，我和傑弟，今天早上雖然失敗，一點成績沒有，那也許是時間不對的關係。您大家都知道，鬼子終久是鬼子，『鬼』要到黃昏以後，半夜三更才出現；所以不到時候，我們也無法找到他們的蹤跡。現在規定的辦法，分開路搜索：一路專門搜索城外的幾座大廟宇，直到原山寶塔那裏為止。一路專在城外，水陸碼頭左近，大小旅館客棧裏探看。一路先乘車到要塞靠近的山脚下，逐步向長江的上游，溜躂上去，注意船隻的來往，和碼頭上上下下的各式人等。據我所知道的，這一段沿江的路程，大概有十里左右，所以必得讓汽車走完了公路，才能棄車就步，回頭再乘車回部——可以節省些氣力……」

「守一哥，您還有最要的一點，還沒有發表哩。」子珊不等守一話完，插口問着。

「小姐，您別着急，聽本副司令一項一項的說明。」說着，又瞧着大家：「剛才說的這三路人馬，廟裏的一路，由建中、匡時、唐傑，三位担任。旅館一路，由鄙人和紹裘，一正一副，兩位司令担任。沿長江的一路，由慧君、紹華、子珊，三位担任。顧青和子玉兩位小姐，暫時坐鎮這裏大本營；注意這條公路來往行人，看有沒有什麼岔眼的人。萬一發現成羣或單獨形跡可疑的傢伙，要是方便的話，不妨追蹤一下。至於其他的佈置，請我們的總司令給我們分析一下。」

紹裘本來仰着臉注視這間草屋小窗外面，好像正在推索什麼問題似的。一聽守一讓他說話，這才回過頭來，瞧着守一點了點頭，又向大家瞧了一眼，好像害臊似的，輕言細語，文質彬彬，把幾點重要的佈置，說明出來。

第一，我們一共十一個人，現在差不多誰都撥了職務；可是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規定；那就是聯絡問題。譬如說，這三路人馬，假使有一路探明了敵踪，用什麼方法可以讓其他兩路的人知道呢？這裏不比上海，可以利用各種通訊方式，傳遞消息。就說有兩部汽車，但是這裏除了兩條公路

以外，其他的大街小巷，都不能駛行。況且就算能够利用汽車傳佈消息，也不見得一時三刻能够普遍達到；因爲這三路的人，都是流動性質，並沒有駐足的站頭，叫這汽車把消息如何傳遞呢？

後來，還是唐傑發明了一個辦法，利用那座寶塔，作一個坐標。這座寶塔矗立在城外山脚，地勢頗高。假使能够上到這塔最高一層，放上一面大鏡子迎着太陽，上下左右恍動，發出的反光，必定可以叫十里半徑一圈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白。我們這三路人馬，只要留心的話，雖在六七里路以外，當然看得見這面鏡子的金光閃爍。

問題就在這座寶塔，是否可以讓人上去？再者，利用鏡子射出反光，是否就會引起當地行人打駡失怪？我們之中誰又能担任這件工作？

以上這幾點，本來是我心下的疑問。誰知當我還在城裏四面碰壁的當口，守一、唐傑、建中、匡時，四人早在一小時內，把這些問題都解決過了。担任這重要差使的人，却是兩個汽車夫當中之一——一個年輕活潑的小伙子，有匡時的圓滑，和守一的靈巧；倒是很稱職。他們既是佈置下了這一點，只要三路人馬當中，任何一路發現敵踪，就讓二人追踪，差派一人回到大本營報告，再由那位汽車司機，儘最快的速度，到寶塔上面去執行他的職務。

第二個要點，我們這一羣當中，只有守一和唐傑兩人，見過「黑色恐怖」團裏的人。他們雖然分開了兩路，萬一敵人倒是在第三路上出現，叫他們如何辨白得出來呢？這一點，由守一給我們說明了一個辦法：他相信上海來的日寇，只要是有「黑色」集團在內，無論他們如何的化裝，可以不必注意，只要看見有人長着兜腮鬍子；或是誰有帶着黑框眼鏡模樣的人，就可斷定他們必是「黑色恐怖」的份子。

此外，不問是上海來的或是南京來的矮鬼，有一個最容易辨白的方式：只要他是日本人，僅須注意他的足部，就可斷定；因爲日本人，凡二十歲以上的，沒有不打盤坐的習慣。一打盤坐所以足踝變成了畸形；非但行路的姿勢與我們不同，就是那雙足踝，也壓得平而帶腫，不見踝骨輪廓；連帶那雙脚片，也弄得向內盤着；一見就知道那是「大日本」的特產。

第三，三路人馬，限定都在黃昏以前回來，不問是否有所發現。同時，最重要的一點，不許任何一路，單獨挑釁——假設發現了敵踪的話。

「諸位回來，必須設法休息！」紹裘說明了這三點之後，重把神色一正，繼續說：「心佛兄此去，大約可以獲到警備當局的同意。因此我們預備今晚九、十點鐘，至遲十一點鐘模樣，就得往「要塞」一帶巡邏，預防矮寇突襲。……換句話，要是黃昏以前，我們三路人馬沒有發見敵踪的話，我們必得再辛苦這一趟。」

黃昏！——夏日的黃昏，在城郊的村落裏，暑氣已消；半天紅霞，映得大地籠起一層紫霧，把遠山近水，都染上了一種奇彩，該是多麼富於詩意。然而逗遛在這江陰東郊外的我們這一羣，對這富於詩意的野景，絲毫提不起欣賞的興緻來！反之，人人心中都似乎蘊藏着一腔怒火，逼得個個都心神煩躁，坐立不定。

這，由於我們派出的三路人馬，個個都是無精打采地跑了回來。同志們的搜索工作，可說步步徹底。可就沒有一人發現半個矮鬼；連鬼影子都沒看見半點。

「難道正岩的消息不確實？」我們人人都有這種猜測。「要不，就是矮酋中途變計，放棄了這個突襲要塞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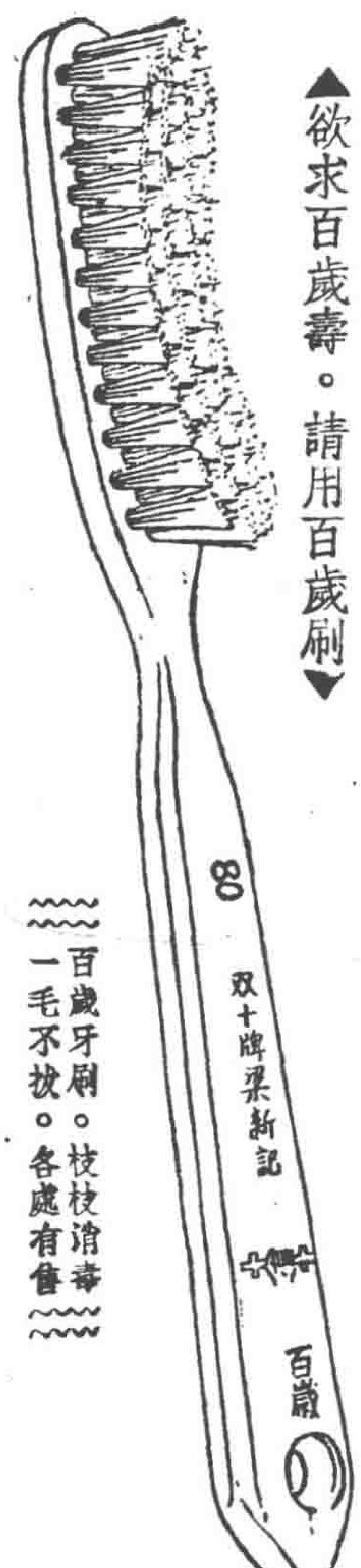
「反正今晚我們得再辛苦一趟。」紹裘和守一並不像我們那麼失望；等我把下午拜見警備當局的成績報告之後，他們兩人有意無意地鼓勵着大家：「我們儘管把工作做得徹底；鬼子們不來，並非我們失敗，只是饒了這些傢伙們多活幾天罷了！……可是，這些矮疙瘩們，詭計多端，安知他們今晚不突地跑來襲擊？……所以我們今晚不得不上要塞左近一帶去佈防。」

（本節下期登完）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五八—四六〇

交通消息

赴美水空交通

查目前自滬前往美國水路方面僅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經常往返上海與舊金山之間，其餘公司俱爲貨船，並不搭客，即偶而載客，亦極少數，每船僅三五人。茲將總統公司情形簡述如后：

該公司現有 General Meligs, General Gordon, Marine Lynx, Marine Adder 及 Marine Swallow 等五船，經常往來上海舊金山之間，內 General Meigs 及 General Gordon 二船，係 P-2 型，船長六二二呎，載重壹萬柒仟八百十一噸，可載旅客壹仟肆佰二十四人，Marine Lynx, Marine Adder 及 Marine Swallow 係屬 C-4 型，船長五二三呎，載重壹萬二千三百四十七噸，可載旅客九百六十八人。

自滬赴美空運方面：現有中國航空公司 (China National Anation Corporation) 泛美航空公司 (Panamerican World Airways)，西北航空公司 Northwest Airlines)，菲律賓航空公司 (Philippine Airlines) 等數家，經常往來美亞大陸之間，西北航空公司更經東京、漢城、阿剌斯加等地。

茲將水路票價列後：

票價表（自滬起程以美金計算）

美國總統公司

檀香山	頭等	三一〇元
	貳等	二四六元
	叁等	一五五元
舊金山	頭等	三七五元
	貳等	三一九元
	叁等	二〇〇元

外國國籍人民赴美，均須另加人頭稅八元。

中旅代理國外聯運

國外聯運方面本社現代理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美國國內火車票，及美國國內各段航空票，均可在國內預先購就。

目下赴歐路線

自滬赴歐目前尚無定期客船行駛，法國郵船公司因船隻不敷分配，須至明春始有船來滬返法，其餘赴歐船只雖多，然皆爲貨船，僅搭極少數乘客，故赴歐旅客，目前皆趨下列三途：

一、自港候船赴歐。

二、自港搭美帝國航空公司及法國航空公司飛機赴歐。

三、赴美自紐約搭乘庫納特白星公司郵船赴美。

PROPOSED PASSENGER SCHEDULE NO. 8 (AMENDED) -TRANSPACIFIC

OUTE 1 - COUNTERCLOCKWISE

	Voy No.	S. F.	Yokohama	Hongkong	Shanghai	Hongkong	Manila	S. F.
ENERAL GORDON	8	Nov 8	Nov 19	Nov 23	Nov25/26	Nov 28/29	Nov 30/Dec2	Dec 1
ARINE ADDER	12	Nov 21	Dec 3	Dec 7/8	Dec 10/11	Dec 13	Dec 15/16	Dec 31
ARINE SWALLOW	9	Nov 28	Dec 10	Omit	Dec 13/14	Dec 16/17	(To India)	
ENERAL GORDON	9	Dec 20	Dec 31	Jan 4	Jan 6/7	Jan 9/10	Jan 11/.3 *	Jan 28
ARINE ADDER	13	Jan 9	Jan 21	Jan 25/26	Jan 28	Jan 31	Feb 2/3	Feb 18
ENERAL GORDON	10	Feb 7	Feb 18	Feb 22	Feb 24/25	Feb 27/28	Feb 29/Mar2	Mar 15
ENERAL MEIGS	12	Mar 6	Mar 17	Mar 21	Mar 23/24	Mar 26/27	Mar 28/30	Apr 12

OUTE 2 -CLOCKWISE

	Voy No.	S. F.	Honolulu	Manila	Hongkong	Shanghai	Yokohama	Honolulu	S.F.
RNERAL MEIGS	9	Oct 18	Oct 23	Nov 4/6	Nov 8/9	Nov 11/12	Nov 14	Nov 21	Nov 26
AR NE SWALLOW	9	(F om Indi.)			Jan 12	Jan 14/15	Jan 18	Omit	Jan 29
ENERAL MEIGS	10	Dec 6	Dec 11	Dec 23/25	Dec 27/28	Dec 30/31	Jan 2	Omit	Jan 12
ENERAL MEIGS	11	Jan 17	Jan 22	Feb 3/5	Feb 7/8	Feb 10/11	Feb 13	Feb 20	Feb 25
ARINE SWALLOW	10	Feb 13	Feb 18/19	Mar 2/3	Mar 5/6	Mar 8/9	Mar 12	Omit	Mar 23
ARINE ADDER	14	Feb 27	Mar 3/4	Mar 16/17	Mar 19/20	Mar 22/23	Mar 26	Omit	Apr 6
ENERAL GORDON	11	Mar 20	Mar 25/26	Apr 6/8	Apr 10/11	Apr 13/14	Apr 16	Apr 23	Apr 28

中央航空公司定期航行表

	自上海起飛	到上海班機	其他航綫
星期日	C46 上海—鄭州—西安—鄭州—上海 C47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	C47 北平—濟南—青島—上海 C47 昆明—重慶—漢口—南京—上海 C46 蘭州—西安—漢口—南京—上海 C46 香港—上海 C46 西安—鄭州—上海	C47 南京—濟南—北平—濟南—南京 C47 重慶—廣州—香港
星期一	C46 上海—漢口—柳州—昆明 C47 上海—廈門—廣州—香港 C47 上海—南京—漢口—西安—北平 C46 上海—鄭州—西安—蘭州 C46 上海—北平—上海	C47 重慶—漢口—南京—上海	C47 廈門—香港 C47 南京—青島—北平—青島—南京
星期二	C47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成都 C47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北平 C46 上海—鄭州—西安—鄭州—太原 C46 上海—香港	C46 昆明—漢口—上海 C47 香港—廣州—廈門—上海 C46 蘭州—西安—鄭州—上海	C47 香港—廣州—柳州—昆明 C47 香港—廈門—香港—廈門 C47 西安—北平—西安
星期三	C47 上海—南京—鄭州—西安—北平 C47 上海—廈門—廣州—香港 C46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 C46 上海—北平—上海	C47 昆明—重慶—漢口—南京—上海 C47 北平—濟南—青島—上海 C46 香港—上海 C47 西安—漢口—南京—上海	C47 昆明—柳州—廣州—香港 C47 廈門—福州—廈門—濟南—廈門—福州 C47 南京—濟南—北平—濟南—南京 C46 西安—北平—西安
星期四	C47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 C47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北平 C46 上海—漢口—柳州—昆明 C47 上海—福州—南昌—漢口 C46 上海—香港 * 上海—南京—西安—蘭州—迪化	C47 香港—廣州—廈門—上海 C46 西安—鄭州—上海	C47 西安—北平—西安 C46 重慶—西安—北平 C47 香港—廣州—柳州—昆明 C47 福州—廈門—福州—廈門—汕頭—香港
星期五	C46 上海—鄭州—西安—太原—北平 C46 上海—鄭州—西安—蘭州 C47 上海—廈門—廣州—香港 C46 上海—北平—上海	C47 重慶—漢口—南京—上海 C47 北平—濟南—青島—上海 C46 昆明—漢口—上海 C47 漢口—南昌—福州—上海 C47 西安—漢口—南京—上海 C46 香港—上海	C46 北平—漢口—重慶 C47 昆明—柳州—廣州—香港 C46 蘭州—迪化 C47 香港—汕頭—廈門—福州 C47 南京—青島—北平—青島—南京
星期六	C47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成都 C47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北平 C46 上海—香港 C46 上海—鄭州—西安—鄭州	C46 蘭州—西安—鄭州—上海 C47 重慶—漢口—南京—上海 C47 香港—廣州—廈門—上海	C46 迪化—蘭州 C47 香港—廣州—重慶 C47 福州—廈門 C46 西安—北平—西安

十一月份到埠離滬輪船一覽表

船名	所屬公司	來自	到滬日期	駛往	開行日期
永生	怡和	香港	十一月一日	香港	十一月二日
盛京	太古	香港	十一月二日	香港	十一月三日
中興	中興	基隆	十一月三日	基隆	十一月五日
芝渣連加	渣華	香港	十一月三日	香港及爪哇	十一月五日
怡生	怡和	香港	十一月六日	香港	十一月七日
平興	中興	天津	十一月六日	天津	十一月八日
華聯	中聯	青島	十一月六日	基隆	十一月八日
保雪文	荷蘭皇家	香港	十一月九日	香港及新加坡	十一月十一日
中興	中興	青島	十一月十一日	青島	十一月十一日
盛京	太古	香港	十一月十一日	香港	十一月十二日
美琪將軍	美國總統	香港	十一月十一日	舊金山	十一月十三日
安康	安和	漢口	十一月十二日	漢口	十一月十三日
永生	怡和	香港	十一月十二日	香港	十一月十三日
中興	中興	基隆	十一月十一日	基隆	十一月十三日
華聯	中聯	基隆	十一月十二日	青島	十一月十四日
平興	中興	天津	十一月十八日	天津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興	中興	基隆	十一月十九日	基隆	十一月二十一日
華聯	中聯	青島	十一月十九日	基隆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景興	中興	青島	十一月二十日	青島	十一月二十一日
盛京	太古	香港	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	十一月二十二日
永生	怡和	香港	十一月二十四日	香港	十一月二十五日
安康	安和	漢口	十一月二十四日	漢口	十一月二十五日
戈登將軍	美國總統	舊金山及香港	十一月二十五日	香港	十一月二十六日
華聯	中聯	基隆	十一月二十六日	青島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興	中興	基隆	十一月二十七日	基隆	十一月二十九日
芝沙丹尼	渣華	香港	十一月二十八日	香港	十一月三十日
盛京	太古	香港	十一月三十日	香港	十二月二日